

周易函書約存卷十四

原古 冒道分派

樂律

禮部左侍郎胡煦

周

易

函

書

附卜法詳考等四种

第四册



〔清〕胡煦著

程林点校

律呂聲音幾表

呂覽含少三寸
推自符
律娶妻呂生子
以辟卦證之始
明詳後

易学典籍选刊



中华书局

易学典籍选刊

周易函書

附卜法详考等四种

〔清〕胡煦著 程林点校

第四册

卜法详考四卷
葆璞堂诗集四卷
葆璞堂文集四卷
召对录二篇
附录

中华书局

目 录

序	李中华	1
前言	程 林	1
编校说明		1

周易函书序		1
周易函书自序		4
凡例		7

正编一：周易函书约存

周易函书约存序		11
卷首上 原图约		13
卷首中 原卦约		50
卷首下 原爻约		69
卷一 原图一		82
河洛		
卷二 原图二		112
先天后天总义		
卷三 原图三(循环图说一)		137
循环太极拟卦图 循环太极拟河图 循环太极配洛书		
循环太极拟八卦 循环太极拟卦象 循环图拟天根		
卷四 原图四(循环图说二)		156

循环图拟月窟 附论日月

卷五 原卦 175

二用图解

卷六 原古一 197

著法

卷七 原古二 221

变占

卷八 原古三(先儒易说) 241

易说 释象 玩辞 三易考

卷九 原古四(先儒易派一) 260

乾凿度 易林 京房易传

卷十 原古五(先儒易派二) 291

太玄 洞极 元包

卷十一 原古六(先儒易派三) 310

潜虚 皇极经世书 洪范 正易心法

卷十二 原古七(冒道分派一) 355

九章皆勾股

卷十三 原古八(冒道分派二) 385

异乘同除法 尺算 筹算

卷十四 原古九(冒道分派三) 420

乐律 等韵 运气 医方 地理 纳音

卷十五 原古十(支流异派) 437

卫平占法 六壬 遁甲 太乙 衡运论

(以上第一册)

正编二:周易函书约注

周易函书约注序 463

卷一 周易上经一	465
卦画原始(附易中冒道) 乾	
卷二 周易上经二	499
坤	
卷三 周易上经三	511
屯 蒙 需 讼 师 比 小畜 履	
卷四 周易上经四	540
泰 否 同人 大有 谦 豫	
卷五 周易上经五	562
随 蛊 临 观 噬嗑 贲	
卷六 周易上经六	584
剥 复 无妄 大畜 颐 大过 坎 离	
卷七 周易下经一	615
咸 恒 遁 大壮	
卷八 周易下经二	630
晋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卷九 周易下经三	655
损 益 夬 姤 萃 升	
卷十 周易下经四	681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卷十一 周易下经五	706
渐 归妹 丰 旅 巽 兑	
卷十二 周易下经六	728
涣 节 中孚 小过 既济 未济	
卷十三 系辞上传一	752
卷十四 系辞上传二	771

卷十五 系辞下传一	787
卷十六 系辞下传二	805
卷十七 说卦传	820
卷十八 序卦传 杂卦传	846

(以上第二册)

正编三:周易函书别集

周易函书别集弁语	867
篝灯约旨序	869
卷一 易学须知一	871
卷二 易学须知二	884
卷三 易学须知三	899
卷四 易解辨异一	910
河洛先天图象	
卷五 易解辨异二	921
上经	
卷六 易解辨异三	943
下经	
卷七 篝灯约旨一	965
天 性 道 命	
卷八 篝灯约旨二	981
性习 学习 一贯 附一贯八喻及咏易图诸诗	
卷九 篝灯约旨三	1001
大学 中庸	
卷十 篝灯约旨四	1017
论语 孟子	

卷十一 篝灯约旨五	1039
周易 春秋 诗经 书经 礼记 六经总义 辨误	
卷十二 篝灯约旨六	1058
诸贤 诸子 周子 邵子 程子 张子 朱子 程朱	
卷十三 篝灯约旨七	1075
诸儒 涑水司马氏 豫章罗氏 延平李氏 西山蔡氏	
九峰蔡氏 敬轩薛氏 敬斋胡氏 月川曹氏 阳明王氏	
朱陆阴阳形器之辨	
卷十四 篝灯约旨八	1095
泛论易派 改过 泛论学者 致知 力行 读书 登仕 政	
卷十五 篝灯约旨九	1107
观物	
卷十六 篝灯约旨十	1129
体仁	

(以上第三册)

附编一：卜法详考

卜法详考序	1137
卷一 经史考证	1139
选龟 取龟攻龟 衅龟 开龟四兆 燹契 定墨 食墨	
三兆 五兆 八命 八颂 祝辞 龟策传 龟经	
卷二 前人例辨	1175
全氏三图 杨时乔全书新定龟卜辨 龟卜繇	
卷三 吴下卜书	1199
吴中卜法 玉灵秘本	
卷四 古法汇选	1242

龟卜 总断 分断 联占 分爻 五行占 洪范五行占
分类总占 释象 补释象

附编二：葆璞堂诗集

葆璞堂诗集序一	1287
葆璞堂诗集序二	1289
葆璞堂诗集序三	1290
卷一 古今体诗一百七首	1291
卷二 古今体诗一百十首	1307
卷三 古今体诗一百四十一首	1323
卷四 古今体诗一百二十一首	1342
葆璞堂诗集跋	1360

附编三：葆璞堂文集

葆璞堂文集序	1363
卷一	1364
赋 序	
卷二	1380
论 辨 说 奏折	
卷三	1395
书 墓志铭 传 碑	
卷四	1409
杂著 箴	
葆文堂文集跋一	1425
葆文堂文集跋二	1426

附编四：召对录

澹宁三接始末	1429
乾清宫召对始末	1436
澹宁三接、乾清宫召对跋	14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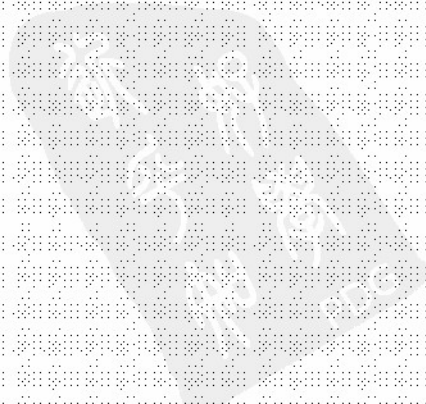
附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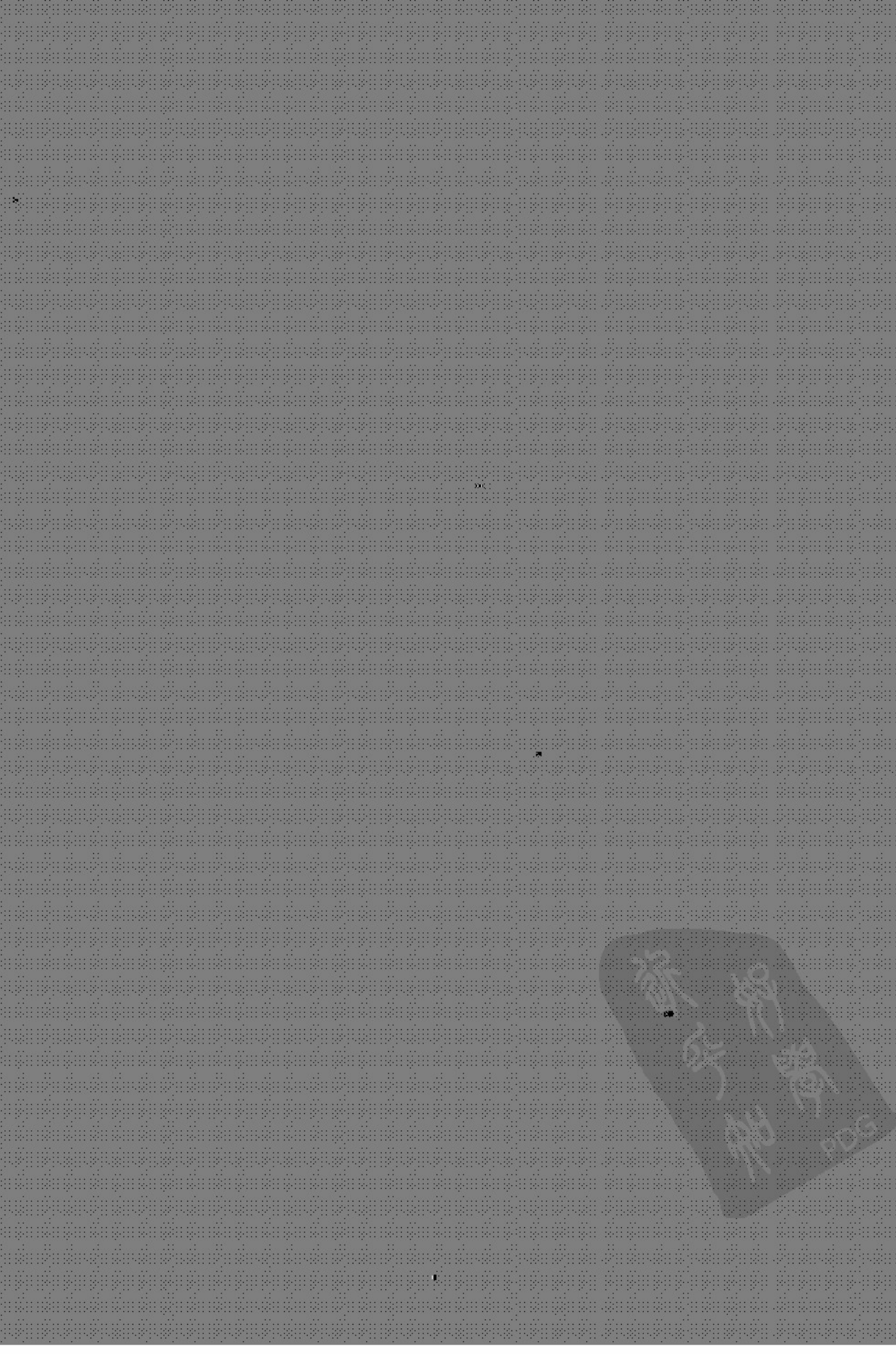
胡煦传(《汉名臣传》)	1457
胡文良公事略(《清朝先正事略》)	1459
胡煦传(《清史稿》)	1463
胡煦(乾隆五十一年《光山县志》)	1466
胡公神道碑(清·钱陈群)	1469
资政大夫礼部左侍郎胡公墓志铭(清·彭启丰)	1472
墓补志(清·彭元瑞)	1476
《周易函书》提要(《四库全书总目》)	1477
《卜法详考》提要(《四库全书总目》)	1479
沧晓学案(《清儒学案》)	1481
胡少宗伯《韵玉函书》序(清·钱陈群)	1483
复胡云坡臬使书(清·钱陈群)	1485
胡季堂奏折(清·胡季堂)	1486
祀乡贤疏(清·胡宝瑑)	1489
现存胡煦碑文考证(程林)	1490
胡煦沧晓先生年谱(庾滩诚)	1492
后记	1502

(以上第四册)

附編一

卜法詳考





卜法详考序^①

圣人之用蓍龟，用其灵也。灵非蓍龟所能有也，是五行之端倪，阴阳之呈露，太极之大用也。太极者，元化之宰，至虚极灵，善应而不以言说，藏之渊渊而不知其极也，出之浩浩而未见其穷也。充诸两间，形为万物，莫之盈，莫之歉也。

故天地者，大化之灵府也。资元以生，何物不载此灵府？圣人，其灵之特异者耳。飞潜动植，则灵之分布者也。其自无而有也，是此灵之出也，是开舒布散而显诸仁也。其自有而化也，是此灵之入也，是收敛翕聚而藏诸用也。圣人居其所居，应其所应，潜则灵隐，而敦化之本偕天以贞。用则灵显，而位育之理与化同运，是与灵俱灵而浑一不分者也。谓动物灵而植物不灵，生物灵而死物不灵者，非也。无有灵蠢动植，无有精粗巨细，而不毓灵于大化之元宰，取灵于不竭之府藏者也。据人而论，物宜不灵于人，乃皮狐之与狐狸且有前知，捷若影响者矣，然犹具能知之性也。以生人之知而求知于无灵之死龟、不灵之腐草，何居乎？为所资之灵，固大化之分给，而兹其反也。有灵以摄之，而使之反，则反者载灵以入，安谓死之而死、腐之而腐乎？

夫人之耳聪目明，足行手握，心知意识，亦极灵妙矣。上通浩渺，下彻穷泉，前极往古，后尽来祀，藏天下之万有而不见其盈，应天下之万变而莫穷其始，隆诸参赞而莫穷其际，皆一灵之运量而已。逮于生子，而其灵复然。逮于生孙，而其灵复然。即由孙子而至于无穷，亦莫不有然。则一灵之派衍，如此其无尽也。乃由此而上溯之，其父母之灵与我不殊也，其祖宗之灵与父母不殊也。由祖宗而

① “序”，库本作“原序”。

溯诸无始之始，谅必有资灵以分给者矣，则灵府不匮之藏也。夫万物之灵，何勿取给于灵府？一源之水，何有清浊？一元之化，何有灵蠢？则不得谓植物之无灵矣。或曰形不灵而神灵，气不灵而性灵。其生也，神与形具；其死也，神与形离。安得以枯朽之骨，比灵于运动之宰？曰非也。谓神与形异，此犹有对峙之见存也。对峙之见存，则灵蠢之说异。

夫万物靡不资灵于灵府。灵府者，性命形气之大聚，资生之大始也。既同资灵于灵府矣，一范之模，此圆而彼方乎？一源之水，此清而彼浊乎？一本之灵，谓此灵而彼蠢乎？夫远祖之骨，可以福至远之孙，灵乎不灵乎？故夫形气，皆至灵之聚也。且夫自古及今，其形气之资生，盖不知几千万年矣。藉形气而非灵，则天地间不皆形气之充牣乎？乃卒未见夫形气之塞也，则一灵之摄而反也。是既开而复合，既聚而复散，既辟而复翕之义也。故遗神之气皆灵气，遗性之形皆灵形也。或以朽株枯骨为圣人假之以通神明之具，非也。夫朽株亦灵也，不待寄灵于朽株也；枯骨亦灵也，不待寄灵于枯骨也。

盖圣人之有取于蓍龟，是精微^①之寓，妙道之存也。第其灵妙幽潜，冥漠之中，不有以启其机、发其秘，则蚩蚩之氓将不知有神明，故曰“几者，动之微也”。何物不具此灵几？何物不有此动静？彼蓍与龟，特圣人实指之以显神明之用耳。夫蓍龟^②较然无伪，犹尚若此之显且著也。则夫资始之元，所各正而保合者，含灵秘妙宜也^③，不啻百千万倍于兹，当益愈较然其显且著矣。故圣人之立教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君子之奉若而省修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雍正六年八月中秋后二日，光山胡煦沧晓氏自序。

① “微”，堂本作“缺”。

② “龟”，库本作“之”。

③ “也”，堂本无。

卜法详考卷一 经史考证^①

选龟

《周礼》：龟人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天龟曰灵属，地龟曰绎属，东龟曰果属，西龟曰雷属，南龟曰猎属，北龟曰若属，各以其方之色与其体辨之。

注：龟人主治龟，以待卜者。属，言非一也。天龟元，俯者，灵也。地龟黄，仰者，绎也。东龟青，前弇，果也。西龟白，左倪，雷也。南龟赤，后弇，猎也。北龟黑，右倪，若也。元、黄、青、白、赤，是其色也。俯、仰、前弇、后弇、左倪、右倪，是其体也。

郑氏曰：属，言非一也。色，谓天龟元，地龟黄，东龟青，西龟白，南龟赤，北龟黑。龟，俯者灵，仰者绎，前弇果，后弇猎，左倪雷，右倪若，是其体也。东龟南龟长前后，在阳，象经也。西龟北龟长左右，在阴，象纬也。天龟俯，地龟仰，东龟前，南龟却，西龟左，北龟右，各从其偶也。杜子春读“果”为“裸”。

全氏曰：盖天龟首俯，地龟首仰，《尔雅》谓之谢龟。甲前长者谓之“果”，甲后长者谓之“猎”。首左倪，甲亦偏左者，谓之“不类”。首右倪，甲亦偏右者，谓之“不若”。色有五色，方有五方，各有所宜用，故各以其室藏之，使可辨也。此所谓体也，非兆之体色也。

又曰：龟腹有十类。一曰神龟，言通于神明也。二曰灵龟，言可以卜也。三曰摄龟，言善开张也（今名夹蛇龟）。四曰宝龟，言大也。五曰文龟，言文彩也。六曰蓍龟，言伏于丛蓍也。七曰山龟，言居于

^① 《卜法详考》每卷标题为点校者所加。

陆也。八曰泽龟，言产于泽也。九曰水龟，言能伏于水也。十曰火龟，言能伏于火也。物含异气，有不可以常理推也。

取龟攻龟

凡取龟用秋时，攻龟用春时，各以其物入于龟室。

注：龟至秋而坚成，可以取之。至春而干实，可以涤治。物，色也。龟色不同，故所藏之室亦异也。

秋，物成之时，故秋取之。历冬至春而干，故春攻之。攻，治也。物，色也。六龟各入于一室。

煦按：物者，兼体色而言也。此云攻龟用春时，又云历冬至春而干，可知取龟之时即杀龟之时也。若是生龟历冬至春，何干之可言？取之在秋，攻之在春，攻龟为衅龟而言，非谓至春始杀之也。

衅龟

上春衅龟，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则奉龟以往，旅亦如之，丧亦如之。（此云上春衅龟，即所云开龟用春时也）

上春，夏正建寅之月。衅者，杀牲取血以涂龟甲，神之也。先卜，始为卜筮者也。天曰祀，地曰祭，先卜是人，合曰享。下祭祀泛言。奉，犹送也，送之于所当卜。奉龟以往，所以待卜，以祈福于天地山川也。旅，诸小祀也。

开龟四兆

卜师掌开龟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义兆，四曰弓兆。凡卜事，视高扬火，以作龟致其墨。凡卜随龟之上下左右阴阳，以授命龟者而诏相之。

注：卜师，佐太卜者。开龟者，开龟之下体，去其外甲而存其

下甲中有横直之文者，以卜也。下甲中有直文者，所以分左右阴阳也。横有五文以分十二位者，象五行也。去其上下不可以为兆，可开凿而焦以为兆者。上下各四，故曰四兆。或曰：方是卜其行事之方，功是卜其可成之功，义是卜其当为之宜，弓乃取诸张弛之象。大事太卜，视高，则此卜事乃小事也。扬，发也，炽其火以灼龟也。致其墨，明其兆广之大小也。上，仰也。下，俯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阴，后弇也。阳，前弇也。卜师辨之以授太卜焉。

煦按：此云致其墨，则是令墨之自来，非涂之以墨可知也。又按：去外甲，存下甲，乃藏龟时事。此在临用时，当是取下甲而开为方形以便灼也。观此曰有横直之文，便是审视下甲而取为正方耳。

凡卜视高，谓太卜不视高者，皆卜师视高以示莅卜。扬犹炽也，炽火以灼之，而作其兆。致其墨者，卜必先墨画龟，定其疆界（俗下之卜，刻为方形，即定其疆界也，但云墨画未是），然后灼之而以所拆之兆，正食其处为吉。《洛诰》所云唯洛食是也（此云正食其处吉，以所食有上下左右内外故也）。

郑氏曰：所卜者，皆各用其龟。大祭祀丧事，太卜命龟则大贞，小宗伯命龟，其他卜师命龟，卜人作龟。卜人作龟则亦辨龟，以授卜师。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阴，后弇也。阳，前弇也。诏相告以辞及威仪（其形既异，故亦异词）。

全氏曰：春开功兆。功，积累之象也。木从土渐，故其体直。夏开义兆。义，利之和，火从土蓄，其体锐。秋开弓兆。其体为半规者，金从革之象也。冬开方兆。其体半矩，水土之分方为曲也。

煦按：方者土，曲者水，一体具此二形，故曰方为曲，半矩是也。

又曰：冬令水专气，比水而和，滋木从义，生于金从仁，土贼之其势崩（言凶也），火敌之其光冥（言死也）。春令木专气，比木而和，滋土而荣，生火从义，生于水从仁，金制之则木不材，其斧斤无锋（言凶也）。夏令火专气，比火而和，生土从义，生于木从仁，水制之罔济

(言囚也),金铄^①之而流(言死也)。秋令金专气,比金而和,趋火而存(言火之囚而无用),生水从义,生于土从仁,木既坚矣,断之用辛(木被克也)。

截录^②广信杨时乔《全书》本序云^③:考之六经,唯言龟卜,不言卜理卜法,《洪范》言之,特举其端。《史记·龟策传》褚氏补传,皆食墨钻灼,观拆蚌龟,又皆败龟之事。窃意神龟至灵,知天道,出即为瑞,圣人重其灵瑞,敬为居室藏之,建官守之,继世遗之。凡占必以圭璧盛礼求之,至重至慎,而圣德好生,凡物爱之,各尽其性,安得剥杀之?且灵龟食息,能先知,亦安能致其剥杀之者?唐李氏华作《卜论》,曾疑及此。近日季氏本作《卜筮论》,谓杀龟钻灼,蚌牲褻不祥,乃后世术家小法,行于鸡卜等物者(煦按^④:鸡卜用鸡骨以卜,若杀羊而骨卜,皆此类也)。周末秦汉时,君恶龟卜言吉凶,害其所为,遂以杀龟为古制。《史记》两传首引宋元王事为征,注《周礼》者误信以为然,至今以妄传妄,令龟卜古道不明于世,可慨矣。余令次子任中习《周礼》《戴记》诸书,乃令本此考之六经诸史,以复古之道。如煇契定墨,辨位蒸气,食坼辨兆,始卜则出龟,卜毕则藏龟,一如蓍仪。至三兆四兆五兆,皆据郑氏王氏所注《周礼》及全氏本,参酌诸家言,合者并存之。

煦按:汉去古未远,当宗《史记》。唐李氏、季氏皆后儒也,必谓生龟始为至灵,则未知圣人用败龟之道矣。

又^⑤按:卜蓍非小道也,皆圣人假物之微,而用以探造化之精蕴,发天地之灵府者也。由其小推其大,由其动推其静,由其显推其隐。一坼之微,有首足中外之辨,有俯仰开合舒敛之分,而无穷之妙义具焉。是天人合一之机缄,隐显流通之妙谛也。达其微者,即此是道。

① “铄”,库本作“烁”。

② “截录”,堂本无。

③ “云”,库本无。

④ “煦按”,堂本作“按”,以下同,不再出校记。

⑤ “又”,库本作“煦”。

然古者圣人之制，极有关系，而今绝不复得者，已有三焉。《韶武》《夏濩》之乐，三代犹存，逮至汉初，仅存《鹿鸣》《驹虞》《伐檀》《文王》四篇，未久而尽失之，今其声容不复睹矣。古者琴瑟并传，而今则云和之雅，渺无征矣。古者龟蓍并重，而今则灼龟之法，迄不复闻矣。夫瑟犹一器之微也，昭德象功之理不传，则无以见圣人之至治。吉凶同患之理不著，则无以前民用辨吉凶，而达性命精微之故矣。兹幸得杨氏《全书》龟卜一考，急登而录之，俟诸博雅君子考订云耳。但谓卜用生龟，则非也。圣人之以筮卜教也，非直前知之具为占而已也，将直以此为道之寓也。其用败龟与蓍草也，使知朽骨腐草无不舍天地之至灵。此正天地一元之布濩，阴阳造化之灵机，即物而存显而易见者也。《史记》之文出于司马，其时去古未远，因仍遗文，节而为传，所言皆败龟之事。郑王二氏注释《周礼》，悉以败龟为言，非其传流有据，能臆为之解乎？唐之李氏、明之季氏、杨氏去古既遥，乃为翻新出奇之论，何见之陋也？以最远最陋之渺知，议圣人最尊最贵之大道，使夫好奇者习而传焉，皆足以紊经制而乱大常，何未闻纪伯夏五之义也？如谓圣人爱物必无剥杀之事，然则三牲五鼎，独非可爱之物乎？且龟之为典既重，不过天子藏之，诸侯藏之而已，宁至滥觞乎？况国之大贞、大兵、大典于是乎系，必非小故。至于蒸气之说，特为生龟而言，经之与典悉无此文，是因煖契而妄自揣度者耳。又谓始卜则出龟，卜毕则藏龟。不知^①藏龟在未卜之先，所以备将卜之用，所谓宁王遗我大宝龟，此即藏之以待用者也。今将藏龟说作既卜后事，亦非也。卜法莫备于《周礼》，既卜之后，无藏龟之文，可知藏龟非卜后事矣。《曲礼》云龟策敝则埋之，此则真卜后事也。

全氏曰：夫凿龟用契，何也？《诗》曰：爰契我龟。夫契，荆之为也。取锐首以灼龟，犹木凿也。荆为楚物，故《仪礼》谓之楚焯。置于火炬，以存火致烬，谓之墨，故曰扬火以作龟致其墨。火之所灼，

① “不知”，库本作“谨按”。

则墨因而形之。拆之所裂，则墨因而食之。

煦按：此墨之为言，是焦灼时烟煤之色也。第以焦契二事合而为一，则未当。盖契所以刻画其方，焦则灼之以火，以致其墨，以求其坼者也。

又曰：四兆者，开方之四象也。以四象而兼五行之十干。四体静，逢日之干为动。经兆百有二十者何？曰：四体各具其五兆，五兆之开方，各当乎六十（按：此十字当羨）。五其六为三十，故合之为百有二十。颂辞千有二百者何？曰：经兆之遇日，各当乎十干，三乘其十为三百，故合之为千有二百。四体开兆为四方，以五兆应三兆而六分之。五六乘为三十，合四方乘之，故百有二十，此经兆也。其颂千有二百，以四方各三十兆，各直其日之六十，合为三百。又四乘其三百，则千有二百之颂数也。

煦按：四体静，逢日之干为动，此亦兼日干而论，如卦爻暗动之说。特卦爻论支，此论干耳。然既曰经兆之遇日，各当乎十干。又曰各直其日之六十，或亦兼干支而论也。

季氏曰：龟有十二兆，又乘之以十干，如甲乙丙丁之属。又乘之以十事，如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属。则为千二百，未知然否？

郑氏曰：开，开出其占书也。经兆百二十体，今言四兆者，分之为四部，若《易》之二篇。其云方功义弓之名未闻（方功义弓，见后图，分四季），又曰开龟之兆，兆谓灼而得之也。

刘氏曰：开龟者，将卜则开龟。此谓开龟筭也，非谓其开龟之下体，去其外甲，然后焦之。其下甲中有直文者，所以分左右阴阳也。横有五文以分十二位，去其上下不可以为兆。可开而焦者，左右各四，故曰四兆。

煦按：既云可开而焦者，左右各四，则是临焦时，于直文之左右，审其甲乙丙丁腰金兜财四季之位，刻为方形，然后置焦耳。今吴下俗卜犹然。乃又以开为开龟筭，非自背乎？至云非开下体，则信然矣。盖开下体，乃春时攻龟之事，非及临焦而始开之也。

焦契(焦契,爵二音,契音楔)

蕤(时随切,音榮)氏掌共焦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熬焦,遂歛其焮(音俊)契,以授卜师,遂役之。

注:蕤,荆木也。灼龟用之,因名其官曰蕤氏。焦即灼龟之木也。契,开龟之凿也。卜则熬焦以灼龟,用凿以开龟,蕤人共之,以待卜师用之也。明火以阳燧取火于日,明之至也。焮者,契之锐头者。以此焮契,炷于焦火,吹之使炽,以授卜师,遂听其役也。郑氏读焮如戈鐃之鐃,谓以契炷于燭火而吹之也。契既燃,以授卜师,用凿龟也,役之使助之也。

煦按:契者,刻划之称。古者书契用铅刀,刻划其简策,持以为约信之具。夬决,即刻划之义也。契字,《周礼》音楔,朱子音器。要之^①,此即书契之契,宗朱子为是。谓刻划其龟板之下方,以定其上下内外之限,《周礼》所云开龟是也。此犹在未灼时,契而后焦,必于所契之地,故曰焮契。火非吹不燃,故曰歛其焮契(歛即吹字)。

全氏曰:凡灼龟以四时分四体。《三礼图》曰春灼后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后右。

煦按:开龟之法,因四时而分。至于灼龟,则所开之方全在灼中,无所分也。此云分四时而灼之,或另一法,不与《龟经》《史记》同也。

《大雅·绵》第三章:周原赳赳,萁茶如飴。爰始爰谋,爰契我(歛即吹字)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注:契所以燃火而灼龟者也,《仪礼》所谓楚焯是也。或曰以刀刻龟甲欲钻之处也。

煦按:今之龟卜,以刀刻龟下为方形,当即其遗法。

① “要之”,库本作“按”

定墨

《玉藻》：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

注：《周礼》，龟人所掌，有天地四方六者之异，各以方色与体辨之，随所卜之事各有宜用，所谓卜人定龟也。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画龟，以求吉兆，乃钻之以观其所拆。若从墨而拆大，谓之兆广。若裂其旁岐细出，则谓之璽拆，亦谓之兆璽。《韵书》：璽音问，器破而未离之名也。体者，兆象之形体，谓决定其吉凶也。疏曰：尊者视大，卑者视小。

煦按：此云以墨画龟，与作烟煤之色者不同。然《周礼》明曰致其墨矣，有因而致之者，其非画也可知。盖火之所灼，必将有黑色形焉，故曰致其墨。黑色既形，其拆必著，逮于拆之所至，有及墨之分，有不及墨之分，有溢墨之分，因有食墨不食墨之异。此既拆而占之时，所谓兆广兆璽是也。然既曰凡卜必以墨画龟，以求吉兆。或刻划方形之时，先以墨画其方形，亦未可定。

食墨

《洛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唯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唯洛食。俘来以图及献卜。

注：乙卯，即召诰之乙卯也。洛师，犹言京师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内也。涧水东、瀍水西，王城也，朝会之地。瀍水东，下都也，处商民之地。王城在涧瀍之间，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两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龟之兆，正食其墨也。俘，使也。图，洛之地图也。献卜，献其卜之兆辞也。

煦按：经文但有洛食，而不云食墨。蔡氏注乃始有食墨之说，非食墨也。盖龟甲所开之方，虽不及一寸，必将有东西存焉。涧瀍与洛，既有东西，则所云食洛者可知矣。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海言。

注：此王授使者复公之辞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异周公而重其礼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来相宅，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于无穷也。视，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贞，犹当也。十万曰亿，言周公宅洛，规模宏远，以我万亿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谢周公告卜之海言。

煦按：《周易》贞字在体上言，皆正固之义，故止谓之干。在用上言，皆成也定也之义。此则二人之所成定者也，解为当字未确。观二人共贞之言，可知定都非细故，此即《周礼》所云大贞者也。

三兆

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

注：太卜，卜官之长。问龟曰卜。兆，灼龟而占之象也。玉兆，璽罅如玉，属阳。瓦兆，暴裂如瓦，属阴。原兆，拆裂如原田，阴阳杂也。经，常也。三兆之法，其常体各有一百二十也。颂，占兆之繇辞也。每体一繇，则得千有二百也。三易，伏羲曰《连山》，黄帝曰《归藏》，文王曰《周易》。梦者，精神所感，亦知吉凶。致梦，出于思虑，有因而致者。觭梦，奇怪之梦。无心感物曰咸。陟，升也，进也。谓无所思虑而自有其梦也。占梦以岁时日月星辰为运梦之吉凶，每运九变，故其别九十。郑兴曰经运是视视所掌十辉也。王者于天，日也。夜有梦，则昼视日旁之气，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辉，每辉九变，其术今亡也。

疏曰：太卜所掌，先三兆，后三易，次三梦者，梦著并重。梦以叶

卜筮，故以先后为次。

王氏曰：以龟占象之谓卜，以火灼龟，其象可占之谓兆。三兆之法专掌于太卜，而兼及于三易三梦者，《易》与梦亦占也。其属有箝人占梦，而太卜为之长。三兆，郑氏以为其象似玉瓦原之璽罅，自古以来，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颂谓繇（直又切）也。三法体繇之数同，其名异占耳。百二十，每体十繇，体有五色，又重之以墨拆也。五色者，《洪范》所谓曰雨、曰济、曰圉、曰蠹、曰克。

煦按：三兆者，坼之所形，其大小有此三等也。玉无坼而有璽，故谓璽为瑕。璽字从玉，释为器破未离，即瑕之象也。有似于坼而非坼，故以无形之坼为玉兆。瓦以覆屋，不可有坼，陶冶之时，务期密致。或其水土未和，经火而坼出，其坼亦小，特比于璽，有形可见耳，故以小坼为瓦兆。原谓田原，土当冬令，燥而枯裂，必有大坼形焉，故谓之原兆，即兆广者也。是则玉兆者，坼而未形者也。瓦兆者，小坼也。原兆者，大坼也。此三兆也。

全氏曰：原者，田原也。亢暘为旱，则田龟坼。瓦者，瓦分也。毁瓦为块，以观其坼（此又另一卜法）。玉兆者，玉裂则纹微也。又曰玉兆者，金兆，金不裂而玉裂，故言为玉。瓦兆者，土兆，土不裂而瓦裂，故言为瓦。原兆者，水兆，水不裂而原裂，故言为原。三兆者，异代之别名。五兆者，三兆之各具也。颛顼曰玉兆，夏人修之，取玉之坼。帝尧曰瓦兆，殷人修之，取瓦之坼。黄帝曰原兆，周人修之，取原之坼。未知然否？

五兆

《洪范》：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

注：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为水。霁者开霁，其兆为火。蒙者蒙昧，其兆为木。驿者络绎不属，其兆为金。克者交错，有相胜之意，其兆为土。

煦按：蒙即蒙卦之蒙，取将欲开明之义，非蒙昧也。东方将明之色，明而未明，故其色苍是也。

全氏曰：五兆见于《洪范》“七稽疑”，“曰雨，曰霁，曰蒙，曰绎，曰克”。夫雨，水也。霁，火也。蒙，木也。绎，金也。克，土也。五行各有其体，故以其体求之。三兆者，墨拆。墨之兆广，拆之兆微，广则吉，微则晦也。五兆，五行之体。五行之体色，曲为水，锐为火，直为木，圆为金，横为土，是谓五体。谓之色者，不可以五体求也。如雨者为水，如霁者为火，如蒙者为木，如绎者为金，如克者为土。雨、霁，易知也。蒙者，如明而不昧。绎者，联属而不断。克者，小大相伐。绎霁为吉，蒙为不显，雨为不舒，克为不胜，然事相宜者，有吉道存焉。

《左传》：哀公九年夏，宋公伐郑。秋，晋鞅卜救郑，遇水适火。服虔注：卜法，横者为土，立者为木，斜向经者为金，背经者为火，因兆而细者为水。今水兆南行适火方，故可伐姜。

曰贞，曰悔。

注：此占卦也。内卦为贞，外卦为悔。《左传》蛊之贞风，其悔山是也。又有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国语》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注：衍，推。忒，过也。所以推人事之过差也。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

注：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参考。旧说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连山》《归藏》《周易》者，非是。谓之三人，非三卜筮也。

八命

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注：国有大事，则作龟而命之，有此八者。征，行讨征役也。象，天象变动也。与，与人共事也。谋，图事于人也。果，事成与否也。

至,人至与否也。雨,祷雨也。瘳,疗疾也。

郑氏曰:国之大事,待蓍龟而决者有八,定作其辞于将卜,以命龟也。郑司农云征谓征伐,象谓灾变云物。传曰天事恒象是也。与谓锡与人物也,谋谓谋议也,果谓事成与否也,至谓至否也,雨谓雨否也,瘳谓疾瘳否也。玄^①谓征亦云行,巡狩也,与谓所与共事也,果谓以勇决为之。

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

注:以八命作龟,则以龟筮梦三者合聚而占之,而国家之灾祥皆可以前知者,乃诏告于王,俾修政而救之。

赞,佐也。以此八事赞王命卜筮,参之以梦,非徒占其事之可为与否。又佐明其繇之占,演其意,示国家馀事之吉凶,使王修政以救之也。

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视高作龟,大祭祀则视高命龟。凡小事莅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

注:大贞,大事求正于龟卜也。卜立君,无嫡冢,卜可立者。卜大封,封建诸侯也。视高,视龟骨高可灼之处。作龟,以火灼之而作其兆也。命龟,命龟以所卜之事也。莅,临也。大事,宗伯莅卜,小事则太卜自莅之。贞龟,正之于卜位而不命也。陈龟,陈之于祭所而不卜也。丧事命龟,卜葬兆也。

煦按:旧本大贞句、立君句、大封句、作龟句,非也。果如此成句,则大贞句无所著,而作龟句亦无所承矣。此当为大贞卜句,谓大有所成则卜之。立君卜句,重其事则卜之。大封则视高作龟句,与大祭祀则视高命龟相对,始为宜耳。贞者,正而成终,故有定义存焉。如成邑定都,我二人共贞是也。

又按:贞字乃成定之义,程子于《周易》乾卦中亦作成字解。盖元之所亨,至于贞而始成故也。朱子曰正而固,正即成字之义,固即定字之义,特正乃成之余义,固即定中之义耳。缘物必既成,然后能

① “玄”,库本作“郑”。

正位于此，从未有不固而可以为定者也，是成定二字乃实义也。我二人共贞，便是说我二人成定此邑，不可以正固言也。

注：国有大疑，则愿得正有终，旧谓问非也。国有大疑，则以正终卜于蓍龟，谓之大贞。卜立君，国无冢嫡，卜可立者也。大封，封建诸侯，《易》所谓利建侯，朱子以为皆卜立君之占是也。视可灼处，亦宗伯也。大事宗伯莅卜，卜用龟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作龟，谓以火灼之，以作兆也。命龟，告龟以所卜之事。不视作者，大祭祀轻于大贞也。凡小事，谓太卜事中差小者，非筮人之小事也（大事卜，小事筮，若事小当入九筮不合入此）。莅卜，代宗伯也。贞龟，正龟于卜位也。大迁大师，又轻于大祭祀，故不亲命龟。陈龟，陈于饌处而不亲正龟亦以卜。旅又轻于大迁大师，以旅祭非常故也。凡丧事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太卜命龟者，重丧礼，次大祭祀也。凡云命龟者，命之而不作，作者其属也。凡云作者，作之而不命，则命者小宗伯也。

煦按：大贞即成事有终之义，如周公营洛，此大事也，谓为我二人共贞是也。

全氏曰：凡卜大贞，太卜则视高作龟，大祭祀则视高命龟，大迁大师则贞龟，旅则陈龟，丧事则命龟。夫大贞者，大疑事而求正也。卜视高者，视龟背之高者而凿之，故曰作龟。

煦按：疑事求正，此解亦当。

八颂

占人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视吉凶。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拆。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

注：占人，主占蓍龟之卦兆吉凶者。占人亦占筮以龟为主，将占八命之事，先以蓍筮之，而以八颂占之。八卦即三易之经卦也。八故，八事之故也。龟有颂，颂者，占兆之辞。筮有故，故者，合筮之

辞，以筮占兆之颂，以卦占筮之故，然后两观其从违，而断其吉凶也。凡卜筮，龟为卜，蓍为筮也。体，兆之象也。色，兆之气也。墨，兆之广也。坼，兆之璽也。体有吉凶，色有善恶，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尊者，视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详其馀焉。体色墨坼皆龟卜，而曰凡卜筮者，国之大事，既筮后卜，以卜为主也。既占则书命卜之辞，与礼神之币，而系之于龟。比，协也，计占之中否，用以进退，占人之能否也。

煦按：计其占之中否，注谓进退占人之能否，恐未必然。盖占以八颂，则其中与否，颂得而主之，非占人得而主之也。故知计其占之中否，当是验其颂之当与不当耳。圣人大经大制，当别有妙处也。八故，即征象与谋之八事，皆有其故，故占之。

郑氏曰：凡大事皆先筮而后卜，筮短龟长，主其长者，占人兼掌之，八筮八颂八故，即太卜邦事作龟之八命也。谓将卜八事，先以蓍筮之，是曰八筮。凡筮之占用卦爻，龟之占用颂辞，今言八筮占八颂者，以筮之吉凶同乎龟占，故占筮之辞亦名颂也。以八卦占筮之八故者，谓八事不卜而徒筮之，八卦即八筮之卦也。君意专欲从筮，不假更卜，则以八筮之卦占其吉凶，以告王也。

全氏曰：既灼得坼，则君占其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夫四体，犹筮之四象也。色，雨霁蒙絳克也。墨，坼之大。坼，支兆也。龟有体色，兆亦有体色。龟之体色，卜师龟人辨之。兆之体色，君大夫定之。墨者，火灼之墨。既灼而覆视之，拆大者谓之食，墨小者谓之不食。拆取其大，故以食墨者为吉。拆，支兆也。细微之事，委于卜人，其义则断于君子也。

煦按：体即俯仰倪弇之类，君所定也。色即青黄赤白之类，大夫所定也。墨即所刻之方，将以容火而致墨，此史所定也。坼即玉瓦原之类，卜人所占也。而皆谓为占者，皆占中之事也。《玉藻》卜人定龟，或止因事之大小，而定其龟之大小耳。

又曰：夫神物之知，人宜莫爽也。而有中否者，神之格思不可度也。卜主五行之相生，凡克伐者为杂乱，故谓之违。既卜论占墨者

本也。凡食无不吉，体次之，贵专一也。五行随所见，各审所宜，一拆一爻得其配，皆吉兆也。

祝辞

命龟曰：假尔太龟有常，假尔太龟有常，兹年月日，卜者某，为某卜某事，敢告先卜之神，太龟之灵，吉凶臧否罔不周知，得则告吉，失则告凶，唯神灵是从。告毕藏龟，皆如筮仪。

《曲礼》曰：龟甲敝则埋之。《白虎通》曰：筮龟败则埋之。

煦按：此辞恐后人补作者也，观藏龟在既卜之后可知矣。以上自伏羲而来，至周末所传龟策如此，乃蓍策之说，《易学启蒙》考正已详，而龟卜独无传焉。今据经传及前儒所注释考订于此，悉仍旧注，是者存之，否者辨之，盖欲存十一^①于千百云尔。然龟卜虽则失传，而理或可据。所谓乐其可知者在此，我爱其礼者亦在此也，安得尽谓不传哉？

总论：古者龟卜之法，先须选龟，逮及春日，衅而攻之，然后藏以待用。卜时先用契刀开龟腰金之上，而为方形。其开也，必分春夏秋冬，按四兆而开之，是为开龟之四兆。既开矣，乃灼之以火，其灼处必在契刻之上，故曰焮契。既灼矣，必将有火迹出焉，故曰定墨。火迹既入于龟板，则其拆必见，拆见于方形之中，与出于方形之外，乃始有食墨不食墨之分，故有食墨之说。拆之所见，其中为身，逼近千里者为首，舒而向于外者为足。或直或斜，或粗或细，或高或下，或仰或覆，乃始用《史记》及《龟经》之诸占，以分别之，此龟卜之大约也。

此上历考诸书，存其大概，以俟博雅君子考订焉。至《玉灵秘本》，乃时下所习，亦采而附之者，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然其形像断法，尽有与《史记》所征默相符契，幸无以鄙俚而忽之。

① “十一”，库本作“一二”。

龟策传

(司马《索隐》曰:《龟策传》有录无书,褚少孙之所补也)

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矣^①。自三代之兴,各据祯^②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蚩夷氏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今之西羌,闻有以羊肋骨卜者,与龟卜相似,皆其遗制也)。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以为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宝藏蓍龟,又其大小先后,各有所尚,要其归等耳。或以为圣王遭事无不定,决疑无不见,其设稽神求问之道者,以为后世衰微,愚不师智,人各自安,化分为百室,道散而无垠,故推归之至微,要洁于精神也。或以为昆虫之所长,圣人不能与争,其处吉凶,别然否,多中于人。至高祖时,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国日少,吕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至今上即位,博闻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邱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左道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百僚荡恐,皆曰龟策能言,后事觉奸穷(煦按:此当是究字之讹),亦诛三族。夫揲策定数(徐广曰:揲音逢,一作达。《索隐》曰:揲谓两

① “矣”,堂本作“已”。

② “祯”,库本作“正”。

手执蓍，分而扚之，故云揲策。煦按：揲即捧字也），灼龟观兆，变化无穷，是以择贤而用占焉，可谓圣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龟而武王有瘳，纣为暴虐，而元龟不占。晋文将定襄王之位，卜得黄帝之兆（《左传》曰：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献公贪骊姬之色，而兆有口象，其祸竟流五世。楚灵将背周室，卜而龟逆（《左传》曰：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予畀，余必自取之。《索隐》曰：诟，必侯切），终被乾溪之败。兆应信诚于内，而时人明察见之于外，可不谓两合者哉？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逆人道。信祲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书建稽疑，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螫。江旁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

按：太史公多闻，时去古未远，宜其得实，乃犹为此疑信之^①语，俾龟不传者，盖有由焉。一则春秋战国之君悉好争斗，必于取胜，当时纵横策士之邪说，阴中时君，必欲自遂其私。若主龟蓍，将卜筮吉则为，不吉则不为，此周秦之时势然也。一则因高祖吕氏孝惠文景因袭掌故，不知龟蓍为重，失于考求，致令精微深妙多所遗失。一因汉武博求，太卜大集之后，发巫蛊之事，咸以为龟能言。又当汉武诛夷太重，百僚伤恐，惧龟筮言其事，乃遂不传，此固汉武时然也。然今之知有龟卜，犹赖太史公《龟策》一传耳。

褚先生（名少孙）《补传节略》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馀年，窃好太史公传。太史公之传曰：“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故作《龟策列传》。”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太卜官，闻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传曰（《索隐》曰：此传即太卜所

① “之”，库本作“之之”。

得古龟之说也)“下有伏灵,上有兔丝。上有搏蓍(《索隐》曰:搏,音逐留反,搏蓍即蓍蓍。搏,古稠字),下有神龟。所谓伏灵者,在兔丝之下,状似飞鸟之形。新雨已,天清静无风,以夜捎兔丝去之,即以篝烛此地(徐广曰:篝,笼也,盖然火而笼罩其上也,音沟),烛之火灭,即记其处,以新布四丈环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过七尺不可得。伏灵者,千岁松根也,食之不死。闻蓍生满百茎者,其下必有神龟守之,其上常有青云覆之。传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满百茎长丈者,取八十茎以上,蓍长八尺,即难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满六十茎以上,长满六尺者,即可用矣。记曰:能得名龟者,财物归之,家必大富至千万。一曰北斗龟,二曰南辰龟,三曰五星龟,四曰八风龟,五曰二十八宿龟,六曰日月龟,七曰九洲龟,八曰玉龟。凡八名龟,龟图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龟也。略记其大指,不写其图。取此龟不必满尺二寸,民人得长七八寸,可宝矣。今夫珠玉宝器,虽有所深藏,必见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谓乎?故玉出于山而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广曰:一无不字。许氏说:淮南以为滋润钟于明珠,致令岸枯也),润泽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于江海,藏于蚌中,蚶蜃伏之(徐广曰:许氏说淮南云,蚶蜃,龙属也,音决。《索隐》曰:蚶当为蛟,蜃音龙,注音决,误也),王者得之,长有天下,四夷宾服。能得百茎蓍,并得其下龟以卜者,百言百当,足以决吉凶。

神龟出于江水中,庐江郡常岁时贡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龟千岁乃满尺二寸。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庙堂之上以决吉凶。今高庙中有龟室,藏内以为神宝。传曰取前足臄骨穿佩之(徐广曰:臄,音乃毛切。臄,臂。《索隐》曰:臄,音乃高切,一音乃导切),取龟置室西北隅悬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为郎时,见《万毕》石朱方传曰:“有神龟在江南嘉林中(《索隐》曰:《万毕》术中,有石朱方,方中说嘉林中,故云传曰)。嘉林者,兽无虎狼,鸟无鸱枭,草无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为嘉

林。龟在其中，常巢于芳莲之上。”左胁书又曰“甲子重光（徐广曰：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为人君。有土正（徐广曰：正，长也，为有土之官长）诸侯，得我为帝王。求之于白蛇蟠杆（徐广曰：一孤切）林中者，斋戒以待，凝然（《索隐》曰：林名曰白蛇，蟠杆林，龟藏其中。杆音乌，谓白蛇常蟠杆此林中也。凝音凝，言求龟者斋戒以待，恒凝然也），状如有人来告之。因以醢酒佗发（徐广曰：佗一作被。《索隐》曰：佗，音徒我切，谓被发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观之，岂不伟哉？故龟可不敬欤？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馀岁，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龟能行气导引，问者曰龟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龟，何为辄杀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龟，畜置之，家因大富，与人议，欲遣去，人教杀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龟见梦曰“送我水中，无杀吾也。”其家终杀之，杀之后，身死家不利。人民与君王者异道，人民得名龟，其状类不宜杀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圣主皆杀而用之。宋元王时得龟亦杀而用之，谨连其事于左方，令好事者观择其中焉。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龟使于河，至于泉阳，渔者豫且举网得而囚之（且，子馀切），置之笼中。夜半龟见梦于宋元王，曰“我为江使于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以上御暮韵通用）。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卫平而问之，曰“今寡人梦见一丈夫，延颈而长头，衣玄绣之衣而乘辎车，来见梦于寡人，曰‘我为江使于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是何物也？”卫平乃援式而起（徐广曰：式，音勅），仰天而视月之光，观斗所指，定日处乡，规矩为辅，副以权衡，四维已定，八卦相望，视其吉凶，介虫先见（衡，寒刚切，阳韵。煦按：此亦一术也，而后世无知之者，何也），乃对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隐》曰：今昔，犹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谓昨夜为今昔），宿在牵牛，河水大会，鬼神相谋，汉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风新至，江使先来，白云壅汉，万物尽留，斗柄指日，使者当囚，玄服而乘辎车，其名为龟，王急使人问而求之”（期，渠尤切。

龟,居尤切。尤韵)。王曰:“善。”王乃使人驰而往,问泉阳令曰:“渔者几何家?名谁为豫且?豫且得龟,且梦于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阳令乃使吏按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曰豫且(龟,斤于切。求,疆于切。鱼韵)。泉阳令曰:“诺。”乃与使者驰而问豫且,曰:“今昔汝渔何得?”曰:“夜半时,举网得龟。”使者曰:“今龟安在?”曰:“在笼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龟,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诺。”即系龟而出之笼中,献使者。使者载行,出于泉阳之门,正昼不见风雨晦冥,云盖其上,五彩青黄,云雨并起,风将而行。入于端门,见于东箱,身如流水,润泽有光。望见元王,延颈而前,三步而止,缩颈而却,复其故处。元王见而怪之,问卫平曰:“龟见寡人,延颈而前,以何望也?缩颈而复,是何当也?”(冥,漠阳切。行,寒刚切,阳韵)卫平对曰:“龟在患中,而终昔囚,王有德义,使人活之,今延颈而前,以当谢也,缩颈而却,欲亟去也。”(谢,祥豫切,御韵)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驾送龟,勿令失期。”(龟,居尤切,见前尤韵)卫平对曰:“龟者,是天下之宝也。先得此龟者,为天子。且十言十当,十战十胜,生于深渊,长于黄土,知天之道,明于上古(虞韵),游三千岁,不出其域。安平静正,动不用力。寿蔽天地,莫知其极。与物变化,四时变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苍夏黄,秋白冬黑。明于阴阳,审于刑德(职韵)。先知利害,察于祸福。以言而当,以战而胜。王能宝之,诸侯尽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屋韵)。”元王曰:“龟甚神灵,降于上天,陷于深渊,在患难中,以我为贤,德厚而忠信,故来告寡人(人,如延切,先韵)。寡人若不遣也,是渔者也。渔者利其肉,寡人贪其力。下为不仁,上为不德,君臣无礼,何从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职韵)?”卫平对曰:“不然,臣闻盛德不报,重寄不归。天与不受,天夺之宝。令龟周流天下,还复其所。上至苍天,下薄泥途(宝,彼五切。途,动五切。语韵)。还遍九州,未尝愧辱,无所稽留。今至泉阳,渔者辱而囚之,王虽遣之,江河必怒,务求报仇,自以为侵,因神与谋(尤韵)。淫雨不霁,水不可治。若为枯旱,风而扬埃,蝗虫暴生,百姓失时,王行仁义,其罚必来。此

无他故，其崇在龟，后悔之岂有及哉？王勿遣也。”（埃，于希切。来，陵之切。哉，笺西切。支韵）元王慨然而叹，曰：“夫逆人之使，绝人之谋，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为宝，是不强乎？寡人闻之，暴得者必暴亡，强取者必后无功。桀纣暴强，身死国亡（功，姑黄切，阳韵）。今我听子，是无仁义之名，而有暴强之道。江河为汤武，我为桀纣，未见其利，恐离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宝（道，他口切。宝，补苟切。有韵）？趣驾送龟，勿令久留。”卫平对曰：“不然，王其无患。天地之间，累石为山，高而不坏，地得为安。故云物或危而顾安，或轻而不可迁，或忠信而不如诞谩（徐广曰：诞，一作地，音土和切。《索隐》曰：诞，音由烂切。谩，音漫，又并如字），或丑恶而宜火官，或美好佳丽而为众人患，非神圣人莫能尽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贼气相奸，同岁异节，其时使然。”元王大悦而喜。于是元王向日而谢，再拜而受，择日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与骊羊，以血灌龟于坛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伤，脯酒礼之，横其腹肠，荆支卜之，必制其创，理达于理，文相错迎，使工占之，所言尽当，邦福重宝（徐广曰：福，音副，藏也），闻于旁乡，杀牛取革，被郑之桐（徐广曰：牛革、桐为鼓也），草木毕分，化为甲兵，战胜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时，卫平相宋，宋国最强，龟之力也（迎，语置切。桐，徒黄切。兵，逋旁切。阳韵）。故云神至能见梦于元王，而不能自出渔者之笼。身能十言尽当，不能通使于河，还报于江。贤能令人战胜攻取，不能自解于刀锋（江，姑红切，东韵），免剥刺之患。圣能先知亟见，而不能令卫平无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挛。当时不利，又焉事贤？贤者有恒常，士有适然，是故明有所不见，听有所不闻。人虽贤，不能左画方，右画圆。日月之明，而时蔽于浮云。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蜂门（《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见伏石当道，必为虎而射之，应弦没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门子之巧。刘歆①《七略》有蜂蒙射法也）。禹名为辨智，而不能胜鬼神。地柱折，天故无椽，又

① “歆”，堂本、库本皆作“韵”。

奈何责人于全(闻,无沿切。云,于元切。门,民坚切。神,时连切。先韵)?孔子闻之,曰神龟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义》曰:凡龟,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语发声也,今河东亦然)。日为德而君于天下,辱于三足之乌;月为刑而相佐,见食于虾蟆。猬辱于鹄(郭璞曰:猬能制虎,见鹄仰地。《淮南万毕》曰:鹄令猬反腹者,猬憎其意而心恶之也),腾蛇之神而殆于即且(郭璞曰:腾蛇,龙属也。螂蛆似蝗,大腹,食蛇脑也。《正义》曰:即,津日切。且,则徐切,即吴公也,状如蚰蜒而大,黑色)。竹外有节理,中直空虚。松柏为百木长,而守门间。日辰不全,故有孤虚(甲乙谓之曰,子丑为之辰,孤虚即空亡也。空者为孤,对空为虚。煦按:孤虚之法,当云空者为虚,对空者为孤。刘歆^①《七略》有风后孤虚二十卷。《正义》曰:按岁月日时,孤虚并得上法也)。黄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据。罔有所数,亦有所疏。人有所贵,亦有所不如(蟆,蒙晡切。虾,洪孤切。据,斤于切,鱼韵)。何可而适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为屋,不成三瓦而陈之(徐广曰:一云为屋成,欠三瓦而栋之也。《索隐》曰:刘氏云,陈,犹居也。注作栋,音都贡切。《正义》曰:言为屋不成,欠三瓦以应天,犹陈列而居之),以应之天。天下有阶物不全(《正义》曰:言万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喻龟之不全也),乃生也(生,松宣切,先韵。吴棫曰:《龟策传》全篇皆韵,韩文公《元和圣德诗》《此日足可惜诗》亦止用一韵,拟《史记·龟策传》,则能读此诗,能读此诗,则能读张籍《祭退之诗》)。

褚少孙曰:渔者举网而得神龟,龟自见梦宋元王,元王召博士卫平,告以梦龟状。平运式定日月,分衡度定吉凶。占龟与物色同。平谏王留神龟,以为国重宝,美矣。古者筮必称龟者,以其令名所从来久矣。余述而为传。

三月、二月、正月(《正义》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转周环,终十二月者,日月之龟,腹下十二黑点为十二月者,二十八宿龟也)、十二

① “歆”,堂本、库本皆作“韵”。

月、十一月，中关，内高外下（《正义》曰：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状也）。四月，首仰（《索隐》曰：音鱼两切，谓兆首仰起），足开，胗开（《索隐》曰：音琴，胗谓兆足敛也），首俛大（《索隐》曰：俛，音免，兆首伏也）。五月，横吉，首俛大（《正义》曰：俛，音免，谓兆首伏而大）。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

煦按：此必古之圆图，以子午巳亥分别阴阳，故一顺一逆如此。司马氏省之，仅录其文耳。一岁之阴阳，自四月五月而分，故四月五月之下，各著其象以总之，大要属阳则开而仰，属阴则横而俛也。

一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杀龟，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龟之微也（《索隐》曰：微，音叫，谓微绕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杀，及以钻之，常以^①日旦祓龟（《索隐》曰：祓，音废，又音拂）。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正义》曰：以鸡卵摩而祝之），乃持龟而遂之，若尝以为祖（徐广曰：一作视。《索隐》曰：祖，法也，言以为常法）。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东向立，灼以荆若刚木（《索隐》曰：按古之灼龟，取生荆枝及生坚木烧之，斩断以灼龟）。土卵指之者三（徐广曰：土一作十一。《正义》曰：言卜不中，以土为卵，三度指之，三周绕之，周厌不祥也），持龟以卵周环之。祝曰：今日吉，谨以梁卵煇黄（《索隐》曰：梁，米也。卵，鸡子也。煇，灼^②龟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烧荆枝，更递而灼，故有煇名。一音梯，言灼之以渐，如有阶梯也。黄者，以黄绢裹梁卵以祓龟也。必以黄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鸡也。《正义》曰：煇，音题。煇，焦也。言以梁米鸡卵祓去龟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黄，若色焦及黄，卜之不中也），祓去玉灵之不祥。玉灵必信以诚，如万事之情，辩兆皆可占。不信不诚，则烧玉灵，扬其灰，以征（当是惩字）后龟。其卜必北向，龟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音灶）灼钻（《索隐》曰：造，谓烧荆之处，物若木也），钻中已，又灼龟首各三，又复灼所钻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广

① “以”，库本无。

② “灼”，堂本无。

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周龟。祝曰：假之玉灵夫子（《索隐》曰：尊神龟而为之作号），夫子玉灵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于天，下行于渊，诸灵数籒（徐广曰：音策。《索隐》曰：数，音所具切。籒，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别名），莫知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贞（徐广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发乡我，身长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发乡我，身挫折，中外不相应，手足灭去（按：挫折者，短小不得舒展也）。

灵龟卜祝曰：假之灵龟，五筮五灵，不如神龟之灵，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头见足发，内外相应；即不得也，头仰足胗，内外自随。可得占（按：此三字羨）。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开，内外交骇，身节折（按：身节折，当是两断之折）；不死，身仰足胗（胗，谓兆足敛也）。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无呈（按：当落兆字）；无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内，外祟有外。

卜系者出不出。不出，横吉安；若出，足开首仰有外（按：横形属土，横吉安，即横折而平者也，静象也。外者，有馀于所刻之分也）。

卜求财物，其所当得。得，首仰足开，内外相应；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胗（按：下仰字，或当为俛字。胗也者，俛而微缩者也。《史记》止言足胗，而《吴中卜法》低伏管落垂尖，皆胗之类也。《史记》止言足开，而《吴中卜法》高仰发豁飘扬，皆开之类也）。

卜有卖若^①买臣妾牛马。得之，首仰足开，内外相应（相应者，或内外均也）；不得，首仰足胗，呈兆若横吉安（按：下仰字，或当为俯字。《史记》止言首仰，而《吴卜》中高大，皆仰之类也。《史记》止言首俛，而《吴卜》中低伏，皆俛之类也）。

卜击盗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将卒若干人，往击之。当胜，首仰足开，身正，内自桥，外下；不胜，足胗首仰，身首（徐广曰：一作简），内下外高（按：内为己，外为人。桥也者，内高外下之象。内桥

① “若”，库本作“有”。

外下，我高而人卑也，故胜。内下外高者反是，故不胜）。

卜求当行、不行。行，首（或落仰字）足开；不行，足胗首仰，若横吉安，安不行（横安，静象也。横之为象，以方圆平直论则为土）。

卜往击盗，当见不见。见，首仰足胗有外；不见，足开首仰（按：有外者，拆过其墨也）。

卜往候盗，见不见。见，首仰足胗，胗胜有外；不见，足开首仰（下胗字羨，此当是上文重出，或司马杂集诸书之文，故一二字微有不同）。

卜闻盗，来不来。来，外高内下，足胗首仰；不来，足开首仰，若横吉安，期之自次（末句不可解）。

卜迁徙去官（此字当羨）不去。去，足开有胗，外首仰；不去自去（自去二字当羨），即足胗，呈兆若横吉安（外首仰，或大者向外也。首向外，则足向内，故为去象）。

卜居官尚吉不吉。（当少吉字）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节折（若木枝之折两开也），首仰足开（横，静吉之象。节，两开之象。开，行象也。按：此止以静正为吉也）。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节折，首仰足开（此以静正为吉，故不欲开）。

卜岁中禾稼熟不熟。熟，首仰足开，内外自桥，外自垂（颖实之象也）。不熟，足胗，首仰，有外。

卜岁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节有强外（有字，或折字之讹。强外者，外强则内弱也）；不疫，身正首仰足开（此舒泰之象也）。

卜岁中有兵无兵。无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仰足开，身作外强（此下或落有字）情（身作者，惊动之象。外强者，兵寇之象。情字或讹，或有缺文。《外兆图》云：有情者，回头也）。

卜见贵人吉不吉。吉，足开首仰，身正内自桥（皆舒泰之象）；不吉，首仰身节折，足胗有外，若无渔（皆挫折别图之象，下占同。吴卜有钓竿形及罗网形，恐即渔也，当更详之）。

卜请谒于人得不得。得，首仰足开，内自桥；不得，首仰足胗

有外。

卜追亡人当得不得。得，首仰足胗，内外相应；不得，首仰足开，若横吉安（足胗，不能行之象。内外相应，得遇之象。足开，行象。横，阻象）。

卜渔猎得不得。得，首仰足开，内外相应；不得，足胗首仰，若横吉安（与上占同，但上以得为足胗，不得为足开。此以得为足开，不得为足胗耳）。

卜行遇盗不遇。遇，首仰足开，身节折，外高内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内下；不雨，首仰足开，若横吉安。

卜天雨霁不霁。霁，呈兆足开首仰（舒展者属阳）；不霁，横吉（收敛安静者属阴，此卜乃古者分类占拆之法）。

命曰横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此当是日字）瘳，不死。系者，重罪不出，轻罪环出，过一日不出，久毋伤也。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一日环得，过一日不得。不得（此二字衍），行者不行。来者环至，过食时不至，不来。击盗不行，行不遇，闻盗不来。徙官不徙（皆静象也）。居官家室皆吉（宜静也）。岁稼不熟。民疾疫无疫。岁中无兵。见人行不行，不喜请谒人，不行不得（此上三句当有讹误）。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按：此横吉安，一象之总占。横吉安者，首身足皆无开仰之形，故其象为静。其应在一日之内，过一日不应矣。环，旋也。命曰之上，古当有图，或作史时已失之）。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系者出。行者行（此欲出行也）。来者来。市买得。追亡人得。过一日不得。问行者不到（此占来人也，呈兆之象无明文。前曰来者来，此曰问行者不到，不可解）。

命曰柱彻（柱者，立木也）。卜病不死。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而市买不得。忧者毋忧。追亡人不得（此象或直出而食墨者也）。

命曰首仰足胗，有内无外。占病，病甚不死（内强也）。系者解。

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外不应也)。行者闻言不行。来者不来。闻盗不来。闻言不至。徙官闻言不徙(外不应也)。居官有忧。居家多灾。岁稼中熟。民疾疫多病。岁中有兵,闻言不开。见贵人吉。请谒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甚霁不霁。故其莫字,皆为首备。问之曰备者,仰也,故定以为仰。此私记也(按:故其莫字之下,当是古注未删而误存其半也。莫字亦误。中熟者,半熟也。雨不雨,霁不霁,或兆之朦昧不分者也)。

命曰首仰足胗,有内无外。占病,病甚不死。系者不出(与上文不同)。求财买臣妾不得。行者不行。来者不来(与上段同)。击盗不见(比上段多此句)。闻盗来,内自惊,不来(比上段少一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与上文不同)。岁稼不熟(与上文不同)。民疾疫者病甚。岁中无兵(与上文不同)。见贵人吉。请谒追亡人不得。亡财物,财物不出。得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凶(此与上文似重出,而中略参差,或《史记》杂取两书而并存之也)。

命曰呈兆,首仰足胗(后有呈兆首仰足开二^①象)。以占病,不死。系者未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相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官久多忧。居家室不吉。岁稼不熟。民病疫。岁中无兵。见贵人不吉。请谒不行。渔猎得少。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此动象也)。以占病,病笃死。系囚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不见盗。闻盗来不来。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岁稼不熟。民疾疫有而少。岁中无兵。见贵人不见,吉。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遇盗。雨不雨。霁。小吉(据后文,小字或是不字)。

命曰首仰足胗。以占病,不死。系者久无伤也。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不行。击盗不得。来者来。闻盗来。徙官闻言不徙。居家室不吉。岁稼不熟。民疾疫少。岁中无兵。见贵人得

① “之”,堂本作“二”。

见。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命曰首仰足开有内。以占病者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行不见盗。闻盗来不来。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岁熟。民疾疫有而少。岁中无兵。见贵人不吉。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霁。霁小吉，不霁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桥。以占病，卜曰（当是日字）毋瘳死。系者无罪，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合交等。闻盗来，来。徙官徙。居家室吉。岁熟。民疫无疾。岁中无兵。见贵人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遇盗。雨霁。雨霁，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吉（此吉字当误，其象当与桥反）。以占病，病者死。系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不得。行者不来。击盗不相见。闻盗不来。徙官徙。居官有忧。居家室见贵人请谒，不吉。岁稼不熟。民疾疫。岁中无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不吉（此凶象也）。

命曰渔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击盗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者行，来（此字衍文，不然则其下当有者来二字）。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吉。岁稼不熟。民疾疫。岁中无兵。见贵人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渔也者，或钓丝罾网之形也。又或枝上出，乃俯而下屈如渔人，亦未可知也）。

命曰首仰足盼，内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得。行不行。来者来。击盗胜。徙官不徙。居官有忧，无伤也。居家室多忧病。岁大熟。民疾疫。岁中有兵不至。见贵人请谒不吉。行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命曰横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行，行不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见贵人，吉。岁大熟。民疾疫。岁中无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大吉。

命曰横吉揄仰。以占病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

至(此字当羨)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行,行不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见贵人,吉。岁熟。岁中有疾疫,无兵。请谒,追亡人,不得。渔猎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盗。雨霁不霁。小吉(掄与桥反,上弓也)。

命曰横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此字当羨)环有瘳,无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此字或当属上句,不然则羨)来不来。击盗不合。闻盗来,来。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岁不熟。民无疾疫。岁中无兵。见贵人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小吉。

命曰载所(当有讹误,或落正字)。以占病,环有瘳,无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相见不相合。闻盗来,来。徙官徙。居家室忧。见贵人吉。岁熟。民无疾疫。岁中无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霁。吉(载者,仰而有所受也)。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系久无伤。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盗行不合。闻盗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吉。岁稼中。民疾疫无死。见贵人不得见。行不遇盗。雨不雨。大吉(此或静象也)。

命曰首仰足胗,外高内下。卜有忧,毋伤也。行者不来。病久死。求财物不得。见贵人者吉。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买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系者无伤。吉。

命曰头见足发,有内外相应。以占病者起。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求财物得。吉(头见者,或由千里而外出也。此当为全吉之占)。

命曰呈兆(呈兆或在所刻之上,外出而仰者也),首仰足开(前有呈兆首仰足开一象)。以占病,病甚死。系者出,有忧。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与前文不同)。来不来(与前文不同)。击盗不合。闻盗来,来(与前文不同)。徙官居官

家室不吉。岁恶。民疾疫，无死。岁中无兵。见贵人不吉。行不遇盗(与前文不同)。雨不雨。霁。不(据前文当是小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外高内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系者出，有忧。求财物，买臣妾马牛，相见，不会。行行。来，闻言不来。击盗胜。闻盗来不来。徙官居官，家室，见贵人，不吉。岁中民疾疫，有兵。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闻盗遇盗。雨不雨。霁。凶(霁字当是大晴之义，凶字当是释总象)。

命曰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内外相应，或内与外长短小大同也，或内外相向也)。以占病，病甚不死。系者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有用胜。闻盗来，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岁不熟。民疾疫。岁中有兵不至。见贵人喜。请谒追亡人，不得。遇盗凶。

命曰内格外垂。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病者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不得。见人不见。大吉(此凶象也，何云大吉？大字或是不字)。

命曰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揄仰。上柱，上柱足，足胗。以占病，病甚不死。系不抵罪。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居官家室，见贵人，吉。徙官不徙。岁不大熟。民疾疫有兵，有兵不会。行遇盗。闻言不见。雨不雨。霁霁。大吉。

命曰头仰足胗，内外自随。卜忧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来者不来。求财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卜来者来。卜曰(当是日字)即不至，未来。卜病者过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财物不得。系走(走字或是者字)出。

命曰横吉，内外自举。以占病者久不死。系者久不出。求财物，得而少。行者不行。来者不来。见贵人，见。吉。

命曰内高外下，疾轻足发(疾字当误)。求财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系者不出。来者来。见贵人不见。吉。

命曰外格。求财物，不得。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系者不出。

不吉。病者死。求财物，不得。见贵人，见。吉（格者，或阻隔不通之象也）。

命曰内自举，外来正，足发。（当落行字）者行。来者来。求财物得。病者久不死。系者不出。见贵人见。吉。

按：命曰之上，必当有象，下文称此，亦当有象。然而称命称此不同者，或当时所传之书不同，司马氏并存之，故其文法亦异。

此横吉上柱，外内内（此字当羨）自举，足胗。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系者无伤，未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百事尽吉（按：凡言此者，必当时有象而系之以词，今无象，特存其占耳）。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举，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环起。系留，无伤，环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百事吉。可以举兵。

此挺诈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数起。系祸罪。闻言无伤。行不行。来不来（挺诈者，中有馀也）。

此挺诈有内。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数起。留祸罪无伤，系出。行不行。来者不来。见人不见。

此挺诈内外自举。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系无罪。行行。来来。田贾市渔猎尽喜。

此狐貉。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难起。系留，无罪难出。可居宅。可娶妇嫁女。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有忧不忧（外兆图作狐貉，谓厚而不辨也）。

此狐彻（《龟经》作狐微）。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系留，有抵罪。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言语定。百事尽不吉（外兆图作狐微，厚而中通也）。

此首俯足胗，身节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系有罪。望行者不来。行行。来不来。见人不见（凡足胗而云首仰者，或当皆为首俯）。

此挺（或落诈字）内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此字当讹）。病不死，难起。系留，无罪，难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不吉。

此横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难得。病难起，不死。系难出，无伤也。可居家室，以娶妇嫁女（《外兆图》曰：榆者，上弓也）。

此横吉上柱，载正，身节折，内外自举。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横吉上柱，足胗，内自举，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为人病，首俯足胗，有外无内。病者占龟未已，急死。卜轻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胗。以卜有求不得。以系有罪人，言语恐之，无伤。行不行。见人不见。

大论曰：外者人也，内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内者男也。首俛者忧。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胗者生，足开者死。行者足开至，足胗者不至。行者足胗不行，足开行。有求足开得，足胗者不得。系者足胗不出，开出。其卜病也，足开而死者，内高而外下也。

归有光云：此虽褚先生所补，存之可以见太卜之旧，但似秦汉间书，非三代书也。

煦曰：自“三月”以下至此，皆《史记》之全文，古占法也。《龟卜考》删去，今补录之，间释一二义，以备参考焉。

龟经

甲乙（金兆）正形云：甲乙象一，头高身旺足管，是为正当依乡之兆。否则拗乡，其拗处是动，详其爻占，断以吉凶（甲乙者，内之右，外之左也）。

丙丁（火兆）正形云：丙丁象丁，头足齐平，是为正当依乡之兆。否则为拗乡，其拗处是动，详以爻占，断以吉凶（丙丁者，内之左，外之右也）。

腰金甲乙（水兆）正形云：头平身直旺足管，如鹅眉覆月之状，是为正当依乡之兆。否则拗乡，其拗处是动，详以断之（内之后右，外

之后左)。

腰金丙丁(木兆)正形,亦如腰金甲乙同(内之后左,外之后右)。

上乡木兆(一名坐脉)正形云:宜如木形而活;根柱坚牢而粗,是为正当依乡。或头野,或头回,或头就,或身靠,或身空,看所占事情如何祷祝(龟占之法,先当以祝请者为准)。否则为拗乡,其拗处动也。

下乡倒龙(木兆名悬针)正形云:如上木兆同。倒龙者,如倒挂龙也,其形要活。又名悬针者,如倒挂针也,其形要直。二名总言直而活也。有云下木兆者,盖二兆者俱属木,其形无二也。否则拗乡,其拗处便是动,看其动而断之(按:此皆以拗者为动)。

兜才(二边俱是火兆)正形云:此卦乃水乡发火,故要头起身重足发,如仰月形,又如船载物形,故名兜才也。详其爻占,断以吉凶。

春灼后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后右。其后左者,乃下丙丁也(即腰金丙丁),是寅卯之位,故为木兆。前左者,乃上丙丁也,是巳午之位,故为火兆。前右者,乃上甲乙也,是申酉之位,故为金兆。后右者,乃下甲乙也,是亥子之位,故为水兆。

轻清者,细(或落而字)身静秀丽也(轻清,宜占脱事,宜求晴,不宜求雨。外兆图作身静而细)。

平者,头足无高下也(即《史记》横吉安)。

直者,不曲也,不斜也(平直,事须逢吉,平安无咎)。

伏者,头足垂下也(伏,凡事见迟难脱,亦难成,病难痊)。

高者,头易起也(高头小见,成,宜进身无咎。足高,宜财价高)。

低者,头之垂也(低头无气,身主迟滞,足无气价廉)。

野者,头向外,不回顾也(野难成,好脱,宜出,占吉不吉,凶不凶)。

就者,向内不背也(就,易成难脱,宜入)。

回者,头高而再转也(回,易成难脱,宜进)。

临者,头低也(低同占)。

戴白,头之白也(戴白,主体废,主孝服)。

垂者，伏也低也（低同占）。

纤活，反足而回换也（纤活，凡事皆吉）。

有情，回顾和顺也（有情，凡事吉）。

昂者，起仰也，高也。

痿，如水滴下也，浑蒙也（痿虽迟滞，宜占财田，占病主重）。

休囚者，蒙昧也（休囚，凡事不利）。

生我者吉，克我者凶（暗，作事暗损。按：此上或落暗之一解）。

旺相者，洪润明静也（洪，谋事有气。明，作事皆利）。

拗者，不依乡也（拗，凡事皆不利）。

乖违者，拗乡也（乖违，主事皆不利也。按：此上皆言首也）。

静者，六爻不动也（静，不宜求动，宜求静，只守旧）。

摺者，四叠也（摺，凡事转折，进退迂回）。

折者，断也（折，凡事不利，旺中有损）。

颠狂者，起伏大也。

枯朽者，休囚也（枯朽，凡事暴凶）。

衰者，无力细微也。

震者，大动也（震，有吉有凶，不能静）。

驿者，微动也（驿与健同，不宜守旧。按：此上皆言身也）。

豁者，喜也召也（豁，宜脱事，不宜成事，防走不宜止。外兆图作开发也）。

发者，大起也（豁同用）。

落者，足垂垂也（垂同用）。

滞者，足下重也（滞，凡事迟滞，不宜脱事。按此上言足）。

蕾者，如叠蕾也。绵，续也（蕾，下凶上吉。绵当另为一象）。

蛀者，如虫生木。昂者，欲上也（蛀，凡事不利。昂当另为一象）。

促者，摺折也（促与折同，凡事不长）。

纵横者，枝利也（纵横，驳杂不顺阻碍。兆颂图利作乱，当从兆颂图）。

窈窕者，进退之形也（窈窕进退，凡事未有一定）。

枝者，生枝也（枝，有吉有凶。按：此皆言足上之枝）。

浮者，微起也（发同占）。

脱者，发不管也（与落稍同，兆颂图作落也，枝下垂漏亦落也）。

铃者，平伏清欹而管也（铃，难脱宜成也。按：此当是胗字）。

管者，铃也（铃同占。此上皆言足，矜当作胗。兆颂图作矜者，管也，平伏而清也）。

漏者，落也，枝下垂也（落同占）。

刚者，坚也。齐者，平也（刚齐，无咎有吉。齐当另为一象）。

夹丝者，中破也（夹丝，凡事不利）。

拖者，枝生外也。

坠者，枝生内也（拖坠，能凶能吉，此上总言首身足三处之枝）。

推六神行法配入五乡飞换例

凡此法，阳月从甲乙数至壬癸，阴月从下壬癸至甲乙为例。

阳月，寅辰午申戌子。阴月，卯巳未酉亥丑。阳月，六神横看。阴月，六神横看。

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

甲乙青龙用事，雀勾蛇虎武。丙丁朱雀用事，勾蛇虎武龙。戊日勾陈用事，蛇虎武龙雀。己日螣蛇用事，虎武龙雀勾。庚辛日白虎用事，武龙雀勾蛇。壬癸日元武用事，龙雀勾蛇虎。

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

甲乙青龙用事，武虎蛇勾雀。丙丁朱雀用事，龙武虎蛇勾。戊日勾陈用事，雀龙武虎蛇。己日螣蛇用事，勾雀龙武虎。庚辛日白虎用事，蛇勾雀龙武。壬癸日元武用事，虎蛇勾雀龙。

照按：此法逢阳月之甲乙，则甲乙为青龙，丙丁为朱雀，此顺行者也。如逢阴月之甲乙，则甲乙为青龙，丙丁为元武，此逆行者也。其甲乙丙丁俱于一折分之，如吴中卜法，腰金兜财所分者是也。

总论：古传《龟经》，不知谁氏所作，与《史记》大同小异，更若简

便。又与外兆图相类,然亦互有出入。至所列腰金兜财,又与吴中之卜分子父财官者相同,俱兼日月而论。可知吴中之卜自古流传,亦必各有所据,非泛然者也。三书之中,皆分首身足而论。大约身者,事之干也,贵平直而刚健,洪润明净者,吉也。或摺折乖违,衰拗枯朽,及夹丝拖坠,纵横促漏,皆凶也。首者,事之始也。首平直高昂,回就有情者吉也。忌浑蒙沥淲,低伏临野,及俛垂戴白者,凶也。足者,事之终也。开豁发扬浮脱,阳之类也,动象也。胗管落滞,阴之类也,静象也。宜动宜静,各有所喜,故吉凶亦异。枝生于上下者也,首身足皆有之,然亦有宜有不宜,因事而论可也。又有内已外人,内男外女之分,《史记》多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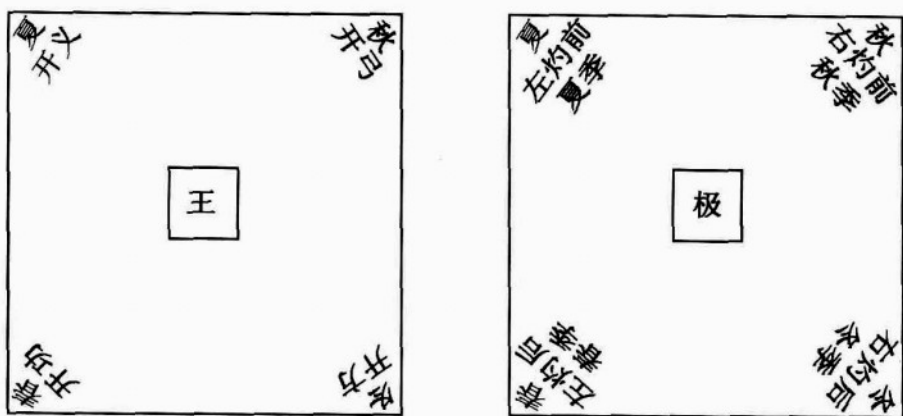


卜法详考卷二 前人例辨

全氏三图

(《龟卜辨》曰:此出全氏赐,未知其所从来,亦未知是否。依所撰具此)

方位图一



《周礼》:卜师掌开龟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义兆,四曰弓兆。

全氏曰:开龟者,开龟之下体,去其外甲而存其下甲,中有横直之文者,以卜也。下甲中有直文者,所以分左右阴阳也。横有五文,以分十二位者,象五行也。去其上下不可以为兆,可开凿而焦以为兆者,上下各四也,故曰四兆。

又曰:凡灼龟,以四时分四体。《三礼图》曰:春灼后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后右。

又曰:四兆者,开方之四象也。以四象而兼五行之十干,四体静,逢日之干为动。

又曰：四体十干，西北为首（此处少“先灼后右为冬位，十干壬癸”十一字）。亥月开壬，子月开癸，丑月朔后开壬，望后开癸。次灼后左^①为春位，居东北。十干甲乙，寅月开甲，卯月开乙，辰月朔后开甲，望后开乙。次灼前左为夏位，居东南。十干丙丁，巳月开丙，午月开丁，未月朔后开丙，望后开丁。次灼前右为秋位，居西南。十干庚辛，申月开庚，酉月开辛，戌月朔后开庚，望后开辛。

煦按：此即开龟之四兆也。盖龟之下甲，其上下直文名曰千里路。其横出者，共有五文。上一文斜出而抱首，下一文斜出而抱尾。此二文不可开，所可开者，其中三文所夹之二平处耳。翻转下甲，向上而视之，其在左者皆移而右，故为丙丁之火位。其在右者皆移而左，故为甲乙之金位。若正其龟形而论，则丙丁者，寅卯也。甲乙者，申酉也。内除正中之一画为腰金，则可刻而占者，腰金之上方下方而已。此两方以中直文界之，故有四象。

兆颂象图二

冬灼后右，四兆开方于西北。地支亥子兼丑，天干壬癸兼己。

三兆	玉食		玉不食		瓦食		瓦不食		原食		原不食	
	从		违		从		违		从		违	
五兆	雨	之雨	雨	之雨	雨	之雨	雨	之雨	雨	之雨	雨	之雨
	△	△	△	△	△	△	△	△	△	△	△	△
	雨	之霁	雨	之霁	雨	之霁	雨	之霁	雨	之霁	雨	之霁
	△	┐	△	┐	△	┐	△	┐	△	┐	△	┐
	雨	之蒙	雨	之蒙	雨	之蒙	雨	之蒙	雨	之蒙	雨	之蒙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雨	之驿	雨	之驿	雨	之驿	雨	之驿	雨	之驿	雨	之驿
	△	∩	△	∩	△	∩	△	∩	△	∩	△	∩

① “左”，库本作“右”。

		雨	之克	雨	之克	雨	之克	雨	之克	雨	之克	雨	之克
		八	丨	八	丨	八	丨	八	丨	八	丨	八	丨
四兆逢日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乙		乙		乙		乙		乙		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戊		戊		戊		戊		戊		戊	
		己		己		己		己		己		己	
		庚		庚		庚		庚		庚		庚	
		辛		辛		辛		辛		辛		辛	

春灼后左，四兆开功于东北。地支寅卯兼辰，天干甲乙兼戊。

三兆	玉食	玉不食	瓦食	瓦不食	原食	原不食
	从	违	从	违	从	违
五兆	蒙之蒙	蒙之蒙	蒙之蒙	蒙之蒙	蒙之蒙	蒙之蒙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蒙之驿	蒙之驿	蒙之驿	蒙之驿	蒙之驿	蒙之驿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蒙之克	蒙之克	蒙之克	蒙之克	蒙之克	蒙之克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蒙	之雨	蒙	之雨	蒙	之雨	蒙	之雨	蒙	之雨	蒙	之雨
	一	八	一	八	一	八	一	八	一	八	一	八
	蒙	之霁	蒙	之霁	蒙	之霁	蒙	之霁	蒙	之霁	蒙	之霁
	一	フ	一	フ	一	フ	一	フ	一	フ	一	フ
四兆 逢日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乙		乙		乙		乙		乙		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丁		丁		丁		丁		丁		丁	
	戊		戊		戊		戊		戊		戊	
	己		己		己		己		己		己	
	庚		庚		庚		庚		庚		庚	
	辛		辛		辛		辛		辛		辛	
	壬		壬		壬		壬		壬		壬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夏灼前左，四兆开义于东南。地支巳午兼未，天干丙丁兼己。

三 兆		玉 食		玉 不 食		瓦 食		瓦 不 食		原 食		原 不 食	
		从		违		从		违		从		违	
五 兆		霁	之霁	霁	之霁	霁	之霁	霁	之霁	霁	之霁	霁	之霁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霁	之蒙	霁	之蒙	霁	之蒙	霁	之蒙	霁	之蒙	霁	之蒙
		𠂇	一	𠂇	一	𠂇	一	𠂇	一	𠂇	一	𠂇	一

	霽	之驛	霽	之驛	霽	之驛	霽	之驛	霽	之驛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霽	之克	霽	之克	霽	之克	霽	之克	霽	之克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一
	霽	之雨	霽	之雨	霽	之雨	霽	之雨	霽	之雨
	𠂔	八	𠂔	八	𠂔	八	𠂔	八	𠂔	八
四 兆 逢 日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丁		丁		丁		丁		丁	
	戊		戊		戊		戊		戊	
	己		己		己		己		己	
	庚		庚		庚		庚		庚	
	辛		辛		辛		辛		辛	
	壬		壬		壬		壬		壬	
	癸		癸		癸		癸		癸	
	甲		甲		甲		甲		甲	
	乙		乙		乙		乙		乙	

秋灼前右,四兆开弓于西南。地支申酉兼戌,天干庚辛兼戊。

三	兆		玉	食		玉	不	食		瓦	食		瓦	不	食		原	食		原	不	食
			从			违				从			违				从			违		
五	兆		驿	之	驿	驿	之	驿		驿	之	驿	驿	之	驿		驿	之	驿	驿	之	驿

[illegible]

《周礼》：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玉兆，璽罅如玉，属阳。瓦兆，暴裂如瓦，属阴。原兆，拆裂如原田，阴阳杂也。

郑氏曰：其象似玉、瓦、原之璽罅。

全氏曰：原者，田原也。亢暘为旱，则田龟拆。瓦者，瓦分也。毁瓦为块，以观其拆。玉兆者，玉裂则文微也。

又曰：玉兆者，金兆，金不裂而玉裂，故言为玉。瓦兆者，土兆，土不裂而瓦裂，故言为瓦。原兆者，水兆，水不裂而原裂，故言为原。

《玉藻》：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注：钻之以观其所拆，若从墨而拆大，谓之兆广。若裂其旁岐细出，则谓之璽拆，亦谓之兆璽。璽也者，器破而未离之名也。

煦按：《玉藻》，则玉兆者，有璽而未拆者也，玉之拆然也。瓦兆者，小拆也，大拆则开矣。原兆者，若田原之拆，拆之大者也。此三兆者，止分拆之大小微盛耳。

《洪范》：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注：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为水。霁者开霁，其兆为火。蒙者蒙昧，其兆为木。驿者络绎不属，其兆为金。克者交错有相胜之意，其兆为土。

《左传》：哀公九年夏，宋公伐郑。秋，晋鞅卜救郑，遇水适火。服虔注：卜法横者为土，立者为木，斜向经者为金，背经者为火，因兆而细曲者为水。

全氏曰：五兆，五行之体色。曲为水，锐为火，直为木，圆为金，横为土，是谓五体。

又曰：如雨者为水，如霁者为火，如蒙者为木，如驿者为金，如克者为土。雨霁，易知也。蒙者，如明而不昧。绎者，联属而不断。克者，小大相攻伐。绎霁为吉，蒙为不显，雨为不舒，克为不胜。然事相宜者，有吉道存焉。

又曰：春开功兆。功，积累之象也。木从土渐，故其体直。夏开义兆，义利之和。火从土蓄，其体锐。秋开金兆，其体为半规者，金

从革之象也。冬开方兆，其体半矩，水土之分，方为曲也。煦^①按：半规，圆而不周者也。方为土，曲为水，方为曲，即谓半矩也。此又合四兆五兆而言之，藏土于中而论之也。雨之霁，则一曲一尖者是也。雨之蒙，则一曲一直者是也。此合象也。

外兆图三

（其上皆当有图象，故谓为图）

轻清者，言身静而细也。曰平者，无高下也。曰直者，不斜曲也。曰伏者，首足垂下也。曰重者，亦低伏也。曰高者，首起也。曰低者，首垂也。临者，首亦低也。曰野者，首外向而不顾也。曰就者，首内向而不背也。曰回者，首高而再转也。曰戴白者，首之白也。曰纤活者，动而健也。曰有情者，回头也。曰昂者，首起也，仰也。曰沥淒者，水下渗也。曰休囚者，枯朽也。曰蒙昧者，暗不明也。曰洪润者，明静而泽也。曰拗者，乖违也。曰摺者，叠也。曰折者，断也。曰颠狂者，起伏之甚骤也。曰衰者，细微也。曰震者，大动也。曰豁者，开发也。曰发者，大起也。曰落者，足垂也。曰滞者，足重也。曰蕾者，如叠蕾也。曰蛀者，昂上也。曰促者，摺折也。曰纵横者，枝乱也。曰窈窕者，进退也。曰枝者，生枝也。曰浮者，微起也。曰脱者，落也，枝下垂漏亦落也（漏当为一象）。曰矜（当作𦵏）者，管也，平伏而清也。曰夹丝者，中夹也。曰拖坠者，枝生于内外也。曰桥者，下弓也（自此以下，《龟经》无，《史记》有）。曰榆者，上弓也。曰横者，平也。曰柱者，平（此字当讹）也。曰挺诈者，中有馀也。曰狐络者，厚而不辨也。曰狐微者，厚而中通也。

凡兆言吉者，高仰旺相，洪润明健，纤活有情，矜管平直，圆实刚震，轻清浮发，豁静回就，皆是也。凡兆言凶者，低伏临垂，脱落而漏，蒙昧而暗，沥淒窈窕，纵横摺折，夹丝拖坠，休囚乖拗，枯朽颠狂，衰野滞蛀，戴白而出，皆是也。

① “煦”，库本作“谨”。

以上《史记》司马褚氏传，又全氏方位兆颂外兆图说，所传皆败龟之事。以下则悉录全书本文。全用生龟，与《史记》《龟经》异。

杨时乔全书新定《龟卜辨》

（此皆出于六经《周礼》，汉《龟策传》及近日季氏、全氏所言者，而为之辨，诚知臆度，然亦不相远也）

杨时乔曰：龟蓍千载神灵，圣人重龟蓍，致龟蓍之道。或传自古得之，儒生有可征。及谓卜官，以吉日剔，取其腹。又嘉林左胁书文，江人得龟见梦，杀之家不利。宋元王卫平梦龟杀龟事，可谓道听不经者也。且不指《易》中神物，与定吉凶、成亶亶者，可见古道不传，六经不明。即作史传，号博闻者如此，其它可知。此世衰道微故也，所以详辨于后。^①

龟策自伏羲神农黄帝，唐虞夏商周并重。

昔者圣人龟蓍并重，或谓龟蓍之法，不知起于何时。观舜言龟蓍协从，唐虞之前皆有之矣。又谓伏羲始造龟卜，神农始以蓍筮，亦臆说也。观《说卦》定吉凶，成亶亶，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大乎蓍龟之说，则卜筮之法，已备于伏羲之世，神农唐虞夏商周皆尊重矣。

生龟

季氏曰：龟，天下神物也。龟龙麟凤，谓之四灵。满尺二者，能知天道，故王者得之，以为大宝。观《大诰》言宁王遗我大宝龟，则一龟世世以遗子孙，何如其重也？圣人好生之德，洽于人心，庸忍杀至灵之物乎？唐李华作《卜论》，盖已有疑于此矣。况龟世所难得，必皆杀之，将何以待后卜乎？又曰诸侯之国，犹有守龟，大夫之家亦或居蔡，未闻其以死龟卜也。况孔子之序《易》，咸称蓍龟之德是也。此一说也。又有曰龟本至灵，能自咽息不食，最寿，出即世瑞，岂有

^① 此节文字，库本移在卷二之首。

剥杀而贡之理？亦岂有龟之灵明而可以剥杀之者？是一说也。又曰龟灵物也，以其神灵，以告人事体。三正曰天子龟一尺二寸，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夫龟重其大者，取其久而善知也。龟千岁尺有二寸，故禹贡九江纳锡大龟。锡者，得上命而后进之，不敢轻也，故曰纳锡。传曰龟千岁，巢芳莲，旋卷耳，处嘉林，伏丛蓍，三千六百岁而终。盖极其六六之数也。此一说也。即此三者，圣人尊重生龟，可见非败龟，断也。

煦按：季氏、杨氏据为生龟，不过据《大诰》中宁王遗我大宝龟一语耳，不知尺二之龟最不易得。宁王时，九江之贡幸而有此，故以为大宝龟也。国家之事，如丧祭之类，岁时皆有龟卜，然皆用小龟。至于大贞，乃国家不轻有之事，故宁王时，藏此大龟，未有用处。至于武庚既叛，国之安危系焉，事孰大于此者？故以宁王所藏之龟取而用之，而谓为宁王遗我也。今必谓所遗者为生龟，然则《周礼》所云取龟用秋时，攻龟用春时。攻也者，剥杀而治之也。若龟而生矣，何攻治之有乎？《周礼》龟蓍二事，礼官详备如此，亦岂后人之伪作乎？至于居蔡之说，亦因其物至灵，物死而灵存，悦其灵，非悦其生也。若生而画藻于桮，画山于节，龟遂以为真山真藻乎哉？夫九江之龟既为贡赋，则岁岁必进可知，岂须之旷代得大宝龟，然后贡乎？将国家岁时之卜，复何所须用乎？至龟千岁巢芳莲，旋卷耳，处嘉林，与元王龟梦之说，皆信耳而不经者也。夫人之生也，谓之为人，其死谓为鬼神，亦重其灵而已矣。

开龟

《周礼》：卜师掌开龟之四兆。开即分明之谓，卜师明辨乎四兆。郑氏谓开其占书亦可。若刘氏谓将卜则开龟之下体，去其外甲也（按：杀而藏之，上下甲犹全也，临用始去其外甲耳）。龟有外甲，乃以物为甲，所以护龟而藏之也（按：若是护龟之物，又何必以甲名乎）。故卜时即开其外甲，非谓龟之甲也（按：此说以刘氏开龟之下体为正）。

视高(视即眡字)

刘氏曰：视龟之高者而凿之。高即中心之直文，即洛书中五之一，所谓太极者是也。即所谓中央土者也。又曰中有直文，所以分左右阴阳也。其左右阴阳，所谓四象阴阳太少也，即所谓水火木金者也。又曰横有五文，以分十二位，去其上下不可以为兆可开而燠者，左右各四（按：此即龟身自具之四象也），故曰四兆。此即中五太极为主，而以左右阴阳太少水火木金者。太极主中即土，以四象即水火木金，皆为占，即《易》四揲之义也。故国大贞卜，立君则视高作龟，大祭祀则视高命龟者，盖作命皆重中直文，所谓太极为主者。非君国大祭祀，不作不命者此也。

定墨

古者卜龟，史先定墨，以其墨定于龟甲，龟甲直文即是也。各有位，凡占即以所占事定之于位，上下左右阴阳，即 \wedge \bigcirc 是也。所谓坼也。郑氏谓上仰下俯，左倪右倪，阴后弇，阳前弇，凡十二位。刘氏又曰分十二位，去其上下不可以为兆可开为燠者，左右各四，故曰四兆。

窃谓直文即太极，在其上下，亦本为兆，未尝不用。特以大贞卜，立君卜，大祭祀，则于此定墨。其左右各四兆则以四时分配，凡小贞小事皆用之也。此必古有法，今不可详，权依诸儒之说如此。

爇契

《诗》曰：爇契我龟。又曰契者，木凿也，即今匠家木契是也。爇者，契之锐头也，又曰契，荆为之也，取锐头以灼龟，犹木凿也。季氏谓爇荆吹炽成之。郑氏谓荆为楚物，故《礼》谓之楚焞，置于燠炬以存火致烬，谓之墨。故曰扬火以致其墨。合此数说，则墨即木契锐头，灼火以致之于墨之上。自有灼败龟之说，而灼火扬火谓之燃龟，加龟墨之上，则大非矣。

灼气

既以所占之事以墨定之于位，即以木契稍薰龟以蒸其气（按：卜法相传，从无蒸气之文），然后视兆焉。故灼即蒸也。岂以火钻及龟骸而使坼哉（是未知龟甲逢火而自坼也）？盖惟生龟蒸气故灵，若钻龟骸使坼，此死龟也。死龟何灵之有哉（按：信如若言，则气之所蒸，亦何处得坼乎？无坼有何兆之可征乎）？盖灼龟即煇契^①，致墨即火也。若曰另有焦炬灼龟，则非矣。盖焦炬即灼荆契薰气，非别有火也（按：木契凿之而加之以火，恐龟之杀也更甚，此但执己见而不深思者也）。生龟以火蒸气（按六经《周礼》并无蒸气^②之说，此不信古而信臆说者也），犹之人久藏于室，出外则必以手磨，或用汤用火薰蒸其面容之气，乃可以占其气色，休祥灾咎。况龟久在闾（音药，闾，下牡也），含咽养息，非假契以火气蒸之，何以见其为雨霁蒙驿克哉（不有坼，何从见此五象？若火灼而致有坼，其龟尚能生乎？宁王所遗，尚能及后世乎）？此如灼艾，用火汤熨物之类是也。《洪范》言卜五，曰雨霁蒙驿克，此五气也，取五行之义。龟以气占，以灵以明，自有异常者。惟生龟为可见，即如先祖巽斋府君，言常见人家败龟，悬之壁间，每遇天气阴晴风雨寒暑，其气随四时，与方向方位有别，人常见之，而不知其异如此也（按：此则是败龟之果灵矣）。即药肆败龟板，亦或时有燥湿不同，即此言龟以气占可知也。若生龟则有灵气，乃所谓雨霁蒙驿克者，自润泽光活非常，可以为占兆者，死龟岂其能哉（信如此言，易坼字而为气字，皆执己见者也）？

观兆

郑氏曰：卜必先墨画龟，然后灼之，而以所坼之兆，正食其处为吉。此数言者明已，而蒸气之说则未及之。今合季氏蒸气之说言之

① “契”，库本作“气”。

② “气”，库本作“龟”。

(季氏之说有何所本？不信经而信后儒之说，圣经之失传厥有由也)，盖既以所占之事，以墨定之于位，即以其所占用煖契蒸其气，致于墨之上。以气所食之坼观其兆(气蒸矣，何从得坼乎？坼矣而龟不杀乎)，所谓我卜河朔黎水，我卜涧水东瀍水西，唯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唯洛食。河朔黎水，不食则不吉。涧水东，瀍水西，瀍水东，两处皆是洛地，则食者则吉也。食者，如口之食，即雨霁蒙驿克五气受蒸而入于内也(按：食者，侵入其分，与食之入口相似，非此之谓也)。季氏谓食与蚀同，谓可拂拭而去之，有似于蚀，未然也。全氏曰火之所灼，则墨因而形之，指木契言可也。至于形之所裂，则墨因而食者，其所谓形之裂，非龟形分裂也。乃其所定为薰蒸之气，从甲形而入之，有似于裂亦可也(按：形之裂，本言坼也。如此而言裂，安得有坼？若但云有似于坼，则古之圣人何乃谆谆言坼哉)。注：象谓史定墨者，凡卜以墨画龟，以求吉兆，乃钻之以观其所坼。若从墨而坼大，谓之兆广。若裂其旁岐细出，则谓之璽坼。璽音问，器破而未离之名也。夫蓍龟至公无私，故能绍天之明。卜筮者亦至公无私，故能传蓍龟之意。占兆以画先定于龟，则非虚心以待命者矣。而况雨霁蒙驿克之兆，不系于坼之巨细，而坼之巨细^①亦不遂为吉兆也，则定墨观兆之法是矣。而谓墨专吉兆，岂其可乎(按墨虽定之于此，而坼之食与不食则听之于龟，上论未当也)？

衅龟，乃慎重养龟。禳却不详，乃去其不详以护龟，非谓衅龟却龟之不详。

季氏谓《周礼·龟人》，《礼记·月令》，俱有衅龟之文。注以为禳却不详，此礼诚不可晓。《龟策传》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百茎，下有神龟守之。龟千岁乃满尺二寸，故蓍取六十茎以上，长满六尺即可用，龟得长七八寸即可宝矣。天生神物，永世常灵，岂有不祥？特其间有天时地利人事，气数不齐，所谓寒暑灾祥，不得其正，谓之不详者有之。此固有待于禳却之，禳却

① “而坼之巨细”，库本无。

之所以护龟，非谓龟有不祥也。至于衅龟之说，尤为不经（将欲非圣乎）。龟本神物，岂牲血所能衅之？观古者衅钟之说，乃衅其藏龟之物与其居龟之室尔，非所谓衅龟以求灵者也。季氏之说似明矣（按：衅钟岂以其灵乎？重其大物而已。衅龟之说当亦重其大物也，不可因褻却不祥之说，而遂谓龟亦有不祥也）。

体色灵兆

前《周礼》注郑氏之说，可以参考，未知然否？

千年神龟，或谓龟久不灵，弃去，乃小龟，而非古所谓龟。季氏曰意者世衰道微，地常爱宝，蓍生既微，龟亦远行，取者不能中古法度，则蓍龟多有不灵者矣。因是杀牲取血以衅之，取以假灵于血气耳（按：植物不假灵于动物，动物不假灵于植物，是体之定，性之正也。灵龟之性本具至灵，何待假灵于他物）。至《龟策传》则言用梁卵拔龟而灼，亦此意也。其曰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也。以为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祥，是当时未有衅也。然而卜已，皆弃去之，则待蓍龟何如是之轻哉（《曲礼》曰：龟策敝则埋之，何尝有弃去之说）？又曰神龟出于江水中，庐江郡常岁时贡生龟，长尺二，诸侯犹有守龟，大夫亦或居蔡，未闻其以死龟卜也。况经孔子序《易》，盛称蓍龟之德，而其法岂尽废乎？然则钻骸观坼之说起于何时，世当极否，人不畏天，暴君盖有恶卜不中，而烧龟扬灰者。圣人既不复兴，神龟亦遂不出。龟不易得，法遂不传。民间或钻小龟，自为一术，以诚推测，亦能前知，故遂相仍以为古法耳。《周礼》注所解，卜师掌开龟致墨，菴氏掌爇燠吹契，占人掌占墨占坼，是皆钻灼败龟之法也（既知《周礼》所言皆属死龟，何得又言生龟）。而命龟作兆，则掌于太卜。其所掌经兆之体百有二十，其颂千有二百，其书虽不传，而其意可想也。盖龟有十二月之兆，又乘之十干，如甲乙丙丁之属，则为百二十。又乘之以十事，如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属，则为千二百。后世所传龟经，尚皆本此，虽兆或异名，而龟皆用败，所未得者，《周礼》之所谓颂耳。然其见鄙猥，出于衰世（按：卜筮所传，皆

上古常然之事，至鄙极褻，不足异也。拘儒以文墨衡之，误矣。《周易》为圣人之经，尽有极鄙褻之事。《诗经》所载，尽有古人之常语，特自后世传之，遂以为文耳），就使果得《周礼》之颂，亦不过陈懿氏晋献公之繇而已。观汉时犹有大横庚庚之说，亦全无意义也（按：大横也者，当即是坼之横而大者，如横吉之象是也。汉文帝之卜原有大横庚庚之说），皆何足以语占哉？

《周礼》之言本明，《史记》褚氏《龟策传》不足尽信，后注《周礼》者遂以此为注则非。

《周礼》之说本明，特后世注解者以衰世杀小龟之事，借以注释，乃太史公《龟策传》亦信而谬传（太史公所传乃秦汉以上之书，谅非唐宋以下信耳之臆说也），褚氏传指宋元王，亦借道听妄证，其中所证，如视首之俛仰，足之开胗，身节之疆坼，内外之桥垂，则固观其所灼之坼也。而不复言史之定墨矣。以后世龟法，与《易》大相戾，故著其说以俟知者讲求云。

《大禹谟》《洪范》所言龟筮，乃以筮公己，公人、公天下之意。

龟筮大事并用，大事用龟，小事用蓍，卜以决疑，不疑不卜。《大禹谟》《洪范》谋诸志与心，参之佥谋，又稽之卜筮者，此见圣人之心至虚，无物不明。既不执一己之见，又不以人谋自私，而一听命于天，所以示天下之公。若谓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正谓己疑卜之，己不能尽信，人之不疑亦卜之，所以示天下之公也。

卜三龟，乃三人占三龟。

《大禹谟》龟筮协从，卜不习吉。《金縢》乃卜三龟，一习吉。又曰卜筮不相袭。夫谓之习者，重复之意。舜以龟蓍协从，则卜吉矣。又何待于重复哉？故曰不习吉。《金縢》卜三龟，一习吉。其谓三龟者，非谓三个龟，三次龟，乃立三人以相参考。三人中一人言吉，二人三人皆重复言吉，是为习吉，不必再疑，重求其为吉也。至于《洛诰》所谓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此岂习之谓哉？盖即一事，二地各分卜，不可以习言也。在舜卜禹而得吉，则不必重吉。此则卜涧水东瀍水西之外，

又卜灋水东,皆在洛地为皆吉,则不嫌于相袭也。故《曲礼》曰卜筮不过三,谓卜筮皆可以三为节,亦岂谓必期于三哉?然又曰卜筮不相袭者,盖以卜人筮人各有专职,故惟卜与卜袭,筮与筮袭,而以卜袭筮,以筮袭卜,则其法不相通焉。若卜筮互相为占,此则礼之所有,即龟从筮从之说也。

古者龟蓍并用,先蓍后龟则有之,至于大事卜,小事筮,非其义。

《礼》先蓍而后卜,《洪范》亦有龟从筮从。不言筮从龟逆者,盖互举而见也。至于大事决于卜,故曰大事卜。小事筮者,特龟则难而蓍则便,故有大小之辨。非谓大必于龟,小必于蓍也。以二者并占,则从龟从蓍,或卜筮互相推决,故各立官,《洪范》已明。或曰蓍为枯株,不若龟有灵性,故尤以龟为长,而小事则止以筮,殊未然者。何者?《易》以蓍龟并称,其德本无高下,大小长短,盖自俗传,而蓍龟遂分,岂惟以龟有血气之灵,蓍为枯槁之物哉?夫龟蓍皆取于占,其为吉凶一也。特以圣人不生,龟亦不出,而龟难蓍易,业亦异传。或必当时卜师之术远而深,筮师之术近而浅,推测各穷其术,而事之大小固亦殊焉。故大事卜,小事筮,礼家遂蓍为两用。若蓍龟之德,岂有大小之二哉?

《左传》以蓍数龟策,又以其词长短,初无龟长蓍短之说。

杜预注曰蓍数龟象,象长数短。孔颖达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虽龟之长无以加兹。以至理言,卜筮实无长短。今按献公卜骊姬,卜吉而筮凶^①。卜人曰筮之词所言理短,龟之词所言理长。故下文遂引龟词,盖取立骊姬一事,而非谓蓍龟有长短也。杜之纰缪可知矣。

龟卜蓍筮,皆示人以明心理,明事理并同。

余注《启蒙》,备言蓍虚一分二,挂一扚四,即明心理。有事稽疑,即明事理。蓍理蓍法备矣,特占断不传,难以稽考。乃若龟理龟法不传,尤无所考。今以坼之中,直文为太极,上下十二位分四象,

^① “卜吉而筮凶”,库本作“卜凶而筮吉”。

为四兆五行，亦备太极四象五行之理。示人以龟卜，明心理于静于常，稽疑明事理于变于动。明心理，即执中建极之旨。明事理，即稽疑，当为即为，不当为即不为，用静用作之旨，非独取事应一节而已也。圣人示人之意，微且详矣。此蓍龟所以并重也。惜乎蓍龟断法皆不传，而令天下后世贸贸，无以成亹亹开物成务冒道也。

占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

诸儒谓占主事之可为与否，即此则示人以当为与不当为者，当为即为之，不当为即不为，非独取必应验一节已也。注又曰以佐明其繇之占，演其意以示国家馀事之吉凶，使王修政以救之，则是以占教人。又欲王修政以救之，此皆卜筮开迷之意。迷开则知当为即为，不当为即不为。其于政事皆修，无阙失，无遗漏，其为教也大矣。此即开物成务冒道，成天下亹亹意也。故曰莫大乎蓍龟。

占主卜筮，后世分龟于卜，蓍于筮。

《洪范》卜五指龟，占用二指蓍，不当以龟蓍皆有五有二，又皆为《易》者。或曰《易》以占，筮尚占，故龟蓍并言。又据《祭义》曰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诸言，据此遂谓龟蓍皆《易》也。诸儒以《祭义》乃后儒所记，非圣人之言，亦或一说。而况首言建天地阴阳立为《易》，指蓍言，抱龟南面指龟言，各为说者也，未尝指抱龟为《易》也。又况龟占用《易》，卦爻何以起例？尤有难通者在也。又如贞悔本指易卦，不指龟，若全氏指龟中亦有贞悔，则又何以辨贞为正，悔为变动，尤有难通者在也。此其不可信也。

煦按：《洪范》卜五指龟，占用二指蓍，此确不可易者也。至谓《祭义》中抱龟亦以《易》言，其说似矣。未知圣人之用蓍龟，正以探讨太极中所含之几，有阴阳五行之妙耳。有阴阳五行，则流通变易之道具焉。宁龟而不具是理乎？龟中而不具变易之理，又何能有前知之妙乎？至谓龟占用《易》，卦爻何以起例，是欲于龟占推出卦爻，则泥而不可为也。夫贞悔者，主客应感之称，非正变之说也。宁谓龟之所卜，而遂无主客应感乎？此皆其泥而不通者也。

后世以小术代龟蓍，亦有验者，出于精诚所至，而实非至理（按：

出于精诚，便是至理。岂知龟筮之灵，皆天地至诚无妄之理所蕴蓄乎？其具灵之妙见下总论①）。

末世卜筮多用小术，或以鸡卜，或以虎卜，或以碁卜，或以紫姑卜，或以牛蹄卜，或以灼骨卜。其它掷钱听镜，相字观梅，望气闻声，求筮问筮，多因推测而知，然往往有灵验，此其故何哉？陆龟蒙曰季札以乐卜，赵孟以诗卜，襄仲归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仪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礼卜，其应也如响，无他，惟在精诚而已。精诚则能先知，诚则明也，因所感而触耳。故虽不法蓍龟，而神谋亦自相协，但非所以开物成务冒道也，故圣人重龟。

煦按：谓小术之验出于精诚，其说是也。精诚者，圣人之所以通于神明，契于元化者也。圣人之占卜，虽曰取灵于蓍龟，实取灵于精诚而已。盖龟蓍，皆天地至诚无妄之理所蕴蓄而生者，精诚不至，有用龟蓍而不验者矣。故夫龟蓍者，圣人假之，以积精致诚，而通于神明者也。何云非至理也？如谓不待精诚，全靠蓍龟，则未知圣人用蓍龟之妙矣，得是道也。如上所卜，奚往而不验哉？至云精诚用于小术，非所以开物成务而冒道，将谓开物成务冒道者，全属之蓍龟乎？亦别有道存乎？如尚有道存焉，则舍精诚而言道，其又何以达天而尽性乎？甚矣，其未讲于圣人用龟蓍之义也。详具总论。

先王重龟蓍本于开物成务冒道，示人以洗此心，神明其德，穷理尽性至命。自龟蓍失传，所以上无善治，下无明德，为古今一大界限。

古圣人谓莫大乎龟蓍者，又以己志定，人谋同，稽疑于龟蓍者，盖于稽疑中即明心理事理修政，故曰前民用，察民故，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斋戒神明其德，穷理尽性至于命，所谓开物成务冒道，神道设教明民者，此也。盖圣人以明道为学，行道为治，故重此。如得传，则理明学成，治行绩成，所以君能善世，士能善身，民受善泽。自此不传，愿治之君，志学之士，待治之民，所以不能此也。只取必于事为应验，何益于占也？故曰此古今一大界限，余不能不感慨。

① “其具灵之妙见下总论”，堂本无。

以上二十条内，谓生龟者，取神龟灵龟之义，盖古道实定论也。即龟卜占法不传，天下后世不知有此，亦无言此。然以此上明先王之道，为龟著明其神灵之德，辨后世剥剔久则弃去之诬，则亦至理赖之以存，天地间不可少者，特未成全书为可歉耳。将俟圣人在天子之位，制作礼乐者兴此焉（此上皆杨时乔《全书》所录^①）。

龟卜繇

《路史》：女娲乘雷车，鞬六蜚以御天，申祝词而牧，占之曰吉。词曰昭昭九州，日月代极。平均土地，和合万国。乃设云幄而致神明（此古龟卜之词也）。

《宋志》云：黄帝五十年秋，大雾三日，昼昏，黄帝以问天老，乃召史卜之，龟焦，史曰臣不能占也，其问之圣人。帝曰已问天老力牧容成矣^②。史再拜，曰龟不违圣智，故焦。

禹平水土，龟书出洛，乃叙九畴，建立卜筮人。夏启既征西河，敬承继禹之道，乃立五庙。筮迁鼎，命大廉祭鼎昆吾之溪。《归藏》云，启筮徙九鼎，启果徙之，是也。而筮享于大陵之上，是为钧台之享。《连山》阳文，启筮享神于大陵之上是也。又筮于晋之墟，作旋台于水之阳，是以卜迁鼎，以筮占祭也。

张衡《灵宪》谓：仲康之世，姮娥窃药奔月。将往，枚卜之于有黄，有黄筮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其大昌，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则事属渺茫，而辞涉傅会矣。杨用修曰盖尚仪占月之误，古尚音常，仪音俄也。

《路史》：桀时，褒人参耦，忠臣折口，磬龟无腹，蓍策日施，太史终古负其图，哭而去之，是卜筮之废由世衰也（施当为弛）。

《六韬》：文王问散宜生，卜伐纣吉乎？曰不吉。钻龟，龟不兆。

① “所录”，堂本无。

② “矣”，库本无。

数蓍不交而折。将行之日，雨镳车至轸，行之日帜折为三。此卜四不祥，不可举事。太公进曰雨镳重车，是雨洗甲兵也。按文王无伐纣之事，六韬非太公之笔，此后人之妄作也。

《史记》：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熊非羆，非虎非黑，所获霸王之辅，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竹书》：厉王奔彘，诸侯奉共和行天子事。十四年大旱，庐舍俱焚。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祟，共伯使诸侯求王子靖为宣王，共伯复归国于卫，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按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共伯以臣摄君，不求其嗣，天以旱警，不亦宜乎？太阳托言于厉，其旨深矣。

《论衡》：子路问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萑苇藁笔，可以得数。何必以蓍龟？孔子曰不然，盖取其名。夫蓍之为言，耆也。龟之为言，旧也。明狐疑之事，当问耆旧也。

《白虎通考》：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龟者，重事决疑，示不自专，诸侯龟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龟阴故数偶也。天子蓍长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阳故数奇也。龟之为言久也，蓍之为言耆也，久长意也。龟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见兆。筮也者，信也，见其卦也。筮画卦所以必于庙何？托义归智于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问之也。卜时西向，已卜退东向，问蓍于东方，面以少问长^①之义。皮弁素绩，求之于质也。礼曰皮弁素绩，筮于庙门之外。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不见吉凶于蓍^②，复以卜何？蓍阳道多变，变乃成。龟以荆火灼之何？礼杂记曰龟，阴之老也。蓍，阳之老也。龙非水不处，龟非火不兆，以阳动阴也。必以荆者，取其究阴也。礼三正记曰灼龟以荆，以火动龟，不以水动蓍何？以为呕则是也。蓍龟败则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袭尊者也。

三国管辂公明，少神颖，从利人郭恩学《周易》，意开发，论难逾

① “长”，堂本作“老”。

② “蓍”，库本作“筮”。

于师，分蓍布卦，言辄奇中，曰占卜非至精不能研其数，非至妙不能通其道。灵蓍者，二仪之明数，阴阳之幽契也。

晋郭璞景纯，好经术，博学有高才，少从涿河东郭公受《易》，得青囊书九卷，遂洞五行卜筮之术，京房管辂不能过也。然璞尚筮有卦名，而详卦与《春秋》异。辂无卦名，亦曰《易》占。顾称善《易》者不言《易》，是遵何法欤？

陆龟蒙曰：季札以乐卜，赵孟以诗卜，襄仲归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仪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礼卜，其应也如响，无他，固在精诚而已。

蠡卜，《春秋》又有杂卜，苏秦事鬼谷子，学终辞归，道乏用，行以燕人蠡卜传说自给。杂卜，《北户录》，卜之流杂书，传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鸟卜，虽不法于蓍龟，亦有可以称者。邕州南有鸡卵卜，番禺杂编岭表凡小事必卜，名鸡卜、鼠卜、米卜、蓍卜、牛骨卜、鸡卵卜、田螺卜、篾竹卜、鸡卜。史记灭南越时，越人勇之，言越俗信鬼，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乃令越巫立越视祠（视当为祝），而以鸡卜，上信之。

《博物志》：虎知冲破，又能画地卜，今人有画物上下者，推其奇偶，谓之虎卜。狼卜，狼将远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今猎师遇狼辄喜，盖狼所在，兽之所在也。故古之造式者，木用槐癭枣瘤，而以狼牙为柱，取其灵知也。

《玉策记》称鼠寿三百岁，满一百岁者则色白，善凭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诸卜不同，虽或有中，非正道也。若赵卜之祭地为祟，邹忌之千里诈卜，陈胜之卜而狐鸣，莽女之兆遇金水，郭璞之散豆取婢，乾夫之阳金诱聘，亦奸雄之诡计耳，何足道哉？

《墨子》言夏后开命大廉，折金作鼎，以祭昆吾之墟，使翁鸡乙灼于白君之龟，其兆曰蓬蓬白云，一南一北，一东一西，九鼎成，迁三国焉。夏人失之，商人受之。

史汤有臚行，天下之效之者，且百国矣。桀欲伐有汤而枚卜，筮

于《归藏》，得其荧惑，曰不吉，不利出征，唯利安处。彼为狸，我为鼠，勿用作事，恐伤其父。

《左》庄公二十二年，齐侯使敬仲为卿，辞，使为工正。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妣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下详观卦。

闵公二年秋八月，共仲使卜畸贼公于武闾，成季以僖公适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邱^①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下详大有。

《国语》晋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曰，胜而不吉。公曰何谓也？对曰遇兆挟以衔骨，齿牙为猾（注：骨所以鲠刺人。猾，弄也。齿牙谓兆端，左右璽拆有似齿牙，中有纵画，故衔骨在口中。齿牙，弄之象，谗口也），戎夏交捽（外内会，齿牙交，有似捽。捽，交对也），交捽是交胜也，臣故云。且惧有口，携民，国移心焉。公不听，遂伐骊戎。克之获骊姬以归，有宠，立以为夫人。史苏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晋以男戎胜戎，而戎亦必以女戎胜晋，其若之何？我卜伐骊，龟往离散以应我，夫若是贼之兆也，非吾宅也。离则有之，不跨其国，可谓挟乎？不得其君，能衔骨乎？若跨其国而得其君，虽逢齿牙，以猾其中，其谁云弗从？诸夏从戎，非败而何？既骊姬不克，晋正于秦，五立而后平。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犹尚有臭，必不可。弗听，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谓太子曰吾梦齐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太子。太子奔新城。

① “邱”，库本无。

僖公二十五年，春正月丙子，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①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下详大有。

十年，卫侯救郑^②，师于襄牛。郑子展曰必伐卫，故郑皇耳。帅师侵卫，楚令也。楚^③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姜氏曰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卫人追之，孙蒯获郑皇耳于犬^④邱。按敌之丧雄，我之利也。定姜之断卓矣。《易》曰夫征不复，利御寇，是其义也。

哀公九年夏，宋公伐郑。秋，晋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数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下详泰。服虔曰卜法，横者为土，立者为木，斜向经者为金，背经者为火，因兆而细曲者为水。今水兆南行适火方，故可伐姜。盈赵姓，姜齐姓，子宋出于商，故曰子商。宋，微子后。宋吉，故不可与战也。

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墟，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公亲筮之，胥弥赦占之曰不害，与之邑，置之而逃，奔宋。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窥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窞，乃自后逾。夫繇辞之占，托物以兴，其近忧也。卫公石圃^⑤之难，坠而折股，其如卜言何哉？

《史记》：高后崩，大臣遂使人迎代王，张武等皆疑之，愿称疾无往，中尉宋昌请大王勿疑。代王报太后，计犹豫未定。卜之，兆得大

① “阪”，库本作“版”。

② “郑”，库本作“宋”。

③ “楚”，库本作“孙”。

④ “犬”，库本作“太”。

⑤ “圃”，库本作“图”。

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天子也。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见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还报曰无可疑者,代王乃哭,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于是入未央宫,即天子位。按观此则太卜之繇颂,汉初犹存,后竟无传焉,何哉?

赵矜历襄城,客死邓州,官为敛葬。后十七年,子夹章始壮,自襄阳往求其丧,不得,野哭。再越旬,卜人秦谏为卜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贵,其墓值丑,在道之右,南有贵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实。明日老人过其所,问之得矜墓,直社北,遂归葬。按此兆繇最明,岂纯孝之感,神或告之欤?



卜法详考卷三 吴下卜书

吴中卜法^①

(此下诸说皆传^②于吴中卜者)

古史之卜,久已失传。一因周末秦汉时,游谈策士恶龟卜言吉凶,害其所为。一因高惠文景时,未暇稽考。一因武帝博求艺能之士,而邱子明之属射事颇中,后因巫蛊事发,或挟其龟卜以报其素所眦睚,百僚皆曰龟策能言,此龟卜之所以失也。自是以后,民家虽有传者,乃地不产龟,徒存其术。不数传后,古之繇颂渺无存矣。顾山龟不若水龟之多,而吴下产龟最盛,故其术犹有传者。三兆四兆五兆,虽或与《洪范》《龟策传》微有不同,而体色之辨,观拆之法,或亦犹存古之道也。礼失而求诸野,聊以景存羊之意云尔。

选龟

龟以大者为佳,小者不用。色以黄白明润者为佳,黑者昏暗者不用,藏久而枯朽者亦不用。龟之上者,有王相将判四种。板下近首,有二文抱首而斜出,若或二文直出,名曰冲天,是之谓王,其上也。其左右墙中各有一眼,名之为将,其次也。左有眼而右无之者,曰判。右有眼而左无之者,曰相。又其次也。此四种,皆龟之最贵者也。

攻龟

攻龟之法,去其甲,存其墙。

① “吴中卜法”,库本作“吴中卜法玉灵秘本”。

② “传”,库本作“得”。

刻龟之刀，制长四五寸，宽二三分，其厚分许，正中如斧形，而方其刃。

龟板之部位，正中一线自下而上直出者，名曰千里路。其横出者五文，上一文斜出而抱首，即前所云冲天而为王者。下一文斜出而抱尾，其中之直者仅三文耳。三文之中有二方，皆可刻划。东曰甲乙，西曰丙丁，正中一方旁连两墙，名曰腰金第一。直文之下，腰金之上，其横而方平者，名曰冲天。凡占惟此方为验。如止一事，则刻甲乙之左方而占之。二事，则并刻丙丁之右方^①而占之。三事，则占腰金之甲乙。四事，则占腰金之丙丁。皆刻之。五事六事，则并腰金下之横方，名曰兜财者而皆刻之矣。其刻也，必方之，故谓之方。

灼契

以炭屑一两，用铅粉三钱拌匀，以枣肉和而成锭，其粗如箸，其长三四分，如其方而止，名三一丸。每当灼时，既刻其方，乃以刻方之板向下，近肉处向上，视其已刻而透明者，用三一丸炙于火中，俟其通明，乃以三一丸置于刻划方形透明之上，横安而灼之。凡横文既刻之后，尚有六处亦须用刀刻之。前近上首之一义，其一也。后近下尾之一义，其一也。此外则近四足之四义，皆须以刀刻之，然后灼之。

选龟之法，先辨雌雄，从近尾之一义南^②旁，以二指平掇之掇而起者为雄，掇而不起者为雌。

其横文以甲乙略高于丙丁者为妙，丙丁高于甲乙者为劣。

灼龟之法，必五行全具焉。以碗盛水，置钱于中，用二木界尺架于其上，然后置龟板焉。刻者向下，而近肉者向上，以三一丸灼之。水为水，火为火，钱为金，界尺为木，碗为土。煦按当以火化者为土，此灼龟之五行也。

占龟

既灼之后，其龟板炸然有声，是云龟语。然后覆板而视之，即以所

① “方”，库本作“旁”。

② “南”，库本作“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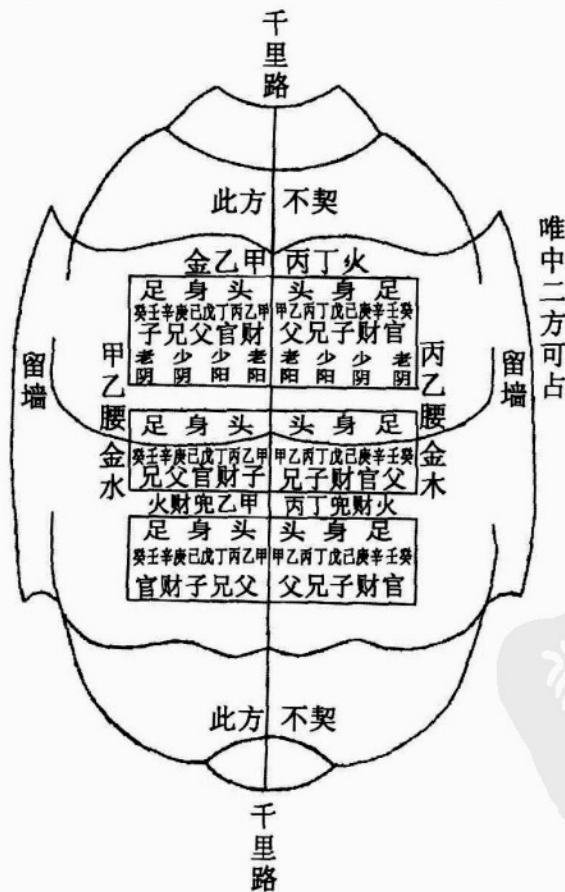
盛之水以指濯其刻处，必有坼焉。然后审其直横诸象，以占其吉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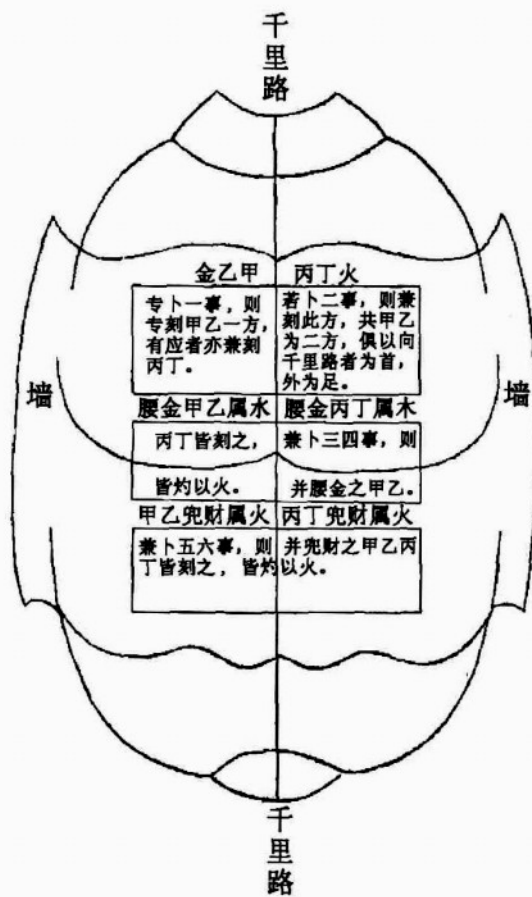
既占其坼矣，乃以绳约其坼处，以香火供之，必待三日而坼始复合。或有一日二日，而龟板仍复作声者，是犹有未尽之言也，须复占之。

又谓左右俱分子父才官，皆自千里路而分之。自内而外，或止有横文，亦未可知。因拟龟板画图于下。

其中方形皆刀刻之形也。盖龟板下原有黑膜一层，去其黑膜，始见黄白之板骨。

欲卜之时，先以刀刻方形于甲乙丙丁之上，去其外膜，然后覆转对真所刻之方，灼之以火，以观其坼。





玉灵秘本

（此吴中俗卜也。其书不免鄙俚，然其观兆之法，与三兆略同。其上下俯仰首尾之象，亦与《史记》《龟经》相似，或者先圣所传之遗制，犹未尽失也。姑存之，以俟博雅君子，亦爱礼存羊之意云尔^①。其鄙俚淆讹，亦颇多改定）

① “亦爱礼存羊之意云尔”，堂本无。

六神休囚吉凶论

青龙休囚宅虚喜，勾陈休囚田土失，螣蛇休囚不惹殃，朱雀休囚官事息，元武休囚益财谷，白虎休囚免哭泣。

五换观形势诀

诸形不可拘于位，众兆移来互^①换看。但要存心高着眼，其中祸福一般般。

其二

金木水火一般同，北可为南西可东。心变吉凶皆可变，理通祸福自然通。

详龟字样吉凶

龟中字样少人知，丝忽全凭眼力推。着意搜寻明祸福，纤毫不得有差违。

详网字样歌诀

轻清平直伏高低，野就回临戴白垂。纤活有情昂沥潞，休囚旺相扣乖违。静明洪润健蒙昧，摺折颠狂枯朽衰。震驿夹丝蕾豁发，纵横蛙足窈窕枝。浮暗脱矜拖管漏，实圆落滞坠刚齐。详龟字样君须记，凶吉凭斯仔细推。

煦按：此上诸形皆见《史记》。

甲乙腰金兜财

上甲乙属为金兆形，头高足管，旺相精明，正形卦，诸事吉。或若休囚蒙促折，化为破败，问何事断之（千里路中，共有三画。其中

^① “互”，库本作“五”。

画为腰金，腰金之上即甲乙丙丁，腰金之下为兜财。然腰金兜财，甲乙丙丁皆有之）。

腰金甲乙属水，头平身直足管，如蛾眉覆月正形，否则拗乡，其拗处详而断之。

兜财甲乙属火，要头起身重足发，如仰月形，若头足不过拗乡，其拗处看兆详断之（按：龟甲五文，去其上下二文，则宽平者有四处，而可刻者止腰金上下二处耳。上甲乙右上，即方兆图前左之位也。若覆龟板而视之，则在申酉之位，故曰金兆。腰金甲乙，中格如带者也。兜财甲乙，则在下如仰月者也）。

甲乙金兆章

（甲乙者，千里之左方也。在龟则前右申酉之位，故以
为金兆。后诗中凡言金兆金位，皆指甲乙而言也）

夫甲乙丙丁者，乃天神之名也，故借其名。甲乙者，本属木，申酉位西金宫，取金之义。其象悦静，洪大精明，是为正形。欲得兆形头高足管，身乡旺相，但以动处配其去就为用。观其形势，善恶缓急，休囚旺相，枝兆动静，断其吉凶，妙在心目之巧。

初爻甲乙为头（其子父财官，皆从金论），一名青龙，一名财神（申酉之位，以甲乙为财），若洪润诸事相宜，谒贵人吉，求财吉，其兆轻清，每事减力，设或高蒙，则前程有阻。倘或低蒙，则始终晦滞，常有逃（当作迷）闷。或低洪驿急，去求置货物，价廉，不宜脱货，则无价也。枝从此生，名曰坐头枝，不利也（谓打头便生枝也。初爻头为甲乙，六爻足为壬癸。其丙丁庚辛，以次安排，唯三为戊，四为己，此一拆而分之者也）。

二爻丙丁，一名朱雀，一名官鬼。若动主，文书口舌，官事相系。有枝，内外公私，各有阻隔。若平静轻清，则有拦截之患。科举功名，健旺生枝，必有大贵。若有蕾，有贵人扶持（蕾如花蕾，结于边旁者也）。

三爻为戊，属螣蛇，一名祖父。大畏蒙滞，则诸事不吉。洪润清

健，生气颇佳，得贵人之力。田蚕旺，坟宅兴。

四爻为己，属勾陈，一为祖母。其色宜驿，带轻则诸事速。或坚直稳中吉，不宜蒙昧，昏沉不明之象。凡戊己两爻，号为父母宫（在中者也）。大利洪大旺相，育物无穷，生气不绝，不宜枯朽蒙昧促折。如衰处生枝，化为破败五鬼，凶害非常。

五爻庚辛，名曰白虎，一名兄弟。此神未尝有吉，不宜动，主比肩不和。若动旺生枝，则奸邪盗气，刀兵相击。又不宜蒙昧，蒙昧则疾病相攻。或休囚则阴少不安，驿则破财。只宜平静清秀，自然贞吉。

六爻壬癸，名曰元武，一名子孙，一以为足。大畏蒙，蒙则盗贼奸气相凌。脱则不宜，成则有碍（谓占成事也），终不利。发动如幡脚者，失脱非轻，常主小人嫉妬，有忧不成也。只喜平伏清秀，谓之足胫，上吉。倘或头足落，凡事始勤终怠，占病应迟（后无力也），老阴大凶（足落也），少阴血气不和（与足近也），无咎。或食积疽痍，少阳防惊（与头近也），再^①看身分如何。且要本音纯美，身宫窈窕，进退欲速，未达之化^②（据老阴少阴少阳之说，此又当分为四段。以头为老阳，足为老阴，近头之丙丁戊为少阳，近足之己庚辛为少阴。观本文足落，则曰老阴大凶。下文云头伏足起，老阳病者亡，为头伏也。老阴患者忧气未苏，无咎，为足起也。下又云头直足直身直，朱雀白虎大动，此中段近头足之二处动也。下便曰少阴遇之，脓血之灾。少阳值之，疮痍之悔。可知近头足二处为少阴少阳。按全氏《开龟四兆》注谓：十干四体，静逢日之干为动）。

头直足直，戊己震动（此则当中而动者，若人心然，故曰邪气相干），更带蒙昧，则邪气相干（中心动也）。

头伏足伏，多生忧愁，诸事不和，疾病者亡，行人不至，论诉失理（此头伏足伏而中直者，若中起则为桥矣）。

头伏足起，行人速至，老阳病者亡（头伏也），长男在外得病（与


① “再”，库本作“更”。

② “化”，库本作“兆”。

头近也),或食气所伤,老阴患者忧气未苏,无咎(足起也)。暴病者身旺吉(足起也),促动凶(头伏也)。如停货物,得遇大利(先衰后盛也)便脱(谓货易脱也),无气价钱不平,有忧不成,先凶后吉。

头直足直身直,朱雀白虎大动(为日干支所冲也。然既曰头直足直身直,而下云朱雀白虎大动,或此二处独起,故以为动,亦未可知。盖以戊己为身,其在中者亦直也),则有官事户役相牵(朱雀所主也)。少阴遇之,脓血之灾(白虎动也)。少阳值之(皆指动处言也),疮痍之悔(朱雀动也)。以此为例,当自胸中有见,一一难尽言也。

形像字样

 甲乙(上)腰金(中)兜财(下,甲乙丙丁皆有之。甲乙以平直为佳,腰金如覆月为佳,丙丁如仰月为佳)。

甲乙

(按此言甲乙金兆之一方,故其首皆向千里路,上面所画之形,未能尽合,存之以为触类之一端可耳^①)

—— 甲乙身平万事宜,六爻平静任施为。前程稳许凶成吉,一路滔滔福自随(此当为平直之象,如上形则为足管矣)。

—— 又:甲乙身乡一字形,头高足管事皆成。身乡更若无摺折,稳许超名达帝京(《史记·龟经》所谓头高足管也)。

—— 又:甲乙头高足又低,前荣后辱岂相宜? 有头无尾皆因此,求福求财初限宜(头为始,足为终也)。

—— 又:甲乙头低足又豁(谓开去也),病人占此必凶危。纵然得命家财破,鬼录抄名信有之(上象不似,是为足管矣)。

—— 又:甲乙身乡旺中低,谁知吉处便逢危(以逢日之支干论,

^① “可耳”,库本无。

谓正值支干，是之为旺，而此处反低也）。虽然得运成家计，终有无穷横事随。

䷇ 又：甲乙头中下累彰，虽居旺地亦非祥（此下累当在甲乙之下）。六爻下累多非吉，此卦名凶可细详（凡枝皆宜上不宜下）。

䷉ 又：甲乙身中上累生，头垂足落岂相应。须将前后相兼看，旺相生枝事有成（短而圆者为累）。

䷇ 又：甲乙身中下累生，漏财破产患相临（此累当在中）。更兼首尾无旺气，名利难成祸患侵。

䷉ 又：甲乙足上乱枝生，或上生兮或下生（斜出为枝，直生为木）。皆非喜兆须深记，上者为灾下者速（此上皆言累也）。

䷉ 又：甲乙丙丁俱发动，文书官印正高强（财官两动）。更兼后段如前段，不用狐疑总吉祥。

䷉ 又：甲乙戊己庚辛动，求财则吉病人凶（父兄两动）。积久成灾连讼滞，占财得此必盈丰。

䷉ 又：甲乙壬癸爻中动，名为破财风吹柳。须知作事多迁变，一事无成万事忧。

䷉ 甲乙诗断：甲乙身平占岁稔，头高足管事皆成。脉穿问病因神庙，三起枝侵主斗争。

䷉ 头高足落：甲乙头高兼足落，始勤终懒事难谐。更若身官多窈窕（细微也），难成易退细推排。

䷉ 头伏足起：头直足直身震动，更带昏蒙邪气干（此二句当另为一形）。头伏足起人来速，老阳主哭老阴安（与前戊己震动同义）。

䷉ 头伏足伏：头伏足伏多忧滞，久病须亡人不至。三直白虎朱雀摇（雀克虎），有忧不成终得利。

䷉ 头直身直足发：金形带火不须疑（火克金），行人即日便须归。占病定然胸膈满，婚姻二姓不相宜。

——坐头枝：金兆生枝头上摇（金兆即甲乙也），北阴有欠及天曹。痰精壅盛疽疮疖，发热身疼似火烧（此头上出枝者）。

ㄣ漏身枝：金兆生枝来漏身，怪梦相侵绶系亲。腰疼腿痛连绵发，交关托事更无情（此中出下垂者）。

ㄣ足发枝：甲乙古来忌足发，足漏终身财难获（足出枝下垂者）。假饶脱货也财轻，久病迁延难保活。

ㄣ朱雀枝：金兆生枝朱雀位，旺神见责并土地（六神分阴阳之月轮转）。先亡遗下口愿多，赛酬灶君未为喜。

ㄣ两枝上下相夹：甲乙穹穹生两枝，经求名利百般迟。四通八达方为吉，服讼连绵病不宜。

ㄣ枝纵横身拗乡：金兆纵横拗为滞，公私进用皆不利。堕胎毒药病难医，贿赂比肩多妒忌（此上言枝）。

——头无气头低：甲乙头无气，求谋难进身。失脱难寻觅，亲姻未许成。

——头有气：卦象龙头旺，须观本体情。若还前后应，用事贵人钦。

——兄弟旺子孙衰：后应兄弟漏，身伴当变动（上曰兄弟旺，旺字当讹）。福德不加临，凡事须郑重。

——头动足迁：头动足还浮，求谋急不周。须防时有变，失脱总难求。


——身旺足垂：身旺足稍垂，急事也须迟。图谋多进退，散了又还疑。


〔箭发：箭发离弓，病者危凶。行人便至，大利从公。私商防损，营运难通。家宅不利，见贵差容。


〔离弓：最宜武帅，求官兴隆。打围防塞，决定收功。邪谋妄想，破败不中（同后）。


——巨龙游海（后同）：巨龙游海宜诏制，最喜求名无不利。


君子道长可求谋，小人道消难进遂。


 猛虎伏岗(后同):猛虎伏岗公干宜,君子求谋自有威(此形不可解,或有伏藏漏枝也)。若是小人多脱漏,暴灾久病定难医。


 龙口蛇口(后同):大为龙口小蛇唇,龙主升腾蛇主嗔。上短有财多吉庆,下唇若短定忧惊。


 坐头枝三起三伏:头上生枝名坐头,枝生在下漏财偷(三起三伏者,头身足三处也,不然则三起必有三伏)。三起为连事皆吉,三伏迟疑事必休。


 化龙形(后同):化龙金兆利朝京,作大功缘必主成(此形或所生之枝屈曲如龙也)。此象升腾多变化,邪谋妄想定遭刑。


 华盖形(后同):华盖形宜起造求,囚人遇赦罪原宥。百^①事遇之皆大利,病人得此定难瘳。

 金上立木(后同):金上立木土盖头,出郊必定遇蛇虬。谨防墙井桥梁险,行者难求病者忧。

 金中化水(后同):金中化水不宜婚,占者为当作后成(此圆中带曲形也)。公事假情终走泄,家中怪异伏尸存。

 金中变火(后同):金中变火不须疑,行人即日便回归(此图中带尖形也,有操持克去兄弟故也)。暴病变凶久病死,求谋用事有操持。

 居处作墙:甲乙作墙掩,问病必须难(此象恐讹,后有掩墙金、掩墙木。掩墙金,掩而圆也。掩墙木,掩而直也)。求财无气象,见鬼路中攀。

 金兆化水(后同):金兆化水身无力,举用求名财亦空。官事行人未发动,生产占之定有凶(泄气也)。

 仙人上马:仙人上马过桥形,宜占墓冢及邱陵(后有仙人

① “百”,库本作“诸”。

上马并过桥)。此卦求谋诸事吉,如占病者断非轻。

䷗ 双鱼形(后同):大鱼捉小鱼,作事首挽持(此当为两形,方有大小之分)。占身神愿大,急去问良医(同后诗十四句)。

✚ 穿心六害(后同):穿心六害祸非轻,家中家鬼取家人。罪业牵缠多蹭蹬,求财只听一虚声。

ㄣ 仰月形(后同):仰月大利上半年,望月求事亦新鲜(《史记》以为榆象)。下弦占此渐消灭,上弦遇此转团圆(上弦下弦则因所占之时而论)。

ㄣ 覆月形(后同):覆月之形头足伏,凡事难成多反覆(《史记》以为桥象)。病人久者必须凶,小儿惊搐难为哭。

ㄣ 金中火:金中带火,含笑端坐。官事无凶,病轻无祸(朱克虎也)。

ㄣ 沥水金:沥水之金,口里吟吟。但闻见说,不曾见成(泄气也)。

ㄣ 掩墙金:掩墙之金,系马之柱(此便是直形)。诸事急迟,缓则有误(前有甲乙作掩墙,当参看)。

ㄣ 金中木:金中变木,钱财满屋(金以木为财)。官事虚惊,病人便哭(此囚死之象)。

ㄣ 挂龙金形:挂龙之金,求财亦轻。切莫用事,枉费劳心(此与沥水相似,但多曲屈耳)。

ㄣ 头高足管:甲乙头高曲,足管便是福。进用身勇猛,身乡切忌促。

煦按:此上甲乙金兆,皆见于千里之左,前虽有腰金兜财,止两段耳。其下少腰金兜财,或与丙丁同占也。

丙丁腰金兜财

上丙丁属火,丙丁像丁,头足齐平,是为正当依乡之兆。否则拗

乡，其拗处详其祸福，断其吉凶（与下丙丁木兆，皆见于千里路之右）。

腰金丙丁属木，要头深足旺，蛾眉正形，否则拗乡，其拗处看动静，依经断之。

兜财丙丁属火，头起身重足发，如仰月正形，如拗乡，其拗处看兆象断之，论其吉凶。

丙丁火兆章

初爻甲乙乡，一名父母，属青龙木。须是旺相无动，洪大为佳。动者必致叨叠，文书更变。凡事见速，或带休囚，诸事艰辛，不宜蒙昧，蒙昧^①则贵人隐而不见。如轻细，停塌不利。病者受气于食，得凶。

二爻丙丁乡，名朱雀火，一名兄弟。不宜大动，旺相反吉成凶，故曰火炎而无水涛溶。总发而中间有折，凡事宜速，速中防损，得壬癸相应，则凶中化吉也。若得庚辛旺相，谓曰金中有水，亦谓庚辛化财，财旺不动，则兄弟和睦，动必有争夺。

三爻戊乡，螣蛇火，一为长男。刚明洪润吉，不宜折动，动则损财，失业亡家，用事欲速未达。平直吉，蒙昧凶。

四爻己乡，属勾陈土，一为长女，亦要明静坚直，不宜蒙昧，蒙昧则阴小不安。折动惊恐失财，休囚则子孙暴卒，凶。外事勾留，如有夹丝，则是伏尸乖气相搏，及官事鬼贼加侵，官讼失理，终讼不善。病者乃是气也，血气阴魂求解脱。驿者行人至，公私不利。

五爻庚辛乡，属白虎，金精也，一为妻财。此神虽凶，在火位不能兴祸。如若旺相洪润，则经求有利，公私两谐，谒贵吉，出入利，进用和平，更得壬癸相兼，旺相洪润大吉。不宜枯燥发动，若动则金火相形，其害必深。

六爻壬癸乡，在末足，属元武水，一为官鬼。须是圆实刚齐，如

① “蒙昧”，堂本无。

此者用谋望吉。如利如名，前程何忧不显。或带休囚，则是美中不美。若蒙昧，则官事户役相连。若发动，则盗贼奸邪所害，亦有非常不测之祸。出入防水厄，陆防盗贼，人灾岁歉。

忽生木支，截足在上，大利交关，更加父母妻财爻。洪润大益，见景而货之。或带休囚，如蝌蚪相似。占患者久病而死，亦防中风，痼疾则迟。凶中隐吉，或吉内藏凶。

水火支生于庚辛壬癸乡，与①柳穿相似。夏秋卜之，大利求财。非求财者，防家鬼相侵。春冬得之，则有水火盗贼之灾，更防失脱。头旺足直，身洪大轻动者，成脱尽吉（如脱货之类）。或带休囚，只有所失，不能用也。头旺直，身衰足发，更带轻脱则可也。成财不能，有始无终之象。常占有大难，主人口分散。先喜而后忧，先易而后难也。病者久而至死。暴病者有自缢伤亡为怪。常占口舌相形，讼失理，囚者出，行人在路有惊。涉江渡海，有风涛之患。陆行防贼伴交游。占宅是伏尸，占病要保重可也。

丙丁

（按：此言丙丁火兆之一方，故其首皆向千里路）

足——头 丙丁有气象如丁，滞折休囚定主惊。雀武两爻如震动，官灾盗贼事非轻。

——足无力形：丙丁足无力（足轻伏也），谋为不称情。散事多滞迟，求望莫殷勤。

——足行卦断：丙丁气象要如丁，事业功名总可成（凡钉皆直，须头足小为宜）。若是足爻俱有气，清虚高步遂前程。

——行断卦象：丙丁火象要分明，若不明凶祸侵。且看足乡无累促，旺财旺宅旺功名（既要明，又要足好）。

——断行六卦：丙丁甲乙头宜旺，势象丁形尾略微。尾若粗而头又细（尾但取有气），求名求利尽非宜。

① “与”，库本作“似”。

—— 初断另行：丙丁如丁抛烂地，全无摇动稳如山。求名求利般般吉，前去浑无一步难。

—— 另行：丙丁戊己当爻动（子孙也），正是狐疑进退关。却有贵人来作主，自家心地似波澜。

—— 名利：丙丁若直庚辛旺（财也），财禄功名尽可求。自然富贵家丰足，平地公卿到五侯（财旺生官）。

—— 另此行：丙丁壬祭爻中动，进步初安后必轻。若得头高前似秤，资财还许十分盈（水生木也）。

—— 丁形卦：丙丁切忌下枝长，生得虽奇亦不祥。不是漏财并散事，唯生甲下破为强。

—— 卦断正：丙丁六位要相宜，六位相宜始是奇。爻若盛时凡事吉，稍无旺气必灾危。

—— 卦形正洁：丙丁甲乙爻上累（上枝），文书有气贵人扶（上洁字讹）。占病天曹并善愿，后乡旺相尽无虞。

—— 洁断形：丙丁象丁爻上累，犹有人扶事可通。若生下累阴人阻，事事无成枉有功。

—— 另兆卦正：丙丁戊己上累吉，下累非祥切莫为。不是破财还败事，病人带血女伤随。

—— 正兆另洁：丙丁庚辛上累祥，财谷丰盈百事昌。下累若生君莫用，用时还更有灾殃（以上皆喜上累，不喜下累）。

—— 洁断通变：丙丁壬癸上累生，有力之人亦无用。下累生灾亦破财，卜之不走看休动（上下累皆不宜）。

—— 身动足发：身动足还浮，营求急不周。须防头上变，失脱总难求。

—— 丙丁自然形：丙丁洪润象如丁，头足皆直总举形。求官商利皆通泰，家宅丰盈人口宁。

—— 平静形体：丙丁象丁，头足齐平。五乡洪润，万事称情。

—— 木枝截足：木枝截足并坐上，交关大利看妻财。休囚或带如蝌蚪（生枝而屈曲也），吉内藏凶更莫猜。

—— 水火枝：水火生枝官鬼乡，似穿上下两乖张。夏秋占此多财气，若在春冬火盗殃。

—— 头高足直身大：头旺足直身洪大（以高为旺），更加轻重皆通泰。亦堪脱事亦堪成，若有休囚多滞晦。

—— 重丁卦（后同）：丙丁旺相喜重重，若带休囚定两凶。求得一双真罕见，不宜占病主丧重（此双钉也，后有父子两背）。

—— 金水形（后同）：金水形为伤本元，行人未至事难全。只宜迟滞不宜速，有始无终定可怜（旺水克火）。

—— 金火形（后同）：金火形为三起伏，前疑后缓令人怕。行人未至病人凶，公私双脱多虚诈。

—— 螣蛇形（后同）：螣蛇进退有交加，事胜之时枝扇牙。病有血腥多怪梦，官灾口舌乱如麻。

—— 四通卦（后同）：四通枝出弟兄才，只喜生枝辛上求。在下漏财无可有，弟兄生上定多灾。

—— 金上立木：头伏足伏坐身枝，反覆难成事必疑。行人未至病人哭，孕妇虽惊产贵儿。

—— 纯金卦（后同）：纯金卦在丙丁乡，火克为财岂不强。行人未至佳音至，时遇秋间大吉昌。


—— 失字形（后同）：丙丁最忌失字形，百事求谋无一成。枝上阳魂阴下鬼，多修荐祷病安宁。

—— 其二：丙丁最忌失字形，夫妻反目便无情。父子不和兄弟闹，一悲一喜两无成（此形或当有两穿）。


—— 金火形：父子两背金火形，夫妻反目事事缪。兄弟不和父子闹，悲喜忧愁两无就。


—— 箭不离弓（后同）：箭不离弓时势凶，不宜私事只宜公。

讼者须当防暗箭，功名大易小成空。


 扬旗形(后同):金中变火似扬旗,事为应速不应迟。脱货公行皆得利,不宜占病更防危。

—— 困鳅形(后同):六爻不动困鳅形,凡事宜迟速不成。头直足直兼沥淒(淒如滴水),久而变卖有升腾(此形或短而蠢也)。


 重金形(后同):两金重叠号重金,不利于公君子心。破屋坏墙兼伐木,贩金买铁利源深。

 猛虎伏岗(四见):猛虎伏岗,论诉有妨。提防险毒,旺处遭伤。最宜停塌,不利私商。行人未至,病者颠狂。


—— 鹑鸽驼铃(后同):鹑鸽驼铃庚发枝,行船坐贾尽相宜。祸消行人音信至,婚姻妻子带儿归。

 头高卦:丙丁头高,宜见英豪。梢如鹤尾,卷蜚好澡(鹤无尾)。

—— 叠丁卦:重叠丙丁,头足齐平。五乡洪润,家宅丰盈(前有重丁卦)。


 身起卦:丙丁身宫跌,作事多欠缺。仔细卦中详,黄金化为铁。


—— 乌鹊带箭:乌鹊带箭势终凶。见官求谒事难通。占病不久身还损,问利求名财货空。


 罗网形(后同):天罗地网卦乖张,囚系难离瘟疫殃。若得两头难控阙,喜而不喜害非伤(两头有缺则无害)。


腰金


(按:丙丁腰金在丙丁之下,即后左之位。覆视之为右,全以木论)


 腰金论:正形洪润皆为吉,爻象不从总是闲。枝若飞来察动静,于中元妙出离乡。

 木兆诗数：木兆身空不见财（戊己空也），行人未至干多乖。若还身靠头回转（原本落一句）。


 匙挑形：木兆象匙挑，举用多有忧。


 } 身空形：木兆若身空，失物求无踪。


 无根形：木兆若无根，秀而真不实。


 足虚头回：足虚头回，空失空回。


 风吹烛：风吹烛台形，无事也虚惊。


 义天义地：义天由自可，义地怕杀我。


 风摆荷、水漾荷、弄珠荷：风摆荷同水漾荷，弄珠三卦皆无准。向里向外细消详，干事托人终有损。


 腾上木：木兆腾腾，朝露泠泠。虽闻其声，不见其形。


 两鬼扶身：两鬼扶身，所求不成。提防抢夺，久病羸形（金乃木之鬼）。

 软桥若柱：软桥若柱，凶中有助。本体终衰，多凶少吉。


 黄兰形：木兆象黄兰，凡事但好看。春来方是吉，背冷秀而难。


 牛头火形：牛头火形甚凶危，行人被阻未归时（当是上义如两角而尖）。占病旺神岳庙愿，公私不久有伤悲。


 天井水：天井水兆最难论，水卦之中几不明。火候重铤以如此，交加紊乱莫经营（有讹字）。


 插花枝：插花枝兆喜中求，嫁娶阴人体态修。求利求名皆可


遂，身枯体弱自淹留。


 云梯独步：云梯独步绣墩同，利见英豪喜气浓。不利婚姻私与病，旺神吉急祸财空。


 杖鼓形：木兆化为杖鼓形，花酒丛中大事成。占病阴司有囚系，保襁土宫祠阴神。

 扫脚枝：木兆生枝来扫脚，望利求名有争夺。转肩借使快殷勤，婚姻不久生离别。


 帆箴形：木兆变形如帆箴，求利求名喜悦闲。两头着脉方为吉，若还控蛀喜难攀。


 梨生枝（措足）：浮木生枝难秀发，所为进退多阻隔（原失象，今补象）。更因摺折一般能，事事相从无一达（利字当是倒字之讹）。


 倒木无根（当是浮木生枝）：木兆已倒，足大无好。倘或无根，凡事难保。


 头回身空足轻（当是倒木无根）：头回身空足又轻，求谋相许未为真。成事求财空费力，立身见贵总虚名。


木兆金形


 木兆化金（当是回头足轻）：任人不着，所干不成。求财无财，行人未临。


 木横倒形（当是上化金）：木兆身横倒，无事生烦恼。占病十分凶，行人在路扰。


 此当是风摇正形。

 风摇形（当是上横倒）：木兆如风摇，枝兆内外交。用财防损失，求望只虚劳。


 倚壁形：此是倚壁卦，内外真可怕。


 独土：独土形如一，黄金土里出（土形当平直）。不问公与私，凡事皆可吉。


 三安：三安之形吉，田蚕大有成。

 三合：三合形，婚姻荣。开库店，事业成。

 乱丝形：乱丝形，无事也有惊。


 成林木：成林木，求财足。更进步，事反覆。


 倒龙身直形：倒龙身形，寻物自出。


 毛叶诗数并正形：毛叶因何为吉兆，象如平地插鸡毛。上丰下细头纤活，若卜功名定得高。

兜财

（按：腰金之下曰兜财，以上仰者为佳。左甲乙右丙丁，皆以火论）

 顺风船形：顺风船像利经商，病者占之久后亡。赴任官婚皆大吉，富而且贵寿而康。

 担肩诗断并正形：担肩头似画眉啼，足似鹤鹑尾带垂。雁阵排空如缩脚，身肥旺相事皆宜。


 缩脚诗断并正形：缩脚形如女画眉，鲫鱼上水要身肥。蚕头蟹足多如意，足发身衰大不宜。


变形总断


（按：甲乙丙丁，腰金兜财皆有之）


死鳅，困鳅（见前），鲫鱼戏藻，卧蚕食叶（见后），仰月（见前），顺风船（见前），覆月（见前），分头（或是龙口），分足（或是鱼尾），帆

簌(见前)飞鸟(后有飞鸟入林),蛛丝坠网,绞车,四通(见前),凡字,寿龟,鳖儿。


 漏身漏才:缩脚变形多不一,百般万状尽能为。其中妙在人心别,凶吉祥形仔细推。


 卧蚕食叶:卧蚕食叶最稀奇,缓缓求财事必宜。但得身肥并足管,莫教空断一场悲。


 撑门诗断并正形:撑门如棒要兴隆,似笋如针万事通(既曰撑门,或邪倚千里也)。屈曲短肥非吉兆,乱枝摧折货财空。


 金鸡独立:金鸡独立事难谐,占病原因上气灾。所干有忧眉上阻,罪因囹圄定难开。


杂断诗:子克母,下陵上。成难成,散难散。


 公孙同数:公孙同数,吉中有助。公讼被亏,最宜求利。

 背靠木:背靠木,徒碌碌。更进步,事反覆(此形当两直,或相倚也)。


 父子相负(火中莲):父子相负必参商,困处为亏旺处强。火中莲兆皆如此,内勾外连为祸殃。


 飞鸟入林:飞鸟入林午后占,行人速至即欣欢。倘若失时蒙昧损,事皆没兴有勾连。


 捩须出洞:捩须出洞卦所稀,最利头高戏小鱼。屈曲短肥非吉兆,纵横枝兆祸相随。


 新卦连旧卦:新卦连旧卦,未必是欢悦。

凡卦兆头仰为吉,头伏终须忧滞凶。静者应迟动者速,将成须看六爻中。


 乖异违形：头足乖违名拗乡，身中摧折不为良。夹丝破器皆凶兆，头足带白亦非祥。

 枝动形：有枝不若自无枝，有动不如无动时。凶变吉时由自可，吉变凶时莫去为。


 聚吉卦：健旺生枝犹吉利，精明洪润事多样。青龙有气何忧鬼，假使身衰亦吉昌。

 聚凶卦：枝兆纵横身忌枯，弟兄独发诈虚无。最嫌足发无收拾，长被头低事必非。


钓竿形

 甲乙丙丁两相同，婚姻刑克病人凶。官讼牵缠防盗贼，家中无事也惊忡。


金形化水

 甲乙丙丁两相同，成合婚姻无始终（占婚则甲乙丙丁同开，以甲乙为我，丙丁为彼）。家宅田蚕防水盗，官刑积杖病人凶。


金火纯金

 甲乙丙丁两相同，婚姻不吉病人凶。老阳病凶子孙比，行人信至利名空。


两乖形

 甲乙丙丁两同形，婚姻上吉怕难成。官讼他胜病阳鬼，火盗家中要禳星。

鱼尾形

 甲乙丙丁一样形，生产双生婿两成。阳不脱灾阴病死，功名不美水盗灵。

沥水金

 甲乙丙丁两相同，婚姻不久内房空（两相同者，谓千里左

右皆相似也)。阳宅阴人小口病,阴宅殡地水藏凶。

联占式

十 甲乙丙丁两相同,成合婚姻有始终。家宅田蚕多得利,迁官居葬永兴隆(此一卦对,洪润绵绵,上吉不揜之喜,或带休囚,美中不美。联占谓并占二事,故甲乙丙丁皆开之)。

欺祖卦

十 丙丁欺住甲乙头,求名求利事不同^①。停塌婚姻虚费力,如占疾病必多忧。

十 此卦宾来欺主,客窃主权,悖逆^②之卦,凡事叨叠。

自然形

—— 合婚两兆宜精巧,阳旺阴衰妻克早(甲乙丙丁同开)。阴旺阳衰定损失,两卦一样同偕老。

甲乙丙丁有情,鱼水相依,心齐福至,儿孙孝义,世代无危,人物不俗,上吉夫妻(两兆谓甲乙丙丁,凡用应爻者,则两兆同开,故言及婚姻)。

功名定位

—— 赴诏求官验正形,怪奇异路得功名。龙虎凤鹤侯王相,杂类兴隆郡县荣。

科举功名,加官进职,皆取官爻旺相第一(左官在丙丁之位,右官在壬癸之位)。功名卦,官鬼旺相,父母洪润,子孙休囚,上上(旺相休囚,以日月论)。

腰金正形


—— 金兆蛾眉掩月形,中低后起怪忧惊。狂枝坐首财多损,旺相依乡事事成(头足相似,六神不动,六亲不移,兆交杂依乡而断,多有变形,皆从此出,随形而断之。正形洪润皆为吉,爻象不从总是

① “求名求利事不同”,库本作“求利求名事不周”。


② “悖逆”,库本作“逆上反乱”。

闲,枝若飞来察动静,胸中有见实为堪)。


兜财正形

 水乡发火号兜财,仰月身沉喜事来。上面生枝重见吉,头低下漏定凶灾。兜财(二边皆火之兆)正形云,此卦乃水乡发火,要头起身重足发,如仰月形,又如船载物形,故名兜财也。


箭发离弓(同前)

 箭发离弓,病者危凶,行人便至,大利于公,私商防损,营运难通,家宅不利,见贵差容,最宜武帅,求官兴隆,打围出猎,边塞防攻,旺活兴隆胜也。上至公卿,中至刺史,下至有德大福之人,可以当之。妄想邪谋,其凶立至。


巨海游龙(同前)

 巨海游龙,宜占制诏文书,大利求名,吉无不利,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反此有凶横。病者危,有北阴愿,宜保守。过旬日方苏,讼中凶,行人到,停塌有财,出卖无气,捕捉提防走透消息(恐有血光之灾。此象如龙威德,利见大人。向上来望秋夏升腾,变异春冬,欲速未达)。


猛虎伏岗(此象不可知,同前)

 猛虎伏岗,公干宜艮方,宜山场古墓,察之可获。经商利往坤位,窑灶高原处,运用得利。其间防有比肩不足,小人脱漏,所干难成,暴病变凶,久病难治,停塌迟中获利,失时失本,散事宜向委曲则可,迟则终凶之兆也。

龙口卦形(同前)

 大为龙口卦,小为蛇口卦。下唇短有财,上唇若短有口舌。直下生枝,主漏财。坐头枝亦不利。三起者速为事吉,三伏者为事迟疑。谨防鬼贼交加,不许托人干事。占病者有愿非常。家宅啾唧,停塌失本,利见大人。

化龙形(此象不可知,同前)

 化龙金兆(谓甲乙也),利见大人,宜占朝京赴任,大官受

爵，拜将受封。祈祷天地，成大名利。救大苦难，立大事业。如龙威德，普济群生。如妄想邪谋，重重祸害。私者被获，公者得胜。经商得利，防有抢夺，保重可也。此象多有变异。

华盖形(同前)

䷇ 华盖形阴阳交媾，道合人和，贫人致富，富者必贵，文当拜相，武必封侯，女为妃后，罪遇恩赦，宜盖造屋宅，游古洞必遇神仙，诸事利。如捕捉盗贼，阴覆于阴，覆去处。商贾获利，水陆防危，保守可也。

金上立木(同前)

䷇ 金上立木，被土盖头，出郊恐遭蛇虎之伤，入室谨防墙栅之难。入船不可住于桥下，风雷不许饮醉于高楼。财防盗贼，穿井上倾。远处捕人，近处捉获。冤家债主，狭路相逢。病主死，行人未至，暗昧不明之象，宜谨守。

金中化水(此象亦不可知，同前)

䷇ 金中化水，则是水兆水支，不利姻亲，不宜占病，凶。经商有险，行人有病，公事走泄事情，官讼宜托重，家宅伏尸为怪。

掩墙木兆

䷇ 甲乙作掩墙，问病必须难(此或逼近千里而立也，前有居处作墙，前掩墙金)。求财无气象，见贵路中攀。

此卦行事主有阻隔，甚不可求名，举用出入并凶，不宜动土。经商路中有阻，病者大神太岁神煞，宜保。行人立至，不至则虚惊信至。凡事宜速，不可托人。产难有忧，却生贵子。保重可守。

金中变火(同前)

䷇ 金中变火不须疑，行人即日便回归。占病祸因胸膈满，求谋用事有掣持。

仙人过桥

䷇ 仙人过桥，寿山基地，必有左抱右转，形势微起，改变门风，一纪后必出神童异子。掘金井时，见异物古器，恐秽物见之，走

了秀气。得此卦者，六畜奴仆成行，亡灵超升，生人安泰，占病者凶。

仙人上马(同前)

䷗ 仙人上马，柳氏龟经曰上马卦形，凡占诸事吉，占病者凶。

双鱼形(同前)

䷗ 大鱼及小鱼，用事有搀持。占身神愿大，急去问良医。行人在路滞，求财宜谨之。提防比肩托，公私未可为。捕逃亡盗贼，有人报说知。占产生双子，婚姻大不宜。大鱼逐有力，小逐大力微(此当为两形，方有大小之分)。

穿心六害(同前)

䷗ 穿心六害形，占讼者有家鬼取家人，乡党唆搆，病者夜梦不祥，财物相系，罪业牵缠，不能解脱。功名蹭蹬，官长作威。经商水陆有阻，财事有虚华，家宅讼服不免，提防失脱，小口灾悔，岁占此象，四季之中，祸事重重，保守可也。

金兆化水(同前)

䷗ 金兆化水身无力，举用求名财亦空。官事行人未发动，如占病产十分凶。

仰月形

䷗ 仰月火，干事利上半年上半月，卦浑多晦滞，如在上弦得之，则所用日日圆成。下弦得之，日日消亡。散事应迟，成事欲速未遂。不宜占病，下弦得之，十死一生(消亡之象也)。

覆月形

䷗ 覆月形势，头伏足伏，事多反复，功名难成，病者阴气入腹，久病者凶，小儿得之，提防惊搐，急惊应迟，慢者必哭。

重丁形(同前)

䷗ 重丁形主父子兄弟同登妙境，功名双胜，求一得二。若纹爻旺活，则主重重之喜。或带休囚，则有两重所失，必有重事，不然有旧事相缠。又主比肩不足，更宜仔细推之。占病主有重丧，或病牵缠，保攘可也。

猛虎伏岗(三见)

䷔ 猛虎伏岗，论有所防，提防阴毒，旺处遭伤，最宜停塌，不利私商，行人未至，病者颠狂，大利出师，提防兵卒，应举成名，只宜守分安然，不利施为作法，谨之慎之，如行狼虎之境也。

鸛鸽驼铃(同前)

䷔ 鸛鸽驼铃，在庚辛爻发出支来，是财爻发支，财气旺相，大利商贾。停塌得财两倍，公干者主有人拦阻，占病有金神七杀为祸。安葬在水石之间，行人信至，公论有主张。婚姻，妻带子息来也。

金中有水

䷔ 金中有水，生于火位，伤害本元，弃旧营新之象。宜西南方求利见贵吉，散事迟滞中方散，成事不成，行人至，宜缓而不宜急，有始无终之象也(泄气也)。

金火形

䷔ 丙丁化金火，先迟后速之象，宜于西方。销铸打造金铁处求干，必有人转肩，借便得喜，占病卯日必死，行人至，公讼变脱。

四通卦(同前)

䷔ 四通卦，兄弟爻中发，主有虚诈，如妻财漏枝，主有漏失财物。占病有神庙中阴魂为怪，须是兄弟爻生下枝，财爻发上枝，互换为佳。方许四方，通达经营获利，官讼有鬼贼，亦主多事。求功名蹭蹬，有同辈搀持。行人惊险，凡事保守。

螣蛇形(同前)

䷔ 螣蛇卦，诸事进退，事胜处被人唆掇。老病者有血腥，阴魂怪，有梦为妖，经营冬宜北地，夏利西南，秋则向西，春归东路，仍防旺处遭伤，口舌如麻，谨慎为妙。

坐身卦(即坐身枝)

䷔ 金上立木，头伏足伏，事多反覆，行人未临，病者必哭，占孕是男，临产有惊，求名不遂，停塌无利，提防仁中不仁，美中不美。

纯金卦(同前)

䷌ 纯金卦,六神一同,六亲齐配,大利于秋,求名求利,施恩作福,婚姻和美,讼中得理,家宅清平,行人未至,自有佳音,吉无不利。

失字形(同前)

䷌ 失字形,必有散失,谋事不成,病者冤牵,枝在上是阳魂,枝在下是阴魂,有财物相系,作善荐悼,免致恚惶。凡事谨慎,仔细消详。

金火形(同前)

䷌ 金火相烘,火为羸,主父子不和,夫妻反目,兄弟争财,逆上反理之象。占财一得二失,问名无。占宅二三人病。

箭不离弓(同前)

䷌ 箭不离弓,乘凶恃势之象也。占讼有暗弓,病者有财物相系,夜梦不祥,求名只可以大易小,尚防搀越之难,利公不利私,行人未至。

扬旗形(同前)

䷌ 金中发火,似化为扬旗,家宅防水火盗贼之灾,最利于公,必有喜信,不利于私,性命相连,应速不应迟,脱货快利,占病不利,见凶。

困鰵形(同前)

䷌ 困鰵形只是本情,六爻不动,更兼凄沥,头伏足直,占市邑,目下无价,久远后才利。动必有变异升腾之象。凡事宜迟不宜速也。占病者必死。

重金形(同前)

䷌ 重金卦,宜破屋坏垣伐木,甚利小人,不宜君子所为,此阴毒之象也。过了艰难,方可遂意。却利兴贩金银铜锡等货,亦主凡事重重叠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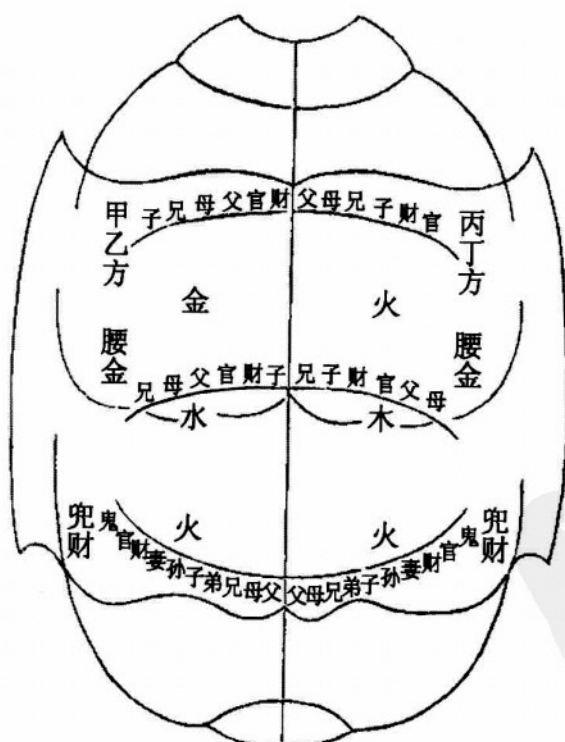
罗网形(同前)

申天罗地网，不宜占岁，年内必有瘟疫相缠。内防阴人妬忌，外有小人侵欺，占盗必来，囚系难出，两头略有空缺走透，问凶不凶，问喜不喜，问盗来不来，公讼理不理。

伤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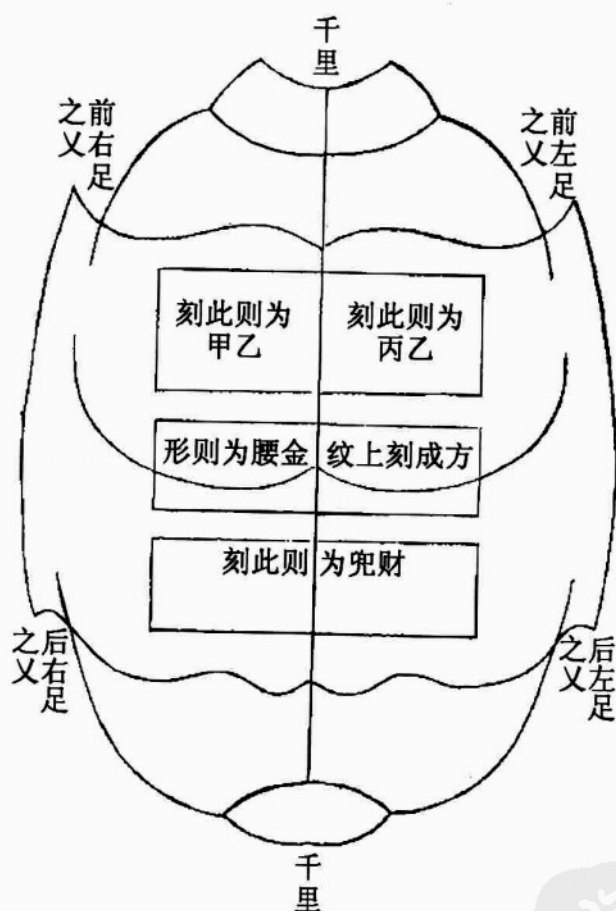
枝兆交杂为带疾，卦形凶势必形伤。枯朽定遭癆瘵病，两边无力不为祥。

三正卦



兜财要头起身重足发，如仰月形，又如船载物形，兜财之正兆也。

谨案①：上左甲乙金兆也，上右丙丁火兆也，中左腰金水兆也，中右腰金木兆也，其下则兜财之火位，亦左甲乙而右丙丁，俱以向千里者为头。其论十干，俱自甲乙头数至壬癸足。



腰金甲乙形作水论

- 〰 头高足低，事事不宜。 〰 头高足直，诸事利益。
 〰 头高足伏，人情和睦。 〰 头高足垂，莫信是非。

① “谨案”，堂本无。

- ㄣ 头高足管，求财必满。 ㄣ 头低足低，好事成非。
 ㄣ 头低足直，求谋可息。 ㄣ 头低足伏，小病便哭。
 ㄣ 头低足泛，丧事速办。 ㄣ 头低足落，诸事莫作。
 ㄣ 头细足垂，闲是闲非。 ㄣ 头低身仰，是非日长。
 ㄣ 头高足高，谋望虚劳。 ㄣ 头直足高，宜寻结交。
 ㄣ 头直足低，事不废机。 ㄣ 头直足直，求财利益。
 ㄣ 头直足管，财利货缓。 ㄣ 头直足摇，虚诈动飘。
 ㄣ 头低足管，正好忧疑。 ㄣ 头曲足曲，事多反复。
 ㄣ 头伏身高足后垂，官讼不可托相知。
 ㄣ 头伏身低足又低，病人官讼必迟迟。
 ㄣ 头直身滞足还落，官病无凶朋友托。
 ㄣ 头高身旺足又发，所谋行用皆脱滑。
 ㄣ 头高身滞足高飘，行藏必定见蹊跷。
 ㄣ 头直身伏足又伏，即利求财俱不足。
 ㄣ 头伏身起卦高稍，病者惊狂讼得招。
 ㄣ 头仰身高足又发，见贵求官必通达。

腰金丙丁形作木论^①

- ㄣ 头高足高，口舌多招。 ㄣ 头高足低，阴人是非。
 ㄣ 头高足起，诸事莫理。 ㄣ 头高足直，多施见识。
 ㄣ 头高足伏，官灾不速。 ㄣ 头高足滞，莫争闲气。
 ㄣ 头高足飘，诸事蹊跷。 ㄣ 头低足高，举用自劳。
 ㄣ 头低足低，无是无非。 ㄣ 头低足管，忧疑伤感。
 ㄣ 头低足扬，老病堪伤。 ㄣ 头直足直，官讼有力。
 ㄣ 头直足低，闲事莫携。 ㄣ 头直足仰，莫听水响。

^① “腰金丙丁形作木论”，库本作“此后当为腰金丙丁形”。

- 头细足细,求财莫去。—— 头大足大,家财破败。
- 头直足发,显利屋宅。—— 头直足飘,信息劳叨。
- 头伏身平足更平,求财求利可经营。
- 头高身低足后垂,利见官豪绝是非。
- 头低身旺足后发,脱事除忧讼无责。
- 头直身高足又湾,求官求事后艰难。

兜财甲乙形作火论

- 头直足仰,诸事吉祥,财货有利,官事无伤。
- 头高足高,官事多招,求财有利,病者俱消。
- 头直足直,占病不利,官事口息,求财少遂。
- 头直足伏,女病则哭,财货无利,官事全无。
- 头低足低,好事成非,病人见凶,财无官息。
- 头低足豁,财货利活。
- 头曲足曲,诸事不足。
- 头低足直,老病危哭。
- 头高足直,诸事利益。
- 头直身直足仰,功名利,求财有,官事不宜。
- 头低足飘,诸事蹊跷,求官杖责,老病难逃。
- 头高足仰上生枝,名成利就病者危。
- 头直足高下漏枝,件件多不宜。
- 头大足尖,求财莫贪,婚姻难就,功名未全。
- 头高身重足起,洪润旺相第一,休囚摺折,诸事不宜。
- 头直身直足尖,休囚破败病,洪润旺相吉。

兜财丙丁形作火论

- 头直足仰,婚姻吉祥,功名大利,占病无妨。
- 头高足高,官事多招,功名大贵,老病阳凶。

- 头直身足又直，无是无非，财官俱无，占病凶危。
- 头直足伏，财官皆无，功名不利，女病皆哭。
- 头低足低，好事成非，病者灾凶，名利不宜。
- 头高足豁，财利不活，功名大利，病者求药。
- 头高足曲，病人便哭，官事牵缠，功名不足。
- 头低身直足飘，诸事莫理。
- 头高足直，诸事利益。
- 头直身直足仰，官事刑伤，功名大利，财利平常。
- 头低足飘，诸事蹊跷。
- 头高足起上生枝，诸般皆吉病非宜。
- 头直足高下生枝，诸事不宜仔细推。
- 头大足尖，功名不全，求财莫去，占病迟延。
- 头高身重足起，旺相件件吉。
- 头直身沉足尖，财利不全。

分类诗断^①

晴雨(诗断身沉头重等歌^②)

身沉头重多飞雪，摺折交加雷电风。晴霁轻清蒙则雾，纷纷大雨出龙宫。

其二

洪大精明天必晴，交加枝兆定风生。昏蒙沥淅应多雨，目巧心通龟显灵。

阳宅

若卜迁移新旧基，最利头高戏水鱼。但恐枝生兼鬼动，身宫窈窕莫迁居。

① “分类诗断”，库本作“以下分类总断”。

② “诗断身沉头重等歌”，堂本无。

其二

若卜基地看身乡,身稳财丰有剩粮。足管才兴添十倍,蛇头开口主争嚷。

其三

宅逢头白及昏蒙,此有邪神占地宫。人若居之家道废,自然金宝渐消镕。

其四

甲乙为门首,丙丁是神堂,戊己中庭位,庚辛厨灶方。壬癸为沟壑,上下看低昂。洪润皆为吉,不动鬼神乡。枯燥枝交集,丙丁独发张。亲朋无阻碍,必定火为殃。

其五

甲乙坐头枝,门庭多是非。鬼魂财作怪,三代恐无儿。桥势来东畔,新旧两家基。外道有神祸,禳之方始宜。

其六

占宅音兆要相生,相克之时主斗争。来人与日皆如此,仔细推排此五行。

羽音不宜土形,征音不宜水形之类是也。大凡以光为宅,日辰为人,人克宅为吉,宅克人凶(光字误)。

其七

甲乙为林木,丙丁道路乡。戊己邱陵位,庚辛窑灶方。壬癸为池井,次第看兴亡。更与六神诀,内外两参详。

阴宅

健活生枝向阳利,身沉不动宜阴地。肥主豪强怪主淫,秀主才子多清义。

其二

安葬卜兆大元微,凶吉凭龟仔细推。一切皆由心目巧,时人熟读玉灵书。

其三

六神配入五乡中,阳月从头数至终。阴身之边逆如上,看何祸

位断其凶(此即前卷论六神之法)。

其四

卦兆来人与日辰,三边各属细推论。其中无土难为冢,匹配阴阳不可纯。

婚姻

占婚两卦要丰隆,头足相齐喜气融。两卦相悬并足断,孤儿寡女望门凶。

其二

合婚两卦宜精巧,阳旺阴衰妻克早。阴旺阳衰还损夫,两卦一样同偕老。

其三

两卦有情,鱼水相依。心齐福至,夫妇齐眉。子孙孝义,世代无危。人物不俗,上吉夫妻。

其四

占婚最紧问三堂,父子财官不可伤。父母公姑才是妇,官为夫主子为郎。

其五

枝兆交杂为带疾,卦形凶势必伤身。枯朽定招劳瘵病,两边无力不为真。

其六

甲乙洪润怕足豁,语言伶俐多聪达。相里无残成后生,分明好顶青丝发。

其七

若卜丙丁嫌足软,二边生疑有转变。官鬼生枝是病人,喉中有疾多哮喘。

其八

若卜木兆怕身空,更加蒙折在其中。媳妇虽然容貌好,娘家切忌有私通。

其九

卦变木兆怕头缩,胆气雄豪心性恶。劈面生枝宜急用,最有心

机难测度。

其十

上脉边占对倒龙，二边低足更堪言。再观上下无长短，琴瑟和谐至老全。

其十一

卦形有气怕足漏，伯母姑姨有般斗。不敬亲夫有外情，血气不和少清秀。

其十二

偷年改日头足起，身分清明无变异。面赤纷纷带紫堂，头男养得多欣喜。

其十三

问身最怕漏身枝，男女各宜腋气随。面带芙蓉身窈窕，房帟事紧亦多儿。

其十四

卦形相称足以直，势带发而主变更。婚后须当人口散，男行俱在别营生。

其十五

头高有气伏多滞，痿而无智酒才多。蹇断震动貌奇古，齿损带破面皮麻。

其十六

丙丁旺促主腹病，齿疏发黄多气性。不然目大色赤红，气疾时时有发定。

其十七

戊己洪润身广大，巧眉仁慈多体态。促动之时起血灾，脾气不和黄病疥。

其十八

庚辛洪润面方圆，色白多威快语言。久足相当多富足，相违血气脉疮联。

其十九

壬癸爻动女多淫，貌恶面乌有配音。若更暗蒙须再嫁，清明不

动洁贞心。

其二十

元武发动，其人黑色。多淫貌丑^①，立性不定。喜怒不常，有外情。其爻常在足，若低动，多泛滥少子，更蒙昧如遍野桃花，必非贞女。或再嫁者亦然。如足洪润清明不动者，是贞洁之女也。

论曰^②：古者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女子十四岁而笄，二十而嫁。盖取男女全体之象，合婚之法，审二姓之无伤，论五行之有气，其理一也。上可以继祖宗，下可以续后嗣，夫妻久远。卦形无异，然后乃灼，候其形彰，观其形势强弱何如。贵乎两兆丰隆，头足两称，乃大义也。必推三堂为要，上要推父母爻为公姑，中推财官爻为夫妇，下验子孙爻为嗣续。如妨公姑，无公姑者，女子必有疾，财官斗叠，是乃官鬼。夫妻琴瑟欠和，子孙蒙折，女多产厄，子孙落空，必无后嗣。枝兆纵横，必生异疾，或来历不明者有之。两卦相悬促断，男孤女寡，或有望门之愆，破财狼籍之患。其寿夭贤愚，貌颜善恶，百般情状，皆可推之。妙在心目之巧欤？经曰财爻为妇鬼为夫，不犯空亡终是吉也。盖合婚之法，理无十全，但得七八分为上吉，五六分为中平。妨公姑，无公姑者，则不妨。所忌媒妁饰言，本主偷年改月，不通女氏之名，以致卦形乖张，枯朽暗昧。贮处推之，初以观头为面部，丙丁为眼部，戊己为胸腹，庚辛为血，壬癸为手足，看何处动者（按：开龟四兆注四体静逢日之干为动）。辨验有无疾病，相貌妍丑，断其吉凶。两卦相似，洪润兴隆，上吉夫妻，则进选^③而不废。或有相亏，则斟酌而用之，不可一途而取，不可一例而推，略举数端，宜推识之。

求财

返上如烟凶祸至，三低胖换休临水。跷踦无象必遭殃，健旺生

① “丑”，库本作“配”。

② “论曰”，库本无。但库本有“人元婚姻章”作标题。

③ “选”，库本作“进”。

枝财倍喜。

其二

公干之财旺鬼爻，头平足管论多招。精明有气皆平稳，财位丰隆禄自超。

其三

公干之财鬼若衰，昏蒙静折事多乖。头伏身空财损折，白虎爻兴争讼来。

其四

求财切忌本身空，足起头低事不中。又怕枝兆相克战，千回见贵不相逢。

其五

一切求财财要旺，子孙爻旺十分财。弟兄官鬼不须动，白虎爻惊口舌来。元武动时防盗贼，休囚蛀折定生灾。清明旺相兼洪润，旺处生枝是福财。

其六

给赃索逋财二样，给赃须仗鬼旺相。索逋反此细推详，其余断法皆同上。

其七

开张店库事不同，足发头昂道路通。头直足落虽安稳，买卖迟延反不中。

其八

财爻为本身为地，兄弟爻为掌事人。白虎发兮多口舌，元武动兮生贼情。

其九(金枝克木)

欲问神龟求一财，身宫洪润十分媒。金枝便是刀砧动，身洪空亡惹祸胎。

其十

赌采斗胜，卦形稳震。头足乖违，疑狂蒙静。头旺身空，百无一称。三空震动，定中未胜。

其十一

占财须要探其情，恐有穿窬歹意人。贩卖公私并作伪，其中断法放图明。

田财

甲乙为种丙丁秧，戊己田邱是本乡。庚辛禾稼秋收位，壬癸冬藏仓库强。

其二

种田须看头身足，惟怕休囚兼折足。若然健旺及精明，管取一年多五谷。

其三

元武昏蒙兼沥淲，断定年中有水灾。丙丁乱动兼枯燥，大旱焦干从此来。

其四

朱雀白虎两爻动，其年可断有蝗虫。兄弟爻发斗垒者，因事交加到讼宫。

春蚕

占蚕健旺有春才，足大头尖是福媒。问祸皆依占病诀，庚辛发动主僵灾。

其二

一种二室并蚕妇，三是蚕身四筐足。五为茧子及抽丝，若问食叶木爻主。

龙为一眠，为种，雀为二眠，勾为三眠，蛇为四眠，虎为茧，武为丝。

出行

头野身空出外优，头回身就主归求。润荣象正多财宝，碎杂形乖定不周。甲己申酉最为头，乙庚午未不须求。丙辛辰巳何劳问，丁壬寅卯一场忧。戊癸不须逢子丑，时值空亡万事休。

其二

出行最忌往空方，身促枝横主路伤。甲己申酉来截路，日辰扶

克始相当。

其三

欲问行商何日归，须于干上察时期。心中明朗卦形震，陇头频听马蹄嘶。

其四

头纤足动身宫靠，行客思归可应期。头野身空足摺折，变迁他处未回归。

求官

进士求官及问名，卦爻健旺润洪情。头足相当官鬼旺，足开应变矜而成。

其二

健旺生枝就任升，休囚有患在中庭。子孙若动官难显，父母爻空职不成。

其三^①

卦讼求官验正形，怪奇异路得功名（皆取官爻旺相第一）。龙虎凤鹤侯王相，杂类兴隆孙子荣。

其四

灵芝木兆君臣会，异路功名封相位。举子黄甲有升除，三人同步丹墀贵。

胎孕

父母爻为孕妇人，子孙爻是小儿身。父母旺相孕妇吉，子孙旺相小儿荣。

其二

孕产成娩两不同，孕妇安而产室空。成卦只宜占孕事，娩爻可待产时通。

其三

休囚为阴旺属阳，胞中男女可分张。子落空房小儿死，父母空

^① “其三”，库本作“其三科举功名”。

兮孕妇亡。父母子孙俱旺相，小儿孕妇尽无妨。静则应迟动则速，限期祷祝日推详。

其四

巨龙游海凶中吉，猛虎伏岗吉内凶。头尖足映无殃祸，福德交加子必重。

其五

胎孕大利撻火枪，身光体滑无凶祸。财爻乱动促断凶，依法推之随处可。

词讼

我讼他人曰兴讼，他人讼我曰被讼。兴讼喜要官鬼旺，被讼却喜官衰用。彼此须观两卦中，两卦相似事和同。左边动旺吾先胜，右起丰隆他有功。

其二

讼言胜负分尔我，我讼他人官旺可。他人讼我官鬼平，若旺生枝定招祸。

其三

头旺身滞并足落，蒙昧之时图圈恶。两形相似一般般，必定迁延难解脱（凡词讼皆占二方）。

其四

身蛙虎动有虚惊，三乡皆损祸非轻。六爻不动足平直，公讼无兴门户清。

其五

偶然斗殴恶兴公，足起头低事不中。三形动旺防斗敌，两边无力总成空。

其六

见官不用插花枝，才插花枝被勘追。身复有枝生白虎，血光缠染带忧悲。

其七

木兆生枝来盖头，三邻门户有冤仇。暗中带箭交加发，进退缠

绵难罢休。

其八

身下生枝来漏身，留连牵惹别途侵。若还足管终难了，头抱官乡案吏嗔。

捕盗

捕盗须观官鬼乡，两边衰旺要分张。我衰他旺应难得，我旺他衰定是强。

其二

问赃必要看财乡，财动之时迁变赃。旺动必然当发露，休囚财气落空亡。

其三

旺处生枝并有蕾，定知报信有人来。休囚蛀折生枝起，走透难寻更莫猜。

其四

白虎旺动防抵敌，血光之患定无疑。若问其方看动位，甲乙居东依例推。

其五

前爻发动利于公，后象高强私却通。上下俱兴防斗敌，两边无力总成空。

其六

若问神财有走失，财安足管未能出。戊己生枝贼走亲，五乡精细谈虚实。

其七

头伏足伏贼埋赃，似有不发欲变赃。枝头高昂不能出，枝若低头在近旁。

其八

若问贼徒人物样，便把六神为貌相。推详木火水土金，便识住居并所向。

其九

大凡走失不宜占，诚恐宫司有滞粘。何故吉凶明不得，一人欢

喜一人嫌。

疾病

甲乙枝爻若发动，忧疑误食兼头疼。惊恐怪异从外来，寺观看花东方从。

其二

丙丁枝爻若发起，口疮赤眼并促气。若不失饥并食伤，咽喉有疾难医治。

其三

戊衰生枝兼有曲，脾家受喜防惊搐（其下当有己庚辛壬癸或遗亡也）。



卜法详考卷四 古法汇选

龟卜

古者龟卜之法，先须选龟。盖其体有俯有仰，有前弇有后弇，有左倪有右倪之别，其色有玄黄青白赤黑之别。盖俯者天龟，其色玄（《周礼》名灵属）。仰者地龟，其色黄（《周礼》名绎属）。前弇者东龟，其色青（《周礼》名果属）。左倪者南龟，其色赤（《周礼》名猎属）。后弇者西龟^①，其色白（《周礼》名雷属）。右倪者北龟，其色黑（《周礼》名若属）。

及秋取而杀之，至春而干，乃衅而藏之。卜时乃去其上甲，存其下甲。其下甲之外，有黑膜一层，临卜乃用契刀，于腰金之上—方中，刻为方形，去其黑膜。此外尚有六处，近上首之一爻，近下尾之一爻，并近四足之四爻，皆须用刀刻之。盖龟板之下，皆有横直之文，其正中直文通于上下，名曰千里。有此一文，然后有左阳右阴之别，横文约有五道，五行之象也。左右各五，天干之十数也。五文之空，左右约十二方，十二支之象也。上一文斜出而抱首，若或直出，名曰冲天，是之谓王，此最贵者也。其左右墙中有二眼者，其次贵者也。或左有右无，左无右有者，曰相曰将，皆贵也。下一文斜出而抱尾，其中平直止有三文，三文之中止有两大方，以中文界之，上下各四，以应四时。其中文为腰金，腰金之下为兜财。凡卜必在腰金之上—方，分为左右二方，左名甲乙，右名丙丁，其甲乙以金论，丙丁以

^① “其色青（《周礼》名果属）。左倪者南龟，其色赤（《周礼》名猎属）。后弇者西龟”，库本无。

火论，何也？盖覆龟而视之，甲乙虽属左方，以龟之正形论，则原在龟右。右，金方也，故左之甲乙为金。丙丁在右，而以火论者，南方故也。盖腰金上下之四方，分主四行。左之下，水也。左之上，金也。右之上，火也。右之下，木也。如以五行之理论，则各就本行而分子父财官。如照《史记》《龟经》所卜，则但论首身足三处而已。古者开龟之法必分四时，冬开后右，春开后左，夏开前左，秋开前右。今不论四时，皆开前之二方，然所开之一方亦必有上下左右，亦当因所开之时，而先开其方。《吴中卜法》，卜一事则开甲乙一方，二事则兼开丙丁。如两人共谋之事，或以己求人之事，则兼甲乙丙丁二方皆开之矣。三事则并开腰金之甲乙，四事则并开腰金之丙丁，五事六事则并腰金之下横，名为兜财者，亦开之。古法如止占一事，则视四方之略高者而占之，尤属极验。《周礼》所以有视高之说。将卜之时，又必五行全具，以碗盛水，置钱于中，用木界尺二，架于其上，然后置龟板焉。刻者向下，而近肉者向上，以三一九灼之，钱为金，界尺为木，碗盛者为水，炙者为火，成灰则土也，而五行全矣。火力既至，必有烟煤黑色形焉。忽觉咋然有声，其板拆矣。拆之所见，其中为身，逼近千里者为首，舒而向外者为足。然后观其身首足之俯仰平直，并其方位之五行，以卜其吉凶焉。又一法，专论五行，以别财官父子，而以旺相冲动论之。又一法，分为四象，而以衰旺论之。又或观其尖圆直曲平，而以五行论之（皆古法也），不可执一。

既占其拆矣，乃以绳约其拆处，以香火供之，必待三日而拆始复合，然后埋之。如不及三日，龟板仍复有声，是犹有未尽之言也，当再卜之。

三一九，炭屑一两，铅粉三钱，拌匀用枣肉和而成锭，其粗如箸，其长三四分，晒干藏以待用。用时以火烧之，待其透明，然后置于龟板之上，以灼之。

刻龟之刀形扁而方，约长五寸，厚二三分，正中如斧形，磨为刃。其拆分身首足三处而论。身者，事之干也。贵乎平直刚健，洪润明净者，吉也，或摺折乖违，衰拗枯朽，及夹丝拖坠，纵横促漏，皆不宜

也。首者，事之始也。其平直高昂，回就有情者，吉也。忌浑蒙淝淩，低伏临野，及俛垂戴白者，不宜也。足者，事之终也。其开豁飘扬浮脱，阳之类也，动象也。胷管落滞，阴之类也，静象也。宜动宜静，宜发宜收，各有所宜，故吉凶亦异。枝，生于上下者也，首身足皆有之，然亦各有所宜。蕾，则枝之短而微圆者也，若化龙，若华盖，若仙人上马，仙人过桥，鹑鸽驼铃之类，皆吉也。否则为上累，上累则非宜矣。又有内己外人，内男外女之说。女本内也，而谓为外，婚姻之女自外而入也。又有交易图谋，征战约请，婚姻来往，彼此相接之事，则甲乙丙丁二方皆开之，以甲乙为我，丙丁为人，停匀则两吉，一高一低，一强一弱，则一吉一否。

总断

甲乙(金兆)，其形象一，以头高身旺足管为正形。倘有不然者，是之谓拗，斯为动矣。拗者，身首足不相应也。

丙丁(火兆)，其形象丁，头足齐平，头大尾小，是为正形。有不然者，是之谓拗，斯为动矣。又头足乖亦为拗，又卦体静逢日之干为动。

腰金甲乙(水兆)，头平身直足管，如蛾眉覆月，始为正形。有不然者，是之谓拗，斯为动矣。

腰金丙丁(木兆)，宜头深足旺，蛾眉正形。有不然者，是之谓拗，斯为动矣。

上乡木兆(一名坐脉)，宜如木形而活，根柱坚牢而粗，始为正形。有不然者，是之谓拗，斯为动矣(此枝之下大上小者也)。

下乡倒龙(木兆，一名悬针)，如倒挂龙，如悬针，其正形宜直而活。有不然者，是之谓拗，斯为动矣(此枝之上大下小者)。

兜财(二边俱是火兆)，要头起身重足发，如仰月，又如船载物，是为正形。详其爻占，断其吉凶。

金以甲乙为财，丙丁为官，戊为父，己为母，庚为兄，辛为弟，壬

为子，癸为孙。又甲为妻，乙为妾，皆自首至足，分别论之。如不与正形同，是为拗动。

火以甲为父，乙为母，丙为兄，丁为弟，戊为子，己为孙，庚为妻，辛为妾，壬癸为官，皆自首至足，分别论之。如不与正形同，是为拗动。

水以甲为子，乙为孙，丙为妻，丁为妾，戊己为官，庚为父，辛为母，壬为兄，癸为弟，皆自首至足分别论之。如不与正形同，是为拗动。

木以甲为兄，乙为弟，丙为子，丁为孙，戊为妻，己为妾，庚辛为官，壬为父，癸为母，皆自首至足分别论之。如不与正形同，是为拗动。

分断

甲乙金兆

凡占首为事始，首若高昂仰起，则作事有势。身为事干，身若平直厚重，则作事有力。足为事成，足若振起高昂，则末后有势，然亦有宜有不宜。盖事至成终，乃收敛之地，则又以胷管低垂，伏临平直为妙。盖高昂仰起者，动象也。胷管低垂伏临平直者，静象也。宜动宜静，各有所宜。如占病，足胷者生，足开者危。行者，足开至，足胷不至。占出行，足开行，足胷不行。有求，足开得，足胷不得。系者，足开出，足胷不出。占病，足开而危者，内高外下也。

头仰吉，头伏凶。静应迟，动应速。外者，人也。内者，我也。外者，女也。内者，男也。凡头足乖违，身中摧折，及夹丝或如破器，并头足带白，皆非吉也。

头高足低，主前荣后辱。占财福，只初限为佳。

头低足豁，占病凶，又主破财。若身旺而低，则吉处藏凶。

头高足管身平，占岁大稔，诸事皆成。

头高足管，身乡勇猛，利于进用，最忌身促。

头高足落,主始勤终怠,更若身空窈窕,诸事难成(窈窕细也,身空即是旬空)。

头直足直而身动,更带昏蒙,占病主邪气相干。

头伏足起,占行人来速。占病,利女不利男。

头伏足伏,事多忧滞。占行人不至,占病凶。

头直足直身直,白虎朱雀皆动,诸事利,有忧不成(火克金也)。

头直身直足发,金形带火,行人至,婚姻不谐,占病胸膈满。

头若无气,求谋难于进身,失脱难寻,婚姻不谐。

头若有气,更得前后相应,主贵人扶持。

头动足浮,求谋不遂,失脱难寻。

身旺足垂,主事迟多,反复进退。

甲乙枝兆

《龟策传》曰大者身也,小者枝也。枝,旁出者也。又旁出而如花萼者,为蕾(所以有上累下累之说)。凡有枝不若无枝,动不如静。若自凶变吉犹可,自吉变凶则不宜矣。

首上生枝。高昂生枝则吉,诸事有成。垂伏生枝则凶,主有欠愿,多疮疖,发热身疼。凡健旺生枝,精明洪润,青龙有气,诸事皆吉。占讼盖头枝,邻人硬证。若横而生枝,大为龙口,主升腾。小为蛇口,主口舌。下短有财多吉,上短有口舌多忧。腰金而狂枝坐首,主损财。唯旺相可以成事。兜财有枝吉,头高足仰上生枝,名利成就,唯不宜占病。占婚枝兆交杂,女必带疾。健旺生枝,求财倍利。三起枝,诸事吉。三伏枝,事必迟疑。

首下生枝。六爻下累多凶,旺相亦不为祥,主漏财破产有忧,凶。兜财下漏,多灾。头直足高下漏枝,件件不宜。

身上生枝。高昂生枝则吉,头垂足伏生枝则凶。旺相生枝,多有财福。问功名,健旺生枝即升。占讼,官鬼生枝,必定有祸。健旺更不宜。占婚,枝兆交杂,女必带疾。官鬼生枝,亦多病。占讼,插花枝,被勘。若身上白虎生枝,主有血光之灾。丙丁上生枝,主有欠

愿。上下两枝参差，名利迟滞，多病讼，有孝服。四通八达如十字，乃吉。有枝，内外公私，多有阻隔。唯问名者必主大贵。若有蕾，主贵人扶持。枝兆纵横，诸事迟滞，公私皆不利。同人妬忌，病难医。若身爻枯朽，兄弟独发，主虚诈，不利求人。占天时，交加枝兆，主风。见贵，枝兆克战，难见。出行，身促枝横，途中有险。三起枝，主斗争。身上所生之枝，反大于身。为子克母，主下凌上，成亦难成，散亦难散。

身下生枝。下累多凶，主漏财破产，旺亦不吉。若首尾无旺气，名利无成，祸患相侵。漏身枝，多怪梦，腰腿疼，交关必遇无情。占讼，漏身主迟延，别有勾连。

足上生枝。乱枝，主凶祸灾迺。庚辛生枝，则奸邪盗气，刀兵相击。木枝截足，大利交关，得父母妻财洪润，大益。枝生于庚辛壬癸，似柳穿者，夏秋卜，最利求财。非求财，则家鬼相侵。春冬卜，有水火盗贼之忧，更防失脱。

足下生枝。下累多凶，旺亦不吉。乱枝，主凶祸灾迺。足漏为漏财，亦不宜脱货，久病迁延难治。

蜷须出洞，乃身折之形。唯头高及后若戏水鱼者，始利。屈曲短肥非吉，枝兆纵横则有祸。

甲乙变形

箭发离弓。利求名，最利武帅，大利公事，行人至，见贵亦宜。病凶，家宅不利。

巨海游龙。君子道长之卦，宜占制诏文书，大利求名，病危宜保守，过旬日方苏。讼凶，行人至。停塌利，出卖无气，捕捉提防走透消息，恐有血光之灾。秋夏升腾变易，春冬欲速未达。

猛虎离^①岗。唯利君子求谋。若公干，宜艮方，捕捉宜山场古墓，察之可获。经商利往坤方，窑灶高原处，运用得利。防有比肩不

① “离”，库本作“伏”。

足，小人脱漏，所干难成，暴病变凶，久病难治。停塌迟中得利。

化龙形。主升腾变化。大利求名。宜立大功，普济群生，利公不利私，经商得利，有搀夺。此象多有变异。

头上开口。大为龙口，小为蛇口。下唇短有财，上唇短有口舌。下枝主漏财，坐头枝亦不利。三起者吉，三伏为事迟疑。谨防鬼贼，不可托人干事。家宅啾唧，停塌失本。

华盖形。阴阳交媾，道合人和。贫者必富，富者必贵。最宜建造，诸事利益。罪囚遇赦，占病不宜。捕捉难获，商贾水陆防危。

金上立木。土又盖头，行人未至。病人有忧，财防盗贼。穿井土倾，远处捕人，近处捉获。冤家债主，狭路相逢。谨防墙井桥梁之险。出郊必遇蛇虬。

金中化水。占事迟当有成，不宜占婚，占病危，经商有险，行人有病，公事走泄事情。占家宅，有怪异伏尸。

金中变火。行人即归，暴病有变，久病必危，求谋用事，中有搀夺。甲乙掩墙，主有阻隔。不可求名，出入并凶，不宜动土，不宜占病，求财无，见贵逢于道路，经商途中有阻，行人立至，不至则虚惊信至，凡事宜速，不可托人，产难有忧，却生贵子。

金兆化水。身又无力，名利皆空，行人未动，生产大凶。

仙人过桥。占阴宅大利后嗣，唯占病凶。

仙人上马。诸事吉，更宜占坟墓，不宜占病。

大鱼捉小鱼。占事恐有搀夺，占病有神愿，行人在路有阻，求财宜慎，捕捉有人报说。占产，主双生，占婚不宜。大鱼逐小鱼，则有力。小鱼逐大鱼，则力微。

穿心六害。主有祸，家宅讼服不免，提防失脱，小口灾晦，有怪异，占讼有亲邻唆煽，罪业牵缠，不能解脱，功名蹭蹬，经商水陆有阻，求财虚华，岁占得之，四时祸事重重。

仰月形。上半月得之大利，乃进盛之象。下半月得之不利，乃消灭之象。亦利上半年，不利下半年。散事应速，成事欲速未遂，亦不宜占病。

覆月形。头伏足伏身桥，凡事反复，功名难成，占病阴气入腹，久病凶，小儿多惊搐之灾。

金中带火，有喜。讼无凶，病轻无祸。

沥水金。有说无成。

掩墙金。若系金于柱，诸事宜急速，若缓则有误。

金中变木。主大富，讼有虚惊，病凶。

挂龙金。求财薄得。

甲乙腰金水兆

金兆如蛾眉掩月，乃为正形。若得头足相似，六神不动，六亲不移，又得洪润旺相依乡，斯为上吉。若中低后起，主怪异忧惊。然多有变形，皆从此出，俱宜随形而断，若狂枝坐首，主破财，枝若飞来，须察动静言之。

头高足低，事事不宜。

头高足直，诸事利益。

头高足伏，人情和睦。

头高足垂，莫信是非。

头高足管，求财必满。

头高足高，谋望虚劳。

头高身旺足又发，一应图谋皆脱洒。

头高身滞足高飘，行藏必定见蹊跷。

头仰身高足又发，见贵求官必通达。

头直足高，宜寻结交。

头直足低，事不发机。

头直足直，求财利益。

头直足管，财利皆缓。

头直足摇，虚诈动飘。

头直身滞足还落，官病无凶朋友托。

头直身伏足又伏，即利求财俱不足。



头低足低,好事成非。
头低足直,求谋可息。
头低足伏,小病便哭。
头低足泛,丧事速办。
头低足落,诸事莫作。
头低身仰,是非日长。
头伏身高足后垂,官讼不可托相知。
头伏身低足又低,病人官讼必迟迟。
头伏身起挂高梢,病者惊狂讼得招。
头曲足曲,事多反覆。
头细足垂,闲是闲非。

甲乙兜财火兆

头高身重足起,洪润旺相第一。休囚摺折,诸事不宜。
头高足直,诸事利益。
头高足高,诸事多招。求财有利,病患俱消。
头高足仰上生枝,名成利就病凶危。
头直身直足尖,休囚破败多病,洪润旺相大吉。
头直身直足仰,功名利,求财有,官事不宜。
头直足高,枝又下漏,事事不宜。
头直足仰,诸事吉祥,财货有利,官事无伤。
头直足直,占病不利,官事自息,求财少遂。
头直足直,不利占女病,求财无,官事息。
头低足低,好事成非,病凶,求财无,官事息。
头低足飘,诸事蹊跷,官事多杖责,老病更不宜。
头低足豁,大利求财。
头低足直,老病危哭。
头大足尖,求财莫贪,婚姻难,功名未全。
头曲足曲,诸事不足。



丙丁火兆^①

丙丁象丁，头足齐平，五乡洪润，又带旺气，凡事皆吉。其形象丁，若滞折休囚定，主惊恐。若雀武皆动，主官灾盗贼，宜头旺尾微。若尾粗头细，名利皆不宜也。

丙丁如丁，头大尾细，又不动摇，名利皆吉，利于进取。

足无力，谋望不遂，求财无，他事亦多迟滞。

足爻有气，最利功名，馀事皆可成就。若不累促，求财家宅皆吉。身动足浮，主有失脱。

丙丁象丁，头直足直而洪润，名利皆吉，家宅安，人口顺。

头高足直身洪大，诸事通泰，成脱皆宜，若或休囚，定主滞晦。头高宜见贵。

身官差跌，诸事不宜，主折财。

头回身空足轻，求谋虽许，不可全信，求财见贵，空费力，总虚名。

丙丁枝兆

首上生枝。甲乙上累，主文书有气，得贵人扶持。丙丁上累，犹可得他人扶持，占病有欠愿。头高足起上生枝，诸般皆吉，唯不宜占病。

首下生枝。主漏财败事。丙丁下累，主阴人阻滞。凡事皆无成。兄弟生枝，主有虚诈。兄弟爻，最利生下枝。头直足高下生枝，诸事不宜。

身上生枝。戊己上累，吉。坐身枝，首伏足伏，亦名金上立木。唯孕妇临产有惊，主生贵子，求名不成，停塌无利，提防仁中不仁，诸事反复难成。行人未至，占病必哭。插花枝。生于木，名利皆吉。婚姻得美妇。若身枯体弱，则主淹留。浮木生枝，进退多阻。更若

^① “丙丁火兆”，库本作“分断丙丁火兆”。

摺折，诸事难成。木兆如风摇，枝生内外，财防损失，谋望皆虚。占天时，交加枝兆主风。

身下生枝。戊己下累，破财破事，病有血光之灾，女子不利。

足上生枝。庚辛上累，财谷丰，百事昌。壬癸上累，不得人力。木枝坐上截足，交关大利，求财利。若休囚，或如蝌蚪，则吉内藏凶。占讼，盖头枝，邻人硬证。官鬼生枝，占讼有祸，健旺更不宜。辛上生枝吉。问功名，健旺生枝即升。财上发枝为鸛鸽拖铃，行商坐贾皆利。若健旺，其利加倍，行人信至，婚姻妻带子来，唯公干有人拦阻。占捕捉，旺处生枝，有人报信。若休囚，生枝蛙折，定走脱。乌鸦带箭，名利皆空，病危身损。财爻宜生上枝。占婚姻，枝兆交杂，女必带疾。若枯朽，定主痼疾。若官鬼生枝，亦多病。

足下生枝。庚辛下累，有灾。壬癸下累，破财。水火枝生于官鬼，上下相穿，夏秋卜多财，春冬卜多火盗。庚辛下生枝，为漏财。木兆生枝扫脚，名利有人抢夺，婚成亦主生离。占婚，足漏枝，主好争斗。

公孙同数，乃上出之枝，当生于腰金之木，枝与木^①身齐等也。主吉中有助，最宜求利，唯公讼不宜。

父子相负，乃上出之枝而斜背者，亦名火中莲。主父子参商，与人谋事，则内勾外连为祸。

飞鸟入林，乃上下生枝若翼，而头伏尾高者也。行人速至，主有喜庆。若或蒙昧损折，诸事没兴，且有勾连。

丙丁变形

金水形，在丙丁为伤元气，诸事难全，宜西南方求利，见贵吉，行人未至，散事宜迟，成事不成，宜缓而不宜急，有始无终之象。

丙丁化金火，为三起伏，先迟后速之象。宜西南方，打造金铁处求干，有借肩得力处，病凶，行人至。凡公私及脱货，皆多虚诈。公

^① “木”，库本作“本”。

讼辩^①脱。

四通卦，兄弟爻中发，主有虚诈，财爻漏枝，主漏失财物，占病主阴神为怪，若财发上枝，兄弟漏枝，方许四方通达，经营获利，官讼有鬼贼，亦主多事，功名蹭蹬，同辈搀持，行人惊险，凡事保守。

纯金卦，在丙丁之乡，六神一同，六亲齐配，是为财旺，秋占更吉。求名求利，施恩作福，婚姻和美，官讼得理，行人未至，有信来。

滕蛇卦，诸事进退，事胜处有人唆煽，老病有血腥，经营冬宜北，春宜东，夏宜南，仍防旺处遭伤，口舌如麻。

丙丁失字形，主有散失，诸事无成，主夫妻反目，父子不和，兄弟争闹，病者冤牵，枝在上是阳魂，枝在下是阴魂。

金火形，父子两背，谓大小相背也。金火相烘则火胜，主夫妻反目，父子不和，兄弟争闹，逆上反理之象。占财得一失二，问名无，占宅二三人病。

箭不离弓，乘凶恃势之象。唯利占公事，官讼须防暗箭，功名只可以大易小，尚防搀越，行人未至。

扬旗形，金中发火，有似扬旗，诸事宜速不宜迟，家宅防水火盗贼之灾，最利于公，必有喜信，不利于私，脱货利，占病不利。

困鳅形，短而蠢，六爻不动，凡事宜迟不宜速，若头低足直，六爻不动，更兼沥淒，买卖久后得利，有变易升腾之象。占病危。

两金重叠，金形生金枝也。不利于公，唯宜破屋坏垣伐木，及买卖铜铁，利小人，不利君子，此阴毒之象。主事重叠，过涉艰难，方可遂意。

猛虎伏岗，不宜公讼，提防阴毒，恐旺处有伤，停塌大利，不利私商，行人未至，病者颠狂，大利出师。

鸛鸽驼铃，庚辛上发枝，行商坐贾皆吉。凶祸消灭，行人信至，婚姻妻带子来，公干主有人拦阻，占病有鬼祟，安葬在水石之间。

重叠丙丁，谓二钉也。主父子兄弟同登妙境，功名双胜，求一得

① “辩”，库本作“辨”。

二。若头足齐平，五乡洪润，家宅丰盈。若纹爻旺活，则有重喜。若带休囚，则有两失，或有旧事相缠。又主比肩不足，占病或有牵缠，或有重丧。

乌鹊带箭，见官求谒皆不通，名利俱空，占病久后危。

天罗地网，囚系难出，瘟疫缠绕，内防阴人妒忌，外有小人侵欺。若得两头有空，谓之破罗破网。问凶不凶，问喜不喜，问盗来不来，公讼理不理（与鹑鸽驼铃不同，驼铃在上，带箭在下）。

牛头火，甚凶。

天井水，交加紊乱，不利经营。

云梯独步，利谒贵求名，不利婚姻，及占病求财。

丙丁腰金木兆

头高足高，口舌多招。

头高足低，阴人是非。

头高足起，诸事莫理。

头高足直，多施见识。

头高足伏，官灾不速。

头高足滞，莫争闲气。

头高足飘，诸事蹊跷。

头高身低足后垂，利见官豪绝是非。

头直足直，官事有力。

头直足低，闲事莫携。

头直足仰，莫听水响。

头直足发，显利虚宅。

头直足飘，信息劳叨。

头直身高足又弯，求官求事后艰难。

头低足高，举用自劳。

头低足低，无是无非。

头低足管，忧疑伤感。



头低足扬，老病堪伤。
 头低身旺足后发，脱事无忧讼无责。
 头伏身平足更平，求财求利可经营。
 头大足大，家财破败。
 头细足细，求财莫去。

丙丁腰金变形

形如覆月，洪润为吉，拗则不宜，更若有枝，须察动静。
 木兆不宜身空，求财无，诸事乖违，行人未至，失物不得。
 形如匙挑，举用有忧。
 木兆无根，秀而不实。
 足虚头回，空实空回。
 木兆如风吹烛台，主虚惊。
 又天又地皆不利，而又地更凶。
 风摆荷，水漾荷，弄珠荷，不宜托人干事，皆无准的，终有损失，
 又宜分向内向外。
 腾上木，事多虚声。
 两鬼扶身，所求不成，凡事有人搀夺，久病不利。
 软桥若柱，主凶中有助，若或体衰，则凶中有吉。
 木兆象黄兰，利春不利冬。
 牛头火甚凶，公私皆不利，行人被阻。
 天井水，诸事交加紊乱。
 插花枝，名利皆吉，婚姻和美，唯不宜身枯体弱。
 木兆化为杖鼓，花酒丛中最利，不利占病，讼有囚系。
 扫脚枝，问利求名，有人搀夺，婚姻不久主离。
 浮木生枝，不利占名，谋为进退多阻，若带摺折，诸事无成。
 倒木无根，诸事不利。
 头回身空足轻，求谋虽许，不可全信。凡百成事，名利两途，总属虚名。

木兆化金,求财无,行人未归,任人不著,所干不成。
木横倒影,无事亦生烦恼,占病凶,行人在路,亦有他事缠扰。
风摇木,枝兆内外相交,财防损失,求望虚劳。
倚壁卦,内外皆可怕。
独土形如一字,公私皆吉,更利农耕。
三合形,诸事可成,求财婚姻皆吉。
乱丝形,无事也虚惊。
成林木,大利求财。
倒龙形,失脱易寻。
毛叶形,上丰下细,头又纤活,如平地插鸡毛,大吉,更利求名。
背靠木,徒劳碌耳。有相背之形,故事多反复。

丙丁兜财火兆

头高身重足起,旺相,诸事皆吉。
头高足起上生枝,诸事皆吉,唯不宜占病。
头高足高,多招官事,占名大贵,占病则男子凶。
头高足豁,求财少利,占名大吉,病者用药而愈。
头高足直,诸事利益。
头高足曲,病人便哭,官事牵缠,功名不足。
头直身直足直,无是无非,财官俱无,占病危。
头直足高下生枝,诸事不宜。
头直身沉足尖,财利不全。
头直身直足仰,官事刑伤,功名大利,财货平常。
头直足仰,婚姻吉,功名利,病无妨。
头直足伏,名利俱无,占女子病不利。
头低足飘,诸事蹊跷。
头低足低,好事成非,病凶,名利皆不宜。
头低身重足飘,诸事莫理。
头大足尖,功名不全,求财无利,占病迟延。

新
平
和
書
PDG

甲乙丙丁兜财火兆

此兆名水乡发火，头起身重足发，如仰月形，则诸事有喜。上面生枝吉。头低下漏，定主凶灾。

顺风船，最利经商，求官赴任，婚姻皆吉。病则久后危。

担肩形，头似画眉，又如雁阵排空而缩脚，若得身肥旺相，诸事皆吉。

鲫鱼上水，其形缩脚，若得身肥，诸事如意，足发身衰，则不宜也。

蚕头蟹足，诸事如意。

缩脚变形，又有漏身漏财之别，枝生于下，若鸟之飞，其脚缩也，诸事可为。

变形(甲乙丙丁腰金兜财皆有之)

死鳅困鳅，见于火兆，短而蠢。六爻不动，凡事宜迟不宜速。若头直足直，更兼沥淲，买卖久后得利。

鲫鱼戏藻，即上水也。见兜财，身肥者吉。足发身衰不宜。

卧蚕食叶，宜身肥足管，求财宜缓，若空断则主悲。

仰月见金兆，上半月得之大利，乃进盛之象，不利下半月。亦利上半年，不利下半年。

覆月见金兆，头伏足伏身桥，凡事反复难成，占病久凶，小儿多惊搐之灾。

顺风船，见兜财，经商最利，求官赴任，婚姻皆吉，病则久后危。

分头，头上分开，若龙口蛇口之类。

分足，足上分开，若大鱼捉小鱼，鹑鸽驼铃之类。

帆箴，此木兆变形，两头著脉方吉，蛀折则不宜也。

飞鸟，即兜财中缩脚形，诸事可为。若得形如凤鹤，占功名，定至侯王。

蛛丝坠网，与绞车同。

绞车，此与寿龟鳖儿，其形皆圆，此不常有者也。绞车特多乱丝耳。

四通，上下生枝，文如十字，乃吉。若两枝参差，名利迟滞，多病讼，有孝服。

凡字，与火兆中失字形相似，头合而尾分，主父子兄弟夫妇不和。

寿龟，与蛛丝绞车相似。

鳖儿，与蛛丝绞车相似。

漏身漏财，缩脚变形，如鸟之飞，其脚缩也，诸事可为。

撑门形，或如棒，或如笋，或如针，则万事亨通，屈曲短肥者不吉。若生乱枝，或见摧折，则求财不利。

金鸡独立，诸事难谐，有忧多阻，囚系不出，占病亦宜。

联占(甲乙丙丁二方兼占之)

身折两头低，甲乙丙丁相同，病凶，婚姻刑克，官讼牵缠，且防盗贼，居家常有惊忧。

金形化水，甲乙丙丁相同，婚姻有始无终，家宅田园，谨防水盗，官讼遭刑，病危。

金火纯金，甲乙丙丁相同，婚姻不吉，名利皆空，老阳病危，行人信至。

两乖形，其形直而足开，上有缠丝，甲乙丙丁相同，婚姻上吉而难成，官讼他胜，病阳鬼为祟，家宅防火盗。

鱼尾形，甲乙丙丁相同，占婚则两婿，占产则双生，病则阴人危，阳人难愈，功名不美，家宅防水盗。

沥水金，两头低也。甲乙丙丁相同，占婚不久房空，占家宅，阴人小口多病。占阴宅，主有水藏。

一字形，甲乙丙丁相同，夫妇齐眉，家宅田蚕大利，官升，阴宅大吉。若得洪润，其吉绵长。如带休囚，美中不足。

丙丁头高，甲乙头低，是为宾来欺主，下逆上之象。名利难成，停塌无利，婚姻不成，病多忧。

阳旺阴衰，主克妻。阴旺阳衰，主克夫。唯两边相同，占婚偕老。

凡占功名，官鬼旺相，父母洪润，子孙休囚，上吉。若其形怪异，或见龙虎凤鹤，定为将相侯王。若杂类兴隆，止郡县之荣耳。

分爻^①

甲乙金兆分爻

初爻甲乙为首，一名青龙，又为财神，又甲为妻，乙为妾。若洪润，则诸事相宜，谒贵求财皆吉。若轻清，则诸事减力。若高蒙，则主前程有阻。若低蒙，则始终滞晦，常多迷闷。若低洪驿急，不利求财（洪驿急皆为兄弟旺也）。枝从此生，名坐头枝。

二爻丙丁，一名朱雀，又为官鬼。若动，主文书口舌，官事相系。若有枝，内外公私，各有阻隔。若平静轻清，必主有拦截之患。唯科举功名，健旺生枝，必主大贵。若有蕾，则主贵人扶持。

三爻为戊，一名螣蛇，又为祖父。若洪润清健，生气颇佳，得贵人之力，田蚕坟宅兴隆，大畏蒙滞，则诸事不吉（蒙属木，为克土也）。

四爻为己，一名勾陈，又为祖母，其色宜驿（驿者，金也。金之色白）。若带轻清，则诸事速。若坚直稳平，则诸事大吉。不宜蒙昧昏沉。戊己二爻为父母宫，大宜洪大旺相，育物无穷，生气不绝，不宜枯朽蒙昧促折。如衰处生枝，化为破财五鬼，凶害非常。

五爻庚辛，一名白虎，又庚为兄，辛为弟。此神未尝有吉，故不宜动。唯宜平静清秀，自然贞吉。若动主比肩不和，不利求财。若动旺生枝，则奸邪盗气，刀兵相击。亦不宜蒙昧，蒙昧则疾病相攻。

① “分爻”，库本无。

若休囚，则阴少不安。若驿，则主破财（驿如半环，金之本形也，其色白。在此宫，则为兄弟）。

六爻壬癸，为足，一名玄武。又壬为子，癸为孙。喜平伏清秀，谓之足胗。上吉。大畏蒙，蒙则盗贼奸气相凌。成脱二途皆不宜，终亦不利。若发动如幡脚，失脱非轻。常主小人有忧患不成也。

首高足落，凡事始勤终怠，占病迟滞（后无力也），老阴大凶（足落也），少阴血气不和（与足近也），无咎。或食积疽痍之疾，少阳防惊（与首近也），再^①看身分如何，且要本音纯美。

首直足直，戊己震动，更带蒙昧，则邪气相干（中心动也）。

首伏足伏，多生忧愁，诸事不和，疾病危亡，行人不至，论诉失理（此首伏足伏而中直者，若中起则为桥矣）。

首伏足起，行人速至，老阳病者凶（首伏也）。长男在外得病（与首近也），或因食气所伤。老阴伤^②者忧气未苏，无咎（足起也）。暴病者身旺吉（足起也），促动凶（首伏也）。如停货物，得此大利（先衰后盛也），速脱无气，不得价（首伏也），有忧不成，先凶后吉。

首直足直身直，朱雀白虎大动，则有官事户役相牵。少阴遇之，脓血之灾（白虎动也）。少阳值之，疮痍之悔。

丙丁火兆分爻

初爻甲乙，为首，一名青龙。又甲为父，乙为母。以旺相无动，洪大者为佳。若动，则必致叨迭，文书更变，凡事见速。如带休囚，诸事艰辛。亦不宜蒙昧，蒙昧则贵人隐而不见。若轻细，则停塌不利，病者受气于食，得凶。

二爻丙丁，一名朱雀。又丙为兄，丁为弟，不宜大动。若大动旺相，则反吉成凶，故曰火炎而无水涛溶。纵发而中间有折，

① “再”，库本作“更”。

② “伤”，库本作“患”。

凡事宜速，速中防损，得壬癸相应，则凶中化吉。若得庚辛旺相，谓曰金中有水，亦谓庚辛化财，财旺不动，则兄弟和睦，动则必有争夺。

三爻为戊，一名螣蛇，又为长男，又为子。唯刚明洪润为吉。不宜折动，动则损财，失业亡家，用事欲速未达，平直吉，蒙昧凶。

四爻为己，一名勾陈，又为长女，又为孙。唯宜明静坚直，不宜蒙昧，蒙昧则阴小不安。折动则惊恐失财。休囚则子孙不利，外事勾连。如有夹丝，则主伏尸。乖气相搏，及官事鬼贼加侵，官讼失理，终讼不善，病多气疾，驿者行人至，公私不利。

五爻庚辛，一名白虎，又为妻财，庚为妻，辛为妾。此神虽凶，在火位不能兴祸，若旺相洪润，则经求有利，公私两谐，谒贵出入皆利，进用和平，更得壬癸相兼，旺相洪润大吉。不宜枯燥发动，若动则金火相刑，其害必深。

六爻壬癸为足，一名玄武，又为官鬼。唯得圆实刚齐，谋望利名皆吉，前程何忧不显。若带休囚，则是美中不美。若蒙昧，则官事户役相连。若发动，则盗贼奸邪为害，有非常不测之祸，谨防水厄，陆防盗贼，人灾岁歉。如生木枝，截足在上，大利交关，更加父母妻财，洪润大吉。若带休囚，如蝌蚪相似，则病久而危，亦防中风，痼疾则迟。或凶中隐吉，或吉内藏凶。水火枝，生于庚辛壬癸，与柳穿相似。夏秋卜之，大利求财。如非求财，则防家鬼相侵。春冬得之，则有水火盗贼之灾，更防失脱。

首旺足直，身洪大轻动者，成脱尽吉。或带休囚，必有所失，不能用也。

首旺直，身衰足发，更带轻脱则可也。求财不得，有始无终之象。常占有大难，主人口分散，先喜后忧，先易后难。病久而危，暴病有自缢伤亡为怪。常占则口舌相形，讼失理，囚者出，行人在路有惊，涉江渡海，有风涛之患，陆行防贼伴交游，占宅有伏尸古穴，须保重可也。

五行占

甲乙属金，以甲乙为财，若首起高昂，旺相洪润，求财大利，占名亦为有助，占文书则不利。若低伏衰朽，则利文而不利财。以丙丁为官，若平直洪润，动而旺相，求官大利，占文书亦为有助，占兄弟则不利。若低伏衰朽，则利兄弟而不利官。以戊为父，己为母，若平直洪润，动而旺相，大利文书，父母之占，占兄弟亦为有助，占子孙则不利。若低伏衰朽，则利子孙而不利父母。

以庚为兄，辛为弟，此爻动而旺相，则事多虚诈，或有耗财比劫之患，唯平静衰朽为吉。若动旺，占子孙兄弟为宜。若低伏休囚，则利占财，而不利兄弟。

以壬癸为子孙，又为归著之爻。若足起高昂，洪润旺相，诸事有喜。凡占皆可成终，唯不利占官，占子孙最利，占财亦为有助。若休囚枯朽，则子孙老阴不利。

丙丁属火，以甲乙为父母。若首高而昂起，或旺相洪润，文书父母之占，斯为大利，占兄弟亦为有助，占子孙则不利。若低伏衰朽，则利子孙，而不利父母。

以丙为兄，丁为弟，此爻动而旺相，则事多虚诈，或有耗财比劫之患，唯平静衰朽为吉。若动旺，则占子孙兄弟为宜。若低伏休囚，则利占财，而不利兄弟。

以戊为男，己为女，若平直洪润，动而旺相，占子孙大利，占财亦为有助。若休囚枯朽，则利功名，而不利子孙。

以庚辛为财，若平直洪润，动而旺相，求财大利，占名亦为有助，占文书则不利。若休囚枯朽，则利文而不利财。

以壬癸为官，若足起高昂，洪润旺相，占名大利，诸事皆可有成，占文书亦为有助，占兄弟则不利。若低伏衰朽，则利兄弟而不利官。

凡财官旺动，大利求官，占财虽得，微有损耗，占兄弟则不利也。凡官文动旺，大利文书制诏之占。占官必有迁转，占子孙则不

利也。

凡父兄动旺，大利兄弟，恐多虚诈，家宅定有迁移，占财则不利也。

凡兄弟子孙动旺，利占子孙，恐有口舌争夺，占官则不利也。

凡子财动旺，大利占财，凡事有喜，文书父母之占，则不利也。

凡腰金兜财之五行，悉如此占，皆以向千里者为甲乙，向外者为壬癸，中间以次排列。

洪范五行占

《洪范》五行，先儒止传其图，未有占法。今采诸占之论五行者，附于其后。

古法，直者，木也。锐者，火也。横者，土也。圆者，金也。曲者，水也。而直锐横圆曲五者，亦各各具有兼形。如曲而又曲，锐而又锐，或直而圆，或横而曲，秘本所云金形带火，金中变木之类是也。又有因所见之宫位而定者，如甲乙金兆而上见木形，则为金中之木。丙丁火兆而上见土形，则为火中之土是也。

甲乙五行

箭发离弓，金形也，旺于甲乙之宫，故求名利，求财不利。

巨龙游海，与化龙形，皆尾上带火，在金乡为官，故皆利求名。

华盖，土形也。在金乡为文书，故宜建造，又镇静安逸之象，故占囚则遇赦，占捕捉则难获。

金上立木，土又盖头，皆生所克者也。行人未至，病人有忧，防盗贼，捕捉，远捕近获，商贾水陆防危。

金中带水，迟当有成，婚病不宜，经商有险，行人有病，泄气也。

金中变火，行人即归，暴病有变，久病危，谋事有阻，婚姻不谐。回头克也。

掩墙，直木也。主有阻隔，诸事不宜，经商途中有阻，见贵逢于

道路,产难有忧,却生贵子,行人立至,不至有虚惊信至,为所克者,回头逼也。

金兆化水,身又无力,名利皆空,行人未动,生产大凶,泄气也。

仙人过桥,唯占病凶,占阴宅,大利后嗣。

仙人上马,诸事吉,宜占阴宅,不宜占病。

穿心六害,家宅主讼服不宁,防失脱,有唆讼,名利皆空,经商有阻,岁占则一年不利。

仰月形,利上半月,不利下半月,亦不利占病。

覆月形,凡事多反复,功名难成,久病凶,在甲乙为兄弟。

金中带火有喜,讼无凶,病轻,无祸,以五行论,则兄弟无能,以六神论,则白虎被克。

沥水金,有说无成。

掩墙金,诸事宜速不宜缓。

金中变木,主大富,讼有虚惊。

挂龙金,求财薄得。

丙丁五行

金水形,在丙丁为伤元气,诸事难全,名利西南吉,行人未至,宜缓而不宜急,有始无终之象。

丙丁化金火,为三起伏,先迟后速之象。有人借肩得力,病凶,行人至,脱货防虚诈,公讼辩脱。

纯金,在丙丁之乡为财,名利皆吉,婚姻和美,官讼得理,行人未至,有信来。

螣蛇卦,诸事进退,有人唆煽,病凶,经营四时,宜往旺方,仍防口舌。

金火形,左火右金相背,皆主六亲不和,多争斗,逆上返理。

箭不离弓,金土合形也,持势之象也。须防暗箭,行人未至。

扬旗形,宜速不宜迟,利公不利私,防水火盗贼,脱货利,占病不利。

困鳅带沥瀝，买卖久后得利，官升，病危。

两金重迭，利私不利公，利小人，不利君子，阴毒之象。主事重迭艰难，方可遂意。

猛虎伏岗，形类重金，微带火也。不利公，防阴毒，停塌利，私商不利，利出师，病颠狂，行人未至。

鹄鸽驼铃，火形带火，旺于本宫，商贾皆吉，凶祸消，行人信至，公干有阻，病有祟。

重迭丙丁，谓二钉也。主父子兄弟同登，功名双胜，求一得二，家宅丰盈，事多重喜。若带休囚，则有两失，或旧事相缠，比肩不足，占病有重犯^①。

乌鹊带箭，名利俱空，求谒不通，病久危。

天罗地网，系难出，病缠绕，防阴小欺妒。若两头有空，吉凶皆不成。

牛头火，行人阻，病凶。

天井水，交加紊乱，不利经营。

云梯独步，利谒贵求名，不利婚姻及占病求财。

丙丁腰金五行

匙挑形，土不成土，木不成木者也。主有忧。

木兆身空，失物难寻，足虚头回，求无所得。

风吹烛台，主虚惊。

叉天叉地，凶。

风摆荷，水漾荷，弄珠荷，托人干事，防有损失。

腾上木，作事但有虚声。

两鬼扶身，不利求谋，有人中阻。

软桥若柱，主得人扶助，若或木弱，必至终衰。

黄兰形，利春夏，不利秋冬。

^① “犯”，库本作“厄”。

牛头火,甚凶,公私皆不利,行人被阻。
天井水,主交加紊乱。
插花枝,名利皆吉,婚姻和美,唯不宜身枯体弱。
杖鼓形,不宜占病。
扫脚枝,名利皆有阻,婚主生离,唯托人可成事。
帆箴形,名利皆吉。
浮木生枝,事事多阻。
倒木无根,诸事不利。
木兆化金,求财无,行人未归,所谋不成。
木横倒形,主多烦恼,病凶,行人不来。
风摇木,财防损失,求望虚劳。
倚壁卦,内外皆可怕。
独土,公私皆吉,更利农桑。
三安三合,公私皆吉,更利农桑。
乱丝形,多虚惊。
成林木,大利求财。
倒龙形,失脱易寻。
毛叶形,诸事吉,更利求名。

分类总占

天时

凡占晴雨,洪大精明轻清明净者,主晴。昏蒙沥淅者,主雨。身沉头重者,主雪。摺折交加,则主雷及风。交加生枝,亦主风。

占晴,则足开首仰者晴,横吉安者不晴,横吉内外自横者不晴,横吉下有柱晴。载晴,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掄仰,上柱足,足胗者,晴(载字或当是戴)。

占雨则首仰有外,外高内下者,雨。横吉俯仰者,雨。首仰足开

横吉安者，不雨。又首仰足胗，有内无外，及内高外下者，不雨，亦不甚霁。横吉上有仰，下有柱者，不雨不霁。根格，不雨。

年岁

占丰俭。首仰足开有内，内外自桥外自垂者，熟。又横吉内外自桥者，熟。首仰足胗内高外下者，大熟。横吉上有仰，下有柱，大熟。横吉掄仰，熟。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掄仰，上柱足，足胗，不大熟。载，熟。根格，中熟。首仰足胗，有内无外者，不熟。足胗首仰有外，横吉安者，不熟。横吉下有柱，不熟。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不熟。

占灾疫。身正首仰足开，与横吉安者，无疫。横吉内外自桥者，无疫。首仰足开有内者，有小疫。横吉掄仰，有疫。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者，有疫。若首仰足胗，有内无外，身节折有疆外者，疫。首仰足胗，内高外下者，疫。横吉上有仰，下有柱者，吉。横吉，下有柱，无疫。根格，有疫无伤。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掄仰，上柱足，足胗，有疫。

占有兵。首仰足胗，有内无外，及横吉安者，无兵。首仰足开，有内者，无兵。横吉，内外自桥者，无兵。横吉，上有仰，下有柱者，无兵。横吉，下有柱，无兵。载，无兵。首仰足开，身作外疆者，有兵。首仰足胗，内高外下，岁中有兵不至。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有兵不至。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掄仰，上柱足，足胗，有兵不会。

蚕桑

最喜健旺，及头尖足大，不宜庚辛发动，主有僵灾。

木为食叶，宜旺相，不宜休囚。

一为种子，二为蚕室蚕妇，三为蚕身，四为筐，五为茧子及丝，皆以旺衰占其凶吉。

龙为一眠为种，雀为二眠，勾为三眠，虎为茧，武为丝。

家宅

身乡平直，洪润稳重，头高足管，并横吉安者，大吉。横吉，上有仰，下有柱者，吉。横吉，揄仰，吉。首仰足开有内，居家室不吉。首仰足胗有内无外，居家多灾。首仰足胗，内高外下，居家室多忧病。载，有忧。外高内下，不吉。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不吉。

枝生枯躁，或兼鬼动，或蛇头开口，或头白昏蒙，皆不宜也。又枝生于首，主多是非，且恐乏嗣。

凡占家宅，以身为基，身稳财丰，大吉。足管多财，蛇头开口，则主交争。

凡占家宅，以戊己为中庭，甲乙为门，丙丁为神堂，庚辛为厨灶，壬癸为沟渎为井。远则以甲乙为林木，丙丁为道路，戊己为丘陵，庚辛为窑灶，壬癸为池井。

又以五行论生克，羽音不宜土形，征音不宜水形，宫音不宜木^①形，商音不宜火形，角音不宜金形。

又有人宅相克之说，以日辰为人，人克宅吉，宅克人凶。

居家

卜居家吉否。身正横吉安者，吉。横吉，内外自桥者，吉。横吉，下有柱，吉。根格，吉。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揄仰，上柱足，足胗，吉。身节折，首仰足开，有内者，不吉。狐貉，宜居宅，宜娶妇嫁女。横吉，揄仰首俯，可居家，娶妇嫁女。

迁移

卜迁移能否。最利头高，不宜枝生，亦不宜鬼动，亦不宜身宫窈窕。足开有胗首仰者，必迁。足胗横吉安者，不迁。

① “木”，库本作“金”。

婚姻

婚姻皆占二方，宜头足俱齐。二边停匀相配者，成。两边无力或参差者，不成。阳旺阴衰则克妻，阴旺阳衰则克夫。两卦相悬，又兼促断，则男孤女寡，或有望门之愆，或主破财。

财为妇，官为夫，财官斗迭，主琴瑟不和。父主公姑，子主嗣息，皆不可有伤。子孙蒙折，女多产厄，子孙落空，主乏嗣。

枝兆交杂，则女带疾，其形枯朽。官鬼生枝，则男主癆疾，或喉中有疾。足漏枝，主不敬亲夫，伯母姑姨有争斗。漏身枝，主有腋气，头足俱起，主女家改换年庚，身分清明，则无变异。足直而发，主人口散。

甲乙洪润，主语言伶俐，并发美。甲乙高则有气，伏则多滞，沥淒则无智而好酒。促断震动，非齿损带破，则面麻也。丙丁旺而促，主腹病，齿疏发黄，或有气性，或目大色赤，有气疾。戊己洪润，身形广大，主仁慈多态。若促动，主血灾，或脾气不和，或黄病，有疥癩。庚辛洪润，主面圆色白多威，或多语言。

壬癸不宜动，乃水性也。唯清明不动，主贞洁。动主貌丑而黑，立性不定，喜怒不常。若暗昧，主再嫁。若低动，主泛滥少子。

胎产

占胎孕，以父母为孕妇，以子孙为小儿，宜身光体润，父母旺相，孕妇大利，子孙旺相，小儿大吉。亦不宜空亡，父母空，伤孕妇，子孙空，伤小儿。

财爻亦不宜旺动。若旺动，或促断，则孕妇不利。

凡占产期，静则应迟，动则应速。

凡占男女，以旺相为男，休囚为女（宜以阳干为男，阴干为女）。

仕宦科名

凡占仕宦科名，皆宜健旺洪润。若头足相当，官爻旺相者，大

吉。若健旺生枝，即主升擢。唯不宜子孙发动，亦不宜官鬼休囚，亦不宜父母空亡。若得龙虎凤鹤之形，定主侯王将相。若得灵芝木兆，亦主君臣会合。

占升迁，横吉安者，不迁。首仰足开有内，虽升迁，居官不久。首仰足胗，徙官。闻言不徙。横吉，内外自桥，官升。首仰足开，内高外下，官不徙，居官有忧，无伤也。横吉，上有仰，下有柱，不徙。横吉，掄仰，不徙。横吉，下有柱，吉。载，徙官，吉。根格，不徙。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不徙。

居官

卜居官吉否。身正横吉安者，大吉。横吉，下有柱，吉不久。外高内下，不吉。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不吉。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掄仰，上柱足，足胗，吉。身节折，首仰足开者，不吉。首仰足胗，有内无外，闻言不徙，居官有忧。首仰足胗，内外自随，不安。

求财

凡占求财，或买卖物件及渔猎，宜健旺生枝，洪润精明有气，又宜财位丰隆，头见足发，或首足开，内自桥，内外相应者，必得。横吉，内外自桥者，得。载，得。首仰足胗，内外自随，或足胗有外，或首仰足胗，外高内下，或首仰足胗，有内无外者，不得。首仰足开有内者，不得。首仰足胗，内外自随者，不得。横吉，内外自举，求财物，得而少。又足胗横吉安者，一日得，过一日即不得。横吉，上有仰，下有柱，不得。横吉，掄仰，不得。横吉，下有柱，不得。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掄仰，上柱足，足胗，不得。根格，不得。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不得。首俯足胗，身节折，不得。内格外垂，不得。内高外下，疾轻足发，不得。内自举，外来正，足发，得。横吉，上柱，内外自举，足胗，得。横吉，上柱，外内自举，柱足以作，有求，得。挺诈有外，不得。挺诈有内，不得。挺诈内外自举，得。狐貉，不得。狐彻，不得。挺诈内外自垂，不得。横吉，掄仰首俯，不得。头平足管，

招人谈论，柱彻，亦不得。又不宜头伏身空，及财爻带折，亦不宜足起头低，及休囚蛀折。

白虎爻兴，必主口舌争讼。玄武爻动，防盗贼。

弟兄爻动，主耗折。官鬼爻动，主有官非。唯占贵财及追赃，始利。

请谒

请谒人，横吉内外自桥者，得。载，得。横吉，掄仰，不得。横吉，下有柱，不得。根格，不得。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不得。内格外垂，见人不见，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掄仰，上柱足，足胗，不得。横吉安，不得。首仰足胗，有内无外，请谒人不行，行亦不得善言。首仰足胗，内高外下，不吉。首仰足胗，内外自随，不得。

见贵

卜见贵吉否，不宜官空。若足开首仰身正，内自桥者，吉。横吉，内外自桥者，吉。横吉，上有仰，下有柱，吉。横吉，掄仰，吉。横吉，下有柱，吉。载，吉。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掄仰，上柱足，足胗，吉。横吉，内外自举，见吉。内高外下，疾轻足发，不见吉。外格，见吉。内自举，外来正，足发，见吉。首仰身节折，足胗有外者，不吉。首仰足胗，内高外下，不吉。根格，不遇。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有喜。首仰足胗，外高内下，吉。横吉，上柱，内外自举，足胗，不见。横吉，上柱，内外自举，柱足以作，不见。挺诈有内，不见。狐貉，不见。狐彻，不见。首仰足胗，身节折，不见。挺诈内外自垂，不见。

店肆

店肆之财，头昂足发，大利。如头直足落，财虽安稳，主买卖游^①延。

① “游”，库本作“迟”。

投行

凡占投行,以财爻为本,以身为地头,以弟兄为牙行。白虎动,主口舌。玄武动,主盗贼。唯合伙,宜兄弟旺相而发动。

田财

田土之财,以甲乙为种,丙丁为秧,戊己为田,庚辛为禾稼收成,壬癸为仓库积聚。头足身三处,宜健旺精明,不宜休囚折促。横吉安,岁稼不熟。

玄武昏蒙沥漓,定主有水。丙丁乱动枯燥,定主有旱。朱雀白虎两动,主有蝗虫。兄弟发动及斗垒,主有官讼。

出行

凡占出行,喜正直洪润,不宜碎杂形乖^①,亦不宜身促枝横,主途中不吉。

所往之方,不宜空亡。如往南不宜火空,往东不宜木空之类。又如求财不宜财空,见贵求官不宜官空之类。若时值空亡,万事无成。

问行不行。首仰足开者,行。柱辙,行。首仰足胗,有内无外者,不行。横吉安,亦不行。横吉,上柱,内外自举,足胗,不行。横吉,上柱,外内自举,足胗,不行。横吉,上柱,外内自举,柱足以作,不行。挺诈有外,不行。挺诈有内,不行。挺诈内外自举,行。横吉,下有柱,不行。首仰足开,有内者,行。横吉,内外自桥者,行。载,行。头见足发,内外相应,行。首仰足胗,内外自随,行。内高外下,疾轻足发,行。内自举,外来正,足发,行。首仰足胗,内高外下者,不行。横吉,上有仰,下有柱,不行。横吉掄仰,不行。根格,不行。外高内下者,不行。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不行。内格外

① “乖”,库本作“垂”。

垂，不行。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揄仰，上柱足，足胗，不行。横吉，内外自举，不行。外格，不行。狐貉，不行。狐彻，不行。首仰足胗，身节折，不行。挺诈，内外自垂，不行。

头野身空者，宜出外。头回身就者，宜归家。

卜行遇盗否。首仰足高，身节折，外高内下者，遇。横吉，内外自桥者，遇。首仰足胗，内高外下者，遇。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揄仰，上柱足，足胗，遇。足胗，横吉安，内高外下者，不遇。首仰足开有内者，不遇。横吉，上有仰，下有柱者，不遇。横吉，下有柱，不遇。载，不遇。根格，不遇。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凶。

行人

凡卜行人，首仰足开有内者，来。柱辙，来。横吉，内外自桥者，来。内高外下，疾轻足发者，来。首仰足胗，内高外下者，来。载，来。头见足发，内外相应者，来。首仰足胗，内外自随，不来。横吉，上柱，外内自举，足胗，不来。首仰足胗，身节折，不来。横吉安者，过食时不至，则不来。横吉，上有仰，下有柱，不来。横吉，揄仰，不来。横吉，下有柱，不来。根格，不来。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揄仰，上柱足，足胗，不来。首仰足胗，有内无外者，不来。首仰足胗，外高内下，不来。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不来。内格外垂，不来。横吉，内外自举，不来。外格，不来。内自举，外来正，足发，来。横吉，上柱，外内自举，柱足以作，不来。挺诈有外，不来。挺诈有内，不来。挺诈内外自举，来。狐貉，不来。狐彻，不来。挺诈内外自垂，不来。

用爻发动，干合日至。若头尖足动，主行客思归。若头野身空，足爻摺折，主迁转他处。

疾病

凡占疾病，首仰足胗者，愈。横吉安者，即愈。柱辙，亦愈。首仰足胗，内高外下者，愈。首仰足胗，有内无外，病甚亦愈。横吉，上

有仰，下有柱，病久而愈。横吉掄仰，愈。横吉，下有柱，愈。又曰过一日无瘳，危。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掄仰，上柱足，足胗，愈。横吉，内外自举，久而愈。载，愈。根格，不死。头见足发，内外相应，愈。首上开，内外交骸，身节折者，不吉。首仰足开有内，病笃而危。横吉，内外自横者，危。首仰足胗，外高内下，病久危。狐彻，危。内格外垂，危。狐貉，危。外格，危。内自举，外来正，久而愈。横吉，上柱，内外^①自举，柱足以作，危而愈。挺诈有外，病数起。挺诈有内，病数起。挺诈内外自举，愈。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病甚亦愈。首仰足胗，内外自随，愈。内高外下，疾轻足发，愈。首俯足胗，身节折，危。挺诈，内外自垂，久而难起。横吉，掄仰首俯，难起不危。横吉上柱，载正，身节折，内外自举，阅一日危。横吉，上柱足胗，内自举，外自垂，阅一日危。首俯足胗，有外无内，即危。

凡甲乙发枝，主头痛，或肝气病，或脾胃饮食不进。惊恐怪异，俱从外来，或由寺观而得，或由东方而得。丙丁发枝，或口疮，或咽喉肿痛，或赤眼，或促气咳嗽。

戊己发枝，或主脾家受病，或惊搐，或肾水受伤。庚辛发枝，或多咳嗽，或肝气不足，或多血症。壬癸发枝，或心虚胆怯，或泄泻，或肾水不足。

占病四象

占老阳病，喜首平直高昂，不宜首衰伏低垂。占老阴病，喜足平直高昂，不宜足拖伏低垂。占少阳病，喜丙丁平直洪润，不宜轻微摺折生枝。占少阴病，喜庚辛平直洪润，不宜轻微摺折生枝。

词讼

凡占词讼，六爻不动，足爻平直，主无讼。足起头低，亦主无讼。若足管，其事难了。

① “内外”，库本作“外内”。

我讼彼，喜官鬼旺。彼讼我，喜子孙旺，官鬼衰。

凡词讼，皆占二方。若头足齐平，两卦相似，主和解。两边无力，其讼不成。若左边旺相，高起强壮者，我胜。右边旺相，高起强壮者，彼胜。若两边动旺，防有殴斗。若一边生枝者，其祸莫测。

若身爻逢蛀，白虎又动，三乡皆损，其祸莫测。若逢插花枝，必主被勘。若身上生枝，且逢白虎，主有血光之灾。

木兆生盖头枝，主邻人硬证。若带箭者，亦不利。

若坐漏身枝，更主牵连多人。

系禁

卜系者求出，足开首仰有外者，出。有内者，亦出。柱彻，出。横吉安者，不出，轻者可出，过一日不出，久无伤也。首仰足胗，有内无外者，不出，久亦无伤。首仰足胗，内高外下者，不出。横吉，上有仰，下有柱，不出。横吉掄仰，不出。横吉，内外自桥者，无罪。横吉，下有柱，出。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掄仰，上柱足，足胗，系不抵罪。横吉，上柱，内自举，足胗，不出，无伤。横吉，上柱，外内自举，柱足以作，系留无伤，旋出。载，出。根格，系久无伤。外高内下，无伤。头见足发，内外相应，出。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久不出。内格外垂，不出。横吉，内外自举，久不出。内高外下，疾轻足发者，不出。外格，不出，不吉。内自举，外来正，足发，不出。挺诈有外，系有罪。挺诈有内，罪无伤，系出。挺诈内外自举，系无罪。狐貉，系留无罪，难出。狐彻，系留有抵罪。首俯足胗，身节折，系留有罪。挺诈，内外自垂，无罪难出。横吉掄仰，首俯，难出。

捕盗

凡占捕盗，宜官衰，不宜官旺。我旺他衰，则盗可得。我衰他旺，则盗不得。两边无力，贼亦不得。柱彻，亦不得。

头伏足伏，贼必埋藏。

白虎旺兴,防斗敌,有血光之灾。上下俱兴,亦防斗敌。

若休囚蛀折生枝,贼必走脱。若旺相生枝,并上下有蓄,定有报信人。

问赃

问赃以财为主,若财气旺相,必当发露,或主财有变迁。财气休囚,必落空亡。

察贼

问贼所在之方,官属甲乙,必在东方。官属丙丁,必在南方。

问贼徒何状,青龙直而长,朱雀赤而尖之类。又以五行辨之,木直金圆之类。

逃亡

凡捕逃亡,首仰足胗,内外相应者,得。横吉,内外自桥者,得。载,得。首仰足开,横吉安者,不得。首仰足胗,有内无外者,不得。失财物,亦不出。横吉,上有仰,下有柱,不得。横吉掄仰,不得。横吉,下有柱,不得。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掄仰,上柱足,足胗,不得。根格,不得。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不得。

征伐

凡征伐,以内为我,外为人,亦开两方占之。宜首仰足开,身正,内自桥,外下者,胜。首仰足胗,内高外下者,胜,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者,胜。横吉,上柱,外内自举,柱足以作,可以举兵。若足胗首仰身折,内下外高者,不胜。横吉,内外自桥,则合交相等。横吉,上有仰,下有柱,击伐不行,行亦不见。横吉,掄仰,不行,行不见。横吉,下有柱,不合。根格,不合。

击盗

卜击盗见不见。首仰足胗，有外者，见。足开有仰有内者，不见。横吉安，击盗不行，行亦不遇。载，相见不相合。首仰足胗，有内无外，行不遇盗，闻盗来，内自惊，不来。

防盗

卜盗来不来。若外高内下，足胗首仰者，来。横吉，内外自桥者，来。横吉，下有柱，来。载，来。首仰足胗身折，内外相应，来。足开首仰有内，来。若横吉安者，不来。横吉，上有仰，下有柱者，不来。横吉，揄仰不来，首仰足胗，有内无外者，不来。根格，闻盗不来。

忧疑

卜忧疑，柱彻无忧。首仰足胗，外高内下，有忧无伤。狐貉，有忧不忧。

阴宅

凡占阴宅，宜健活沉重而肥秀，又宜安吉，又宜土位无伤，餘皆不吉。

释象

轻清者，身静而细也（宜占脱事，宜求晴，不宜求雨）。平者，头足无高下也。

直者，不曲不斜也。伏者，首足垂下也。

重者，身低伏也。

高者，首起也。

低者，首垂也。

垂者，伏也低也。

临者，亦首低也。
野者，首向外不回顾也。
就者，首向内而不背也。
回者，首高而再转也。
戴白者，首之白也。
纤活者，动而健也。
有情者，回顾而和顺也。
昂者，身起也仰也。
沥淲者，如水下渗也（主事迟滞，宜占田财，占病主重）。
浑者，蒙也。
蒙昧者，暗不明也（暗，主作事暗损）。
休囚者，枯朽也。
旺相者，洪润也。
洪润者，明静而泽也。
拘者，乖违也。
乖违者，不依乡也（或首不向千里也）。
静者，六爻不动也。
摺者，回迭也（摺，多进退迂回）。
折者，断也（折，则旺中有损）。
颠狂者，起伏之甚骤也，又起伏大也。
衰者，细微而无力也。
震者，大动也。
驿者，微动也（一云与健同）。
豁者，开发也（宜脱事，宜走不宜止）。
发者，大起也。
落者，足垂垂也。
滞者，足下重也（凡事迟滞，不宜脱事）。
蕾者，如迭蕾也。
绵者，续也。



蛀者，如虫蛀木也。

昂者，欲上也。

促者，摺折也。

纵横者，枝乱也。

窈窕者，进退之形也。

枝者，生枝也。

浮者，微起也（与发同占）。

脱者，落也，又发不管也。

漏亦落也，枝下垂也。

管者，肱也。

肱者，管也，平伏而清也（难脱易成）。

刚者，坚也。

齐者，平也。

夹丝者，中破也。

拖者，枝生外也。

坠者，枝生内也。

桥者，下弓也。

揄者，上弓也。

横者，平也。

柱者，上直也。

挺诈者，中有馀也。

狐貉者，厚而不辨也。

狐彻者，厚而中通也。

凡言吉者，高仰旺相，洪润明健，纤活有情，铃管平直，圆实刚震，轻清浮发，豁落回就，皆是也。

凡言凶者，低伏临垂，脱落而漏，蒙昧而暗，沥淲窈窕，纵横摺折，夹丝拖坠，休囚拘折，枯朽颠狂，衰野滞蛀，戴白而出，皆是也。

补释象

补甲乙释象

纯金者,身圆枝亦圆也。
旺相者,高仰振起也。
落者,低下也。
窺窃者,细微也。
有气者,高昂振起也。
无气者,休囚枯朽也。
三起者,首身足皆高起也。
三伏者,首身足皆低垂也。
箭发离弓者,有弓而无箭也。
箭不离弓者,有弓有箭,金土之合也。
巨龙游海者,金水带火而动荡也。
龙口者,双火带金水也。
华盖者,土上立木,又盖之以土也。
金上立木,乃土上立双木,又盖之以土也。
金中带水,既圆而微曲也。
金中变火,首圆而尾尖也。
掩墙者,立木而逼千里也。
金兆化水,圆少而曲多也。
仙人过桥,中隆起而上立木也。
仙人上马,中稍凹而上立木也。
穿心六害者,木土交加也。
仰月形,首起足起之金也。
覆月形,首伏足伏之金也。
金中带火,体圆而尾微尖也。



沥水金，掩月而边高边低，足微曲也。

掩墙金，体圆而逼近千里，若系马于柱也。

金中变木，体圆而足直立也。

挂龙金，首挂于上，屈曲如龙也。

补丙丁释象

金水形，圆而尖也。

丙丁化金火，既圆而尖，三起伏也。

纯金，体圆也。

螣蛇，夹丝缠绵，水土之杂也。

金火形，此左火而右金，异体之金火也。

箭不离弓，金土合形也。

扬旗形，金中发火，似扬旗也。

困鳅带沥淪，土兼水也。

两金重迭，金形生金枝也。

猛虎伏岗，与重金略同，微带火也。

鹑鸽驼铃，金形带火也。

重迭丙丁，谓二钉也。

乌鹊带箭，重金而枝大于身，自下斜生也。

天罗地网，金木合形也。

牛头火，两火上出如牛角也。

天井水，土木交加，如井字也。

云梯独步，其形如梯，土木之杂也。

补丙丁腰金释象

匙挑形，土不成土，木不成木也。

木兆身空，木火土，杂乱而无序也。

无根木，木之截足者也。

足虚头回，火之强，土之弱也。



风吹烛台，木火土金之杂也。
叉天叉地，木之岐头带火者也。
风摆荷，水漾荷，弄珠荷，弱木而上摇也。
腾上木，直木而上带火也。
两鬼扶身，竖立若合，而两相背也。
软桥若柱，桥金而柱木也。
黄兰形，木柔而上，覆以金也。
牛头火，木上岐而锐，如牛角也。
天井水，土木交加，如井字也。
杖鼓者，双木而一起一落也。
扫脚枝，斜生于足者也。
帆箴者，火枝上生而测注也。
浮木生枝，木横而枝生也。
倒木无根，木横而截足也。
木兆化金，下直而上圆也。
木横倒者，无根而斜也。
风摇者，木交加而杂乱也。
倚壁者，靠墙双木也。
独土者，横吉之象也。
三合者，上木斜，而下形如口也，与三安同。
乱丝者，交加烦杂，如乱丝然也。
成林者，木直立而不一也。
倒龙者，木上挂如倒龙也。
毛叶者，如鸡毛之插于地也。

补甲乙丙丁兜财释象

仰月形，金中发火也。
顺风船，仰月生枝，如船载物也。
担肩者，仰月而两头略垂，金中带水也。



缩脚者，如鸟飞而缩脚，金中带水火，亦名鲫鱼戏藻。

漏身漏财，枝之下漏也。

卧蚕食叶，身如蚕，枝如叶也。

撑门，如棒或如针也。

金鸡独立，如鸡立木上，金木火之杂也。

子克母，枝大如身也。

公孙同数，枝与身大小均也。

背靠木，木立而金背也。

父子相背，所生之枝外向也。

飞鸟入林，翘尾首全具，如飞鸟之投林也。

接^①须出洞，如钥之能出锁须也。

枝动者，木上生枝而摇摇不定也。

补联占释象

钓竿者，木斜而带水也。

金形化水者，首圆而足曲也。

金火纯金，金形而首尾皆火也。

两乖形，左右夹丝，而足又开张也。

鱼尾者，足开如鱼尾也。

沥水者，水形如覆月也。

丙丁甲乙相停，则人我皆吉也。

丙丁欺甲乙，则人胜而我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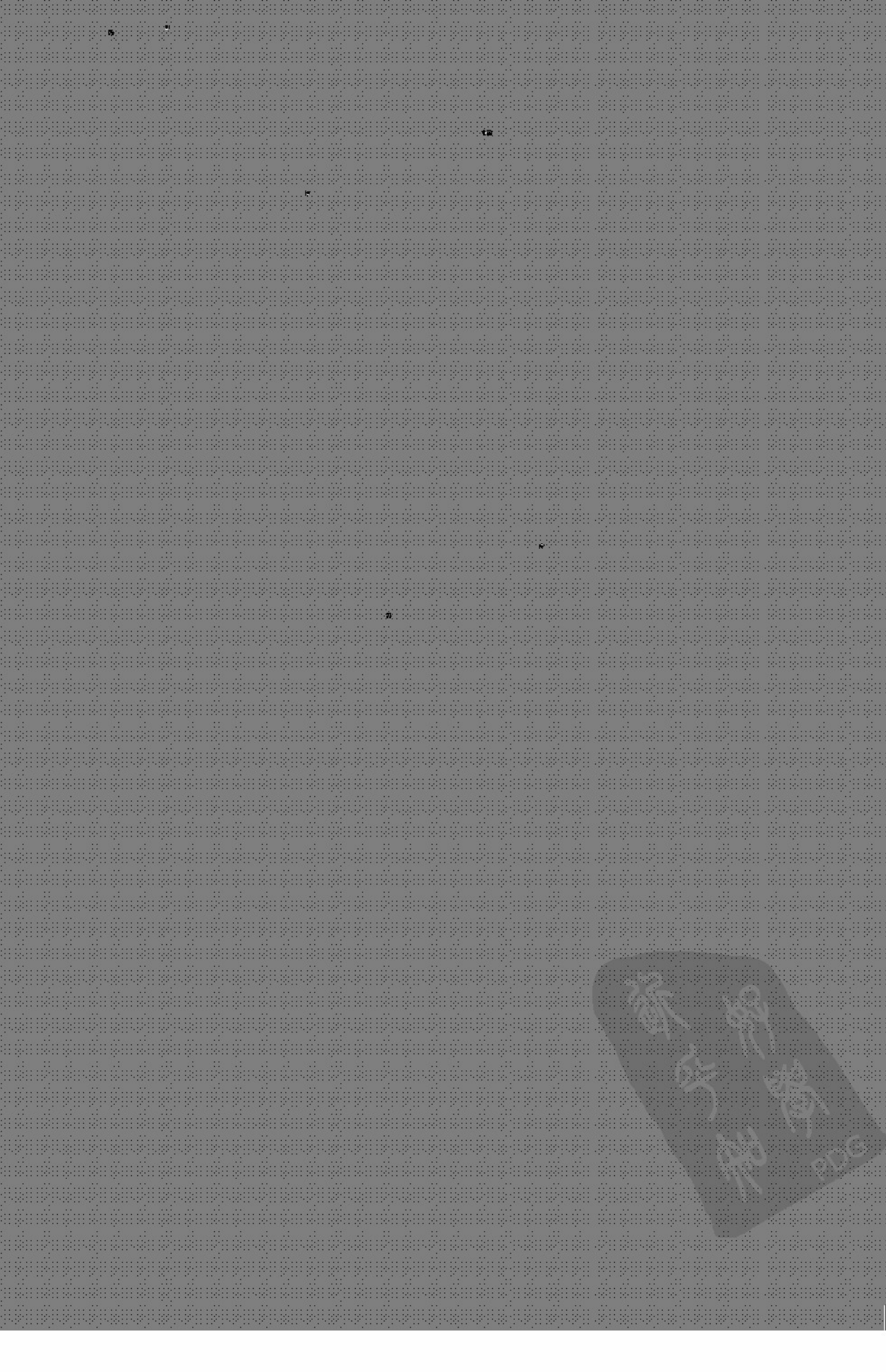
甲乙高于丙丁，则我胜而人负也。

蛛丝形，如蛛网也。

绞车，寿龟鳖儿，与蛛丝略同，皆不常有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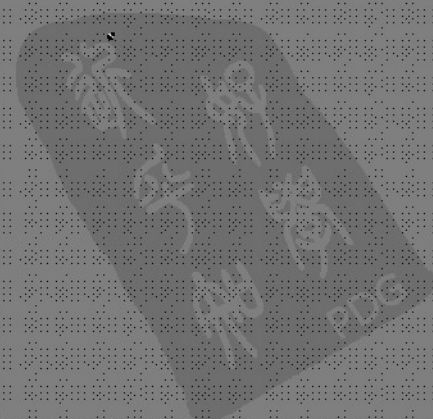
龙虎凤鹤，其形与生物相肖，皆不常有者也。

① “接”，库本作“捧”。



附 编 二

葆璞堂诗集



葆璞堂诗集序一

扶輿清淑之气，磅礴蜿蜒，涣而为人文，萃而为理学。间尝窃论我朝文治蔚兴，名公卿比肩林立，求其有体有用，本末可观，出处一揆，则于中州得数人焉。汤文正、张清恪其选也，继之者厥惟宗伯胡紫弦先生。

先生幼即有志圣贤之学，乡荐后浮湛公车几三十年，洎登第入词林，回翔禁近，洊涉清班，未尝一日废学。诸经中尤研精于《易》，语云韦编三绝，铁镢三折，漆书三灭，殆不虚也。盖其深嗜笃好，有寤寐羲文于千载之上者，故持论不主一家，而出其自得，往往不惜与先儒辩难。尝曰：“吾背传也，而不敢背经。”

圣祖朝数数召对宫廷，命之讲《易》，亘时逾晷，前后数千百言，屡蒙俞旨，有苦心读书之褒。余少游京辇，与先生为忘年友，后为馆后进。每过从考评，得读先生著作，虽一裔半豹，皆深味义根，足启蒙稚。至论诗文门仞，则与予有苔岑之契。世宗初年，先生进《耕藉诗》《河清赋》，甚邀激赏，寻跻卿贰，数年罢归。上御极，入覲京师，特复原官，未几卒。先生生平可考者如此。

予悬车二十馀年，先生季子季堂秉臬江左，哀举其所为《葆璞堂诗文集》，寄予校订，且请予序。予顾何能为先生元晏哉？虽然，昔东坡序范希文遗稿，有不及见之恨，而深以得识其子仲叔季为幸。予于先生虽年辈少后，而亲炙其言论风旨。又五十馀年，亲见其季幼孤自立，荷圣主恩深念旧，由倅守拔至大僚，将纘先生未竟之业，以副九重毗倚。复能继承家学，表彰先生之遗言，不亦较东坡有馀快乎？

先生诗、文各四卷，诗则自抒胸臆，质直而指深，和平而趣博，若无意于求工者，而绳之法律，不爽铢黍。文则根极理要，宣德达情之

作,致为剗切;而因物明道,从身心体认得来,于宋元前哲中,差近屏山、草庐诸家,洵布帛菽粟之文也。因并次其出处崖略,以复司臬,以告天下之能读父书者,即以备他日续洛学一编者之采择,吾知其非溢美也已。

嘉禾馆侍钱陈群撰,时年八十有七手录。



葆璞堂诗集序二

司空表圣论诗云：“俯仰即是，不取诸邻，与道俱往，著手成春。”盖言左右逢原之乐，而无事乎穿穴险固也。张无垢读杜诗至“野色更无山间断，天光直与水相通”，以为悟理者触境皆如此，此可以破章句之习矣。

吾师胡沧晓先生精研《周易》，学者莫能寻其际。其于雕鞶藻帨之学不屑屑也，然和顺之积，亦时发为诗歌，理趣高远，自然成体。间或比次经训，联之以韵语，亦源渊乎？有邵子《击壤》之风焉。所谓著手成春者，往往而是。非先生心平志愉，动息于道，观理熟而资之深，未易袭取也。古之人不下带而道存，目之所遇，化机流衍，神明不囿，有默识而心融者。《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其诸表圣“俯仰即是”之谓欤？《记》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其杜诗“野色山光”之谓欤？

读先生诗者，其尚以此意求之。至先生服躬经世之略，启丰序先生文既详著之矣，兹不复论云。

乾隆三十七年夏六月，受业门人彭启丰拜撰。



葆璞堂诗集序三

予少侍先大夫，即闻光山有胡少宗伯沧晓先生研精易理，弁冕经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比游燕，而先生下世已久，访其遗书，猝不可得，深为怅然。

丁亥冬，予奉命监郡陇西，以综理新疆局务，留寓省垣。越一载，而先生哲嗣云坡五兄亦以陈臬来甘肃，且同理局事。暇时因出先生所著《周易函书》见视，荟萃甚博，折衷甚精，言理不失之晦，言数不失之凿。予寻绎观玩，服先生之学之奥且深，而予二十年之私愿始得大偿也。然犹未见其诗。

庚寅春，云坡又以《葆璞堂诗》属予论次，予受而读之，其骨凝然，其气蔼然，古体朴雅而有神，今体生新而远俗。至于穷经有得，抒写性灵，则又素所蓄积，如数家珍，迥异于寻常隔膜语。夫《诗》为六经之一，言志章教，本非可苟焉而已。顾自汉魏以还，能诗者鲜穷经，穷经者鲜能诗，鸿沟一画，莫或两兼。至宋儒始欲兼之，而程邵诸公又以理胜，惟朱子诗冲和温雅，德人之言，有三百篇遗意。盖通才若斯之难也。今观先生此集，奇而法，正而葩，以易学之旨蕴写诗人之性情，不诡于理，而又不滞于理，次其风格，可以上追考亭。苟非涵养深醇，功夫精粹，其孰能与于斯耶？

抑又有感者，古人以有文为不朽，有子为不死。今云坡功名事业克绍前徽，而又能保护遗文，以光梨枣，即扣槃扞烛如予者，尚不惜殷勤下问，于以叹明德之后必有达人。而区区栖棧衣裳之慕，尚不足以尽之也，更用以念当世之读斯集者。

时乾隆重光单阏之履端月，东吴馆后学愚侄毕沅拜撰。

葆璞堂诗集卷一

励志篇

几案盛书帙，探阅渺无极。荆榛迷道路，俯仰增叹息。伫凝及行踪，志气转皇惑。关楫在何许，端委不可得。虔修一瓣香，质之贤圣侧。神若基之言，在昔有仪式。大禹惜寸阴，皇皇于日昃。孔子拔其萃，发愤且忘食。自顾何如者，乃不自整饬。恭为德之基，惰者德之贼。志懈宜自愍，意驰宜自力。不愍与不力，因循蠹嫩德。勿谓天听遥，感通难遽测。见闻不可欺，爱憎生淑慝。惠迪吉之阶，妄动增差忒。果能钦此言，本苗末以植。恪哉慎所修，将以铭胸臆。

寿天一梁夫子

美人曾已赋山榛，近许程门得渐亲。名向天池挥凤藻，才从藜阁漱华津。驹虞化雨沾南国，桃李春风湛颍滨。自有文章关性命，不随风会漫逡巡。

碧沼

碧沼涵光静，朱霞度影深。浮天映星月，川上古人心。

月

玉轮展空碧，金蟆耀海滨。天光浑似水，曾照古今人。

赠曹受可

截竹诛茅三四间，多人称是地行仙。文章古剑藏牛斗，意气雄风薄赵燕。自蓄郗筒供莞尔，手营陶菊总萧然。多情鸥鸟缘何事，栖在窗西绿水边。

乙丑冬，晤天植于西江，索诗归，祝仲复年伯

灵苞毓天地，摩荡以尽神。造化信难秘，蔚然储席珍。或在廊庙间，探指挥鸿钧。或故老其才，迟迟羁海滨。苍溟有乘除，达士葆其真。西江晤何子，素心为之伸。以彼落落志，抒予款款忱。明月满屋梁，剪灯未觉频。挹君湖海气，初非游浪人。我行亦已远，鲤庭疏夕晨。君将莱子意，持娱高堂椿。搦管徒赠言，结念愧敷陈。相期鼓长风，努力向秋旻。

忆书五首

前年绿绮赋离居，近复搜寻二酉书。抛掷短檠停夜火，安排长钟课春蔬。青萍负气羞弹铗，子石多情恋敝庐。也觉小窗太岑寂，教人容易过三馀。

舶棹翻风透晓檐，黄梅过雨湿疏帘。谁教阳魄收霉醪，孰挽书魔到黑甜。海岳画图辜玉案，长源青白负牙签。更虞脉望犹餐字，未必芸香取次添。

绡帙缥囊久未亲，封橱开见隔年尘。蟪蛄经界都成国，饕餮休粮也怪人。藜火漫吹天禄杖，壁灯慵凿稚圭邻。常如身属无怀氏，鸟纪龙文尚未真。

益友开缄晤所思，书笼比似药笼宜。海鯤藉汝搏羊角，荆玉凭君荐鹿皮。签上朱红今错落，卷中甲乙更参差。有谁秘阁储经笥，与较青箱夜分藜。

邛架函封竟欲疏，相思何地不踌躇。薰风梦觉清凉候，篝火更深寂寞初。栖樵似忘先世泽，雁鸿鲜报故人书。南宫生性由来癖，或恐前身是蠹鱼。

黄鹤楼

岑楼绣拱手亲扪，崔颢题名迹尚存。仰摘星辰天宇阔，俯临江汉峡门喧。旧时鹤化元裳影，今日云笼白浪翻。安得仙翁把长笛，

随风高动岳阳尊。

华岩洞

（洞有弥勒大士二像，皆积年石乳所成）

斫削费天巧，宁知造化新。广空如冻溜，珠动若悬津。悟我法非法，得他身外身。蓬莱在何许，长此几千春。

凭虚洞

不须鸡犬入云中，陡觉桃源路可通。尚有潭容金鲫鲤，从无人把钓丝风。拖唇燕子巢成窟，悬乳闾黎敲作钟。更说谿谿最深处，石田修竹一丛丛。

金达泛滩作

万顷波光涌碧湍，水关添棹上来难。于今得借轻风便，稳泛中流自在船。

庚午十一月廿九日先大人讳辰作

望极穷霄不惮频，天涯路杳隔云津。经年无字书华表，结梦沉思想旧身。

房栊深处掩黄昏，病眼看天未觉繁。悔怕无端惊瘦骨，不多添语问遗言。

记得依依在膝前，去年今日始凄然。室庐如故缙山远，冷向西风泣杜鹃。

先王母入邑志恭赋

曾闻俭素礼梅檀，纺绩功多母教端。赤火有灵销剩骨，青山无地葬馀棺。生前抗节贤名久，死后流芳好字难。落得口碑传万载，高风留待后人看。

同祛侯、次公、颢若、秉哲、攻玉登大观楼小饮

平添洲渚色，尔我共周旋。绉縠平拖练，回澜巧折笺。小言穿石水，微倮拜人仙。星触明珠动，杯倾绿玉溅。画沙书大篆，破浪策雄鞭。鸥鹭呼之语，鱼龙惊不眠。苏门鼓长颊，馀醉笑青天。

重阳登紫水塔

便是龙山会，无如此会强。行行历石级，步步拜灵光。遍酌贤人酒，分簪隐者香。科头无帽落，俯首看云翔。枚子输先道，莼羹许后尝。鹤林花解语，催得满庭芳。

阳武杨孺人节烈诗

惟天有正气，中闺毓令仪。前哲詎足芳，矫节匪所思。尝闻义姑事，亦读柏舟诗。面或为之毁，耳或为之夷。十八为君妇，频为后嗣期。孺子才数月，弃之何如遗。鹤发堂前姑，穷途将倚谁。茹蘖六七年，心期梁屋知。弱子与嗣子，胡为两俱隳。老姑悲不胜，感此泰山颓。忆昔初嫁君，遗言那可违。所志讫不就，苟生良可悲。延颈窃自经，九原成追随。嗟哉孱弱质，纲常凛若兹。黄金为志气，金亏志不亏。白石作心肠，石移心不移。如霜复如雪，如水复如葵。霜比烈烈操，雪比较皎姿。水流无断绝，葵向匪参差。日月照贞珉，纪此黄绢词。

送唐明府

暮四朝三术异同，诳愚何但一狙公。终袍觉后惭须贾，绵蕞从前误叔通。磊落岂无经世业，推移应号信天翁。中心最恨弹棋局，赖得均调有化工。

赠田肤功

谪仙丰韵杜陵诗，邂逅相逢尽一卮。不信马周长逆旅，何当李

广独羈迟。挥鞭先已乘风去，学圃终惭落第时。我亦欧阳门下士，瓣香浮动海云知。

张黄授馆于邑之长潭，得八景，各系以诗，步韵和之

孟公耸翠

雾嶂云屏也自雄，巧眉新样颇相同。诸峰罗列真儿子，一柱当空是孟公。蛾绿偶然添画笔，鸦青毕竟费神工。年来好眼偏私我，豁向寒暄静对中。

羚羊秀屏

翠屏高耸太希奇，树绕烟村竹作篱。天路两边分碧落，人家一带入晨炊。虽无永叔山中记，赖有王维画里诗。白石苍藤藏太古，渔樵能到不能知。

鼓峰爽气

绝巘都卢不可跻，欃枪曾此伐征鼙。云旗自展凌霄路，雨阵分排探月梯。刁斗声残天已老，鼉鼉雄压水犹低。于今村落无桴鼓，朝爽频教两袖携。

龙沟瀑布

谿窾曾与石泉通，一径穿山注此中。自有声歌饶鼓吹，不劳裁剪置帡幪。槎浮云汉天无极，机绕流黄照未穷。尽好题诗无巧手，天孙端的费神工。

桃源石洞

洞里人家道是秦，花时从不染风尘。逢人不信乾坤大，过眼全疑岁月新。佳处偶然成捷径，穷源到底属迷津。分明记得渔郎说，鸡犬桑麻即隐沦。

石潭夜月

清华一向石潭生，风掣波回触水晶。宝镜两盘秋隐隐，明珠双动夜盈盈。分将玉兔中间魄，添得银河分外明。庾兴自来差不浅，况增沉碧起幽情。

东河宿雾

谁将烟景望中开，没石藏霞作一堆。直去似云探木末，横拖如带束山隈。都疑曙色河间少，不见人踪岭上来。只待氛氲消散后，好从天际认蓬莱。

三际晓钟

月影空蒙夜气清，尝从枕畔得钟鸣。南门消息金鸡动，北阙班联彩仗迎。晏岁我犹耽苦读，有年谁不称勤耕。大音欲作频频叩，净洗胸中百不平。

己亥元日步玉友李明府韵

南枝才放暖，又见物华新。觅坐求高士，敲诗报故人。粉窝初试水，腊燕已宜春。不待邹阳律，和风渐觉亲。

静籁生天籥，晨曦当暑新。梅风香处士，蕨露浣诗人。赋拟椒花颂，杯传竹叶青。琴书如可共，徙倚自相亲。

元夜李玉友署中看砖花

不独东皇擅化工，祝融也解铸春红。既添繁蕊垂垂朵，复茁灵芽密密丛。金谷多年培地力，隋廷几日费人功。只愁蛱蝶无凭据，未敢寻芳趁晚风。

春宵点染出天工，一抹虬梢掣晓红。琼圃裁成仙桂种，上林植得锦香丛。谁将炎帝经纶手，换出勾芒造化功。几度唤醒蝴蝶梦，教伊栩栩漫从风。

山行

行行穿过竹篱笆，萝薜蒙茸磴道斜。风窍洞岩天自语，水凌盘瀑石能花。松头放鹤遗仙居，树杪栖鸡学暮鸦。莫道武陵深不到，乱云左侧是桑麻。

即事

颇觉芸树兴味长，那能诡遇学王良。竟忘茸户蓬茅隘，赖有奎文翰墨香。不饮也常擎酒盏，无钱时复探空囊。山林何必皆名士，为恼烦名筑屏墙。

见新历同理仲舅祖翁作

一年才过小阳春，又见初颁凤纪新。人与梅花同格韵，庭馀雪影倍精神。庄生志拙甘呼马，原宪才疏愧结鹑。书卷肯将奢俭论，料人端不笑予贫。

书王体仁壁

谬向疏慵索一笺，自忘词客久登坛。诗豪笔醺蔷薇露，文将旗摩杏子天。尾附信然司马论，先驱难得祖生鞭。他年倘定文章价，谁与龙门太史贤。

嫠妇行

（为玉友李明府作）

翔风吹裳声恻恻，嫠妇偕夫走江北。道路遥遥春水深，连天蔓草非乡国。夫病膏肓忽丧亡，幼子嗷嗷空断肠。哀情哽咽谁能会，背面偷垂泪两行。往来观者咸叹息，无人解措移山力。哀情苦意徒自知，逢人不道饥无食。尔时李公初下车，目击此妇心踌躇。宁无亲知与戚里，茕茕守此欲何如。妇言家在湖南住，生来不识天涯路。儿妇薄命轻远游，千里移家等闲度。寻常挥泪湿南云，渺渺家山劳

梦魂。伶仃稚子无知识，啼向秋天泣暮殄。公闻此言殊感叹，旋输囊橐给缗贯。仁人利济逮穷黎，指画须臾拯急难。嫠妇感兹意气真，欲言不言难自陈。與前跪拜深深语，顾公长作生民主。

山行

清泉随处濯衣裾，砍得柴根照夜书。酒熟稻香人事好，爱山真欲买山居。

竹梢摇影入云丛，松韵离披轧晓风。万物自闲天籁合，道人心与碧山同。

试把高山当子期，清琴对汝一弹之。忽然触动涓涓水，流到人间知未知。

草庐围绕竹篱笆，藉步春生满径花。只有野人无个事，常容日夕醉邻家。

松菌当岩滴溜圆，蕨芽初放未舒拳。山僧也解闲滋味，好与同参玉版禅。

芹芽新茁胜桃花，牵惹东风几片斜。自是渔翁来去便，不曾迷路问桑麻。

野花绣作锦郎裆，名药吹风分外香。寻得天台黄独种，不将栽法教渔郎。

藤蔓垂垂覆苑墙，绿阴摇影入书堂。忽然嗅得幽兰气，添我蓬门草户香。

日午阴森夏木稠，荫林清露未全收。几回欲把松风卖，只恐人间无价酬。

野花娇艳参差出，百鸟清音唱和浓。石径草封人迹少，丹书持向最高峰。

稻颖风摇秔粳香，几家春酿急秋尝。蹇驴也自知行径，乘醉扶人到草堂。

几峰雪色蘸天白，一路松枝照眼青。樵子频来无礼数，瓦盆煨酒读骚经。

赠潘鸿儒

寻常藻思漫离披，霁月光风许独知。对境乐偕仁智趣，承颜色动桂兰枝。种花不羨河阳好，掷果偏怜玉树奇。每向商山新雨后，乱峰深处采灵芝。

寿姚明府太君

玉扃晨启黄金殿，云开碧落朱霞旋。结璘宫阙空嵯峨，人间始有真闺范。坤灵育德属名门，曰嫔归来见典型。四德克全称内助，嗣徽争说太夫人。司寇堂前侍巾帚，西清署里称慈母。恩勤抚育百斯男，教养仪型昌厥后。父道师道两俱全，母仪家国诚独贤。戴高履厚被恩泽，大化不言何择焉。感君之德何所祝，万井偕声歌百禄。丙方星瑞孟秋高，莱衣满庭红扑簌。

戊寅偶成

冠年名已到南宫，强仕身犹滞桂丛。偏是青山能恋我，枉教白发渐成翁。未完雪案平生债，虚驾云衢万里风。难道榜花真分定，教人惭愧说冬烘。

丛台

寂寞荒台古殿馀，水风吹柳绿徐徐。旧阶草色青无际，新月眉湾画不如（下有照眉池）。残照往来成邃古，遗民颠倒说当初。武宁雄度今何似，野杏飘香入废墟。

初出都门见新柳

才睹杨枝觉眼明，两行金缕拂行旌。前途渐入邯郸去，喜与家山算到程。

卧龙岗

命世经纶抱膝初，层冈环绕近荒墟。劈分川蜀兴炎汉，想象云龙卧草庐。全鼎未完心有憾，壮猷虽茂志难舒。生平尽瘁归遗表，多少名臣愧不如。

又成断句三首

云幔垂垂覆草庐，幽岑荒径漫踟蹰。乾坤未老经纶在，此后人还领得无。

几尺枯茅天地宽，就中陶铸汉江山。请观初出茅庐日，割据公然鼎足看。

得意高歌梁甫吟，南阳城畔结庐深。自从白水真人后，剩有茅亭说到今。

园居杂咏八首

深深藏过旧青萍，短钟长镰贮一庭。炉冶典司金作用，辘轳发动水精灵。恪遵先啬春秋令，自著农夫稼穡经。龙缺久韬光焰寂，不教容易逼寒星。

学书学剑两无成，收拾犁锄且学耕。人垄稻风香粳粳，聒人檐铎响钁铮。是谁戴笠锄新月，独我焚膏熬短檠。料得鸡肥禾熟后，也胜年少请长缨。

十亩田园五亩池，绿阴深处听黄鹂。黑甜性僻机心少，白版檐高午梦迟。鸡肋弃之殊可惜，猪肝遗我竟何裨。自甘粗粝清闲甚，一任饥肠饱藿藜。

吝鬼慳魔苦见侵，驱他特特费搜寻。文公搦管亲书檄，季子磨锥痛下针。伏枥尚惭千里足，执鞭虚耐十年心。高山流水如知我，交付幽怀语素琴。

偏于险处巧撑持，始信天工妙绝奇。哲士每先留藻鉴，憨生到底得便宜。不因曾母曾投杼，那许匡衡便解颐。已省桃僵非李代，

窝营安乐傍东篱。

看得蝇头太认真，腥膻队里转情亲。炎炎面目新来势，扑扑须眉旧日尘。舌尚存乎宁学我，臣之壮也不如人。峥嵘傲骨磨砢就，肯为醯盐漫乞邻。

久拚春早入皇州，冬杪徘徊尚此留。榑柎火高裘解印，端溪砚老石封侯。不随俯仰宁株守，长抱坚贞耻暗投。指点云山孤绝处，大书居士号休休。

沾泥短翮拨云难，谁与扶摇借一抟。囊里锐锥难自脱，匣中长剑不轻弹。情知拙喙疑陶犬，未信芳言比臭兰。毛羽离披绵力少，小山那得便如峣。

美中袁明府画梓潼帝君像，为蔡仁趾预贺

道水春浮七曲山，引流何地不潺潺。红绡欲倩朱衣抱，黄篆先教墨绶颁。旋拟东坡留玉砚，更从西舍探金环。麒麟种岂人间得，桂棹高期第一攀。

贺蔡仁趾

桂有子兮兰有荪，玉田渍种培仙源。流光集庆入庭轩，高君之户大君门。承承衍衍固灵根，佑我后人联玉昆。绳其祖武无比伦，大椿岁月枝叶繁。使君世德久长存。^①

纸钱

何年作俑赞幽元，楮錠装金待火燃。明教沉灰埋浩劫，暗疑夜市有铜钱。人间未必皆贪鬼，世上何曾有吝仙。争似升香无体质，等闲缥缈达寥天。

^① 此诗或有阙句。

壬午十二月，有猾吏伪造邑尊过款八条，
邑尊疑余所为，作此寄之

人情雨覆云翻似，壮志天青日白同。薏苡谅难诬马援，蜚龙端不碍苏公。徒然画虎能添翼，毕竟弓蛇误捉风。稍待氛氲消散后，苍苍依旧是晴空。

荧荧灯影障浮纱，载鬼虚生两眼花。信耳误投曾氏杼，当机谁领赵州茶。岂真市虎传来谬，毕竟心猿会处差。索性划开清浊水，等闲莫漫着泥沙。

步葵园周明府退食韵

平生风雨惜交游，自爱薪樵五月裘。伯乐不来甘伏枥，渊明归去苦吟秋。空疑陶犬无长技，自信匏瓜肯浪求。倏见西京词赋手，输君拟作十年酬。

铅槩焚膏经几年，短檠风雨夜钻研。那容计较量才斗，早已安排造命天。尺蠖欲伸宁自屈，青蝇无附待谁传。新来得御龙门李，敢乞先鞭与后贤。

震起雷霆百里声，口碑啧啧耳盈盈。共言铁面心如水，谁信黄河笑拟清。书卷当前皆实学，邱园随分惜虚名。已拚麦饭齏盐里，拙笨疏慵老一生。

寻常捉笔太矜持，却费涂铅更抹脂。名士声华高邃古，大家文字重清时。乱飘郢客歌中雪，挥洒陈芳国里诗。自有鸡林声价在，那能消受俗人知。

官臣哉游邯郸卢生祠，有断句云“点缀乾坤任有无，炊粱何必谓全诬。人人都向邯郸醒，宇宙撑持付梦乎？”步韵和之

曾向蓬莱问径无，随声敢道古人诬。且须破格高抬眼，能向痴人说梦乎？

才说丹成尽道无，哓哓聒聒自还诬。宁知劳攘浮生事，不及炊

梁一瞬乎？

去后行踪渺若无，口碑谁是复谁诬。即今倘到邯郸市，枕头容余一睡乎？

肯许憨生同梦无，就中消息谅非诬。洞庭铁笛秋横水，世上阿谁领会乎？

觉非乌有梦非无，学得惺惺也是诬。推却枕头睁眼看，几人称是独醒乎？

梦里勋名孰解无，贪他枕头受他诬。往来尽向邯郸宿，难道黄梁未熟乎？

慎莫随波问有无，豁开双眼便知诬。如何一霎黄梁饭，偏觉从容耐熟乎？

醒梦凭人说有无，谁甘逐浪受他诬。行藏总付天为主，不亦中流自在乎？

癸未初改授广文咏怀

麈尾雄谈向冷毡，久无心计说先鞭。怡情秋水庄生剑，得意春风茂叔莲。生趣发扬窗外草，道心安顿坐中禅。华胥国里闲来往，长喜图书手自编。

记得遗经在过庭，书灯入夜惜流萤。盐车竭蹶悲长阪，羊角艰难守北溟。投笔憾无飞虎相，学农惭愧丈人星。幸留闲署安排我，凭仗金声作典型。

阔落帡幪万里遥，羁栖无乃似鸕鷀。韦编信手成三绝，蕉叶随时挂一瓢。静爱黑甜容懒癖，醒依白醉代炎飇。山阴有客乘舟到，也作平原十日邀。

但识随宜任自然，刻舟谁待拟前贤。梅花和靖多真趣，蝴蝶庄周有夙缘。三跃纵馀烧尾火，六经不是打门砖。芳腴漱得津津味，抱月横琴笑向天。

和阉子履韵

缁袍无计敌霜寒，毕竟谁怜范子单。酒尽渐愁囊橐减，客疏新觉室庐宽。不思狡兔萦三窟，却恨封泥少一丸。奢念等闲驱遣尽，解颐聊共说微官。

都门行乐词

娇红嫩蕊开春帐，桃花李花艳相向。京都年少恣游嬉，踏青赛庙纷游漾。百戏攒成锦簇围，朱轮翠幃生光辉。初见长绳胸高架，腾身欲学乌鹄飞。别有高橈支两竹，不践泥涂践平陆。亭亭孤鹤出鸡群，风回电掣无停轴。凝眸倏觉尘如霰，云是娇娃推宝鞢。摇鞭横搅彩云斜，据鞍回趁参差燕。六街鼓吹忽然喧，竞拥妆台毂转旋。攒来百宝浑无价，惊起嫦娥那得眠。结璘宫里霓裳烂，瞥向平台露娇面。空际飞盘弄小珠，掌中跳跃摇金钿。三刀陡向青天起，百万苍龙齐掉尾。拦空碎远搅银河，白猿袖弄双丸子。又有青狮斗彩球，秧歌动地曼声收。春台烟景繁华梦，烁电凌霞夹路稠。升平游乐情无既，凤凰城畔人如蝟。归来襟袖细摩挲，犹带青郊草花气。

酬彭修子

镂月镌霞海上归，等闲百斛卖珠玑。风飘玉垒随云转，手挽银涛作雨飞。芸气出奩清到榻，柳丝萦槛绿侵衣。瓶中剩贮蔷薇露，班管终期借一挥。

璩受兹寓中与高荆襄谈诗

曾读荆襄律一篇，最难开口是天然。麒麟篆熟新诗伯，弧昴星占旧谪仙。璞玉浑金长落落，风樯阵马独翩翩。寻常那辨丰城气，遥夜寒芒牛斗边。

蓬蒿匝地水东流，人事低昂可自由。乌豆力强参术弱，鼎彝色暗碨砢优。步兵难得惟青眼，毛颖封公是黑头。几度临渊徒自羡，

纶竿无计独夷犹。

食爱琅玕栖爱梧，鹓鹓原不似乌乌。域中制诰归清署，海上文章属大吴。碍眼浮云飘野马，误人残牍滥吹竽。只须收拾高山曲，肯以春秋问蟋蟀。

送萧在丰南归

闻说归航楚泽深，天涯羁客思难禁。扁舟一叶杳然去，秋水长空何处寻。北极影寒知己梦，南云泪湿故园心。梅花正向江南盛，莫吝繁枝惜好音。

石天一癸未登第后以忧归，作诗贻之

紫禁衔恩射策回，亲挥彩笔动三台。遗经学自传家得，问字人尝逐队来。读礼胡为居北牖，诵诗悔不补南陔。遥知竹径斑斑泪，堂上看云剧可哀。

咏月

万籁向晦寂，清辉独高洁。何当半生心，对此一轮月。

闻汪丈讣音，诗以挽之

闻说乔柯逐逝川，不禁清泪湿南天。来时就我叮咛送，眷恋春风执马鞭。

曾订花开绿荫繁，薰风相会在都门。如何露白蒹葭老，秋水寒烟冷故原。

寥寥云树隔长天，草蔓山荒总可怜。父执故人看欲尽，后生那得不凄然。

秋夜闻笛

拥被怯霜闻塞雁，解衣偎枕坐寒更。是谁夜半吹横笛，搅乱西风梦不成。

秋怀

秋气悲如此，嗟予独久淹。吟无知己共，贫有客愁兼。支枕听孤雁，当门掩破帘。划除心上事，落叶满虚檐。

得韩输雪手书

露重霜寒苦皱眉，南云何处慰相思。只从锦鲤裁成后，想及宾鸿寄到时。后劲不须羞款段，前程竟懒着鞭箠。何如半壁黄宫好，老大疏慵两得宜。

生辰

满眼羔羊缺五缝，他乡愁绝是寒冬。荆榛道路羈酸伯，尘土衣冠愧老农。书卷渐抛犹缱绻，乡心极盛反从容。谁云四九知非早，头白甘为待叩钟。



葆璞堂诗集卷二

赵州道中

征鞍日日畏尘嚣，据马挥鞭颇自劳。来往不知缘底事，春风七度赵州桥。

汤阴谒岳忠武王庙

南渡烟霾草树昏，岳王故里峙中原。早倾玉垒仇难复，亲捧金牌声暗吞。恨血已沉留碧草，忠肝不朽贯天门。权奸铸像看长跼，遗臭何曾荫子孙。

过陶城经元亮先生隐居

三径何年便寂寥，东篱残菊影萧萧。督邮满眼无回避，独自先生愧折腰。

将抵家望朴公山

萧萧疲马又空回，拂拂征衫着土灰。却爱朴公眉眼好，最先迎我过淮来。

园居

抱瓮携锄种野蔬，菜根滋味寄蜗庐。省言自觉心无事，契理深知乐有馀。得意何时无妙解，忘机随便只摊书。尝将蠹啄消残纸，闲叩希夷语太虚。

小园芟草

可怜嘉植没蒿蓬，不及荆榛畅晓风。入手怕沾苍耳子，凝眸旋

注白头翁。肯容野卉闲滋蔓，正要庭柯渐郁葱。芜秽芟除桢干茁，干霄从此入云中。

山行

远岫如堪挹，登临渐觉赊。老松无俗韵，香药有灵葩。雨卜山腰雾，晴占石岭霞。隔篱闻犬吠，始得见桑麻。

曲折遂穷搜，林深气象幽。嚼花虫凿字，卧岭石呼牛。夜怪金星逼，朝疑木客愁。忘机到麋鹿，天地信虚舟。

乙酉元日迟春漫兴四首

东陆韶光得得来，银幡彩胜几徘徊。勾芒已领催花檄，葭莩犹疑候琯灰。顾影有时成独往，看云无绪转相猜。几番欲怪东风懒，识面先倾蓝尾杯。

曲径离披草蔓荒，晓烟东望树苍苍。暗香入夜无滋味，眠柳终朝是睡乡。彭泽酒疏春寂寞，孤山月淡路昏黄。谁从门户祠膏粥，引得条风到草堂。

霜威雪态老寒冬，屈曲泉根守蛰龙。频到窗前看草色，更从池畔探春融。空粘献岁桃符换，未办堆盘菜甲供。欲向东君问消息，凭添绣线学从容。

茫茫春事杳无边，几处亭台冷曙烟。参觜未中星黯淡，衡阳将到雁翩跹。祈来富贵非常策，乞与聪明懒着鞭。坐待吹来邹律暖，斗杓将转玉衡旋。

立春

阳春有脚几时归，岭畔梅枝寄不违。鞭得土牛行绣陇，戴来彩燕照琼帏。南溟计日看鱼跃，北塞当天有雁飞。最爱青青河畔草，铺英满地是生机。

平声诗

梅风生东园，池篁薰西坪。幽芳将贻谁，孤怀难为情。

小游仙诗

泠泠风御渺长清，九万转来一羽轻。谁信云苍高绝处，寥天犹有鹤长生。

劈破洪濛辨劫尘，杳冥何处觅元真。金乌推动朝霞色，唤起神州梦里人。

碧落遥空信所行，朱幡前导未分明。石鲸月下三山路，卷起秋云听海声。

松醪一泛紫霞杯，玉管金璈彻晓开。袖出小龙吟向月，宿云娇凤一双来。

紫霞沉醉蔚蓝天，枕月看云自在眠。碧宇竟将椽笔署，乾坤容我作诗仙。

炎汉何人辨劫年，冷灰埋尽旧时田。海尘扬后麻姑到，初教龙耕水外烟。

皓白横秋曳冷光，素娥偷便试霓裳。云璈欲作钧天奏，仪舞新来教凤凰。

洞天萧散已多时，琼圃瑶台任所之。忽听火铃宣诰敕，一齐回首肃朝仪。

步王卓崖老懒韵

眼中曾不着纤尘，陆海中间方外民。石火浮空原幻幻，衣珠入手自真真。青莲居士生前舌，金粟如来觉后身。已放乾坤容巨眼，经天纬地是何人。

世网牢笼隔几尘，和光犹且混斯民。情知即幻原非幻，那识求真已不真。五叶花中参觉路，三生石上说前身。筌蹄忘了无多子，未信从来肯负人。

即事

谁谓桃源道路赊，绕溪深处尽桑麻。莫言方凿投时谬，甘学匏瓜守亦差。信耳何人非市虎，疑心到底属弓蛇。情知久被微名误，便可持竿上海槎。

仪少尹张公筑草堂于署中，和吕皆实韵

浚水中间作草堂，周遭间值小垂杨。药栏乘兴都镌檄，棋阵分标自辟疆。椽笔拨开金薤倒，羽觞推动墨花香。葛洪更乞仙居令，愿与溪山共夕阳。

题柏山文倚剑白云天图

注目烟岚独往还，截云吴铁啸秋山。探珠只待骊龙睡，摘羽凭将彩凤删。似雪肝肠浑浩浩，如兰气味自闲闲。何人月旦推高品，应在朱霞白鹤间。

赠樾阡廖明府

谪仙与坡仙，并妙入君笔。远踪希殷徐，近代固无匹。所赏在寥阔，抉理竟微密。上齐铸黄金，殊光露真质。揩之彝鼎色，叶之钟吕律。鞭翻却凤鸾，先驾逾绳尺。方当陟天衢，胡为就散佚。伊余昔仰止，恍焉如有失。佳辰获良晤，大叩无全匿。愿舒径寸辉，浮景出深室。

赠王绳晋

穷达固有命，志士贵藏辉。蚩氏自营触，壮心殊不违。道存意想阔，境闲视听非。游览涉书史，落笔无停机。清歌激遥天，浊酒浇素徽。洹水足蟠屈，水清波浪微。谁能生羽翰，万里遂搏飞。

赠束良友

相彼天下士，如君良独希。选言居体要，契理得精微。白壁无前侣，黄钟点化机。对花疗静癖，将鹤报晨晞。金薤琅玕倒，清词日月辉。马图纷邳架，流水出桐徽。涉趣既未远，赏心殊不违。

瀚如座中读田太夫子壁间诗，步韵和之

摩挲书篋解行旃，多恐绵才力不胜。村落校年搜石墨，古碑磨字读韩陵。庭虚雪作纷纷态，砚涸池封的的冰。情好倍于春酒味，高春酌到夜张灯。

彰德太守郭公重修万金渠书于碑阴

洹水分流绕郡城，夜春都向桔槔生。只须太守如椽笔，洒作黄金次第行。

圣泽原来在此中，阿谁穿径许流通。情知万载歌神牧，庠引瓢倾入化工。

万金渠

未遣黄熊入羽渊，劈分河水润原田。平铺月鉴无遗照，遍洒商霖纪有年。胜算已知侔郑国，素心端不负廉泉。汪洋千顷知谁是，雅量春收小百川。

重修万金渠为郡伯郭公颂

洹水出行山，洹流赴东极。谁肇遏其流，而以便种植。魏渠创厥始，万金续前德。畎亩屈曲通，渐与城隍逼。辘轳夕不闲，盆盂数环息。竭来郭细侯，疏浚迈恒识。牯石开水关，引流注沟洫。资其浥注功，遂兹灌溉力。未须纓汲劳，冯夷殫厥职。庶几亿万载，利济垂典则。

玉簪花和刘荻江韵

谁把连城璧一丸，凿成钗向鬓头安。当风旋觉香生髻，错与金钿作对看。

蓝田旧种并珊瑚，雪色殊光艳五都。浮渲未撩仙子鬓，名园亲犯小蜂须。

凤仙

风前瞥见斗婵娟，一掐嫣红滴滴鲜。嫁与吹笙王子晋，碧霞遥起海南天。

刘荻江以诗见贻却赠

涓涓冷署凄凉久，笔砚生疏闭窗牖。入门长揖是阿谁，剑铗书滕不离手。状貌苍黧骨格奇，短袖单衣露两肘。相看年齿廿馀龄，自言频向江湖走。生来惯食武昌鱼，也曾亲折章台柳。芜城豪客尽知名，琼花观里推诗友。采石闲吟李白诗，夷门许步侯嬴后。踪迹由梁历燕赵，更欲入秦击秦缶。几回推倒座上僧，踢翻葫芦弄筋斗。云胡不归值数奇，跌宕诗篇挂人口。宁使貂狐老敝裘，肯逐萤光同腐朽。自笑自吟还自斟，醉后宁辞一千首。旁有见者人未知，荻江知之云是某。

昼锦堂

定策勋庸在两朝，老依乡郡极风标。文章定许欧阳最，俎豆难同世代祧。挥手拂云开日月，洁身辟路出烟霄。锦衣绝艳无前侣，醉白襟情远俗嚣。

叠浪冲开万里长，风云际后见明良。胸襟蘸洗秋江水，怀袖招携烈日光。已有鼎铭悬白昼，不劳高炬照昏黄。何当更锡麒麟篆，搢笏垂绅领庙堂。

张慧中携女史作游漫赋

玉钿金铺绣帐开，扫眉阁下探春来。招携明月穿湘水，收拾银笺上镜台。筐贮大家修史笔，胸罗文苑出群才。奚囊满贮新来咏，不遣莺花负酒杯。

赠胡临川

四月青门别，行装驾紫驼。即今新作郡，何日共鸣珂。桐谷松浮翠，岚光月映波。多君荣族谱，把酒意如何。

赠袁美中

神君为政自忘机，叶县中牟总不违。无事低昂调玉轡，有时颠倒着缁衣。米家画舫常时具，杜子诗囊信手挥。莫讶薰风生几席，瑶琴一曲鹤翻飞。

葆璞堂拟古

小斋不数椽，聊以葆天璞。宁无殊色光，蕴真自含蓄。所贵在不雕，完神秘深谷。吁嗟流俗人，徒作顽石目。

亲识浑沌面，欲与浑沌说。澹尔忘语言，契合扁深闾。众有归本根，渺如洪炉雪。天尚无朕兆，含生安足列。羲皇固未忘，一画天机泄。

高鸟自在飞，与吾同意趣。古人既已遥，疲神劳远溯。道胜非语言，理精越章句。吾自适其适，安用逐健步。

颗粒渺太仓，一苇轻云涛。不自觉琐屑，安知天地高。缅古亦已往，下瞩徒为劳。虚将一寸心，远视极秋毫。愈远愈无际，郁郁何处搔。

虞泉濯寒魄，洗出白玉盘。照耀历今古，推上青云端。明暗变晦朔，相循如转丸。浮翳庶敛戢，皓白岂所殫。

天地无弃材，榆栌岂沦落。尺寸苟有资，徙之就绳削。搜括至

梁栋，匠氏数骇愕。安知有灵椿，春秋八千各。度量不可测，所须非斧凿。树之无何乡，因天寄真托。

圣学在畴昔，抉理尽深赜。六经竞实用，艺事悉该措。岂有文字科，衡材较名数。制义一以崇，帖括相驰骛。兀兀事空文，白首死章句。所学非所宜，徒为古人误。

拳石生泰山，坚贞自结构。未逢米海岳，谁令人怀袖。真赏出真鉴，不在透绉瘦。唇吻徒开张，笃嗜亦已谬。明珠滞五都，何心自求售。

度量各殊轨，相去岂寻倍。升斗耻斛石，江河愧沧海。何况于人心，高厚比覆载。谁令束缚之，狭隘失真宰。虚受信有基，过则勿惮改。

兰茝生幽谷，本无殊色光。藤蔓恣芜没，乔林竞高张。葆真固独知，从风扬远芳。樵牧无深识，众草以为常。不逢尼山叟，安识王者香。

挽何倬云

八斗才华一担收，检书烧烛最风流。胸襟竟与天争阔，文字真同峡倒流。高掇酒杯增意气，广收名笔肆穷搜。迩来频梦章江水，不似滕王阁上游。

记得西江手一编，短檠风雨共周旋。高情跌宕希三古，雅量汪洋贮百川。锦羽摘残双凤翼，博山焚出老龙涎。于今纵有登楼兴，风雅何人说仲宣。

彰德郡治后老槐一株，云系宋植，郡守郭公作堂于其侧，向未有名。一日乩仙降笔有跨鹤槐堂之句，公遂取槐以名其堂，诗以纪之

閭山崔嵬高绵延，灵根秘固周劫年。申甫笃生宁妄传，乃有郭公继孤骞。琼姿玉质浩无前，等闲泼墨挥霞笺。寸纸触手龙蜿蜒，娓娓鸿词著大篇。高携曜灵濯虞渊，天柱补缀周八埏。为怜苍赤多蒙顛，开豁径路除颠连。湛恩霏霏如涌泉，穷岩幽谷蒙陶甄。乃复检校搜内篇，道心微密神完坚。灵芽默孕回丹田，垂帘密密契真詮。皇人心怡无弃捐，偶然凭乩一至焉。弥空映鹤飞翩跹，欲下不

下相回旋。中有真人即广筵，授以方药希神仙。更披金蕤额堂颜，谓槐托根与堂联。孤干挺直撑云烟，不朽之姿堪比肩。魏公勋名在彝鼎，归来置堂名昼锦。兹之槐堂亦大奇，额颜乃属仙人题。柯叶有如松柏实，萌芽便具干霄质。尺匡光芒径寸珠，鸿才勃宰奋天衢。仙机深隐渺不测，凭槐传与时人说。槐宸自昔对三公，天池岂许常人同。

槐堂又得二十韵

虚宿储英久，高堂历晦暝。不知年近远，偏爱气芳馨。日丽婆娑影，天垂覆盖形。雨丝频滴沥，风韵响伶仃。恰与高轩逼，尝从静夜听。声音出金石，柯干养精灵。紫碧堆书案，牵青入画屏。夜星添缀实，朝旭幌流萤。叶带莓苔色，枝撑鸟雀铃。胸云留去迹，垂蔓扫闲庭。逸趣凭栏茂，幽情与道冥。措之心愈渺，对此眼弥青。诂但酬初志，兼堪对大廷。元和滋孕育，胞与辟仪型。布德风行草，征材药备苓。蒲鞭存薄罚，犴狴释严扃。聪达思悬铎，恩深拟建瓴。冰心时盥濯，玉色转辉莹。尽识淳风茂，咸言妇子宁。老槐如解事，缄此诏千龄。

槐堂又得七律二首

堂下阴森植古槐，轩屏撑起拂云栽。欲将广厦师函盖，肯以坚贞愧美材。元气内涵真脉固，生机遍覆颂声来。曾闻面与枫宸对，故遣仙虬作巧媒。

退食从容有所思，每依柯干鉴须眉。贞心故与高槐似，清影先教素槛知。敞豁胸襟凭月色，扫除尘闷有风枝。最宜庭院宽如许，却被繁阴总受持。

邕署牡丹盛开，郭太守招，同陶
临漳、李浴日、高逸千小饮即事

簿领乘闲幽兴催，探春随便到亭台。招携百叶仙人下，更约青

州从事来。

酒涵花影溜红光，花带微醺满面香。正是华清新浴后，起来频啜紫霞觞。

又似霓裳下蕊宫，舞多春重眼朦胧。曾叨敕给松龄酒，脸晕潮生一捻红。

已知国色无双白，更喜天香分外清。却是丰标带真率，翻嫌脂粉太粗生。

与月平分一段清，将风引出小吟声。夜来仔细笼灯看，解语分明别有情。

座有三贤广宴开，惭予醉后与趋陪。不应独许腰金紫，等待明朝太傅来。（以余后至，故末章云然。）

和樾阡廖明府不染庵之作

黄华岩高历巉嶮，端拱森严望之俨。中有真人襟带敛，乃营书屋贮金检。别构小楹称不染，敝衣蔬食从吾俭。孤情未怕时人厌，扫除秽浊栖玉簪。朝曦高眠到日晡，无馀无剩何所歉。据案有时搜琬琰，毫端飞作虬龙闪。千丈虹霓掣芒焰，户外林邱自夷险。帘垂兑塞门常掩，天心日倩丹元捡。洗濯灵珠摄魔魇，蘸水娇荷青冉冉。植根原不同菱芡，白璧未受青瑕玷。无欺此之谓自谦，比于古人谅不忝。

不染庵

一椽编入最高岑，坐拥黄华敞素襟。澡雪满消江汉水，浑泥故出芰荷心。闲云过后山无迹，林鸟飞来树有音。总与灵台空障碍，道人久已息深深。

珍珠泉

寻到源头活处行，无边造化此中生。涓流已具朝宗势，颗粒都含太极精。一串牟尼呈滴沥，满盘玃珠吐虚明。等闲洒作商霖去，能使沾濡满郡城。

登凌虚阁

高阁凌虚颇自豪，当天辟路见鸿毛。引来曲沼教通海，移得蓬山许戴鳌。莫怪尘埃干不到，都缘身分坐来高。等闲眺望青天近，堪与云霞竞彩毫。

观周汉公画山水歌

东绢展开冰雪冷，搦管当胸数研审。神工鬼斧暗驱驰，欲割峨眉千尺岭。三笔两笔浓淡墨，大山小山随手得。奥林不受暑寒侵，山精魑魅藏幽深。我欲从之恣探历，未定穷搜消几日。

题画五首

放生

慎莫贪图颗粒肥，樊笼深处是危机。眼前天地宽如此，任尔逍遥得便飞。

常向林园忆旧游，禽飞翩翩语啾啾。阿谁解放闲缰锁，提到云山最上头。

传杯

凭将心事付新筍，狭小乾坤是酒瓿。馀沥不教存一滴，也须秩赠醉乡侯。

洗儿

柏袂常教海水湔，紫泥归去独飘然。三千年外无人见，不用明皇赐洗钱。

磨镜

铜晕多年杂点尘，等闲蒙蔽旧来身。拨开云雾依稀看，还是从前清白人。

秧歌

太平时节省催科，鼓腹熙然乐事多。莫道康衢今罕有，竟须逐队听秧歌。

题周汉公画人物歌

汉公妙趣非常得，横皴竖拂都奇绝。目中尝自无古人，比于平山更孤洁。渺无尘滓入胸怀，手腕转成生活力。山僧童子貌依稀，发现天光形影彻。就中一人如有言，挥尘犹疑霏玉屑。

杂题周汉公画册十首

卖药翁

肘后有方无处舍，蹇驴安稳胜骑马。成都市上不逢人，又向山中归去也。

寒山九老图

点缀遥空雪一堆，冻云栖老树崔嵬。不知年岁经多少，曾到香山社里来。

策蹇寻山

万木笼葱秀作行，近含宿雾远含苍。闲来结伴寻山去，小蹇挥鞭过草堂。

芭蕉梧桐

佳植由来待凤攀，绿阴斜倚欲歌鬟。倘容怀素舒椽笔，不放芭蕉一叶闲。

蓉桂

丹桂连云透碧霄，芙蓉含露晚来娇。一从写入鹅溪绢，纵得秋

霜也不凋。

牡丹

浅碧娇红玉几堆，槛前新见数枝开。赏筵若肯当风设，定有天香入酒杯。

画虎

牙爪虽成眼未明，虎文从教犬羊轻。旁人不信丹青妙，看取先生一点睛。

梅花双雀

尝与幽人伴索居，暗香浮动月明初。门前双雀喧呼甚，知是林逋处士庐。

鹰

草枯风劲露痕干，健翮摩云破晓烟。自占繁枝最高顶，一群凡羽下寥天。

鹭鸶

露顶风飘一足伸，莼乡秋老待潜鳞。前身定是投竿叟，常在芦花浅水滨。

题繆州守乐只编

未省经纶果若何，讴声偏向汝南多。共言异政今无匹，定是长才可不磨。郁郁荀香通雅座，融融赵日逗春和。却惭搦笔非斑管，也向邻封放浪歌。

见说神君惠泽长，威名原不逊龚黄。平悬玉镜高千尺，坐拥冰壶静一方。大业总成今卓异，高操全是汉循良。莫愁待诏依龙衮，赖有恩贻召伯棠。

赠陈明府躅翁

帝简鸿才置良牧，外为股肱内心腹。惟牧亲民民戴之，绣错河山照幽独。淮水漾纓迭作澜，环此弦山恰一丸。民疲地瘠流离久，荒落零星良可叹。山左陈公莅兹土，春风风人春雨雨。天乔凝露尽蕃滋，惠政缤纷不能数。清如玉壶置寒冰，澄彻晶莹应独胜。高如浮光插天表，泰山一登天下小。明如赤日丽秋空，野马尘埃还皎皎。卓鲁已往孰绍之，濯江暴阳道在兹。等闲一焕宫墙色，还与桥门垂准则。师法治法俱不朽，深夜谈经忘夜久。鸣琴邀月洽幽情，鹤睡风摇总不惊。情知待诏朝天去，只有清风傍马生。

赠陈愧辅

薰风上下来，诚和生衣裾。时雨茁庶品，孚甲勃然舒。沐兹神君化，亿兆何蓬蓬。斯民三代直，无毁亦无誉。淳薄视转移，妍媸与之俱。既使枯者良，还如无怀初。亦令顽者更，坦怡安田庐。道在政刑外，礼乐兼诗书。观化得其理，临民常晏如。

题愧辅陈中尊攀辕录

论石长才自有真，不缘制锦学经纶。清晨据案谏民事，白昼摊书问古人。桃李芬披花作县，冰霜凜冽玉为神。循声珥笔书难尽，载听舆歌动紫宸。

今古循良孰与俦，果然名誉满中州。一天清露苏枯槁，万户欢心起颂讴。卖剑买牛龚渤海，驱蝗驯雉鲁中牟。徒劳借寇烦人思，名已书屏在上头。

又赠陈愧辅

东国家声旧，南淮事业新。聊将真学问，做出大经纶。万户恩波远，千家惠泽匀。试从陇亩看，鼓腹是何人。

雄文藏二酉，汉法约三章。道挾程朱秘，身依邹鲁乡。弦山偕

德峻，涑水共恩长。兆姓商霖望，还期遍八方。

小试调羹手，平分造化工。但怜苍赤瘦，不惜橐囊空。犴狴闲生草，琴堂静有风。高门真可俟，差足绍于公。

维彼乔松四章，章四句，颂陈愧辅

维彼乔松，枝若云垂，郁郁葱葱，百族是依。

维彼乔松，荫兹嘉谷，既裕且丰，兆人之欲。

维彼乔松，矫兮参天，亦集鸾凤，狸鼠斯迁。

维彼乔松，厥干虬然，庇我弦城，亿万斯年。

赠李明府玉友

斗山望重与云连，渥泽今闻遍古弦。百里琴堂时解愠，万家篝火待炊烟。田中鼓腹耕时雨，城上栽花了俸钱。宦况自来清似水，久应达向五云边。

榷嗽轩

榷嗽竟如何，藏真得琢磨。奇情知我独，妙解向谁多。凿井探坤德，吟风领巽和。有时凝望眼，自顾未蹉跎。

未识拈花旨，焉知嗽里心。野藤乔木峻，洼泽海洋深。斥鷃修鹏羽，瑶笙学凤音。竟须亲捧腹，回面看墙阴。

呈汤学使

直挂悬瓠走迅湍，凭移嵩岳障狂澜。拨云扶出千寻日，探海高擎百尺竿。方折旋波求蕴玉，锦文青羽识雏鸾。席珍尽属笼中有，天汉从教刷羽翰。

毓得青芬傲骨香，肯随时态作商量。手挥障海弥天翳，眼破当空烈日光。放倒盐车寻小骥，屏开鹏翮出秋洋。他年肆入康庄路，记取持衡是九方。

黯黯尘封架上芸，阿谁抬眼别莸薰。独凭鉴彻秋江水，直欲抽

空冀北群。已有士先推贡禹，料无人更愧刘蕡。昏衢尽扫朦胧色，泥浊莲清那不分。

并生原不愧天工，雨露栽培大化同。臃肿曲成劳凿削，枯良收拾入枘凿。孤灯暗室通宵白，一鹤青天万古空。玉尺调停春浩荡，斗山从此挹高风。



葆璞堂诗集卷三

戊子山东闾中作

东国人文着意搜，罗才奢望在竿头。不辞骏骨千金售，定要珊瑚一网收。远望蓬瀛连紫气，近探济泐酌清流。圭璋已向宾筵贡，只待连城作价酬。

好向天衢快着鞭，诸贤从此遂陶甄。持衡东阁今名士，佐试西曹旧谪仙。双映碧纱笼上座，高悬明镜照深渊。秋清夜听梧桐落，月旦评量践宿缘。

静翻文字苦追求，阁笔沉吟想未休。也解终童能豹变，更疑梁颢属龙头。藏阄知己谁烧尾，探策同人各运筹。料得马群空冀北，康庄行处识骅骝。

和吴萃老闾中偶成原韵

堆案图书与栋连，纸窗风雨隔同年（萃老亦甲子科）。壮心已逐冯唐老，白首长怀永叔贤。独赖酒浇清夜月，不妨秋共薄云天。惭予顾影非良马，愁绝看人早着鞭。

一上贤书便作宾，干霄豪气未全伸。扪心卷牍今三食，义手庭除日数巡。笔砚有情甘守拙，风云得意便通神。凉风卧榻清如水，不肯从人巧问津。

趵突泉

谁决银河走天水，倾入昆仑行地底。涌轮冻口听雷轰，壮观城隈激弦矢。仙翁点汞熟釜焦，海客熬波初上潮。大如盆盂小如线，争雄溃沫相腾超。有时声自地中吼，阿香推车弄筋斗。霏霏玉屑肆纷披，明珠百串喷高柳。尚疑蛰龙久沉没，角触地肤旋突兀。不然

伸颈聊喘吁，鼻息高吹倏蹇越。未闻何代锁支祈，簸弄漩涡生涟漪。区区罔象有何伎，导引海水来于兹。首阳亦有巨灵掌，劈破坤舆流漾潏。掘凿无劳一指穿，透露清泉恣延赏。沾濡润泽遍东方，岱泰云兴卜岁康。天吴飞空下龙敕，册功十赍封泉王。我初久闻趵突矣，未知趵突真如此。此泉奇妙天下无，七十二泉奴隶耳。

海丰吴母高孺人贞节诗

谁知闺阁彦，道与父师兼。学秉儒修懋，箴求女诫砭。松筠传苦节，江汉濯香奁。赖有三迁教，褒封谅未淹。

东省撤棘后，闻三弟讣音，拈平声三十韵哭之

代畊聊与上农通（时余以中书告降），詎料微官印雪鸿。悔不紫荆花下坐，百年忧乐与君同。

常从片石韩陵下，注想东南第一峰（邑朴公山，前人署曰东南第一峰）。晨起踏残三径草，梦回敲碎五更钟。

书债频年困小窗，壮心寥落为君降。鹤鸰有难思长保，风雨无情不得双。

搔首看天转自疑，草荒云暗路迷离。诗成独下潇潇泪，洒遍遥空有雁知。

忆汝能来我可归，他时不致久相违。我今欲往迷蝴蝶，错忆城头丁令威。

堂上看云怅索居，离情何计可捐除。思君独赖诗消遣，吟罢翻教泪墨书。

囊空常愧少青蚨，薄宦羁縻眼欲枯。昨日岱宗驱马过，教人惭愧对文无。

羽翼分飞两不齐，出门迷失路东西。梦馀姜被闲无那，黑月寒霜冷曙鸡。

与君生小共书斋，鼓篋横经事事偕。不信楼头花萼坠，转将昆友羨朋侪。

前岁洹阳浊酒杯(丙戌年送长男至安阳,此后不复再晤),分襟执手两徘徊。宁知缙岭吹笙去,徒想辽阳化鹤来。

黄粱滋味向谁论,鸡肋微名缚此身。独对西风无限感,雨铃风铁未归人。

渺渺家山隔暮云,依依魂梦惨离群。路迷不辨朦胧色,何处重寻李少君。

竟忘六代明裡重(余家已六代单传),空有冠裳故物存。少妇伶俜孀女小,除兄担负更谁言。

藜藿期余共饱餐,还将韦布代绡纨。即今欲学陶元亮,谁与经营考一槃。

悔不当时即买山,远寻桑田学闲闲。连床夜雨无人共,拍破秋声碧玉环。

忽因南岳思中岳(三弟乳名衡山,二弟乳名嵩山,二弟戊辰年早逝),谁遣今年异昔年。记得雁行翻竹马,教人从此说生前。

别后思君道路遥,许多离憾渺难消。谁怜漠北平沙冷,折翼鸣鸿夜寂寥。

几度思将别憾抛,愁心蓦地上眉梢。有情未到能忘处,泪滴浑如幻水泡。

蓬海支撑赖巨鳌,等闲倾倒似鸿毛。思量欲共青天说,徒羡云间雁字高。

病骨呻吟惹憾多,荆枝摧折奈愁何。便令重到三生石,得似今生手足么。

荆棘当途宿莽赊,梦馀常自忆还家。岂贪张翰鲈鱼脍,说到秋风两鬓华。

倒拖乌脚上穹苍,竟欲挥戈借鲁阳。更系长绳留白石,莫令西下怨沧桑。

枕前清泪滴秋声,渺渺离魂黯自惊。剩有短檠遗语在,草堂春梦隔平生。

向日音容隔杳冥,皇华羈我出邮亭。道逢棠棣挥鞭过,不忍翻

经读鹤鸪。

我于汝侄今三育，次堂（次男名）君闻面未能。中垒（三男名）新生无信使，料应闻也未曾闻^①。

书馆垂髫共去留，与余同食更同褊。从今无复坝簾奏，倡矣谁将和曲酬。

月黯星沉枕上心，游魂不定夜泉深。野风吹梦天涯黑，枫树青青落远林。

仅留传业中郎女，竟少持家伯道男。裕后承先多少事，一肩全付与兄担。

臭拟芳兰两未厌，雁行中断惜鹣鹣。月明谁伴芦花宿，怅望灵幡恨转添。

橡栗居常忆故岩，不甘投老弃长镰。宁知别后成千古，孤负双鱼少一缄。

梅花

一枝绛雪向人亲，移自孤山烟景新。东阁仙郎聊遣兴，广平才子更传神。暗香疏影图中句，却月临风梦里身。安得虎头传素影，长将老干伴松筠。

读倚云阁诗赋，呈汪大中丞

图书邃密颇难殚，刻意修词定不刊。推倒古人天宇阔，洗空尘界海洋宽。文章李杜光芒在，政绩伊周伯仲看。登在泰山凌绝顶，指挥云雨出层峦。

力排卑靡擅名场，诗律何曾必盛唐。星斗摘残珠颗颗，凤凰生就锦堂堂。鼎彝色岂寻常有，柱石材难尺寸量。纵使凡流能测蠡，未容数仞见宫墙。

^① “闻”，原本作“曾”。

又拟古呈汪大中丞

达人通古今，三才俱在宥。既绝所依傍，从心自结构。我爱倚云阁，深愧前贤陋。卷帙随昏朝，涉历遍文囿。兴比极天巧，风雅非人授。穀纹江水阔，锦羽鸾翼厚。力追杜韩新，句拟韦柳秀。握管窥豹斑，那识渺见谬。鱼目缀珠林，洪钟期一扣。

转车须炙轂，破浪藉风樯。伐柯匪斧斤，徒手空彷徨。徐吾处暗室，东壁分馀光。孔铎倘不振，颜闵无远芳。前资失模楷，举步迷趋跄。愿得附骐驎，千里随飞扬。

石城狄烈女诗

弱草委长风，劲松矫寒岁。所秉既悬绝，资材谅殊器。石城狄氏女，订盟在髫髻。诂意萧史遐，孤凤垂两翅。空闻百两御，辜负平生志。睠兹摧衷肠，匪敢惜憔悴。舅姑夫所礼，卑幼夫所治。丧祭夫所营，嗣息夫所冀。夫行既未遑，夫情谅难继。愿履夫子堂，缟衣竟夫事。是曰未亡人，庶了夫妇义。嗟嗟闺阁中，亮节渺难嗣。浩气亘长古，精光扶遐眦。石烂江海枯，转徙良不易。贤石凿贞珉，斯人信余企。安得如掾笔，彤史阐精粹。

赠襄阳王进士姚锡

三楚雄材不可当，许多名士住襄阳。浩然诗就梅花韵，海岳书成薤叶香。笔阵埽空云荡漾，墨痕摇动水苍茫。篋中久贮麒麟篆，岂独驰声翰墨场。

己丑出都见新燕

出蛰翻飞振羽毛，上林曾选一枝高。无边桃柳娇新眼，独自春风垒旧巢。

题汪明府茜老西湖卧游卷

诗与境同趣，人将山不孤。肯教林处士，独自占西湖。

仲秋月下有感

闲庭步月往来行，检点从前暗自惊。白眼看天羞短鬓，青灯窥我笑平生。难将学步偷时样，悔不浮舟作远征。傲骨肯如风絮转，免教惆怅苦寒更。

细听吟蛩有所思，况兼砧杵暗相随。神京北望常依斗，夜雀南飞未选枝。韵逼雨丝飘冷瓦，风移蟾影上书帷。何人寓直挥吴绶，春殿高吟唱和诗。

和李仲多韵

君家尽室贮芝兰，明闪朱霞眼界宽。邨架书翻虫蠹老，砚池水注墨花残。卷空银海千层雪，拍破秋声几曲栏。今古共谁争坐席，短檠清耐夜灯寒。

赠李仲多

一抹晨霞漾晓晖，清芬斗觉向来希。砚蟾不动骊龙卧，毫免轻摇彩凤飞。劈破鸿蒙搜月窟，拓开光霁出风帷。有时领略羲皇趣，尘尾从教玉屑挥。

九日委祭西史二公有作二首

西门大夫豹

三老频将娶妇诬，鬼神何事有登徒。檄文几度箴河伯，祀典千秋报大夫。别具胸襟开障翳，高提手眼出规模。若言守墨皆循吏，只好从容听女巫。

史大夫起

渡头古庙柏森森，想见当年惠爱深。川岳效灵分绿水，郊原辟路走黄金（渠名万金）。平教膏雨生春脚，无复云霓有戒心。留得故渠遗迹在，野藤荒草占秋阴。

李韩右邀赏牡丹

偏是名花特有心，几枝低亚向筵深。主人解作怜香客，藤架支撑满地阴。

答张汝元

旧德铭勋鼎，新声御李车。宁知薄宦劣，翻与故人疏。藤附思乔木，鸿来得尺书。何时将别恨，共话季鹰鲈。

赠长沙薛太守

漫言五马家声旧，会见三湘惠爱同。万户蒸黎瞻露冕，好将姓字注屏风。

别后相思有几多，南云频望晓嵯峨。应将解泽和春雨，洒作湘江水上波。

宋公南溪步祷得雨有赠

旱魃将为虐，严威及稿禾。不缘诚恳至，那得雨滂沱。自枉西郊步，频添东逝波。民知秋可冀，锡自宰官么。

雨露皆天泽，神君祷亦奇。但看徒步往，如与作霖期。云气随行迹，灵膏溢地维。分明将万宝，持以赠郊圻。

洹河柳枝词八首

曾陪歌管拂青霄，也逐旌旗荡漾飘。今日洹河临水望，云痕丝缕一条条。

着得春风尽底吹，青青无故旧阴移。朱明门外清冷海，折尽长条是别离。

戏马烟消旧日台，尚留青眼向人开。晋阳万骑凭凌日，应借春阴系马来。

晓光浮绿影鬖鬖，驻蹕传呼解右骖。骹箭一枝穿细柳，万骑黑鞬渡漳南。

曲镜高张户不扃，夜陪银烛晃天星。柳枝未省兴亡事，宁为高斋眼故青。

鼓吹八队柳廊宽，驰道中间玉勒寒。铜凤不来羈铁烂，柔枝从教路人攀。

营得新宫胜洛阳，金铃翠羽绣鸳鸯。当年挂饭添愁思，步步回头望绿杨。

钗股摇金漾月梭，鬓丝堆绿占云窝。含情常自无言说，无那春风逗露何。

题平沙落雁图

声断衡阳日未徂，稻梁觅处任衔芦。浮云不障看山眼，玩取平沙落雁图。

题晚景寒鸦图

选得高枝趁晚晴，鹎鷯初听往来声。上林不许凡翎入，莫漫南飞怅月明。

观瀑

万斛明珠下碧湍，一泓清吹轧雏鸾。抛书略展看山眼，犹似云璈曲未阑。

赠黄武安

鸿才方始发于硎，仙吏从容卧一庭。睡鹤正酣人已醒，丹经方

展户犹扃。暂劳枳棘栖雏凤，旧说郎官准列星。怪道光芒干气象，
淬来肝胆已通灵。

题周阆客小影

游遍湖山着意寻，老来归卧碧云岑。人言只爱风和月，未省男儿四海心。

赠徐师鲁

银汉飞扬万里涛，彭山秃后海云高。联辉玉友参鳌极，五色奎文选凤毛。讲幄静听司寇履，黄扉特赐上公袍。更绵世泽周洹水，甘雨从容下九皋。

汪茜老祷雨汤阴，得八景诗，依韵和之

柏尖山

笔峰高与阵云旋，拔向晴空挺不偏。硃抹晚霞飞作篆，雾含苍柏涌为烟。平撑柱脚天维壮，远绰秋眉黛影鲜。直性自来枝叶少，伴松筠待岁寒传。

曲水

不将渥泽起来牟，澹尔优游出陇头。巴字往来书白练，团瓢高下酌清流。石淙摇曳鱼龙尾，玉带回环海岳秋。拟学兰亭修禊事，酒杯春浪剧行舟。

龙潭

溅得明珠雪样霏，一泓清冷涨鱼矶。阿香不动骊龙卧，少女无声膏泽微。湖上驱羊行也未，殿中分柳滴还非。休嫌病雨沾腥气，常有横空马鬣飞。

石阁

峭壁何年建石塘，紫霞高掇锦芙蓉。层檐迭架螭头暗，复殿平开雉尾重。天禄夜星光的烁，龙头晨鼓曙春容。何曾独许青城客，芒笠萧萧曳短筇。

云坞

团团粉絮障河滨，重迭鱼鳞矗一屯。三素凝来成幻相，五云直上几由旬。与霞协助生花笔，伴雨惊回把钓人。解识山中无限乐，好从宏景结芳邻。

炉峰

突出炉峰渺接天，晨霞吹焰兽煤然。龙涎宝雾千条直，鹤影青痕一缕悬。炷火寻常凭日驭，添香端的属飞仙。素心与结匡庐约，不肯寒盟等弃捐。

瀑布

溅玉抛珠喷雨华，多人疑此是仙家。风翻细沫飞成雪，日照红光射作霞。探本极知元化永，归墟应共海洋赊。何当独展为霖手，遍洒郊原润黍麻。

断桥

行行穿过水西头，片石横斜卧碧流。几处柳塘围曲岸，数竿蓑笠近沙洲。双桥彩断残虹夕，一涧光分匹练秋。却喜野鸥闲不去，依人时傍淡烟浮。

祝汪茜老

朱霞高举锦翩翩，吏隐中间有谪仙。茧纸论函书漫兴，露珠偷便注灵篇。穷经索象怀文德，投檄征龙润禹田。却笑金闺贤曼倩，风流徒作滑稽传。

壬辰放榜后恭纪

芸案鸡窗鬓已皤，老偕髦士一登科。太和元气周天壤，沧海明珠入网罗。万国衣冠瞻黼座，三千礼乐动鸣珂。君王从此知名姓，赖有丹衷可不磨。

西苑覆试恭纪

一水滢纤绕苑流，高楼尊峙压鳌头。瞻云已近登瀛侣，橐笔欣

依在藻舟。黄鹄歌翻天籁合，绿杨影暗彩霞浮。槛前几簇鸳和鹭，尽识韶光遍十洲。巍峨圣主正当阳，盛典新增榜后场。绕苑荣光生试草，极天青霭入宸章（是日有御制西苑诗）。大官遍赐皆琼屑，中使频倾等蔗浆（是日赐茶饭）。甲乙尽由亲检阅，更沾清馥御炉香。幸共英贤近紫宸，复叨恩宠赐来频。上方分给团圆果，下土均沾浩荡春（是日赐梨）。色比黄柑金粒粒，爽如琼液玉津津。久甘藜藿齏盐味，饱德居然胜饮醇。书罢恭将试牋呈，忽聆清问及平生。章缝自昔怀忠信，垂拱于今是郅平。圣德布昭春发育，霁容舒展日晶莹。从来仰沐君恩重，今日亲闻语笑声。

传胪日恭纪

甫随鹓鹭立朝班，渐进尧阶咫尺颜。日丽广庭金翡翠，风摇大旆锦斑斓。希声九奏箫韶乐，列拜群依品级山。莫讶卿云呈五色，君王端拱殿中间。

恩荣宴恭纪

才出蓬茅蹶玉京，盛朝珍重赐恩荣。趋陪扬拜劳公辅，揖让雍容接上卿。无数金花添彩胜，两行银瓮泻琼英。小臣亲识天颜霁，曾向鸣珂队里行。

馆选日恭纪

英才鱼贯待谘諏，列侍随班次第搜。鸾凤有毛终见赏，骊黄出色便殊尤。圣神久识钟灵异，睿智兼闻敏学优。却愧小臣知解陋，一承清问一绸缪（是日蒙恩三次，召对讲《易》，事具《澹宁居三接始末》）。

赠高公仪明府

淮流濯濯亘长虹，细注甘霖渥泽丰。寿国有丹藏篋笥，保民随处置帡幪。时闻令誉驰都下，常有仙凫入禁中。谁识金台新太史，清风略与使君同。

答黄涪叔南旋留别韵

几年牛耳擅文坛，五色虬龙走笔端。行迹宦途成逸客，交情粉署得寒官。心违众指宁呼鹿，手展云笺每吐鸾。收得新诗悬素壁，对渠留待剪灯看。

赠王际恒

向来忧乐总关情，兰气薰心协旧盟。记得邳城风雨夜，剪灯相对说平生。

赠阳高郑守府

建节司专阃，徽声壮大猷。月随弓影满，风入马蹄秋。气肃鲸鲵静，韬娴虎豹优。功成报天子，麟阁说封侯。

嘉谷合颖

嘉禾当景运，双穗兆时康。重叠婆娑影，参差秬秠香。连枝空有树，并蒂岂云芳。料得仓箱庆，盈宁被八方。

树兰

枝柯分桂种，香气洽兰心。纳佩怀佳士，援琴惠好音。当门惜锄种，入室盍朋簪。却为栽培久，含蕊绕膝深。

浑天仪

璇玑肇辟自唐虞，更有浑天契典谟。常使星辰奔的历，不教日月故萦纡。包含造化乾坤细，轮转扶舆体制殊。岁令欲和民事正，灵台端可试规模。

赋得三十六宫都是春

羲皇三画最分明，收摄刚柔造化精。月窟转来棱角露，天心动。

处卦爻生。始终数具阴阳足，上下经分序杂成。品物得资乾用九，太和元气各充盈。

八卦分宫可细评，先天精蕴洞幽冥。六三细按阴阳画（阳画十二，阴画二十四），四九平分上下经（上经十八卦，下经十八卦）。纪数尚须征一八（自乾一至坤八，共得三十六数），穷源端不属奇零。极知造化同天地，易简长标座右铭。

赋得中峰绕瑞烟

晨星方起曙氤氲，遥见中峰回出群。浓似庆云还郁郁，淡如薄雾更纷纷。远依金阙深还密，细注炉香晓不分。况有尧樽倾北斗，故添新霁奉仁君。

南郊瑞雪

极目遥空景色睎，龙鳞随地灿奇葩。频添玉色寰中粒，细剪银星苑里花。苍璧有诚通帝座，青郊留瑞兆年华。江南漫说深三尺，预喜盈宁卜万家。

万寿九如歌

如山高耸郁嵯峨，峻德怀思叶雅歌。天表崇隆乔岳似，云行霏霏海洋多。精涵造化凝承久，道协乾坤气象和。乐此独称仁者寿，频将天保细吟哦。

如阜嶙峋尽仰瞻，高平大陆独尊严。寻常拔出坤舆广，肤寸兴时雨泽沾。奠定以来成博厚，陶钧无际备洪纤。寰中百族叨培植，山斗情深捻未厌。

如冈岳岳更绵绵，蕴蓄灵膏普大千。万汇极知高莫并，群情唯觉亘无边。仰承帙覆储瑰质，陟彼崔嵬挂瀑泉。华岳封人知识少，千秋犹作颂声传。

如陵更觉渺难并，帝德高深那可名。仰岳有情徒想象，学山无术愧陶成。唐虞道德逾隆古，泰华辉光秉至精。却是康衢耕凿者，

解将鼓腹颂升平。

如川渺渺赴归墟，方至新看润物初。喜有渊泉通浩淼，常因倾注转优馀。千年渤澥天潢汇，五色荣光瑞应舒。试看朝宗来万国，恩霖久已遍华胥。

如日东生海上霞，景云拥护道途赊。重轮递转扶桑驭，两珥遥吞若木华。离旭瞻时明炳耀，阳光到处彻幽遐。知临原自空今古，普照无私谅未涯。

如月清辉皓满空，优游天路往来通。初从震象窥乾象，直过弦中入望中。三五明生光的历，十分阳满色臃朧。升恒同入仙璈奏，一曲霓裳听未终。

如松挺植泰衡巅，甘露津津养岁年。遍体龙鳞经雨洗，几枝凤吹有风传。柯条上与苍旻合，根脉全将陆地连。好借花香称上寿，玉皇端拱五云边。

如柏森森挺异姿，乾坤灵秀集繁枝。椒浆并祝贞元会，春酒同登介寿卮。柯干每随阳德茂，精神却赖岁寒知。谁能独羨梧桐树，早听鹓喈振凤池。

红苗归化恭赋十八韵

圣帝方垂拱，苗蛮谨率从。夜郎通汉译，罗甸尽尧封。螳臂愁车辙，鸱音乐泮雍。盛威陈虎旅，哀众立金墉。爨合东西寨，蛮分乌白踪。三年无薄伐，千嶂自销锋。獠狔怀王化，提陀（苗呼百姓曰提陀）仰帝庸。两阶干羽合，百粤享王恭。不待擒过七，能令译已重。麻栏（苗人苦茅为两重棚，谓之麻栏）含气淑，蕉纒被春浓。橙洞无朝警，羊肠息夜烽。铸铜留柱表，劈竹作衣缝。南诏皆笼雉，朱兰悉献贡。鲸波天外静，珍贝越南供。背负先驱弩，身安薄暮春。威应难胜德，抚已过于攻。聚米方前略，持筹蹑后踪。大勋麟阁茂，珍重列钟镛。

恭祝万寿诗

亟夏同风久，千椿衍庆长。龙飞当午运，凤纪萃嘉祥。历数原无极，恩膏岂有央。艳阳逢圣节，持献万年觞。寿域乾坤永，皇图日月高。霓旌摇御柳，玉案拱仙桃。圣德周山岳，洪恩极海涛。康衢歌化日，丹陛奏云璈。无逸承乾德，鸿庥壮帝猷。回环推甲子，来往算春秋。天保冈陵永，嵩呼岁月悠。愿因鼓腹者，击壤听衢讴。疆域周荒徼，精神并泰衡。五云常捧日，三素更流英。星象方悬丙，輿情乐献觥。渺焉忘帝力，巍荡见无名。

和柯樞龄丁香原韵

玲珑花影傍阶生，才着春风便向荣。月殿移来光的烁，雪峰飘就玉晶莹。虽无琼海相思结，却有金闺解语情。莫诮朱明红药丽，淡然粉素有谁京。

赋得清风与簟随

朱炎当夜直，华幔觉风吹。起见凉飙动，偏宜夏簟随。帘栊增气象，冰雪透心脾。溽暑威方敛，烦衷快可知。自天挥爽籁，著体适微肌。骤减鸣条怒，轻弹解愠丝。草怀君子德，雄忆大夫辞。领略堪高枕，优游渐触帷。篆烟看欲散，纨扇把何为。似有人舒卷，兼疑月委蛇。穆如欣作颂，美矣听歌诗。不羨幽窗卧，羲皇正及时。

赋得今月曾经照古人

碾空瀛海出冰轮，皎洁光华历汉津。自辟洪蒙开朗照，高悬碧落彻秋旻。熟谙怀葛从前事，习见羲皇以上人。今日清辉如邃古，酒杯且莫负佳辰。

赋得清如玉壶冰

皓质谁堪比，丹忱谅独清。宁云秋水净，不让夜光明。皓魄形

难似，澄溪鉴有情。算唯冰玉合，差与雪霜并。习坎中留质，辉山外作营。即看主角露，要见琢磨精。琥珀纯无玷，琉璃澈更莹。对来捐俗障，看去豁尘睛。表里深凝碧，心神湛若晶。濯应浇汉渎，宝可胜琼瑛。乍喜寒威透，旋惊爽气迎。渺焉钦志节，珍重说平生。

禁中闻莺

上林深处曙光融，睨睨清音晓禁通。俗耳针砭谐律吕，诗肠鼓吹杂丝桐。玉楼柳暗千声细，金谷花繁百啭同。盛世禽鱼沾化普，都忘身在五云中。

赋得御制林风吹送枣花香

玉露遵华渚，琼株拥帝航。凉飈依袖细，高树揽风长。静籁悠悠动，繁英纂纂香。薄馨时馥郁，丛影入苍茫。聚绿藏鹦鹉，含丹引凤凰。琼英犹未结，火齐已多芒。缕藻梨同贵，充盘栗可方。蜂须初胸蕊，蝶翅远舒黄。喜与臣衷肖，欣逢圣寿长。离离堪把摘，秋实佐饕餮。

马缨花

朝气初荣渐吐华，夜来含萼一丛遮。合欢久应通连理，蠲忿终当惜锦葩。珍重繁英萦上驷，剖开丝缕绣晨霞。韩琦自合留真赏，不羡娇春烂慢花。

五穗瑞麦应制

令德宜天眷，明昭与降康。来耕欣率育，颖粟肇嘉祥。五穗居然秀，双岐固自常。黄云堆曲陇，绿浪泛方塘。聚类梧桐实，攒知秬稷香。萐萐含露润，拂拂散风凉。秉气阴阳足，经时岁月长。形羞连理茂，实胜并头芳。合宇观中极，环枢辅四旁。食和兼质味，运德总皇王。粒我蒸民喜，宁人景物昌。自今歌大有，万禩乐仓箱。

荷珠

菡萏临池顿改观，夜光堆拥尚凝寒。浓沾晓露添新粒，乱飏微风走玉盘。暗想鲛人挥点点，错疑龙女弄丸丸。隋家漫自夸明月，正共连城作队看。

瓶荷

最爱萼英洁，移芳就玉瓶。采茎香在手，出水叶黏萍。缕篆烟相和，凌波势乍停。隔帘红晕细，绕室曙霞青。几案延君子，裳衣制楚灵。六郎羞竞色，并蒂喜同形。蓄意偏多态，含芳独宁馨。镇常薰宝帙，何待护金铃。馥郁过湘茝，光辉澈画屏。岂容窥瓦雀，那许戏晴蜓。妙语居然解，微醒固可醒。若耶殊未远，藉有碧亭亭。

恭和御制温泉应候诗原韵

天地钟灵毓宝泉，谿谿分水出灵田。温和适与炎蒸协，浩渺旋看渗漉连。浴德固能亲圣体，澡身兼可息劳肩。阳春久已周华夏，宜与宸章共沛然。

赋得御制一水涵天象

圣道乾坤合，怡情恰在川。眼前皆绿水，波面出青天。碧落开明镜，丹霞拥画船。舟随银汉转，槎向斗牛迁。嫩藻牵晴旭，新荷晃瑞烟。虹桥朝影阔，珠颗夜星连。溟海鲲初化，扶摇翅已全。鸢鱼同浩渺，飞跃两便娟。既会高深趣，兼忘上下筌。居崇卑可济，出坎泽方绵。妙解如斯矣，含虚正复然。临流无限意，尼父有心传。

赋得雨歇南山积翠来

宿雨初收薄障开，林峦含霁向楼台。洗空雾脚容朝爽，推出峰头染翠堆。佳气郁葱当面起，瑞光摇曳破云来。只教色与青天似，肯受人间半点埃。

赋得风含翠篠娟娟净

万竿烟霭晓氛氲，绿展虬梢欲化云。淇水浪花摇瘦影，渭川晴色动朝熏。层峦邃谷谁知已，劲节虚心独此君。莫讶凤凰呈五色，琅玕佳实久纷纷。

潇湘弥望绿云横，摆宕龙孙作吼声。日色乍摇清影细，露稍频展曙霞轻。柯亭韵协龙吟笛，嶰谷音调凤学笙。不羨会稽修楔事，此君青翠有谁争。

题邵甘来小照

读破人间万卷书，尚湖深处寄蜗庐。浓阴坐老悠悠水，别有闲情不在鱼。

密竹穿林接藕塘，柳丝风带艳花香。桑麻就熟鸡豚好，闲看羊牛下夕阳。

题王子搢崇祀乡贤录

太璞储英久，雕几发宝光。含精通海岳，荐币启圭璋。松柏无柔干，芝兰有异香。千秋芳轨在，山水共悠长。

赋得江亭晚色静年芳

江上亭台落照间，縠纹春水共湾环。鸢鱼浩淼云容淡，人物嬉游景色闲。藻影乍摇天象碧，花光欲染晚霞殷。传神不待丹青手，解使升平露一斑。

恭和御制孝经衍义诗

圣德光天地，宸章焕古今。穷神兼达化，戛玉更敲金。继述归宗子，陶成识匠心。斗枢灵爽合，经义感孚深。养志推绳武，承欢启智临。以兹天下治，用作后来箴。圣意方周览，高情寄朗吟。瑶函辉宝帙，珍重遍鸡林。明发家同俗，升香帝有歆。穆然钦大顺，频颂太和音。

赋得冬日可爱

曦旸仙旭晓瞳眈，水德当阳迥不同。几为负暄频徙倚，比于秋曝转冲融。温和有象春常在，照耀无心化自工。莫作寻常羲驭看，普天均在智临中。

御试冬至

子半贞元会，天心肇见时。葭灰初验气，宫绣始添丝。管籥黄钟律，郊坛赤羽旗。音希滋味淡，阳德是亨期。

送孟伯霖

极知民牧重，帝简出中朝。绣虎彤庭壮，仙凫紫气遥。钟镛无细响，云汉有重霄。圣代须材亟，和羹代一调。

寄贵阳杨太守文铎

皂盖风清万里扬，黔南卉服习耕桑。蛮分乌白山增润，爨合东西路未荒。著籍流民随马足，镌碑德政峙羊肠。谁云借寇筹边计，翊羽高翔待凤凰。

与宋子春

秘阁分班典校讎，勉从锦制赴南州。欲教文德光天下，且要恩霖及海隅。去日身依书画舫，归时人在凤凰楼。乘闲料理升平事，待进康衢鼓腹讴。

与仪封张孝先中丞

峻极崧高未易攀，得民誉望震吴阊。经纶自许师伊旦，学术还期慕孔颜。

圣主褒扬恩似海，孤臣直谅节如山。著书欲挽狂澜倒，传习何当一例删。

葆璞堂诗集卷四

御试赋得为有源头活水来

含天一鉴此中开，寻到源头颇异哉。为有无多藏浩渺，从教不舍任潏洄。本源养就蒙泉合，作用功成解泽来。浸灌久叨书卷力，心亨全赖旧栽培。

送张良御南旋即用留别韵

声华久已遍神京，宝璞谁怜价值轻。郭隗固能充骏骨，刘蕡何尚困经生。大吴无计通春梦，小谢多情减盛名。好注砚蟾添墨沉，更驱毫兔事犁耕。

咏史

乔柯荫长亩，巨源赴归墟。取精既已多，所资谅有馀。至道在六经，体用悉以俱。内窥达天德，扩之周坤舆。精粗两不遗，宁有剩义与。子房王佐才，固宜所学殊。胡焉师黄石，坐此消居诸。

送刘予修旋里

灵气秘幽谷，猗兰发奇香。顾言赠佳人，约之以为裳。大椿无小年，丈尺詎所量。宏才不自试，郁郁高穹苍。所贵保天和，樗栎空自芳。去去勿复道，仰止徒彷徨。

题温相国遗像

尧舜方垂拱，皋夔与赞襄。太和生宇宙，霖雨溢穹苍。补袞无惭德，调羹剩远芳。望因台鼎重，恩共地天长。燮理功殊伟，钧衡道可方。匪躬参密勿，拜手继明良。大业光图史，勋名过汉唐。方兴

东阁业，旋闭北山堂。遽尔乘箕尾，悠然起圣惶。睿情怜故老，隆礼命天潢。赐谥崇文简，遗休振纪纲。丰碑留大节，懿范肃官常。百代勋猷茂，千秋礼乐光。不烦图画色，奕叶有馀庆。

祝冉永光先生二首

有美含章肯浪沾，掖垣归后著潜夫。绛帷坐稔庭中雪，鸿宝搜穷马上图。化雨有春周海岳，秋风无恙饱莼鲈。帘前风月饶光霁，不待从君乞鉴湖。

悠悠杖履卧林泉，搜剔遗经手自笺。道在何妨颜氏巷，诗豪时泛米家船。池鱼得趣真容与，庭草含生更豁然。尝有门生问奇字，不缘种放似神仙。

甘忠果公殉节诗

吴逆猖獗最先尽节者，云贵制军甘公也。事闻恩加兵部尚书，谥忠果，百姓为立祠，爰纪其事。

见说风霾掩百蛮，制军临阵夜弓弯。城孤尸积盘龙渡，力屈魂归金马山。震鼓尚堪摧六诏，飞书常憾阻重关。妖氛已作青磷散，钟鼎铭勋起懦顽。

浙西周匡邻为唐山幕客，值赞皇积寇夜劫其署，周子率役拒之，获其渠魁，遂入山捣其穴，寇皆就擒

甲兵久已贮胸中，御寇雄才等击蒙。稍觉丙奇荧入白，不辞乙夜马追风。临晨竟与鸱巢逼，薄暮全令虎穴空。如此壮猷殊赫赫，何须十乘启元戎。

送彭阁学给假旋里

紫禁含香三十年，锦衣什袭许归田。干云藻翰辉金马，问字生徒把玉鞭。晓殿暂虚新讲席，彤庭剩积旧吟笺。臣心似水君恩重，去就翩然素履全。

丁酉元旦

万国朝元庆履端，钧天乐奏集衣冠。无为盛世平为福，居易清襟乐易安。节在年前知岁早，令逢雪后觉春寒。彤墀晏罢归来后，积素西山静里看。

典试湖广道中作

白首鸡窗学未疏，冲寒八度入公车。骤膺丹诏驰新驿，渐引皇华认故庐。圣主久怜臣老矣，路人争道鬓皤如。童观莫羨光荣盛，多读通经几卷书。

楚闸漫兴六首

旧是淮南一腐儒，手携冰鉴出皇都。凿开荆璞搜文玉，洗净深渊摘宝珠。要向灵台磨宝镜，肯教沧海失珊瑚。选材识得榱桷质，不向中林独守株。

乘风鼓楫驾洪涛，紧擢纶竿为钓鳌。掣动锦霞天汉晓，搅翻银汉海云高。砚蟾尽吸三湘水，毫颖凭添五色毛。只要马群空冀北，不图人羨九方皋。

黄卷频年手自携，砚田膏火足耕犁。平修月磴安梯上，广植高梧待凤栖。几载虹霓秘长剑，五更风雨听鸣鸡。打头屋里三条烛，芒焰光生太乙藜。

长阪无媒久叹嗟，每缘伏枥感年华。朱衣未便头轻点，白日徒然手自义。愁见嘉禾没稊稗，忍教良骥老盐车。殷勤捡取真金屑，不使尘埃向眼遮。

闲来据案独支颐，注想焚膏继晷时。甘苦我曾绵岁月，较量要更辨公私。山樗欲弃犹斟酌，蜀锦无多也护持。真鉴总归先正格，肯从诡道论雄雌。

多年磨琢不寻常，大器宁能久晦藏。钟鼎奇文留古色，圭璋美制灿殊光。湘灵鼓瑟人何在，郢匠挥斤鼻不伤。付与锦囊收拾起，

只凭忱悃报君王。

楚闹事竣归里之作

席帽何年去旧毡，故园不到十三年。焚黄总教贻孙代，垂白偏艰省墓缘。玉尺校文临上楚，简书衔命过新阡。亲朋迎候家门久，却喜乡音到耳边。

薄宦羁縻可奈何，梦魂常忆旧岩阿。池鱼落网园蔬嫩，新谷登场酒味和。识面儿童今老大，关心亲故总销磨。归来熟看江山好，始觉年华在外多。

望祭先王母并序

先王母喻太夫人守节抚孤，遭明末张献忠之乱，挟子偕老仆胡义逃难出城，途中相失。先王母避至母家楼中，又遭土贼剽掠，与嫂妹邻妇数十人同日被焚。老仆胡义访知之，即总瘞楼后隙地。迨先父寻归，经义告知，而义旋病故，无凭省识，饮恨终天，春秋望祭而已。嗣后，喻氏将此庄出鬻，余得售而有之，终以未能封树为憾也。

风霾倏起太阳昏，母子牵衣走北门。碧瓦危楼销赤火，白杨高冢失青原。思亲频滴生前泪，追往难召死后魂。省记先人留恨处，故庐端拜是诒孙。

忆弟妹

天涯弟妹隔形声，待我归来隐憾生。伯道何缘艰嗣子，班昭无疏请难兄。清宵梦惹思乡泪，白发愁添感旧情。那更抚灵才一奠，萧萧鸣马又长征。

送友

万里挥鞭兴未央，马蹄行踏海天长。江南村舍离亭酒，风雨潇潇望帝乡。

寿李晴崖夫子

明良谁谓逊前贤，出入勋名三十年。绕座芝兰垂远荫，盈阶桃李集芳筵。龙章久锡彤庭字，御饌时分紫禁鲜。自合盐梅调鼎鼐，料胜瀛海问神仙。

送蓼伊邓同年出使安南

紫诰金泥出太清，皇华娇艳拂行旌。身随风诏披云下，队引龙标傍马行。夏至表南看晷影，秋深天末席花英。为言白雉须频进，鲸海风波久不惊。

和许元声思亲之作

晨起披风对晓霞，思亲常自忆还家。旧山椿树寻常茂，上苑莺声逐渐加。膝下久疏春酿酒，客中时忆旧栽花。却怜游子天涯意，回首看云道路赊。

万年凤纪诗并序

重光赤奋若之岁，乃我皇上御极之六十年。道协圣躬，庆绵宝祚。上稽往古，既落落其无俦。俯念来兹，尚悠悠其未艾。下土之庶绩康哉，上帝之鉴观皇矣。百神効助勩之力，万物集佑助之躬。祥开玉粒，茂嘉穗于平畴。巩若金瓯，通法琅于异域。舒庙堂之硕画，边塞风清。献嵩岳之石芝，臣民雀跃。涂歌巷舞，訖海隅之辽远，不异衢谣。近悦远来，合殿陛之欢呼，尽如嵩祝。臣煦幸际昌时，恭逢嘉会，敬赋六律，少布丹衷，谨序。

熙朝岁月独悠然，凤纪洪开六十年。凿井耕田民朴茂，经文纬武士陶甄。车书大地尊三重，贡赋殊方集八埏。渐引渐多殊未艾，山河长久戴尧天。

唐虞以后漫思维，绵渺昌期讵可窥。辛丑回旋周甲子，壬寅重复数千支。皇图广大天同阔，海宇清宁古莫追。九土兆人忘帝力，

含哺鼓腹太平时。

景福由来不易荷，凝承独向圣躬多。道宣河洛传真谛，乐继咸韶衍太和。声教覃敷无远近，恩膏普霈似江河。小臣几度承明训，才短无能扬古歌。

绵绵帝眷浑难量，臣庶偕欣玉祚长。彩幄锦亭迎翠辇，宝幢华盖肃朝常。山灵拥护多呈瑞，海若怀柔久不扬。共向兴朝呈物色，拟将泰华颂无疆。

时逢泰运自然亨，物阜民安总向荣。岳渎有灵皆効顺，苍黎无地不输诚。俗同怀葛真淳古，化拟唐虞久郅平。会见彤庭增喜色，祥云当殿霭然生。

曜灵春旭晓瞳眈，万国趋陪拜舞同。五老篆图呈瑞应，三农暘雨兆年丰。海疆祝颂多于华，殿陛欢呼尽若嵩。会见升恒无尽极，曙霞方注海洋东。

祝华亭王夫子寿

斗杓灼灼辉明堂，九峰间气流清光。笃生硕辅翊陶唐，王质金相孰可量。宏文逸翰倬天章，驱使风云给大荒。手携结璘浴扶桑，天吴飞空奔渺茫。霖膏挥洒霈穹苍，幽谷穷岩协所望。森森兰桂郁芬芳，门生端笏分班行。松龄斟酌紫霞觞，云韶仙曲按宫商。彩衣逐队舞霓裳，宾朋宴会乐未央。愿拾瑶草晋琼浆，天家十赉称华阳。蓬壶岁月应更长，遍与锡福黎民康。

赋得人安为国瑞

圣德勤宵旰，皇衷属兆人。咸宁时永泰，丰乐物皆春。上瑞惟诚应，天休致化淳。万方清晏甚，符牒未为珍。

赋得奥旨微言开画前

浑沌前边渺若虚，当机推解问华胥。探幽静玩先天易，据理穷搜未见书。但说卦爻犹显易，只凭仪象亦生疏。精微妙达羲皇旨，

更向图前讲太初。

为永城蒋贞媛作

婺星傍中天，孤光有时坠。松柏挺高岩，劲节复谁媚。禀赋在性真，挠之曷可易。烈烈蒋贞媛，纲常自扶植。当在订盟初，早矢同穴志。愿为连理枝，更作双飞翅。胡然失所天，一洒杞妇泪。鸳侣虽未偕，泉壤同寤寐。幽明洵无忝，生死真如寄。所宜膺宠褒，不使贞魂恚。江河渺未已，草木亦殊类。作歌告彤史，芬芳报纯懿。

壬寅正月初三日，赐燕老臣于乾

清宫，臣煦时年六十八，得与恭纪

羲轩道德渺无疆，泰华精神宝祚长。兆姓久沾深雨露，老臣何幸锡华觞。殊恩逾分骤升迁，白发重叨锡御筵。景运既容舆马过，细旂还许老臣便（是日命老臣皆肩舆入景运门）。盛朝优老及词臣，扶杖衔杯傍紫宸。十载木天沾异数，君恩常与岁华新。《易》蕴精微那易寻，圣人久已契高深。老臣积岁承明训，始学尧夫自在吟。中秘旋归卿贰班，天恩迥出五云间。复沾湛露零丰草，授几深宫拜赐还。携得蟠桃一颗来，妻孥含笑下庭阶。为言玉粒非常有，个是彤庭赐宴回（恩赐面蒸蟠桃一枚，大九寸）。

雍正宝座铭

天眷有德，大宝用昌。首出庶物，万汇观光。绍承大统，仰答穹苍。夙兴夜寐，时若雨暘。心法治法，游衍旁皇。宵衣旰食，纲纪弛张。未能求莫，黎庶何康。端拱淑慎，正衣垂裳。齐庄中正，所以答阳。恭俭惟德，含宏莫量。知人则哲，振肃朝常。聪明四达，烛照遐荒。允厘百工，浊激清扬。慎刑节用，无怠无荒。仁育万物，义正万方。内安外宁，亿载永庆。

怀上官臣哉

为贪薄糒到天池，头白终年忆故知。鸿雁差池怜远道，茝兰憔悴阔幽期。云窗雨榻酬诗少，社酒村鸡入梦迟。不及石桥明月夜，长歌短咏却追随。

读白乐天诗

拣得头陀不肯先，为人先愿扫天坛。谁云白傅专心处，不爱金丹只爱禅。

题东坡展笠图

止疑戴笠同工部，况复寻常蜡屐多。澹荡风流谁得似，此翁人道是东坡。

盛京道中

金陛衔恩出紫微，霞光云彩上征衣。此行竟是辽阳鹤，可有人知丁令威。

御试新进士赋得讲易见天心

(二十六韵，限阳字)

龙龟承运出羲皇，具体鸿文辟混茫。十数浑沦藏太始，四隅周匝起中央。德兼小大源流贯，象列圜方体用臧。消息图书观内外，比量奇耦别柔刚。统天变化功难测，配地含宏道自彰。自去自来皆独往，时潜时见不终藏。经疏卦理形而上，位序爻情直以方。未用群龙原有首，资朋牝马信无疆。表章太极乾坤合，透漏先天日月忙。冥色乍融犹黯淡，亨机才转便辉煌。声希味淡名言绝，雷动风行品物昌。就里含容诚浩博，斯须光景异寻常。白生虚室通三极，元起悬关肇一阳。黑魄到庚分晦朔，黄钟从子立宫商。太和保合真纯粹，名理逢源总吉祥。幽境洞明神豁豁，静机翹动景堂堂。欲探最

上穷真谛，便合从头细度量。七日既周终会合，两仪迭运始舒张。极知已往彰如此，索向初来察不妨。巧历上推精不逮，井干深汲味殊长。泉源沛发应难遏，颗粒埋根诂易量。此后流波或浩荡，即看芽蘖渐芬芳。尧夫得意称安乐，颜子知几久坐忘。易道包罗洵广大，儒宗剔抉岂荒唐。韦编自昔频翻阅，玉案何辞细审详。尺宅果能同造化，竟排十翼入宫墙。

与天足雪夜围炉作

不识生前事若何，多年疑杀老头陀。昨宵亲共梅花语，香所从来着意么。

偶仿长吉体

北溟泼刺鯢鱼尾，羊角吹风九万里。健翻鞭云云不知，等闲一跃天池水。手携结璘浴扶桑，天骥飞空奔渺茫。风姨月姊解环佩，云璈萧萧荐玉浆。

遣祭尧陵

玉陛承恩赋载驰，羹墙如见古型仪。土阶遍德皆良弼，黄屋垂裳尚屡咨。文命再逢鼂铎设（时求言甚切），放勋重见鼓歌时。独惭稷契陈谟在，常景休明结梦思。

遣祭阙里道中咏

搜罗经传费居诸，难道斯文独弃予。葆璞镇年参太极，澹宁三接进函书。若知坎习离非习，自解乾虚坤不虚。六位俱资元德始，群龙方克肇权舆。

抵曲阜

少年曾见说心斋，久向尼山近到来。敞尽胸襟无一事，春风吹上舞雩台。

祭阙里得近宫墙作

列圣初将道脉宣，大成收摄在遗编。诗书日月通三极，礼乐山河定八埏。辟地开天垂朗照，倾江注海发蒙泉。即今美富周穹壤，宏启宫墙尚惘然。

天下诸儒景素王，都云美富秘宫墙。峥嵘道德窥无极，赜蹶追趋渺未遑。彩凤高翔禽鸟拙，祥麟逸步骏骧忙。从来观海难为水，斥鷃飞鸣可自量。

明窗尽日检诗书，梦里尼山久企予。山水乍依犹可爱，宫墙得近更何如。衣冠肃穆仪容古，殿宇堂皇鸟雀疏。化雨一挥洙泗水，普天终古被沾濡。

天运宏开至圣生，尽收文献启贞明。月无纤翳通宵白，泉有真源彻底清。多少典章归笔削，古今人士仰裁成。不须更待叮咛说，木铎长鸣止一声。

皇帝躬耕藉田颂并序

臣煦躬际昌期，欣逢盛世。心传偕治法兼隆，正德与厚生并茂。乃耕藉礼成，而时雨大沛，深符降鉴之天心。成均典备，而小丑适夷，群仰敷文之武烈。寮采庆舞于彤庭，苍赤欢呼于绣野。臣皇华于役，未获亲睹隆仪，学术空疏，不克铺扬盛美，谨抒丹悃，敬阐宏休。

本富农田重，南郊帝藉申。体天尊首令，稽典择元辰。千亩来东作，三推及早春。协风欣浚至，阳德喜骈臻。大化和同日，皇恩湛沃旬。先农敦享祀，后稷起明禋。太簇鸣钧叶，匏樽酌酒醇。朱紘荣畎亩，青旂耀城闉。气象班仪肃，规模彩仗新。旒翻云灿灿，耒动土岣岣。葱犂金为络，丝鞭玉作纫。绿芽方雾茁，紺耦若云屯。勲事公卿肃，参与保介驯。韬封十五具，欢动万千人。祇事期遵古，承流悉悚神。班行排雁齿，畎亩辟鱼鳞。种稷随宜布，栽培与化均。细观耕泽泽，旋觉润津津。钱镛声相应，薅锄渐可循。岂惟滋渗漉，

正欲识艰辛。平秩何殊典，观风谅胜幽。庆云先已兆，时雨复相因。
尧甸分崇礼，斯民早遂仁。盈宁知有庆，从此岁陈陈。

皇帝亲诣太学礼成恭纪

英贤济济四门开，圣主崇儒法驾来。玉辂宝光辉四极，文昌高
景烛三台。联班俊乂瞻风采，随侍生徒领化裁。已见欢呼盈禹甸，
式观殿陛咏康哉。讲筵新御万人欢，黼座端严壮伟观。明阐六经昭
典训，广开三舍肃衣冠。钟镛戛击敦和乐，庠序趋陪盛礼官。文命
四敷模楷远，满庭薰习过芝兰。銮辂初停紫盖飞，讲堂云日烂生辉。
春融黄幄瞻经席，香拂青衫拜袞衣。圣学渊深宣妙蕴，心传昭朗契
精微。圜桥冠带皆欢忭，咫尺天颜得共依。西鹓钟鼓迈周京，圣世
敷文化雨清。乐育英才先首善，栽培雅教遍诸生。璧池水暖春风
细，槐市阴疏旭日明。紫极荣光昭海甸，共瞻华盖听鸾声。成均教
育广搜罗，鼓篋横经岁月多。膏火然藜资诵读，赐书盈几助编摩。
梗楠培植资梁栋，金锡陶镕待琢磨。圣德广宣膏泽还，普天濡润长
乔柯。礼毕回銮满路春，群儒班列仰陶钧。共看芹藻沾天泽，更许
蓬茅识圣人。巨典辉煌隆邃古，殊恩重叠降丝纶。从今化叶菁莪
颂，的烁文星耀紫宸。

青海大捷凯歌十一首

来享多年万国通，氐羌何忽梗皇风。天威甫振櫜枪尽，从此西
陲化日同。

蠢尔丹津不自量，辜恩肆毒任鸱张。特颁虎旅伸攻讨，枭獍何
能窟穴藏。

巨刃摩空淬鸛鹑，欲封京观筑鲸鲵。坚冰未泮俘囚获，壮卒无
忧面冻梨。

赫赫旌旗出晓关，纷纷露布便驰还。王师不待金戈展，青海澄
波万里闲。

出塞无劳半月程，凯歌随处动欢声。倒戈已自摧坚甲，执讯何

尝仰利兵。

庙堂胜算握神机，旋喜征人解铁衣。三捷勋庸摧将略，万方臣附凛皇威。

天兵到处望云霓，顿息狼烟静鼓鼙。嘶马不闻榆塞北，春风早度玉关西。

蚁聚云屯扫一空，封碑勒石到崆峒。旬宣纵赖群臣力，久塞还推天子功。

细柳高悬玉帐旗，龙骧虎旅振王师。从教恙管歌春色，朱鹭吟成绝妙词。

诏使营前布德音，策勋同日拜恩深。将军佩印加封爵，士卒韬戈有赐金。

凯旋会见戢干戈，胥庆君王燕喜多。适届临雍荐嘉亩，飞鸢不向泮林过。

恭和御制三月三日得雨

春资雨露润根荄，虔祷甘霖万里皆。绣野夭乔随畅茂，蓬门妇子总欢谐。华林适届芳菲满，楔节咸占气候佳。圣德感通天泽普，屡丰从此慰民怀。

赴圆明园奏事

晨星晃漾正霏微，旋觉霞明乌鹊飞。水引玉泉萦作带，山临瓮岫翠沾衣。广楠香散龙蛇影，锦绮光生日月辉。奏罢臣心方耿耿，早聆纶綍出黄帏。

早朝

天晴云淡露华稠，北斗高临五凤楼。华盖展风飘雉尾，霓旌含月拂龙头。炉香细注黄金鼎，霞彩明联紫翠裘。双展金铺启闾阖，九成清乐韵悠悠。

圆明园泛舟赐克食

仙苑乘舟泛碧湍，苹洲花港久盘桓。御厨敕赐金盘饌，鼎味充供玉粒餐。山径周遮探不到，水光潋滟画应难。自惭素食叨殊遇，游泳卷阿礼数宽。

赠漆馥来

鸿文光艺苑，白简避华骢。煮海罄源裕，持筹国计丰。破云开健翮，冲浪驾长风。尚有盐梅在，调和待伟功。

哭三男仲垒

笋芽方解箨，苦遭劲风折。今晨是何晨，汝生事已毕。空抱凌云心，未展干霄翼。弱龄在怀抱，相看等珠粒。五龄就外傅，背颂多默识。七龄方握管，出语便明晰。鼓励既逾分，少壮殊努力。量景积晨课，迟更耽夜籍。十六登乙科，拣选入仕籍。诂知心神疲，感此成痼疾。药餌既无效，肌肤日羸瘠。二九遽遐逝，挥戈不可及。永诀伤予心，天阔何终极。

悼长男长堂四首

百代蒸尝信有源，拟将裡祀付诒孙。入门陡觉心情苦，据案徒看手迹存。华表何年观化鹤，楚江无地可招魂。寥天怅望愁无那，不择朝昏总未援。

花枝逗影未全真，恍惚犹疑旧日身。霜白露清辜负我，灯昏月暗总愁人。征鞍属架留长策，小桁悬冠集暗尘。就令鹤归巢可眷，玉环探得是何晨。

得如太上便忘情，何乃瞻天百感生。业已幻成蝴蝶梦，不堪重听杜鹃声。霜威酷烈梧枝瘦，灯烬消残夜漏清。最恨汲深泉可冀，井干舒绠便羸瓶。

膝下平常展笑眉，经旬不见复何之。天空海阔兜离恨，月影灯

光搅梦思。夜怪哀蛩吟响细，秋怜落叶引风迟。西河泪尽丹枫赤，白发愁心那易知。

送两男灵枢旋里

两盂清饭荐灵车，断割离肠憾有加。泪洒秋空云影湿，感深更鼓月光斜。生来膝下浑如梦，送去山头即是家。留得遗书盛箱帙，总教蛛网被尘遮。

寄上官臣哉

别后南云阔，相思梦易迷。往来成白首，行坐仗青藜。诗兴追元白，交情溯阮嵇。含饴真可喜，捧砚莫增凄。

静坐

风帘卷庭翠，月华逗窗碧。共此千古心，悠然悟太极。

寄王枢要炼士

寥落晨星总可怜，旧交逐渐减于前。极知枢要常相忆，重写归心寄短篇。

刘含万孝廉母田太孺人及曾祖母齐、伯祖母赵三世节孝颂

桃李竞时艳，松筠挺劲节。春荣谢芳菲，岁晚冒霜雪。正气良笃生，贞心焉可灭。田母嫔于刘，孝行无欠缺。所天失依庇，感此心肠裂。眷言及遗腹，襁褓屡提挈。母道既已殷，师教遂淳设。用使骐驎子，康庄忽腾越。曾闻曾祖姑，及彼祖姑烈。忠孝两不亏，高踪茂芳辙。星陨缀连珠，乌啼染成血。丹诏既褒嘉，人心胥敬悦。明月皎天中，冰心倍凛冽。谁将银管书，片石留芳碣。

丁未夏杨太守自圆明园辞归粤东，予向伊索端石，率成绝句

端州瑞石比瑶琨，山骨崢嶸失旧痕。不向罗浮寻蝶茧，且从古

洞凿云根。

晶莹石质本殊观，青紫微茫待细看。枯润好分鸛鸽眼，浅深平割老龙肝。

题李渐盘小照

拓落襟期自在身，林泉高致远红尘。图从翠柏苍松见，妙写光风霁月真。

祝李太夫子

同列推元辅，殊猷并昔贤。道将邹鲁贯，理自洛闽传。静对书千卷，行持手一编。词章飞彩凤，奏对陋寒蝉。化雨因时遍，光风逐景鲜。玉衡平选叙，班筭遂陶甄。气象凌高岳，胸期等纳川。只缘艰步履，予告憩林泉。圣眷殊难已，皇恩故屡宣。优容归里井，顾问及农田。内府分宸饌，华章赐御笺。久沾高厚泽，渐值耄期年。亮节涵终始，洪施益渺绵。人皆沾泰华，志向拟冰渊。寿国诚无既，千秋德望全。

题扇头云山仙女

泠泠仙佩六铢衣，静对溪山揽翠微。唤得彩云随步履，漫空散作锦霞飞。

哭二男次堂

廿年晨夕与相依，劝课虽勤总不违。只雁影孤怜折翼，哀鸿声苦惜分飞。去时侯岭笙无恙，别后辽阳鹤不归。岂料前春成永诀，南云一望一沾衣。

题范一揆小照

弱柳吹风金动摇，云晴天阔蹇驴骄。玉鞭挥过长安道，莫认襄阳作灞桥。

得旨还乡，感荷之餘，信笔作此

投老终年忆故园，止因恩重恋丹闈。于今得遂悬车愿，喜极翻教声泪吞。

温饱久沾天泽厚，生全偏觉主恩多。江湖满地渔翁小，一棹翩然出迅波。

途中漫兴

宦途匏系已多年，此日逍遥别一天。信步优游皆坦道，随时晦息得安眠。渐教国事非身事，始觉游仙类散仙。旧侣弹冠知有庆，好从枚卜数除迁。

家在廉泉让水间，微躯深喜得生还。密栽梧竹留丹凤，疏植园林看碧山。钓雨锄云新事业，侍香簪笔旧容颜。绵才知未酬高厚，饱食虚惭养拙闲。

抵家后口占

五十登途别旧邻，广文寒署涉通津。归来七十还加七，多见人间五辈人。

向日亲知少送迎，不堪回首问平生。儿童老大髭须白，强半登堂说小名。

解绶归来一月过，渐抛冠履学衣蓑。宁知雨露沾濡后，犹遂康衢鼓腹歌。

家居漫兴六首

才拙延绵愧女萝，官清囊橐似泥河。宦情旧有诗书在，事业新添板刻多。农政有心恒检校，家规不替肯蹉跎。匡床尚有吟哦稿，每岁昏晨细揣摩。

书卷同参更有谁，高山流水苦相思。蜀桐未抚音长在，古调临徽手自知。白雪终非巴里曲，清秋常忆杜陵诗。幽兰原不争繁艳，

一任群芳自主持。

课雨占晴卜岁丰，寻常无事便扶筇。鱼池蔬圃闲观览，笋竹芽松补化工。密树向晨听鸟语，小园垂露摘花虫。身心以外浑无染，才称清闲老懒翁。

髦年何事可相宜，步到林园拄杖随。小树移栽恒带土，好花分种但求枝。难容野卉闲滋蔓，却爱幽兰谨护持。生计已拚同老圃，夭乔扶植任施为。

山水游观乐有馀，土垣棘卫称贫居。绕畦丛植渊明菊，据案时临逸少书。为爱凤栖多种竹，因图鹏化数观鱼。闲来入室翻《周易》，同志寥寥孰起予。

科第惟闻帖括香，尼山真脉久微茫。江湖泛滥涛无极，星月孤高夜未央。泉可汲深谁用绠，骥堪驰道倦施缰。朝阳藹吉多佳士，华采终须属凤凰。

送杨晚涛

当日追随浹素襟，桃花潭水未为深。高情指屈金兰谱，雅调心仪玉轸琴。白鹤云中推妙品，高山曲里得知音。江南怅望还相忆，不碍乘舟冒雪寻。

向友人索墨

珍重曹家紫玉光，松花赐砚恰相当。徽州贤守知同赏，可许分遗葆璞堂。

望月

千月印千江，含照混天辟。举眼看碧霄，一轮更无别。

题王枢要炼士小像

镜里圆明幻作身，摩尼宝色拥金轮。多年不向蒲团坐，烟水云山识道人。

葆璞堂四时吟

嫩绿苔痕细草生，夭桃绰约李花明。阳和吹豁朦胧眼，拄杖循溪傍水行。

低檐桑葢初含紫，适口樱桃已报红。最喜黄鹂声睨睨，恰随蝴蝶过花丛。

桂萼舒金试小黄，菊英含玉待重阳。疏帘不碍清风过，特与幽人送晚香。

腊梅花绽雪花稠，细细敲窗韵亦幽。围著地炉添榾柮，细倾老瓦试新笋。

立春

斗柄寅初指，冰池冻未开。暖风吹细柳，香雪绽寒梅。春帖桃符换，华灯竹马来。扶藜天外看，雾卷碧山苔。

锄菊

疏篱相对惬幽盟，培植经年渐有成。乘露摘芽频检点，当风扶干费支撑。尝因蝶乱怜金粉，更恼蛛丝胸玉英。晚节已殊春烂漫，岂将三径学渊明。

极目

极目瞩遐旷，渺然天宇宽。远山凝黛碧，深树映霞丹。已觉披襟爽，无须拄笏看。嚣尘都净尽，逸兴任凭栏。

静坐

十翼搜穷天地精，焚香默坐有馀清。昨宵妙契先天旨，白月澄江彻晓明。

葆璞堂诗集跋

有韵之言不自三百篇始也，其始本于《易》，《易》如《彖》《爻》《象》《系》《文言》《说卦》，皆比音协义，若《书》若《礼》若《春秋传》，其有韵者多矣。自汉魏而降，以迄三唐，其间祖风骚，审声律，析华藻，非不尽变极妍，而论天然旨蕴，必滥觞六经焉。宋儒如邵尧夫“梧桐月上，杨柳风来”，昔人推为风流人豪。石曼卿“乐意相关，生香不断”，昔人谓形容得浩然气象。至朱子“青山绿树，云影天光”之作，更无非见道之言，无理障，得理趣。有韵之篇不专从六经入，可以从六经出也。此诗之至，而非务采色夸声音者之所能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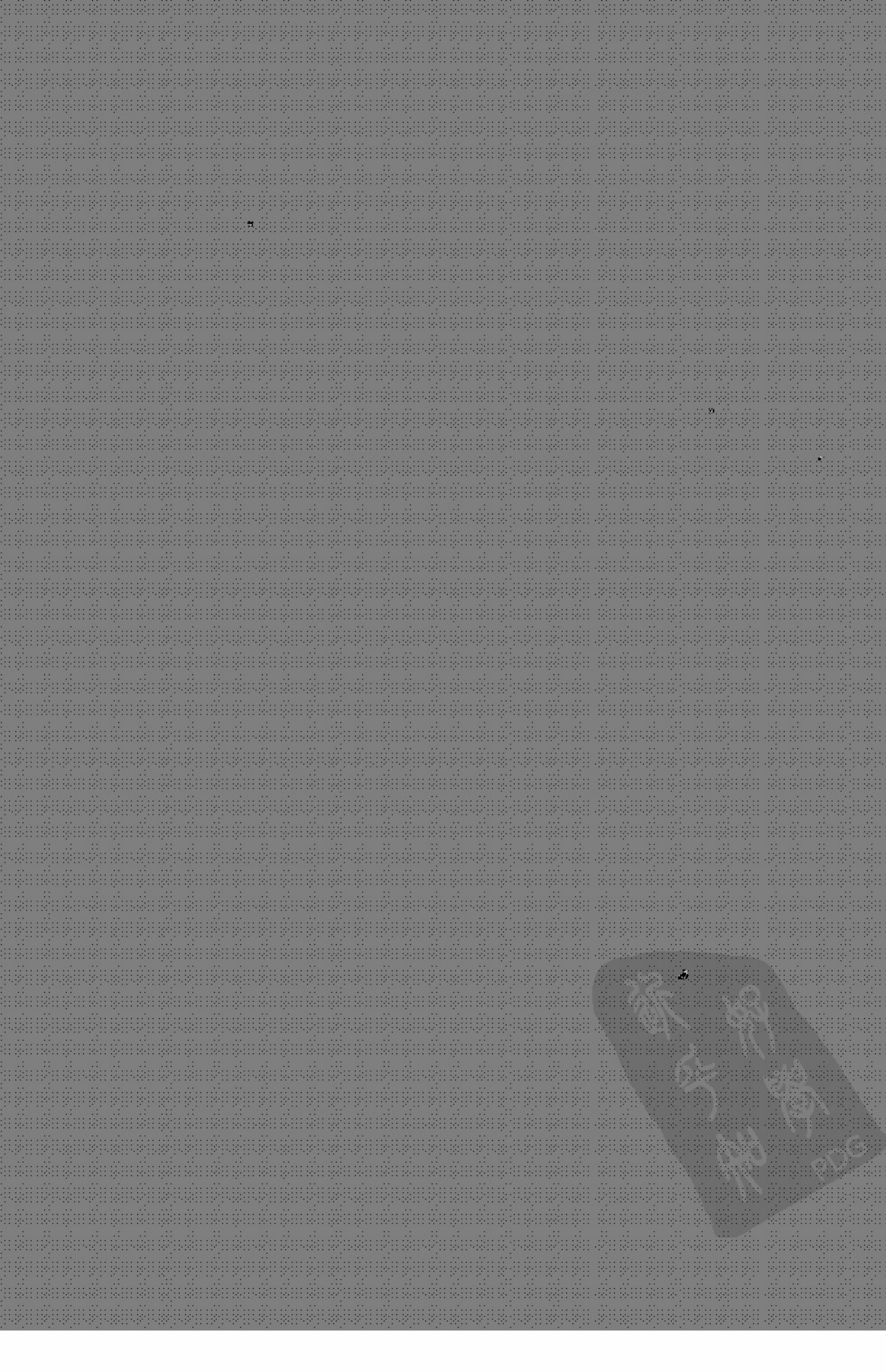
光山胡少宗伯沧晓先生，精探《周易》，其学浩博无涯涘。夫《易》俯仰天地，远取近取，卦象之中即通比兴之义。先生于学《易》之暇，时时发为诗歌，涵畅道德，吟咏性情。息于理者深，故得于心者妙；得于心者妙，故抒于言者远。不袭汉唐面貌，而于宋人理趣，不绳削而自合，故无论少壮行藏，林泉朝庙，而悠然写襟，期近风雅，有以造乎诗之至境也。不务采色夸声音，而务焉夸焉者之万莫能逮也。昔程子不云乎，“兴于诗者，有吾与点也之意”，然则欲知先生之《易》，当读先生之诗；欲知先生之诗，其亦于春风沂水间求之可矣。

乾隆壬辰年嘉平既望，门下晚学顾宗泰谨识。



附 編 三

葆璞堂文集



葆璞堂文集卷一

赋

圣治光昭河清献瑞赋(有序)

钦惟皇帝陛下,道协中和,德同覆载。洒域中之甘露,振徼外之明威。激扬举而吏治以清,教化倡而民风以厚。太和之气翔洽九州,柔远之恩渐溢八表。犹且勤求不倦,盛德若虚;所由上格苍穹,休征叠见。在天则兆连珠合璧之祥,在地则表瑞麦嘉禾之异。又且宝玉舒光于沧海,花木标异于上林。种种嘉祥,诚难笔述。兹复于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七日,河伯效灵,澄清有象,上自陕州以西,下迄桃源以东,遥遥二千里,直至雍正五年新正,其清尚然。为道既长,为时又永,詎非旷古希逢,人生罕觐者乎?考之《乾凿度》云:“天降嘉应,河水先清。”《拾遗记》云:“黄河千年一清。”在廷诸臣幸瑞应之频臻,知天心之笃眷,恭请庆贺,至再至三。我皇上德盛礼恭,频宣圣谕,谦让不遑,止以敬天尊祖为训,群情益加欢豫,乃作为诗歌赋颂,导扬休懿。臣生逢盛世,躬际丕休,不禁舞蹈欢忭之至,爰踵诸臣颂扬之后,敬作律赋一篇,谨述其实德、实心、实政及休祥之实,表章而扬厉之,故有取于敷陈直言之体。诚惧其识短才疏,非渺言可罄也,谨弁序于首。

赋曰:盖闻地莫尊于赤县,水莫渺于黄河。绵中原之玉带,亘陆海之金波。瞻形色则灿如琮璧,聆声响则锵若鸣珂。郁雨兴云,而上行利溥;沾枯润槁,而下济功多。固尝见龙马之迹,亦曾泛牛斗之槎。诚舟楫所永赖,凉润泽之无过。溯夫星宿肇基,源泉不匮。涵天柱之元苞,毓地维之精气。载历蒲昌,则渺尔潜踪;既逾燉煌,乃

浩然无际。跨积石，迈龙门，原非一苇可航；超砥柱，下孟津，遂成建瓴之势。爰历巩城而会洛，旋走成皋而合济。循广武以遐注，既迁徙而不恒。当碣石之未疏，实泛滥而难治。滌纡浩瀚固其常，奔腾超忽抑何恣？直虽极乎千里之迢遥，曲已蹈乎九折之重累。寻源天上，率百川而朝宗于归墟；走险地中，等万国之率从乎王会。当其既奠清宁，肇开征应。图书显象于羲皇，芝泥征符于帝舜。黄龙呈白玉之文，翠舫致绿图之问。开八卦以肇文明，先六书而宣义蕴。渡河感白鱼以凝休，卜洛浮青云而启运。临河授图，姒氏之胼胝殊殷；握河有纪，伊祁之祇钦亦信。登祀典则视侯之礼崇，谨职守则承流之功峻。乃自唐虞而后，何由解包拯之颐；迄乎商周以还，奚自睹伯夷之圣。亦越于今，皇恩遐沛，帝德孔昭。至诚奉若以格天，大孝善述以承桃。耕籍重而农勤于野，经筵御而士奋于胶。甘雨和风，遍洒九天之恺泽；蠲租减赋，频兴匝地之恩膏。激浊扬清，庸愚胥知奋勉；达聪明目，咨询下逮乌莠。顺动而获见心之益，虚受而成涵海之高。訖声教以绍王谟，茂德远超乎文命。澶河渠而开水利，丰功直并于神尧。既偕中外而咸登衽席，且合臣庶而共叶钧韶。仁义中正，特见笃修之宥密；都俞喜起，遂成盛世之泰交。人人各得其欲，官守法廉，而民安耕凿；物物咸若其性，动资乐利，而植遂夭乔。犹且勤益加勤，冬不辞寒而夏不辞暑；圣不自圣，食常在旰而衣常在宵。凡兹太和之浹洽，何非至化所薰陶。所由朝野胥归于化育，梯航不惮夫殷遥也。因致有识舒忱，含灵效瑞。天不爱道，特见连珠之五星；地不爱宝，屡产嘉禾之九穗。宝玉腾沧海以扬辉，花木毓上林而表异。征莱菔之九乳，彰九宇来服之休；睹荷实之同房，兆八方诚和之义。睹兹灵异之频臻，益信屯膏之广被。尔乃河渚呈祥，湛清可鉴。冯夷宣其德辉，阳侯戢其激滟。倏易黄赤之旧容，旋觉须眉之毕现。既皎如之异常，实湛然之可玩。渺矣渣滓之销铄，朗哉琉璃之璀璨。丽色映崇堤之逶迤，层波涌玉龙之琬琰。似银河晃漾于坤舆，俨碧月昭回于天汉。星辰闪烁，簸扬万斛明珠；乌兔回环，洞彻两轮金鉴。晶光烛地，涵虚碧而照金堤；翠影浮天，亘长虹而拖

玉练。喜纤鳞寸尾之优游，恍贝阙珠宫之灿烂。蛟龙隐窟以深藏，卢鱼泝溜而可见。幸获睹佳景于河壖，固宜羨同休于海宴。凝神静听，鲛人想杼织之声。注目深观，龙女忆宝珠之献。爰自甲子之芳辰，渐逾嘉平之大建。稽道里则二千而遥，语日月则三旬殆遍。宁非身世奇逢，古今竞羨者乎？爰有男女杂还，远近趋跄。幸千秋之罕睹，欣九曲之殊祥。羨此盈河之休气，陶然水上之荣光。或停车而跪拜，或连袂以徜徉。怡怡自得，喜太平之呈象；欣欣相告，庆运命之无疆。爰有词人墨客，高咏宏章。或美深仁之普济，或咏湛露之周翔。或庆沃泽流通于区夏，或喜恩霖洋溢于遐方。识流谦之非可言述，知持准之未易名扬。或溯感通于苍旻，或钦媲美于圣皇。或上原乎历朝之世德，或归休于上帝之笃庆。莫不丽词焜耀于日月，抑且音韵谐畅于宫商。恒自觉名言之莫罄，亦殊惭长歌之未遑。此人臣之欣悦，所由度越于寻常也。因知祥非幸致，瑞不虚生。昭一诚之感格，显百物之精英。兹岂人力之所能矫饰，谅非渺思之所可权衡。信柔怀之所及，宜允翕之有征。既获观目前之瑞应，亦愈知此后之嘉亨。故其特见于冬也，兆皇躬之宁谧与国脉之坚凝；其特出于水也，兆霖膏之浸渐与治化之流行。其特现乎清也，兆皇衷之澄澈与海宇之升平。其为时之久也，则兆绵长之历数；其为道之远也，则垂遐迩之归诚。唯兹河之恬静，协上帝之昭明，固宜其亘千秋与万岁，永绵福庆于大清。

序

《乐善堂文集》序

文何昉乎？自羲皇肇起卦图，《虞书》首陈谟典，文明之运实由此开。然《尚书》之文简而该，《周易》之文奇而法，知非后人摹拟仿佛所可貌为形似者也。至尼山辑为六经，天下文章莫大于是，郁郁之叹厥有由然。此后踵事增华，分门别派，日易月迁，而岁不同矣。

若夫风云月露，草木禽鱼，触境书怀，因时寄兴，此逸士之文也；镕经铸史，含英咀华，绣口锦心，敲金戛玉，此学士之文也；割裂经传，摘取雅驯，帖括自珍，科名是竞，此举子之文也；远追洙泗，近师濂洛，进德修业，修辞立诚，此理学之文也；至于经国理民，布纲陈纪，誉隆国乘，德遍寰区，此士君子得志于时，大有为之文也。然文虽不同，莫不理以主之，识以运之，气以充之，藻采以华之。故文之有理，即太和之保合，运量各正，而肆应不穷者也。其识见之周详贯注，则血脉之流通也。其格局之一成不易，则肢体之上下有定，行止有节也。其经营组织，光芒外焕，则盛德之符，睟面而盎背也。故思欲深不欲浅，识欲精不欲粗，格调欲高不欲卑，包涵欲大不欲小。至于事本浅也，而文特深之；事本粗也，而文特精之；物本卑也，而文特高之；物本小也，而文特大之。则其取精绘神，超然远寄，不屑屑于目前腐近文人墨士之习径，实寓笼络一切，函盖万有之光华，则煦于乐善堂之文钞独有深契焉。

盖乐善堂，皇四子馆课文也。皇四子无日不酌古准今，朝吟慕诵，无日不殚思抽秘，据案舒毫。如是久久，所作不啻千馀，爰叙次甲乙，聚而成帙。煦于雍正八年六月内，奉命在皇子书房行走，因得日亲仪表，细领嘉文。总由积学广博，寄兴宏敞，高步远追，扩然无垠，用能漱六经之芳润，根柢道要，增益光芒，挥洒于片楮尺幅中。俾读之者志翔神豁，应接不暇，如登大雅之堂，而天球河图之萃然灿陈也；如聆韶濩之音，而金石丝竹之翕然竞奏也；如观多宝之藏，而奇珍异品之骇目惊心，其出不穷也。故可以振颓懦，可以维风俗，可以绍前圣，可以诏来兹，将于斯文乎是赖。又奚必韩潮苏海，始克愉心志，称观止哉？胡煦谨序。

冯昌临《易学参说》序

后世言五行者，实繁有徒，其原皆起于《火珠林》。至五行肇原于《周易》，则未有得其解者。夫先庚先甲、帝乙巳日之说，非《周易》之明文乎？时在商季，《火珠林》尚未有专家，文、周何据而为之说

乎？不知五行者，阴阳之奥义，刚柔之秘旨，太极以后不息之灵机也。文明将启之会，肇见于图书；伏羲观象之时，效能于卦画。大挠体其义而作为干支，容成会其原而推为历法，皆其仰而观，俯而法。知夫流动充满于天地之间，莫非阴阳流转，四象推迁，由微而盛而衰，终而复始，往而复来，如是而已矣。

其在《周易》，以乾坤为阴阳，二用相循，迭为宾主。当其离阳而未即于阴，离阴而未即于阳，不无先刚后柔之辨，而四象于是乎分矣。此如一岁之变化，原不过一气流布，而盛暑之与盛寒绝然相反，此阴阳之义也。然而盛寒不即交盛暑，其中衍而为春。盛暑不即交盛寒，其中衍而为秋，是一气而四象之义存矣。乃四气之来，由中而来，四气之返，归中而返，则四而五矣。要其精蕴，皆本于图书。四方各列而殊其数，四象之义也。五十居中而总其要，化起由中之义也。四象而起化于中，故以为五。五者而相因为用，故以为行。其在天也，日月之交光，寒暑之易候，胥此道也。其在地也，高下之异宜，燥湿之异性，胥此道也。

《周易》之废也，或止言人事，而未察阴阳从出之原；或止言卜筮，而未察俯仰所观之象。皆得其半而失其半也。冯子深究旨归，作为《易学参说》一书，分内外二编。先列图书，言五行之原所由起，外编推入干支，究五行之用所由行。所言五行，悉本《周易》，言精理邃，旨远思幽，是真能学《易》者矣。予于《周易》四十余年，未获同志，观其书，如见其人焉，故详序而识之。

包羽修《易原就正稿》序

图书以数显者也，《周易》以象告者也。象由数出，则数之理通于象。《易》缘象设，则象之理寓于《易》。今试合《周易》中三百八十四爻，而总归于六十四卦则未有置卦而拟爻辞者也。又试合《周易》中六十四卦而规为伏羲大圆图，而减为八卦小圆图，则未有离先天八卦而能成大圆图者也。又试以圆图而比量于河图洛书，则《周易》之六十四卦莫非图书之秘。先天之秘，流行之理，此三百八十四

爻籍摭而会聚之，所由总成为一太极者，此也。象设而数存，数存而理具。其小无内，其大无外，微哉微哉。

方今圣天子聪明睿知，好古敏求，深极乎羲文周孔之精微，默契乎濂洛关闽之秘密。道统日益昌明，文治日益广大，而又勤搜典籍，博采遗文，其继往圣而开来学，岂浅知渺见所能窥测万一哉？煦于壬辰馆选庶常时，三接澹宁居，深荷顾问。又于甲午人日，上御乾清宫，两经召对，前后五睹圣容。其所问答，几数千言，获蒙俞旨，有苦心学者之目。独念煦学《易》四十年，其于《易》原微有所窥。乃皇上以万几馀闲，而广大精深若此，信天授，非人力也。

夫卦画之设，肇于图书，则是图书中象数之妙，无义而不与《周易》通矣。乃伏羲则而画之，是遵何道哉？盖必有至理存焉。观东西奇偶以列阴阳，法上下左右而呈四象，归五十于中以该括终始，于是有太极之名矣。合生成于内以包涵八极，于是有八卦之图矣。自内而外，莫不加五而成，于是有加一倍之法矣。四象之在外者，皆十之所合，于是有阴阳太少之形；四象之在内者，皆五之所合，于是有三五九六之法矣。其自北而东而南，奇之升也有三候；其自南而西而北，偶之降也有三候，于是有卦画三爻重为六爻之设矣。其生在内，其成在外，于是而有来往上下之分。其内皆微，其外皆盛，于是而有始终形气之别矣。其奇之生也，必在偶中；偶之生也，必在奇中，于是而得根阴根阳之妙。其微阳必交至于盛阴，微阴必交至于盛阳，于是而得阴阳相须之旨矣。于是有横列之而观终始之象，别多寡之数者。有规圆之而寓流行之几，辨内外之等，定天地之位，正六子之形者。又有重之而至于六十四，拆之而至于三百八十有四，推之而至于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以备万物之数者。又有方之而寓阴阳始交之象，气内而形外之秘者。凡此皆自一至十之数，其中所藏莫罄莫殫，有若此也。

自汉以来，图书失传而易道遂晦，逮及有宋，先天诸图传于邵子，河图洛书始得辅《易》以行，邵子之功伟矣哉。包羽修憚易道之久淹，采康节之秘奥，作为《易原就正稿》。夫《易》而既探其原矣，其

以之翼传而垂训也固宜。是为序。

《诗经尊卜》叙

《诗》之象物最繁，而寄兴最远。象物繁则多出于寓言，寄兴远则苟可以达意而止。至伊人勤勤恳恳之诚，但寓于若近若远，若有若无之际。后人吟咏篇什，如不解所作者何人，所指者何事，此与夫昏衢迷道者何以异哉？夫《诗》不可以无序，而序不能不溯源于最初。是删定之始，口传心授，非如后人不得其指，但执私心悬揣妄度者比也。乃传之既久，喜新好异之士，人持一说，而《诗》乃渐汨其真矣。

逮及考亭为之集注，取郑卫诸作概目为淫风，遂有与卜序大相悖戾者。原其立意，不过有鉴于郑声淫之一语云耳。噫，亦甚矣。夫子此言，谓声之淫而非谓其词之淫也，盖谓其声浸淫荡佚，不轨于正，因失和平中正之理。岂谓删定所取，率皆男女相悦，逾墙钻穴事哉？人虽至愚，谁不愿暴其长而护其短，乃以不可告人之行，极力铺扬，形诸歌咏而漫不知愧，安有是理？即使旁观者深恶其行，代为扬厉，俾人诵之可以为戒。然孔子以《诗》教，固曰思无邪矣，间取一二篇抑亦可矣，岂谓郑卫诸作悉如是耶？夫春秋时列国大夫或值盟会，多赋诗以见志，使皆淫词，宁引以自况耶？即如宣子赋《木瓜》，六卿赋《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同车》，子柳赋《箜篌》，使皆淫词，宣子奚为拜而受之乎？季子观乐，而邶鄘郑卫皆有美词，为其淫而美之乎？今取卜序考之，《风雨》《鸡鸣》之类，序以为思贤，《木瓜》以为报功，《采葛》以为惧谗，《青青子衿》以为刺学校废，作诗之本意，自非序莫与传也。因思卜子亲炙圣门，躬承遗教，其序之当遵有较然不欺者矣。

宫闻蔡先生确见于此，爰取六义之旨，裁定于卜序，作为《尊卜》一书。俾尼山传授之旨灿然昭明，如太阳临空，普照万汇，其有裨经教，诂浅鲜哉？夫《周易》之没其真也，与六义等而殆又甚焉。要皆喜尚新奇，拘执己见，而不知衡以翼传，已不啻毫厘千里之差。读

《尊卜》一书，喜其与予有同志焉，故序之。

《孝经疑问》序

孝之时用大矣哉。探其本，扩其量，致其用，神其感，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识识者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孝之所从出也，本之渊泉也如此。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勇者强此者也，量之涵蕴也如此。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后世而无朝夕，用之周遍也如此。夫孚于众而无所疑，达于幽而无所滞，格于上下而无所不通，感之神妙也如此。

夫造化流行，不私于物，不遗于物，举全理而赋之，且并其肃义哲谋，斡旋经理之材而悉赋之，是造物之以家政授也。其无违，其克肖也。其无忝，其象贤也。其内省不疚，其视无形、听无声也。其夙夜匪懈，其冬温夏清，昏定而晨省也。其钦承奉若，则其省于静，察于动。其范围曲成，经纶参赞，则其尊老慈幼恭兄而友弟也。故夫子有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之时用大矣哉。

宫闻蔡先生为西山先生之裔，蹈道履信，员规而方矩。其所注释《孝经疑问》，悉遵古文，虽与今文间有出入，然皆本于朱子刊误，至其后以《西铭》续解附之，是诚知孝量之恢乎其扩，渊乎其莫与京也。要其生平嗜学，笃行于此，亦可得其概矣。故乐述其志行，以为后学者基圣之一助云。

《周易函书》序

方今诗书大备，圣道昭明，汉唐宋明诸儒蔚起，宜无复有遗文胜义，俟诸后学考稽诠释矣。然日新而不已者，文之运；日出而不穷者，道之理。一狐之腋不以成裘，南山竹箭加之以簇，入且更深也。安见刍尧工瞽千虑之一得，不足供采择益高深乎？譬彼古鉴，虽复沾尘，揩磨之以涖锡之砒；譬彼干将，虽复埋狱，淬砺之以华阴之土。彼其质于古无加，而光彩锐利焕乎维新矣。古圣人遗六经教后世，固欲学者继

起,有以挾其蘊、发其光,使无至如古鉴干将尘埋韬晦已耳。

然六经皆载道之书,而《周易》实具天人性命之理。《周易》止卦爻之设,而图象实括始终本末之全。会图征象而至理斯存,未有弃图置象而孤标至理者也。夫图象犹形也,理犹影也,影即形而存,无形而影于何起?图象犹日月也,理犹光明也,光明即日月而具,无日月而光明何生?乃自王弼扫象,一归诸理,宋儒因之,象失其传,由来久矣。来矣鲜生诸儒之后,独能上追虞、荀,广搜博览,益其未备,订其舛讹,务使理由象出,亦可谓好学深思、不为理障者矣。第于本源有所未探,则顾小而遗大,拘末而弃本者,犹不免焉。煦复从而斟之酌之,损之益之,其有未备未当者,又复合诸卦《彖》,揆诸《小象》,证以先天诸图,及《系》《说》《杂》《序》诸传,总折衷经文以求至当,断不敢徇传而弃经,溺理而遗象。故于其中谬误渗漏者,又复得十之二三,以此征象,庶云备乎?

独思来氏错综之说,本欲矫卦变之非,而不知其愈离而愈远也。今执所综之两卦,以一覆而为往来,是未知往来之旨也。夫来则必出于内,而往则必行于外者也。故卦称内为来,而外为往。谓内为来,是原其所生之有自;谓外为往,是究其发舒之有渐也。如谓上之覆也即为初,二之往也即为五,不唯垂尽之末,不可称为方生之初,即二覆为五,越三四而超然以往,亦未知卦气之升,逐爻渐进之旨矣。即谓阴阳互根皆由穷极而返,亦是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安有阳之尽也复生阳,阴之尽也复生阴乎?夫剥之与复理应相综,来氏于此,何不云剥之上九为复初九之往,复之初九为剥上九之来乎?明知其中尚隔纯坤一卦故也。若由复而剥,彼其所隔尚有十卦,安在其一覆而即至乎?夫彼所谓错,即古所谓伏也。彼所谓综,即古所谓覆也。伏有伏象,覆有覆象,缘有是象,乃为是辞,故欲达辞必先明象。《易》中之象错互皆有之,伊综独无,安有是理?第以综论象可也,以综论往来则不可也。

夫来往之理莫备于先天四图,故煦更订为循环太极图,又复变化卦象等七图,以发明先天之义,非臆之也。亦即先天四图探玩既

久，而有以得其旨趣，知夫太极一图即先天圆图之变化，而先天圆图又即河图之变化。凡夫《周易·彖传》中上下始终、内外往来之妙用，靡不于此凝聚而会归焉。今观此图，乾南坤北，天地之所以定位也，而乾坤之首易者拟之。离东坎西，天地往来之交也，而水火之始终于易者拟之。三男附坤而成形，三女附乾而成象，天气所由下交，地气所由上跻也，而泰、否、复、姤之交不交者拟之。附坤者，首一阳之震，上行而为二阳之离兑，又上行而为三阳之乾，而阳始极。附乾者，首一阴之巽，下行而为二阴之坎艮，又下行而为三阴之坤，而阴始极。而复、临、泰、姤、遁、否之由微而盛，由盛而衰者拟之。其阴阳之生也，皆由于内，迨夫盛而极也，始往于外而就消。而先三爻之来于下，而称内卦。后三爻之往于上，而称外卦者拟之。东南为阳，而离之中虚者居焉，则阳中有阴也。西北为阴，而坎之中实者居焉，则阴中有阳也。艮震之阳夹坤而居，则大明终始、得朋丧朋之义也。巽兑之阴夹乾而居，则先甲后甲、终则有始之义也。卦有内外，则先三后三所由分；卦历六爻，则七日来复所自起也。其在乾而言坤，在坤而言乾，所以有卦之伏。其二之辞同于五，三之辞同于四，所以有卦之覆。其非水而言水，非火而言火，所以有卦之互也。推之而为卦象，则由初至上，由上返初，莫非此圆转不息之机，而往来之说定矣。衍之而为岁令，则阴极而阳，阳极而阴，莫非此上下流通之故，而升降之机寓矣。循之而为月窟，而出震之三候见于昏，出巽之三候见于晨，莫非此阴阳更迭之运，而坎离之用行矣。返之而为天根，而先庚之先巽自来，后庚之后何所往，莫非此由中之妙、无极之理，而大化之肆应不穷者出矣。凡皆先天一图之妙也。第以阴阳二气环而抱之，则为太极图，以八卦之象分而布之，则为先天图耳。其实，太极图止是先天图规而圆之、联而属之而成者；先天图止是太极图三分内外，截为八段而成者；而循环太极与先天八卦，又止是河图中奇偶之数联属而成者。是三图之设，非有殊旨也。夫邵子所得先天四图，其横图圆图，总以明小圆一图之妙耳，特鲜有沉潜玩索，识其旨归者。宜乎来氏止认为对待不移，而

未知其为流行不息者也。

煦自髫龄，笃嗜《周易》，研精四十余年。近缘安学清闲，毡寒况冷，益得肆志于兹。订讹辨误，别异剖纷，宁谓洁净精微之蕴遂尽是乎？然而酱翁篋叟，率尔纵谈，皆能洞达阃奥，固不必专一经。以名家守羲经而世业者，为能发四圣之心于微言不绝后也。夫子云之《太玄》，刘歆訾其覆瓿，而桓谭、侯芭谓其必传。尧夫先天之学见疾于秦玠、郑夬，而司马君实且以兄事之于洛也。六字之广，容有起而质证是非，指瑕摘谬，号称同嗜者乎？至其诠释，或于传义不必尽合，亦祈据经引传，无悖经旨。所拟诸图另载，不敢遽附入《约注》卷内，总求其于经义有所发明而已。观于主司命题，百人百致，安必文字之悉相仿，乃矩度而绳纠之，而所以主是文字者，固无勿同也。观于生人之面，万形万貌，安必耳目之悉相肖，乃约求而精察之，而所以运是形貌者，固无弗类也。四圣之《易》或以象告，或以辞显，岂有殊致哉！亦要诸理之一耳。规规焉文字形貌之合，无当也。

《于忠肃公文集》序

世之治乱迭相寻，而扶危定倾之才不数见。有明中叶，当也先土木之变，此国家艰危疑难之秋也。其时内外臣工靡不仓皇失措，乃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惧，从容暇裕不动声色，卒能拨乱世而反之正，是何等担荷哉？而忠肃于公优为之。独念当斯际也，势不可以苟安，功不可以幸成，裁度酬应又不可以智取术取，匪忠与才曷由能济？夫苟利国家，不惜身命，忠臣以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才臣以之。然忠而不才，名节全矣，何补于国家？才而不忠，身家保矣，奚有于君父？至忠而济之以才，才而本之以忠，方可揭天日，动鬼神，正君臣，定上下，虽身挫于一时，而功垂于百世。呜呼，岂不伟哉？今考公之事，读公之文，因以窥公之学术，匪特有明一代人材不公若也，即汉唐以来，武侯信公而外，亦宁有其俦欤？至公生平行业之详，则有前史在，予无容赘云。

《赵恭毅公自治官书》序

儒者入而考稽，出而致用，将以敷政宣猷，宜民善俗而已。而贪利者渎于贿，矫世者渎于苛，因俗者渎于蛊，泥古者渎于滞。事干不立则伤于迎合，主见不定则隳于牵制，此非裕之以识，充之以才，而又参之以学力，未有不委靡因循，鲜克自振者也。夫积爱蓄惠，使民弗疑，莫大于信；布公止僻，使民弗咈，莫大于直；定法一听，使民弗易，莫大于果。信以主之，直以断之，果以成之，三者既备，政无不美者矣。信贵能明，执偏废全，其失也塞；直贵能容，任情御物，其失也矫；果贵能详，疾行寡顾，其失也率。塞则民惑，矫则民遁，率则民易，三者不去，政无不疚者矣。是故明以立信，诚之通也；容以翼直，谊之大也；详以出果，智之周也。才丰而德茂，识广而虑周，学优而用裕，非政之极量乎？恭毅公赵夫子登仕数十年，扬历内外，每治官书，不藉助于幕客，而贞心亮节，天下仰之，圣主嘉之。匪惟汉唐以下，殊难其选，三代之隆，恐未易一二比数也。读其书者，内当观其用心，外当观其措行，慎勿以文字目之。

《孝子录》序

天下之至庸，天下之至奇也。家庭之内亦有何奇，往往能格鬼神，动天地。何欤？其元天极，其灵天觉，其达天行也。形体化天数而成，精神率天志而行。圣人推原大始，本天而立之郊，本祖而立之禘，此天祖所为同原，而仁孝所由合德也。孝哉！许子何其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乎？同体之爱，推乎伯父，讫乎族党，达乎乡邻。藐焉中处之身，而长其长，幼其幼，胞吾民者由之，与吾物者由之，真至庸而至奇者也。不然许子一布衣耳，顾生而致敬于守令，迓之以为宾，没而见重于宪司，祀之以为神。所谓置之而塞天地，放之而准六合者，我于许子有笃契焉。

《小儿语》序

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良冶之子必学为裘。少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也。执牧竖担夫，而使讲诗书，执笔墨，手与心违，心与事忤矣。夫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藏焉备焉，欲久而便于习也。赤子之心，易真难伪，后生之日愈引愈长，不废日则久而渐返其真，此幼仪小学有功于世道人心，非浅鲜也。新吾吕先生作为《小儿语》，以韵语谐其声，以俚词达其情，不事讲说，而愚夫愚妇及诸孩提，咸畅然得解焉。是固入孝出弟、馀力学文之先资，而士君子端身轨，宜民物，胥不外是，勿以其俚也而忽之。

三角形序

自数学传于西极，西人守之，日新月异，而三角之术遂穷微而尽变矣。凡诸形之始，以点为端点也者，日月五星，所在之地也。由点而引长之则为线，由线而交互参差之则为面。有面而或大或小，或尖或邪，则三角之形成焉。有面而又有可见之面、不可见之面，而方圆三角壅堵之体成焉。故点线体面者，三角形之所必稽也。乃方圆有大小，皆可以象限准之，而三角之制有直有钝有锐，其势不能以相通，于是乎有八线之设，所谓弦矢割切各有正馀者是也。

又以黄赤二道既皆圆体，而日月五星循是以出入，莫不皆圆形焉。此又弧三角之所自起也。其推算之术与正三角略同，而细微曲折则不能以无异。故施之于算，先以面线之长短为衡，有乘除加减之法，有折半之法，有倍加之法，有合两求一之法，馀分奇零之法，有异乘同除同乘异除之法。又有以正线而推馀线之法，有以馀线而推正线之法。又有即一角而推馀角之法，有容方容圆之法，有开平方开平圆廉隅面幂之法，至其合上下四旁而成体矣。又有立方立圆壅堵之法。通其用可以测高测深测广，而罔有丝忽之差；精其道可以知未交方交已交，而逆定七纬之所在。此三角形之大略也。

黄羽南祠堂义田序

自仁率亲，等而上之为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为亲。仁言其亲，义言其尊也。亲斯近，尊斯远矣。夫近莫近于父母，而世之为子者，或貌亲而神疏，况远不可知之祖乎？况自祖而下支分派别者乎？又何况天地之所生，其类聚而群分者乎？然《礼记》固曰：“万物本天，人本祖矣。”张子发其旨，乃有乾父坤母，胞民与物之说。盖浑沌初辟，天以气煦，地以形毓，其间山泽风雷，飞潜动植，莫非一苞之所孕。逮于其形既肇，以形育形，而人物之繁昌遂由以始。故由其后而观之，万汇之不齐，灵蠢之殊质，虽欲同之，安见其为同也？由其始而溯之，一元之含蕴，太和之保合，虽欲异之，安见其为异也？无他，其分殊，其本一也。故圣人之制禘也，由祖而溯之于天。祖，人之本。天，又人物之大本也。

江夏黄氏自文疆公以孝著，历汉迄今，千有馀年皆有祠，以隆报本追远之礼。而又设之义田，以为敬宗合族之资。第世代既遥，或废或兴。今黄子重建之，既置之田，且立之碑，非探本穷源，能继志述事者哉？夫既明于乾始坤成之故，而无薄于一本之亲，则他日之胞与民物，取诸其怀而裕如矣。黄子行且仕矣，吾将于黄子观政焉。

重修本邑文庙序

古帝王抚绥斯民，无逾教养，而教为尤难。盖农田种植，因时劝勉，犹必待三十年之通，以制国用。至于学校，常迁其科条，缓诸时日，涵泳以养之，优游以俟之。故比年入学，中年考校，逮及九年，乃可以强立而不返。而又慎选师儒，使之言规行矩，声律身度之可式也。而又时隆祀典，使之周旋折旋，尽志尽物之可观也。夫入庙思敬，人之恒情，诵读学习，触目而儆心，则殿庑之崇隆，亦教育之先资也。

吾乡邑令比年频易，最后得山东牟公。莅任之初，除蠹弊，捐浮耗，崇俭约，省繁费，而又慨然以作养人材为己任。睹兹文庙垣柱倾

圯,意图维新,非直巍观已也。将期为观感振作之一助,谋于两学官李君、文君,且及于煦。煦谓光邑之事,是光邑士民之责也。人之好善,谁不如我,将必有相助为理者。请以牟公修复之盛心,与邑士民共酌之。积檐溜而穿石,聚众腋以成裘,其庶有济乎?第其功集于专一,而蠹于分张。其道期于永久,而伤于苟且。起废兴衰之理,进德修业之程,亦复如是。牟公此举,诚不欲膜视斯民,视朝廷选贤与能之所,徒为安富尊荣之计也。至于敦厥始,观厥成,则两学官之责夫。

《龚生赓扬文集》序

文非偶然者也。学务博则材具,识务精则见确,思务巧则结构完。兼是三者而实之以理,然后旨融词达,阐六经之妙,发至圣之心,而畅然其无忝于先轨也。匠氏之储材也,株桑栢梓,磐磴瓦甃,木屑竹头,罔不备具,故随所用而皆足。守已成之间架,移梁换柱,欲阔一尺不能,广一丈不能矣,故学贵博。入五都之市,明月火齐,砢砢鱼目,恣所拣择,而珍重者少,庸贱者多。不有真美,观无益也,故识贵精。天孙之织与拙妇何异?而龙凤龟麟,山川花木,随手形见,若天施地生然。飞者飞,走者走,流者流,峙者峙,则经纬组织者殊也,故思贵巧。然非稽之六籍,取精于圣贤之论断,徒饰组绘以为工,竞华藻以为美,务怪诞以为僻,则如衣犬羊以文绣,外美虽具而中干支离者也。不则画山魑图鬼魅,欺人于不见者也。文之过盛,圣人伤之,欲其行远也难矣。

丁酉岁,予奉命司三楚之文,深惧文之或乖于理,而不达圣贤之心也。非言有本源,方矩而员规者不录。闾中得竞二十号,见其学博识精,思巧而理达也,即以第一流人目之。榜发后知为景陵龚子,闻彼乙酉、壬午、癸巳、甲午,其文皆已中式,而皆以他故见斥。今幸获售矣,又缘一字之眚,至于罚科之禁。天于龚子若故迟其遇者,何也?予自年三十已获试南宫,又二十九年而不获甲科。然每经一科,则学识亦每有增益。古圣贤遗经学以教后世,固非徒为登进之阶而已,其可不尽心乎?士固有不华袞而荣,不轩冕而贵者,我将于

龚子有厚望焉。

《李曲江尊翁先生诗集》序

戊子季夏，曲江先生以其先尊人之遗稿示予。予读之，始焉骇，中焉疑，读竟不禁抚案叫绝，有是哉？诗之瑰奇诞放，豪迈不羁，如是哉？不屑屑于古，不碌碌于今，倒海排山，绝无依傍，止写其胸中之奇秘，岂其与天为徒，游方之外者欤？古云诗本性情，有真性情，乃有真诗。如先生者，殆其人矣。闻先生之尊人当流氛肆虐时，输忱尽节，先生匍匐数千里，出万死之中为之叩九阍，请恤典。语忠则豪忠，语孝则侠孝，岂寻常以下人所能仿佛者哉？夫沧海不择细流，泰山不让土壤，《小弁》之怨，《板》《荡》之忠，不妨与《鹿鸣》《文王》并归风雅，唯其性情之真而已。予非知诗者也，谨弁数言，以俟知音。

阴鹭文印章序

君子之语默动静，发之于不及觉，莫不有本量存焉。艺，道之寓也。言，心之声也。故观其艺知其道，聆其言知其心，非偶然者也。同年高先生固彬彬乎有道之士，居恒不轻出一言，乃独于阴鹭文深有契焉。爰句分而事别之，用小篆为印章，谓此可以正心，可以修身，可以训人，故不今之趋而古之依也。如但以篆刻目之，曰某也周秦，某也汉魏，则亦浅之乎观物者矣。



葆璞堂文集卷二

论

黄钟为万事根本论

黄钟者，君道也，其极君极，其统君统，其范围则君之参赞，其曲成则君之造就也。语其端，则蕴涵潜伏于渺不可知之中，而细若气，微若声。语其用，则展转布散于复不可测之际。而大若覆载，循若连环，顾不尊且贵哉？先圣王积黍以求其数，吹管以候其气，而又制器以准之，设象以通之，不憚委曲周详，期于至当不易而止。诚以天下之声无出于清浊高下尊卑升降之等，天下之物无出于多寡小大长短轻重之伦。即其旋出旋盛，渐推渐远，皆所以周给庶类，相衍于不匮者也。非其始也，其始则必有由然者矣。譬诸草木枝茎，虽极茂郁，而必有根柢以固其基；譬诸江汉，膏润虽极优渥，而必有泉源以端其本。此其道莫著于黄钟。

黄钟者，中声也。中声由中数而起，故音则五之，以象天之中数；律则六之，以象地之中数。而又偶地之阴而为重六，而又五其六而为六十，而又六其六而为三百六十，以行天地之中气，凡皆由黄钟出也。中声既定，而最清最浊次清次浊之理可审也；中声既定，而变宫变徵旋相为宫之道可知也。迨于三损之而下生，四益之而上生，亦即上升下际，而用以合撰天地，协德阴阳者也。至于截管以吹，而或取于九寸，或取于八寸一分，或取于三寸九分，无非求协于一中而已。若其五进五减，而高转而下，下转而高，清转而浊，浊转而清。而彼此互易者，则中声之拨换，而通其说于半声焉耳。故自黄钟大吕，循及于执始南事，可以千万变而不穷，而清浊高下终莫能易。盖

律可易，而音不可易也。若黄钟之宫则固协极于元音，而本一中以导扬厥始，所由曰宫为君也。以候而论，则乾德之方亨而物资以始，物资以生者，取诸此也。以位而论，则首出之至尊，而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者，统诸此也。挟转移万物之权，扩弥纶充周之用，此臣民事物所由各尽其职司，各得其经理者，胥由此出也。岂非一中允执之道得，而万邦协和黎民于变之象乎？

夫天下之物，数以纪之，音以宣之，度量以平之，权衡以酌之，无非受制于黄钟而已。乃黄钟之所起，则固稽于数，协于音，正诸度量，考诸权衡而因之，还定一尊以宣猷布化者也。故本其所稽所协所正所考，而转以酌物，而持平所由，能稽天下之所未稽，协天下之所未协，正天下之所未正，考天下之所未考也。谓为君道，不信然哉？抑又闻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则是雅乐之兴，未有不由于人心之至和，天地之大顺，而遽能写丰亨豫大之休于鸣球戛击之中者也。

今海宇之广，荒服之遐，沐圣人之深仁，享太平之盛治，不辞辽远，奔赴阙廷，期于亲睹圣容，称祝万寿，非人心之至和而能然欤？又且时若征于雨暘，四序均其寒燠，大有不绝于史书，非天心之大顺而然欤？以人心之至和，感天心之大顺，则其本之性情，发诸声音，自必有以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安见英茎韶濩之不再见于今日哉？

教所以导民俗论

品物之生成不自遂，而天道有因物之曲成；愚贱之性情不自达，而圣人有因材之造就。急相需亦急相成也。如曰任之，将知无由以自启，行无由以自翼。敦庞浑朴之旧，缘习而迁，后此之沿流，曷其有极？夫天之于物，生之不已，而复栽培之；栽培之不已，而复长养之。犹且润之暄之，鼓之动之，其日出不穷，而莫或有艾者，皆循其势之甚便，而徐以引之伸之耳，非作而致其情也。

彼圣人者，愚贱之天；愚贱者，圣人之万物也。善哉，教所以导

民之说,其亦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之谓乎?夫知能行习,生人自具之性,孝弟忠信,生人自有之德,奚俟纳诸轨物,引诸中和,而强以率吾教哉?且生人之情好逸而恶劳,乐近功而畏远效,喜于观成而难于图始,倏而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习所未习,而曰是教之存也。耳目感而心志疑,矫揉焉而已矣,戕贼焉而已矣,而不知非也。性中之条理谓之礼,性中之和顺谓之乐,初非取假于外也,谁无此秉彝?谁无此懿德?而志不自道,声不自和,卒致行之不一,奸之不防,何欤?则未有以导之故也。是则本明也,而故蒙之;本通也,而故塞之。如勾萌之欲启,而遏绝之使不得舒;流水之欲达,而壅抑之使不获行也。欲人皆有以自全,道德一而风俗同,乌可得哉?

圣人曰是非教不为功矣。故夫人学释菜,以端教之原;大昕鼓征,以儆教之惰;肆雅鼓篪,以正教之志;乐正胥徒,以谨教之人。而又六礼八政,入孝出弟,以严教之事;尚贤崇德,移遂移郊,以崇教之术。如发蒙然,而蔽有与释矣;如启钥然,而滞有与宣矣。是则引欲出之勾萌,而俾之参天;疏就下之习坎,而从其奔注也。逮于礼乐政刑,旁通四达,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俗由以易,风由以移,雍然太和充塞宇宙,然后知教之功化,诚微而导扬善意,洵非无本致然也。夫天不能沛无云之甘霖,出积阴之暴日,有所以障之故耳。风霆流行,庶物露生,何莫非教?惟其顺而已矣。故曰圣人者,愚贱之天。愚贱者,圣人之万物也。

神一天下之动论

天下者,天地化育之象也。其声可得而闻,形可得而睹,体可得而转移者,至纷且赜,极动难量矣。不有以藏天下之至纷,则无以给天下之至纷;不有以敛天下之至赜,则无以遍天下之至赜;不有以辑天下之至动,则无以鼓天下之至动。盖其混阖辟为一机,融显藏为一致,通体用为一原,诚有见其然,莫知其所以然者。自非两而致一,孰能与于斯乎?《正蒙》有云:“惟神为能变化,以其一天下之动

也。”是诚有见乎？该虚实，妙有无，通寂感，极显晦，皆此一神之布濩而范围之者也。

尝试论之，天下之至不可知者，动而已矣。乾坤运，而六十四卦之纷纭曷之有极？高下位，而百昌万汇之化育莫之能穷。日月运，而晦朔弦望岁月日时之绵亘，孰窥其终？四时序，而春夏秋冬生长收藏之化机，孰均其数？是天下之至不一者，胥由天下之至动出也。剖其仪而为二，均其象而为四，指其行而谓之五，号其物而归诸万，以万育万，代谢代生，其动日出而不穷，则其数方兴而未已，孰总持之？使纷者之归于一而不虞，其纷孰弥纶之？使繁者之归于一而不虞，其繁乎？凡皆见其动，未见其所以动；知其动，未知其仍有不动者存也。夫固有形气者，而非其所形者也；有生生者，而非其所生者也。立乎形气之先而周乎形气之后，出乎万化之表而运乎万化之中，其得不谓之神乎？神妙于虚而天下之至实，非虚曷启？神妙于无，而天下之至有，非无曷宣？神妙于寂，而天下之至感归于寂，而受其裁成。神妙于隐，而天下之至显归于隐，而受其范围。可以生天下之动，而莫知其动之由。可以辑天下之动，而不必更存一动之迹。是知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数，至纤而不可纪者，虽皆天下之物，而其统于一元，建于一中，则仍归于一而已矣。一之者，何也？曰神也。系词曰“阴阳不测之为神”，周子曰“神应故妙”，张子曰“一故神，两故化”，神之时用大矣哉。

辨

河图洛书异同辨

闻之天不爱道，地不爱宝，而河有图，洛有书矣。上以发乾坤混沌之藏，下以启圣贤精一之学，此固太极之所由肇，而《连山》《归藏》《周易》之所自始与？第其为象，方圆异形，九十异数，分合异制，而二七四九又复异位。兼以流传既久，隐显殊途，因致旋毛龟折，异议纷纷，虽有邵子传图南之学，朱子发康节之旨，收二图以归《周易》，

而后之学士犹将不能无疑。盖理藏于数，则探索为难。道寓于文，则研穷不易故也。

汉开天禄石渠，购经书秘籍而校讎之，而安国、向、歆、班固之徒，乃有拟图作《易》、拟书作《范》之说。岂伏羲画卦之初，竟不知洛书，而《洪范》锡禹乃顾上弃河图，而独宗龟负乎？伏羲之卦原于太极，每加一倍而成。而元定之《皇极洪范》仅有自一至九之数，揆于易卦，绝不相类，岂书自书而图自图乎？且康成之疏明堂图也，固有二九四、七三五、六一八之说，先儒以为洛书之数。而孔子之系易，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则固指河洛言也。奚为乎刘牧之言，且以为河图九数洛书十数也，何所据而然耶？康成有言，河图九篇洛书六篇，是图书未启，先有文字之传矣，不且与书契取央之说戾乎？王子充不然其说，曰洛书非《洪范》也。因摘其不可信者，盖有六焉。彼固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则伏羲之卦固已兼仿书图。若《洪范》九畴固禹之自叙，而非图书矣，安在五行五事，孰能确指以为奇，孰能确指以为偶乎？安在庶征八政者之确乎？位置于东五极六极者之确乎？位置于西乎？由是言之，则河图授羲，洛书锡禹，其然乎，其不然乎？

不知图书之所以异者，九与十之数，方与圆之形，分与合之辨耳，非其理也。据理而论，则一体一用，相资而成，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一流行一对待，相依而立也。故图之数十，合始终而计之，皆成九数，是十中含九也；书之数九，合始终而计之，皆成十数，是九中含十也。图者，未发之中，故流行而不息；书者，已发之和，故对待而不移也。无图则洛书之数无所本，无书则河图之数无所行。观于乾坤交而为坎离，坎离交而为震兑，是洛书之位犹然河图之位也。观于河图左转而相生，洛书右转而相克，是洛书之数仍然河图之数也。观于河图之奇阳左旋而偶数从之，洛书之奇阳居正而偶数翼之，是图之与书，其尊阳同也。观于西南之金火相易，东北之水木不易，是数之与位，其老少亦无勿同也。

盖河图者，未交之洛书；洛书者，已交之河图也。未交则生成之数

合而不分，已交则奇偶之行各安其位而不乱也。以阳为主，故极盛之阴皆随阳而自定。阳通则复，故极盛之阳能挟阴而俱还也。知图书之旨原自不殊，则体用一原，方圆一致，动静一理，而《易》之与《范》自同轨而合辙，安见河图之不可作《范》，而洛书之不可作《易》哉？

说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说

圣人之立筮法也，将以挾天苞地符之原，穷絪縕化醇之理。其数不克与先天后天之秘密相符，其理不克与无极太极之精蕴相契，则至隐极深之妙无由而显，亦必无由通天地之德，类万物之情矣。故设之为大衍之法，而定之以五十之数。盖兼河图洛书而一以贯之者也。

河图先天也，洛书后天也。河图之数五十有五，洛书之数四十有五，兼之而为百，半之而为五十。故大衍之数兼河洛之全，而折半用之，以体其撰，以经其变，欲其与崇效卑法之义无违焉耳。不若是则隐者终隐，其机曷达？秘者终秘，其缄曷启乎？然而用之止于四十有九者，何也？先儒曰除一以象太极故也。太极，体也。其分而揲之，则体之舒也，元之亨也，无极之动也，故以为其用，亦犹两仪四象之出于太极者然也。世未有有用而无体者也，故返其一于揲以象之。若其所用之四十有九，先儒之说或兼星宿支干而求以强合其数，人各异辞，辞各异旨，盖纷而无据矣。

惟荀慈明有云，先后天图各具八卦，卦各六爻，六八共得四十八爻，故特设为四十八数以象之。至所用之数尚馀其一，又得置而不论。某窃思之，四十八者固以拟八卦之爻数，而此外所馀，则藉以象阴阳者也。阴阳之理，一动一静，故一用一不用也。一形一神，故形妙于有，神妙于无。神也者，潜通于四十八爻之中。形也者，即四十八爻之体而全具者也。所由用一于四十八数之中，以象其阴形之存；潜一于四十八数之外，以象阳神之流通而无迹也。

今观揲筮之法，挂一以拟太极，分二以拟阴阳，揲四以拟四象，归奇以拟闰馀，则圣人之动作经营，无一不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亦以明矣。况筮为幽赞之具，且将藉此以探乾元之妙谛，契不息之真机，自非其数之多寡盈虚，无一不与之悉协，遽有以契体用形神之妙，发有无动静之机，知必不能矣，乌所云参天两地而倚数哉！

性说

道始于尧舜执中之训，言心而已，初无所谓性也。自孔子有相近相远之说，子贡以为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性岂易言者乎？子思亲承曾子，乃上推其本原而溯始于天，下著其发舒而归极于道，呜呼至矣！此千古言性之所自始与？孟子私淑诸人，其于杞柳湍水诸说，率厘正其是非，辨定于疑似混淆之际者。又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证其皆有，而又以孺子入井证其善，而言性之旨乃益大著。后之儒者宜无有逾此者也。乃自荀氏性恶礼伪，扬子善恶混之说出，而性之真乃益乱，而莫得其旨。善哉，董子之言曰：“性，天成之者也。”兹两言者，固与道之大原出于天，同为暗室之明灯，昏衢之皎日也。

三角形说

新法三角形与《周髀》勾股法同，而穷微尽变，则殆有甚焉。勾股止于直角，而新法则有钝角锐角，不尽直角也。《周髀》谓勾三股四弦五，而角者锐钝则大小不齐，又非三四五之可得而定也。勾股出于方，而新法正三角之外，又有弧三角，则出于圆，不尽出于方也。方之所裁，惟一直角而止；圆之与圆错综相遇，千奇百变出焉。用之于历法，则黄赤二道，或相遇或不相遇，既皆以圆为体，而月星之或外或内，或上或下，莫不因圆形焉。当其月与日行相遇，或月与星遇，或五行自相遇，悉成弧三角。故弧三角者，历法之所必须也。

弧三角之用有六法焉，三角三边是也。施之于算，又有八线。八线者，正弦正矢，馀弦馀矢，正割正切，馀割馀切是也。言弦矢而不言弧，以八线皆出于圆中，矢之所止即弧之最长处也。至以八线

之正餘，因其成角以求容方容圓之度，則莫不有定法存焉。凡此皆《周髀》之所略，勾股之所少也。《周髀》之論圓也，但以為徑一圍三，逮元趙友欽精求其數，其實徑一則圍三一四一五九二。先儒之定黃鐘也，亦曰內周一寸一分一厘一毫，內徑則三分五厘三毫；外周一寸五分七厘一毫，外徑則五分。是徑一不特圍三也，而新法与此略同。由此言之，則《周髀》之與新法，其孰精孰粗，孰得孰失，必有不可以一概論者也。

奏折

請建設農官折

臣恭逢聖帝，幸際隆平，伏見我皇上愛民之深，憂民之切，特降敕諭，俾直省督撫咸各督率下寮，尽心農務，其于農民之利弊，諄諄訓誡，業已無微不燭矣。誠使親民之官，人人欽遵訓旨，實心辦理，臣知數年之間，必將戶慶盈寧，倉饒儲蓄矣。

然據臣愚昧之見揆之，督撫之責任繁劇，勢不能親履隴畝，則不得不嚴督府道。府道之地方辽阔，勢不能遍履隴畝，則不得不嚴督州縣。夫州縣為親民之官，懷保斯民，既有專任，所當仰體我皇上愛養斯民惓惓無已之心，自應悉心奉行，身歷田畝，勤加勸課。然勢有所不能遍，心有所不暇殫，力有所不暇及者。臣請以管窺之見，略陳梗概。

今之州縣，古諸侯之國也。古者建國之制，大則百里，小則五十里止耳。至各國所設之官，不下數十員，而學校農田二事亦十餘員不止，周官王制可考而知也。今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雖水旱蝗螟不絕于書，其民究鮮流移之患，則農官備設，農政修舉，勸課有方，蓄積有素，而藏富于民之效也。漢之興也，阡陌開而井田廢，其時百官之祿猶以石計，是公田之遺意未泯也。迨及于唐，刑名則司于縣丞，捕盜則司于縣尉，知縣之職止司錢糧勸課二端。今考其政約十二條，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曰

戒苟简,六曰厚蓄积,七曰备水旱,八曰戒宰牛,九曰置农器,十曰广栽植,十一曰恤田户,十二曰无妄讼。其见于载籍者历历可数,无非农务,是农官之遗意犹未泯也。逮后以银钱给官俸,又兼丞尉所司悉兼摄于州县一人,故每一州县既各有刑名钱谷词讼之繁扰,而又有漕务仓粮驿传盐法河务之纷琐。若或钱粮难于征比,则终岁之间求一刻之暇晷而不能矣。今尚欲其并营农务,躬亲履亩,勤督而劝导,家喻而户晓,正恐殫心竭力,其势必有所弗遍。今邑之小者,亦在六十里之外,大则百里不止矣。若责之以难尽之力,督之以难周之势,欲不负我皇上爱养斯民,淳淳诰诫之训旨,亦何可得也?

夫天时之不可违也,时雨之沛,土膏之润,才半月事耳,而不及时者失之。粪壤厚而收入有加矣,耘鋤数而收入有加矣,而怠惰者失之。此非劝不为功也。臣请每一州县各设农丞一员,其职比于县丞,专司耕耘劝课,土田词讼仓庾蓄积之事。即于各省举人改授教职,壅滞而不及选者,俾为农丞,总理农政。令在本省巡抚处,公同掣签,分发地方,亦如教官仕不逾省之法。至于俸公,亦与教谕训导相等。

盖其人久居本省,则土地之情形,风俗之趋尚,大都不甚相远,故经理易也。然一邑之地,村庄聚落,户口散居,必非一人之身,一时之内所能遍历。臣请以每州每县俱分为四乡,如邑止六十里,则每乡之地东西南北当各三十里;如邑为百里,则每乡之地东西南北当各五十里。臣请于此四乡之中,各设农尉一人,以农丞统之。顾此三十里五十里之地,其中村庄聚落,亦必非农尉一人三二日间所能遍及也。今以三十里之地四分之,则每乡之地东西南北当各十五里;以五十里之地四分之,则每乡之地东西南北当各二十五里。臣请于四乡再分之四区,各设农师一人,以农尉统之。其有巡省劝课之事,即使庄村聚落零星散处,当可一句而遍,庶无或失时之事也。

至于农尉农师,亦必非他乡外选者所能任也。臣请于本乡之中,择其家世业农,从无外务,而勤谨长厚,公正廉平,家有次丁,自身不烦力作者,令本乡农民合词公举。选择既定,由县申府,由府申

院，巡抚汇题，仰达睿览，然后付部注册。其农尉之接见州县，使得如吏目典史之体；农师之接见州县，使得如生员之体。农尉员缺则择农师而补之，农师员缺则合词公举，申文达部，悉如前式。盖其人既为土著，又属老农，则此乡中道里之远近，风俗之奢俭，人情之勤惰，水泉之通塞，树植之宜否，罔不熟悉。俾与农丞讲劝课之法，分巡省之劳，知必非不勤四体，不分五谷者可比，故便而易也。夫此农尉农师既属土著之老农，乃忽邀此隆名，此固不烦各给俸公，自当竭诚殚力，协赞农丞，共襄厥事。此农官初设之大概也。

至于劝课，自春徂冬，必无一时可以稍懈。时而冬也，则修整农器，索绹于茅，储备粪壤，讲明树艺，皆乘暇之急务也。时而春也，则有省耕之政，有田之民悉从力作，固所当省。如或饭食不足，牛种缺乏，酌彼所耕之地若干亩，从而借贷之，无歉无滥。历夏则为之省耘，水泉之宜疏者疏之，宜泄者泄之。休于田怠于室者，从而惩之，其刑以二指之竹篾，长及四尺，而止聊以示辱而已。至秋而省敛，则视其所入以为敛数。彼田土不多，所收在二十石以下者不敛，其自三十石以上至百石以外者，每及十石敛二斗，每及百石敛二石，以增社仓之岁入。而春时所借之谷，亦于此时敛之，每石以一斗为息，以一斗为鼠耗，在官止算一斗。其夏时之敛麦也亦然。凡若此者，倘非亲历畎亩，审知人工之勤惰，户口之盈虚，未易办也。

此农政修举之大概也。如此则劝课谨而巡省密，粪壤厚而民力勤，可使人无遗力，地无遗利，收加于昔而富藏于民，则百室之盈宁可庆，国家之仓庾自丰，于以仰副我皇上爱养生民谆谆诫谕之训旨庶有成也。臣一得之见，未知可否，恭请睿鉴酌夺施行。谨奏。

条陈督抚事宜折

臣窃惟国家大政，莫亟于教育，莫大于举措，莫重于刑宪。我皇上谆谆诫谕，固悉尽善尽美，乃督抚奉行，尚有未尽允协者。略举数端，请得敬陈其概。

一、教官之黜陟，宜全归学臣也。人材蔚兴，端由学校，教育有

道，专责师儒。当教官初选时，各赴本省领凭，巡抚先加校试，叙其等第，然后俾之赴任。自此以后，教官既无由至省与巡抚接见，而巡抚亦遂置教官于度外矣。逮至三年大计，教官之贤否，惟凭府州县爱憎之口，或毁或誉，抚臣依之，以为确据，如此而欲其举劾悉当，盖亦鲜矣。臣观三年之间，科岁两考，每经一考，学臣与教官接见，动至两月有馀，则教官之贤否，悉在学臣意中。臣请此后各省教官，专责学臣管理。一遇大计，举劾悉听学臣裁定，知必用舍允当，克副我皇上养育英才，振兴学校之盛心矣。

一、劝课农桑，宜责成州县，列诸考成也。臣思亿兆众多，贫富各殊，勤惰不一，果皆上乘天时而不得时，有乖违，下尽地利而不致力，多闲旷，中竭人力而不致力，有废弃乎？一同之地，适均之亩，丰啬多寡，常不能齐，非其贫窶谋生不克及时，则怠惰弛骛而不力者也。若得官长督责而鼓励之，俾无废天时，无旷地利，无荒人力。但使一户所收岁增三石，则三千馀户之邑，当岁增万石矣，积至十年便可多致十万石。况一州一县之户口，八九千户万户不止乎？况勤农之倍入岁不止三石乎？诚使百室养赡绰有馀裕，而水旱蝗螟藉以无恐，则皇上忧民之心，当亦可以渐释矣。

一、调繁之设，不必概施诸不繁之地也。凡属州县，原有大小繁简不同。凡属人材，必有能否长短各异。果其邑大事繁，酌其材能从之调遣，用人之法洵称至善。若邑非繁剧，而骤然更易，其间送往迎来，有衙役接官之帮贴，桌椅床幃之铺陈，途间接待之中伙，衙中预备之食用。万一书吏作奸，肆行加派，非徒扰民，适为民累矣。若令督抚徇私，或致美恶相易，正恐启覬觐之心，长奔竞之渐，未必不由此调繁之一法起也。臣请自兹以后，凡钱粮不易征收，命盗时常叠见，刑名堆案难于清理，及边海之邑洋盗出没无恒者，始称繁剧，乃择其人而调用之。如在内地地方，官民相安，穆然无事者，皆不得借繁难之说更张改易。庶州县各专其职，可绝无希幸之心，而庶民供应无烦，当不致有纷扰之累矣。

一、刑名之案，宜以证据确切者为正犯也。近见督抚于命盗两

案隐伏难明者，止用自行招认四字，援以定罪。夫自行招认，岂易言哉？奸黠之徒本为正犯，而诈伪百出，有宁甘目前之刑宪，希图日后之生全，而终于不认者矣。愚懦之夫本非正犯，而难胜痛楚，有苟图姑缓于一时，不计抵偿于异日，因受枉而心甘者矣。夫失出则狡猾者因之漏网，犹可言也；失入则良善者必致覆盆，不可言矣。承审之官岂尽人人称明允乎哉？我皇上慎恤民命，岁有三回复奏。臣请嗣后命盗两案，务令督抚于题奏本章内，声明证据确切之由，然后付刑部三法司，较其是非，一有不实，旋即驳正，庶克副我皇上至公至当，爱惜民命之谕旨矣。臣识见愚钝，如上四事，未审当否，伏候睿鉴酌夺。谨奏。

请创参人犯就近审理折

臣闻创参之禁，原因穷民入山，伤残甚多。圣祖仁皇帝垂怜此辈，因而严禁，著为律令。自此以后，已得未得之犯一并解送刑部，已得之犯既膺重律，而未得之犯往返拖累。圣祖仁皇帝因复垂怜，但禁于盛京刑部，每岁差部堂一员前赴审理。臣奉命之后，随至盛京，同刑部侍郎臣马晋泰尽心详察。伏见此辈多系逃荒穷民，自春夏间即经拿获，候至九月十月始得审理，因有拘禁七八月五六月不等者。为时既久，寒暑风雨，不得其所，饮食饥饱，不当其时，致有或病或亡之患。即如今岁，经臣所审一百五十八人内，病而垂危者五十有馀人。臣同侍郎臣马晋泰一一面验，皆鹄面鸠形，不堪刑责，况亡过者已有二人。又拿获时当春夏间，天气和暖，悉著单夹之衣，及至临审，适值严寒之候，冻馁情状深可悯恻。臣思宁古塔既有将军，又有值年御史，奉天府既有府尹，又有刑部将军，尚可随拿随审随结，每逢冬末，仍令经审各官，将一岁审结案件汇成一本，进呈睿览，庶拘禁之伤残与饥寒之失所者皆可免矣。臣伏见我皇上于地方之疾苦，刑罚之轸恤，无事不大沛皇仁，故敢以刍蕘之见，仰渎圣聪，至可行与否，唯俟圣裁定夺。谨奏。

请厘定制度折

伏见我皇上自御极以来,凡一切利民之事,罔不兴举,一切病民之事,罔不剔除,业已周详尽善,毫无渗漏。臣蓬蓽庸才,学识短浅,乌能仰佐高深?第念古之帝王,称盛治致隆理者,莫不奉道以为枢衡,故其创制立法,亦皆有深意存乎其中。今观三重之道,以考礼制度为先,而万国遵行,惟一道同风为盛。故成周初政,遂有谨权量审法度之文。而月令所颁,亦明著角斗甬正斛概之事。盖法度不一,则商贾或迷于所往,而奸人罔法,皆得显然各遂其私,恐非使之必尊必信必从之深意也。

臣谨按各省之斗斛,有以十二筒为一斗者,有以十三四筒十七八筒及三十六筒而始为一斗者,是多寡之在各省,原不一其量也。又按各省之戥秤,有苏法广法之不同。其秤亦有十四两十六两十八两二十四两之不同,是轻重之在各省,原不一其衡也。又按各省之尺度,有以两手为一尺者,有以三手为一尺者,又有以一庹为一尺者,又有直立于此,伸手挈布疋而上之,俟其下垂至地始为一尺者,是长短之在各省,原不一其制也。且非特省殊制异也,即在一省已先不能齐而一之。

臣思法制不彰,恐非所以立无外之模,示建中之极,将愚贱之信从,亦无自而定矣。请敕下该部酌量多寡、轻重、长短、大小之宜,定为一成不易之制,颁发直省,务使家守其程,户遵其度,薄海内外罔不倾心慑志于国家之盛制,于以鼓守典奉法之心,启道一同风之盛,将遵王之道,顺帝之则,未必不由制器尚象中振兴而激劝之也。刍蕘之言,未知当否,伏乞睿鉴。谨奏。

请博举孝弟折

伏见我皇上洪启文运,广宣教化,其于各府州县教士养士之法,业已屡申明谕。又于首善之地,躬诣太学,亲御讲筵,宣明经旨,且颁诸诏诰,令天下抚臣公举孝廉方正,给以六品服色,以示奖励。其

于劝学兴贤之道，亦已极尽而无加矣。

今观抚臣所举各省之中，三五人不等，要皆读书知礼义之士，亦足以风示流品，振其愚顽。第念一省之中地千里不止，尝有此邑之士已蒙荐擢，而彼邑之士犹懵然无闻者矣；文墨之士已叨宠锡，而愚贱之民犹惘然莫觉者矣，何也？以非其势之必将遍及，非其分之徐可缓收者也。今一邑之地，少者七八千户，多者则万户不止矣。学校教养之士不及百分之二三，此外如农圃工商樵渔负贩之俦，目未睹文字之书，耳不闻圣贤之训，虽至愚极贱之士，岂遂无天性诚恻者乎？

夫圣王之教化，原不择人而授，而颡蒙之至性，亦不因地而拘。况爱亲敬长，谁则无情？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彼生贡举监之外，有能竭力奉养，菽水承欢，无忤于二亲者乎？称为孝子宜也。有能公于财，和于室，兄弟有序，三五代不析居者乎？称为悌弟宜也。臣请每一州县于每岁中，各举孝子一人，悌弟一人，令合乡具词公举，由县申府，由府申司院，俟其通省汇题，悉达圣聪，然后敕下督抚，各给匾额，并免本身一家之徭役，以荣其人，使得见官长悉如生员之体貌，此固不待建坊之琐琐，而其人光宠实甚。

臣知此例一倡，必有心知其荣，守礼奉法，观感而继起者矣。夫愚贱有何知识，不信耳而信目，不唯其传言之可听，而惟其前事之可师，当亦情势之必然者也。昔舜举皋陶，汤举伊尹，而不仁者远，为圣人造就曲成之心，亲切著明，实足以见谅于愚贱已耳。此外如畸行之义士，或笃尚友谊，或敦崇慈惠，或特著廉行，又或仆婢之贱行义可称，皆系创见之事，亦令州县随时申请，不必在岁举之例。如是久久，臣知化行风美，人人皆知自爱，必能仰副我皇上广教化，厚风俗之盛心矣。愚昧之见尚可采择，伏候圣鉴酌夺施行。谨奏。

奏闻户部积欠折

伏见我皇上于雍正二三年，于江宁等五省民欠钱粮，自康熙十八年起至康熙五十年止，尽行豁免。又见苏松南昌等府加增浮粮，

民力难支,因致积年逋欠,爰降谕旨,将各府所有浮粮减去数十万。一时蓐屋穷檐,欢声雷动,罔不感戴,恭祝圣寿无疆,咸愿子子孙孙世沐洪恩,固知我皇上深仁厚泽,与天同运,莫罄名言。臣昨奉谕旨,命在户部料理,标判事件,不必管事。然臣于标判之时,亦有所见,不敢不为皇上陈之。

臣见漕项行追案内,有购米一项,有少折玉米一项,又有饭米解费之项。又见留漕漕项钱粮案内,应追兵粮水脚漕折各仓侵缺等项。此外又有米麦挂欠之项,无有一项不关国帑,即无有一项不宜行追者也。及臣考其数目,有数百两者,有千馀两者,更有万馀两者。查对年限,乃自康熙十六七年为始,或有康熙二十年至三十年者,是远者五十年,近亦三十四五年矣。臣思为时既久,其人尚存,亦必家业荡然,所以迁延至此。若使人非赤贫,安有一二十年之内,不能依数全完者乎?若或人已不存,犹复积岁行追,未必不系累其妻孥,使并不得脱然自为谋生之计。恐官迁吏改,历有年所,徒有行追之虚名,究鲜国家之实用,此臣标判时所见如此。至若未经目睹,尚有类此者,亦未可定。诚知我皇上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唯恐一夫不获其所,故敢恭录所见,仰达圣聪。谨奏。



葆璞堂文集卷三

书

与冉永光先生书

六经为圣人传道之书，而《周易》则圣道之大本所系。不识从前，但以为卜筮之书何也？执卜筮一见以解《周易》，为当也否耶？夫洛书与河图，孔子谓为作《易》之具，而先儒以为作《范》之具。先天四图既则图书，而先儒无一相通之语。河图既为先天，而先儒硬欲拆而为卦。《易》冒天下之道，而《太玄》《洞极》《潜虚》《洪范》，竟似《易》外别有一道。元亨利贞本乾之四德，而先儒说作两件，且硬欲说成人事。用九用六本皆言理，而先儒以为说占。大明首出二节本言乾德，而先儒以为圣人。《周易》之卦悉属先天，而先儒俱执为有形有体之物。孔子《彖》词来往内外字面，本皆说图，本是一个道理，而先儒释为数种。坤之卦词，《文言》中“得主”连读，而先儒以“后得”为句，“主利”为句。周公爻词悉本文王之卦，而先儒皆另为一说，不顾卦德。如此之类，自始至终，悉成讹误，总由以韦编三绝之书，直欲为朝树暮阴之计耳。

某于壬辰、甲午、乙未、丁酉，七经召对，今圣人深契道妙，知煦不徒执儒者之说，而兢兢奉经文以为之主也。是以屡蒙俞旨，且有苦心读书之目。煦于《周易》四十馀年，成书三千馀页，名曰《函书》，约字一百八九十万。第以力微不能刊刻，今约首之五十卷为三卷，以櫟括大意，刻成当另期请教。

又与冉永光先生书^①

滑州馆中别后，今已十有馀年。比岁以来，有疑莫质，虽研究书卷，道理信得几分，而切磋琢磨，终鲜师友之力，居常耿耿。

煦窃以为《周易》者，圣人传道之书也。自图书及于卦爻，皆是一个道理，所谓一以贯之者也。河图先天，洛书后天，故河图合而洛书分。分者必不可合，合者必不可分。故伏羲则以画图，亦内合而外分。内则河图，而外则洛书也。因外分之象便是则书，故有先天而无后天。文王未尝画卦，《周易》所有之卦，开大圆图而有之者也。故孔子《彖》词遂有内外往来、上下进退之说，盖言图也。煦谓《周易》全部皆属先天，此之故也。周公之爻，拆卦而释之者也。既拆卦而有爻，则其释爻宜本卦德。乃先儒释爻尽有另说一义，不复回顾卦德者矣。卦开于图，则释卦者宜本于图。乃先儒释卦竟将往来字面认作卦变，而不知有图矣。图因于河洛，则必图书中便具有画卦之理，则必先天四图便具有图画之妙，乃先儒释图，绝不言则之之故。于是乎取河图之必不可分，称为未发之中者，而亦强拆而补之矣。于是乎先天四图，不能解圆转不息、相依互根之理矣，不能明内外分合、初末往来之义矣。遂使图书至卦爻一脉相通者，处处打断，得为知《周易》者乎？

煦于《周易》四十馀年，成《函书》九十九卷，皆自心之独得。特限于资力，不能剗削就正高明，徒藏篋笥耳。向欲请教，因往来无人，不便携带。近将《函书约》三卷付之梓人，刻成之后，另寄请教。寿诗前后约三十首，并拙诗二章，乞先生正之。

与张仪封先生书

弟耳先生名久矣，功业炳耀不足为先生重，声誉赫奕不足为先生多。独此肩荷圣道，搜剔逸书，表章贤圣，不啻续欲灭之灯，揭日

^① “与冉永光先生书”，原本无。

月而丽诸天，浇欲断之流，倾江海以沃其源也。此岂一手一足之烈耶？第念圣人之道尽在《周易》，从而学之，盖四十年矣。

然自孔子迄今二千年间，而易道终晦者，盖亦有故。一晦于制义者徼幸功名，独奉一家之言以为蓍龟。又晦于注《易》者独持己见，而不能窥立言之本意原极广大。高也而卑视之，则止以为卜筮之书。深也而浅视之，则止以为趋避之事。又其本原之地不明，竟将本原《周易》看作极零星极琐碎的物事。不知《周易》六十四卦均属先天，则此后无有一卦一爻能得其解者也。不知《周易》六十四卦悉出于元亨利贞，则此后无有一卦一爻能知其来历者也。不知《彖》词独赞乾元，则不知《周易》贵阳之义。不知爻词特标初字，则不知原本太极之机。不知天道人事止是卦象，则滞而不灵。不知乾坤两卦为大父母，则零星无统。不知先天出于河图，则不知十数必全之故。不知文王之卦出于先天，则不知八字立爻之旨。须知《周易》中有六要，皆于《易》大有关系，若能箝拢将来，方是一个活《周易》。合其一二，犹可渐次相通。若六要俱违，则无一字为真《易》矣。夫原泉之既浊矣，而欲清其流；尘鉴之既昏矣，而欲用其照也，乌可得哉？

煦观《周易》止是太极中事，原是个活的，无有一卦一爻不可以相通者也。或精或粗，随人用之，无不灵妙。后人极力阐发，尚惧不明，岂能如子云《太玄》绝无领会，徒作奥词，为《易》外之《易》，自饰固陋，欺天下误后世，而漫无所可否哉？此后伪《易》颇多，皆《太玄》为之倡始。兹之所述，虽不免有异前人，然异于儒而不敢违圣，异于传而不敢背经。天壤之大，得一人焉为知己，圣道亦可以不孤。

煦自壬辰迄于甲午，澹宁乾清五经召对，荷蒙谕旨，有苦心读书之目。而又得葑菲不弃如先生者，非煦之幸，此书之幸，圣道之幸也？若以为无当而覆之瓿，任焉而已。外有与先生论《周易》书一篇，公馀详细阅之，则不才注《易》之心，或亦可以微见一斑也。

与张仪封先生论《周易》书

易道之晦也，皆制艺取功名之念误之。不守一家言，则以为背

注而无由获隼，故义传而外，不肯开拓一步，虽有真《易》至论合乎四圣之心，悉在所屏，是《易》之晦也，学《易》者晦之也。程子曰“某于《易》只解得七分”，朱子晚年亦自悔《本义》之作。何尝谓有此义传，而他书可尽废乎？

今试略而论之，《易》中最有关系无若“往来”二字，此二字不明，则爻中初字之义必不得其解。初字不得其解，则内外上下不得其解。内外上下不得其解，则卦中之彖辞爻辞无一字能得其解者矣。何也？《周易》团拢得来，只是浑沦一个太极。其三百八十四爻，则文王之六十四卦，而周公拆之者也。其文王之六十四卦，则伏羲之大圆图，而文王拆之者也。其伏羲大圆图，则先天八卦图，三加而成之者也。其先天八卦图，则伏羲拟议于图书，则而画之者也。河图者，卦画未成，是太极之所寓，而先天之呈露者也。以三百八十四爻回视河图，终若绝不相类，然《系传》有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则固融会四圣之《易》，而上通于未有卦画以前，下通于既有卦爻以后，一以贯之，而莫之有违焉者矣。

今试以周公之三百八十四爻攢拢而会聚之，自初至上连为一处，知未有外于六十四卦者也。故其拟爻而为之辞，亦必推本于各卦之性情而出。若使可以离卦而为之说，则初九之三十二爻止一潜龙可以尽之，而屯需畜复之初，奚为而异其象也？夫周公拟爻而惟卦之从也。予故曰：周公之爻，即文王之卦而拆之者也。

今试以文王之六十四卦攢拢而会聚之，其初向内以观其来，其末向外以观其往，知未有外于伏羲大圆图者也。故其拟卦之辞，亦必推本于内外往来上下始终，以为之据。如所谓大明终始，得朋丧朋，甲庚先后，皆其义也。若使文王可以自为《周易》，而不必推准于先天诸图，则伏羲之《易》久为文王之所弃，而先天诸图当不至今日而久废矣。因文王之卦，孔子之《彖》，莫不本之以论往来内外上下始终。予故曰：文王之卦，即伏羲之大圆图而拆之者也。

今试以伏羲大圆图揭去外之三画，止存内之三画，又将内之三画一加再加，各各拆之，观其所虚之中，而知太极寓焉矣。观其初加

之东阳西阴，而知两仪寓焉矣。观其再加之南阳北阴，而知四象存焉矣。又加而至于三爻，而合以观其一阳二阳三阳，一阴二阴三阴相连之妙，则阴阳互根，初末微盛，上下内外，凡《周易》卦辞象辞爻辞所有之妙，无义而不具于其中。予故曰：大圆图，即先天八卦三加而成之者也。

又试以先天八卦而比量于河图，知未有天地以前，其浑合之机难可名状，则合生成而浑为一处，使人知生之之理虽其朕兆未形，而成之之理已即此在矣。伏羲深知其妙，因奇偶浑合回旋交互之机与五十居中之旨，而定为太极。又因奇偶之异，画阴阳而定为两仪。又因上下左右已具四达之理，而定为四象。又因五十居中，四方止得八数，而定为八卦。又观盛阴盛阳之极于外者，而定天地之位。又观微阴微阳之生于中者，而定根阴根阳之理。率皆本奇偶联贯处熟玩而得之，故河图有连法无拆法也。

先儒不知河图原是浑沦之物，因将伏羲观象画成之卦比合其数，强以拆之。夫河图而既已拆矣，不且为后天乎？若是则洛之为后天者，亦尽可以不必出矣。姑无论图之初出于河也，其时必未有卦象，乃顾以则图所画之卦附于其数而配之，则伏羲先天八卦竟可以不必立图矣。是先天八卦之妙反缘此一拆而俱晦矣，何怪乎后人解先天者少也。是皆未知伏羲八卦即是河图，而先天之妙悉在其中故也。何谓先天，其在于人即未发之中是也。夫人当寂然不动之时，固未发时也。既云未发，其于喜怒哀乐究何所有？设于未发时，强以拆之，曰何者为喜，何者为怒，知必不能。夫未发之中不可拆，而独以先天之河图为可拆，犹得为知先天者乎？既未知河图即为太极，原属先天，本是无偏无倚，流行而不息的物事，则伏羲先天八卦，安得不执为对待不移，而并没其圆通之妙也？因不知先天八卦自具圆转流通之妙，则文王拆之而作《易》，周公拆之而作爻，其中之圆转流通，如往来内外上下终始之说，抹索不着的，那得不执为卦变卦综，纷纷其说耶？夫学者之注《易》也，欲其适足以发明易卦易爻之理耳，即令人人皆知此卦之变，此卦之综，从某卦来矣，而究于本卦无所发

挥。若是则即并卦变卦综而去之，而《周易》之理未尝不自在也。

自来注《易》者，皆以五行纳甲及《火珠林》之说，咸以其近于术也而略之，顾又以《周易》为止是占卜之书，此皆非知《周易》者也。夫《易》之广大如天地，然其中精粗美恶何所不有，岂以其为精也美也而存之，粗也恶也而胥去之？且如见豕负涂，载鬼一车，跛眇臀趾诸象，圣人之不择言固如是乎？不知《周易》之理，精而求之，则穷理尽性知命达天出乎其中。浅而求之，则夫妇居室吉凶趋避之理亦出其中。初不得谓此精而彼恶也。即如纳甲之说，亦是圣人知《周易》之不可易学，故即日月交光之旨，以发明阴阳进退之象，此非精以审之，以观其所生之位，所居之方，而得其进退盈亏，始终微盛之妙，岂易得其旨也？天地阴阳往复，最灵最妙无过于此。后世之艺术家用之而有验，则遂流而为术耳。五行之说，其初出于《易》之四象，其中灵妙实难尽述。自阴阳家资其生克之说，每有奇验，后遂流而为术。又如《火珠林》所立世爻八纯之卦，定于宗庙，必不可变，其后则以卦气自下而升，至五则转为归游，此皆易卦以下为初，以末为上之旨。皆本于天地自然之气化，而伏羲大圆图所寓之妙旨。

予会河图及先天八卦相通之旨，又观《易象》往来上下内外终始之妙，而作为循环太极图，既与河图先天八卦未有殊旨，而又下通于各卦各爻，以达于生卦生爻之故。盖知圆转不息绝无停机，一部《周易》其中卦爻莫不如是，所以说《周易》是个活的。至其卦象岁令月窟天根，皆此一图之妙所该括者也。又玩先天之妙，更立缝卦，皆先天八卦中流行不息之义也。又作为四通之十六阳卦，所以发明交字生字之义，使人不迷于内外之说，而又以考一爻之旁通，有见有伏，有动有变，达于四卦，均无异旨，亦莫非流行不息之理也。圣人之道尽在《易象》《春秋》。《易象》其大本也，所寓者天人合一之机。《春秋》其大用也，所寓者天人感格之理。不知《易象》，则学圣者无本领；不知《春秋》，则学圣者无作用。然则易学之晦明，岂浅鲜事哉？

煦之愚鲁亦已甚矣，第以学《易》四十年，似亦微有所窥，故敢僭为之注。即其所释，亦皆考证于四圣之经，即经以解经，断不敢执传而弃

经也。即如“先迷后得主”，本为一句，考之《彖辞》“先迷失道，后顺得常”，是以得主为常道也。圣人惧人不知得常即为得主，故于《文言》又曰“后得主而有常”，是以得主即为得常，则得主二字相连也明甚。乃顾曰主利为句，是徒在占卜上着眼，不惟小视圣人之经，是明与圣人之经文悖矣。又如坎之六四“樽酒，簋贰，用缶”，本为三句，乃顾曰“樽酒簋”句，“贰用缶”句，因引《周礼》以为二字之证。然而孔子小象固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如使樽簋可自为句，岂有截下句一个贰字连上句之三字，遂硬成一句，圣人之经有如是之文法乎？又如大明终始节本言乾之亨由于元，首出庶物节言乾之利贞由于元，顾独摘此两节以为指圣人，圣人之言如是之杂乱乎？又如坤卦积善之家节，盖言顺也，顺本坤德，故于坤卦言之，顾以为慎字之误。予皆就经而正之，而断不敢有违于四圣之旨。至后讹误甚多，不能悉录，皆详辨于各卦各爻之下。亦欲使天地间尚存真《易》云耳。至以予为不合传义为背时宜，予固非藉以为名也。若其博采先儒之书，不徒以为一家之说所浸没，当必有以谅予之苦衷矣。此外有缝卦之说，详见天根图。有八字之说，详见乾卦初九爻下。《周易》之中最有关系之十二卦，乾坤泰否坎离复姤损益夬剥，其所注释皆与他经迥别。

上隆太宰书

自皇上始登大位，老先生叠膺宠眷，以亲则元舅，以贵则三公，以委任之重，则总百揆而摄太宰。入告嘉谟，出施伟绩，中外推戴，谓皋夔再见于今矣。煦忝与老先生有数年之旧日者，曾涓诚请谒，既以贺晋秩之荣，兼抱区区之私，欲敬陈于左右，未得赐见，以毕愚忠。谨率其胸中之所欲言，缮书呈进，惟老先生一寓览焉。

从来民为邦本，食乃民天，周官八政必详食货，非细务也。皇上登极之始，即以平米价为首务，出仓粟二百万石，减价贱卖，米价大平，六街九陌欢呼载道，此真二帝三王之所用心，治天下之大本。以此光大先皇帝之遗业，圣圣相承，重光复旦矣。夫自内可以达外，由迩可以迄远。

目下外省之荒,山西为最,其次则山东,其次则陕西。煦居河南,其荒亦与山东陕西相等。顾此四省,绵延绣错,环卫神京,一省被灾,邻省可以转馈,四省全荒,北地之民重受其困。比闻山西小米每石价卖七两八两不等,一人所食日以升计,妇子数口便日以斗计,斗米千钱,欲饱食无忧难矣。比闻乏食穷民所在,剥树皮掘草根以为粮。又其甚者,黄河以北有土一种名曰交泥,其味颇甘,入口能化,饥不择食,用以充肠。然五谷之资可以养人,未闻有食草树土块而能生者。继闻孩提幼子贪食甘土,止图果腹,不数日僵而死耳。

今岁春间,饥民南逃者众,河南巡抚曾下禁河之令,不许妄渡一人。三两日内,蚁聚河干,哀号遍野,有夫妇二人临河无渡,计无复之,其妇抱子投河而死,夫痛其妻若子之死于河也,旋即跳梁大叫,触树而死。河抚闻之,禁河之令始开,于是江淮豫楚间流民载道,累累不绝矣。夫千里就食糊口四方,强壮之人能之,其老幼之疲于道路者,虽欲逃生,岂可得哉?煦有亲识自南来,见有五六岁之童足蹶一朱履,身披绿袄,载奔载蹶,悲啼于路口,呼父母不置,问之则父母舍之而去,不知所往。凡父母之于幼子,未必遽能恝然,逮迫于无食,忍而去之,赤子何辜?出之怀中而弃之道旁,莫保躯命,真可伤矣。凡四省之民,居者填沟壑,行者毙道路,所见所闻,类多如此。

夫天灾流行,诚古之常事,而救荒奇策,莫如皇上平米价之一法,推广行之,何不可者?煦以为京师重地,仓粟虽盈,不可再动,江河以南诸省未尝无丰熟之地,米价必贱,诚令被荒之省该巡抚移咨外省巡抚,详核米粮定价,具题请旨,竟动本省正项帑银,或十万或二十万,择本省极有才干官员,或十人或二十人,持银出境,分途采买,水陆舟车运回本处,即以所买之贱价卖之,所卖银钱即时还帑。约所折耗不过往来盘费,计此折耗亦有补法,去岁河南运送仓粮十万于陕,而其折耗十万馀两之脚价,但于本省开一贡监之例,未及一月而十万有馀,亦已补足。如此则上不取费于朝廷,而米价自平,米价平而亿万生灵之命俱可济矣。

煦惟念皇上好生之德既已覃敷于畿内,岂独遗于外省哉?而所

好赙济,间有不给,孺人脱簪珥以佐之,无吝色。

先生生于崇祯丁丑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康熙乙酉年正月二十九日。元配张氏生于崇祯戊寅年六月初五日,卒于康熙癸未年十二月初三日。子三人,长作鼎,次作鼎,官中书舍人,赠先生文林郎,次作霖,候选知县。煦与作鼎甲子同年友也,因得备悉颠末,为之志而系之铭曰:箕尾之精,下为宰臣。忠贞之气,上干列星。维岳降神,而生甫及申。钟奇毓灵,胡不云云。哲人之生,虹启麟征。哲人之死,山童水浑。怀高山与景行兮,孰永此不敝之芳型。庶千秋与万载兮,常凭此郁郁之佳城。

王昀田舍人墓志铭

恂谨敛敕,自淑有馀,而善世则未。施张恢豁,悦众有馀,而律身则否。余同年友昀田,事必师古,动与道偕,心坦气清,志高行恪,盖忠信诚笃人也。

昀田讳甸,号晚斋,世为某县人,考讳某。少负奇志,偕季弟句登甲子贤书,丙戌成进士。初不以得失介意,惟日求所为养志者,与子弟讲明之。又构别墅,艺花竹,置杂剧戏具实其中以自乐,而昀田则广集书卷,手批不辍,未尝一窥园也。家课则先四子书,曰此非功名事也。一切家务酬应躬自领之,不以干两弟,曰毋俾业荒耳。闻嘉言懿行,思所以则效之,表章之。与宾客相对,极端重而光风霭然。值艰巨,众畏其难,昀田以身为众先,期于必济。尤爱培植人材,能者鼓之,不能者教之,贫不能给者资助之。所著文有《晚斋旧集》,诗有《晚斋近集》。知与不知,咸乐奉为楷模,称晚斋先生云。

昀田生于顺治五年十二月,卒于康熙五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子四,长兰昌,庠生,次邦新,三兰赞,四邦宪,俱太学生。女一,适稟生伏壮蕴。孙七:淦、渥、汴、洛、江、淮、汉。于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地。铭曰:书蕴色而含香,德适体而永光。垂奕叶而弥芳,山高水长而曷其有疆。

沈备五暨配张孺人合葬墓志铭

沈君讳锡胙，字莲室，号备五。其先晋人，徙陈留，凡九世。至五世祖讳彪，彪生冬，冬生二子，长纪，次绎。绎号芳竹，生二子，长长庚，次斗庚，斗庚号永芳。芳竹，君之祖，永芳，其父也。芳竹轻财好施，乐善不倦，永芳继之。值崇祯庚辰，岁大俭，乡邻待以举火者六十三家。继而大疫，尸填沟壑，悉置义冢收藏之。

及顺治乙酉而君生，绝聪慧，口授经传，咸背诵无遗，就外傅，为文章，援笔立就。十四补弟子员，品端行著，文采益茂。甲戌司训于光，丁母夫人忧，服阙补商邱。以端方豁达，受知于学使者。尝亲注圣训以授诸生，诸生中有饥寒者，咸倚以为活。商邑旧有学田，久为豪强所并，君至悉复之。庚寅岁饥，君以赈济自任，事无巨细，躬亲之，因感疫而卒。

元配张孺人，十四于归，性温和，娴内则，事姑定省必勤，饮食药餌，非亲尝不以进，病则寝不解衣，食不甘味，吁天请代，姑寻愈。岁饥买吴氏为婢，初未知其字人，廉得还之，身价毫无所较。佃户贫不能偿，悉捐之，且予之粟。遇伯叔娣姒^①如同气，抚他子女如己出。君谢世六阅月，孺人亦卒。

君生于顺治乙酉，卒于康熙庚寅。孺人生于顺治丙戌，卒于康熙庚寅。子二，长望龄，增广生，次乔龄。女五，孙男二，孙女三。合窆之岁，望龄请所以铭其墓者，铭曰：同室其常，同德维芳，日星争光，泉壤用康，诒燕无疆，子孙永昌。

传

东园公家传

东园公姓许，讳三谟，字献三，邳之望族也。先生居北直膏城，

^① “姒”，原本作“似”。

七世祖讳彪，始迁于邨。彪二子，次曰文深。文深生宗禹，宗禹生绪二，三谟父也。

谟七龄而父亡，呼号擗踊，异常儿，邻里戚友见之，皆感泣。稍长就学，得父行实，咸默识焉。一言一行，拟议而后动。后虽析产，于伯叔父事之，伯叔母事之，有事则资助之，有缺则周给之，不偿勿计，偿亦勿取，曰父志则然。有丧祭大典，均财竭力以治之，与己事无异。事寡嫂如母，叩拜馈送加于兄在时一等。宗族中贫不能婚者，捐资为置室，曰吾祖若父之同体也。尝高范文正公义田之举，曰宗族在我有亲疏，在祖父视之无亲疏也。又其性乐善好施，即素不相知者有急需，皆得以情告，无挠阻，亦无矜情。闻利益人事，务必行而后已。子侄仆僮与乡邻相竞，但责子侄仆僮，曲直是非置不问。未尝与人争产地，有言者，即以与之。有两姓争坟旁地不决，即出己地解之。又嗜学好礼，晚得孙钟元先生《年谱》及《理学宗传》，心仪而步趋焉。遇尊长悉恭敬有加礼，即同辈无敢戏豫，生平鲜愠色怒色情色。既老，作耆英亭三楹于室东，日偕耆硕长者笑谈其中，故人称东园公云。

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子二，长某，次某。孙，长某，次某。史氏曰：庸行之难也。疥癣在足而手为爬搔，至伯叔兄弟而岐视之矣。金珠玉帛何关痛痒，而吝惜保爱之，如剐肉如剜心，何颠倒悖谬若此？得东园公者，可以风矣。

吕九斗传

吕九斗，临漳人。以善磨为人佣，日可下九斗，故以名焉。人也而驴其业，又或以吕驴称之。驴之技三斗五斗止耳，而吕特倍焉，故人乐佣之。美其事，授以串铃，亦复欣然自得。至力作时，辄施于项，行粼粼然，或藉是以忘倦，而竟忘其身之俨然人也。所得钱悉以供母，年及壮，无蓄储，亦无室家，曾不以此介意。又善为驴鸣，主人乐之，则复抑扬其声以媚之。牝者牝其声，牡者牡其声，驹者驹其声，牝牡相悦则噉号淫佚，其声罔不曲肖。又或杂以犬犊声，犬啮

犊，犬豪犊咤，舛母嚶嚶，犬声犊声舛母声交乱，亦交相肖也。又或为鸦声鸟声群鹊声，啁啁晰晰，闻者莫不解颐。此岂天之生是使独哉？要亦旋转无聊偶或为之，愈久而其习愈精，遂不觉其真之似耳。夫人之于学也，而习之，而深之，而熟之，当必有赏心自得者俟乎其后。若饱食鲜衣，悠悠岁月，无所用心，无亦九斗之不若乎？

碑

普济堂碑文(代)

闻之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无私故无拣择，无渗漏，无罅隙。然无为之化，普则普矣，至暑雨祁寒，尝不能尽弭生物之憾。而补偏救弊不能无待于先天弗违、后天奉若之圣人，知周万物曲成而不遗也，则有为之与无为殊也。我皇上道隆德博，化洽恩流，爰致天不爱道而休征频告，地不爱宝而嘉谷屡丰，人不爱情而熙皞遍野，宜乎宵旰之殷忧可以渐释。乃犹念贫而无业，老而无依，病而无告，如鰥寡孤独疲癃残疾者流。一夫不获其所，皆不禁己溺己饥之想，爰于京师普济堂岁出库帑千金，以周其不继。又虞其狭而未普，不足以周海岳也。爰命天下督抚，各率府州县，胥建普济堂，以安集其人，周给其衰老，抚育其幼少，用得咸养其欲，而给其求也。

时余督理河东两省，不克躬历而明告之，爰谕职司民牧者咸得广宣德意。于时光邑常令首以经始落成告，观其输已俸，劝捐输，置义田，谨盖藏，时敛散。而又增置庐舍，缭以围墙。而又分别男女，殊其苑落。而又招致乳妇，抚恤孩幼。而又广植药饵，以充治疗。而又设之蔬圃鱼池，使得各有遗利。不动声色，不事惊扰，而百凡就绪，用得老有归，少有依，病有养也。是天心之不能遍给者，而亦既遍矣。圣泽之必欲周致者，而亦既周矣。规画详则莫之有遗，经理当则莫之或易，志虑远则历久而无敝也。何非圣惠之遐被而普给者耶？

夫上宣德化，而下尽人利，在职司之得其人，而实有千百世无穷

之心，亿万年不更之法，然后可耳。至安民而适获所安，养民而适获所养，繁汝功。若安之而适以扰之，养之而适以病之，繁汝过。奉法循令可勿慎乎？其亟铭诸石以诏方来，俾踵其事者率而行之，庶几永年，无改兹度矣。

长麓魏公遗爱碑

魏公讳锡祚，号长麓，山东莱芜人。由庚辰进士授林县知县，于康熙四十七年抵任，至五十一年。陆大中丞察其廉能，疏荐之。次年陛见，又次年升授江南泰州州牧。将去，童叟攀辕，男女遮迤，思控于宪，请于朝，以保留之。解者曰廉能故升，升而留，是勿升也，如崇奖何？百姓遮迤如故，解者又曰以公之德晋重秩历崇阶，区区林邑当在霖雨中矣。民咸鼓舞，喜褒德之典，公将屡受之，而膏泽之溥将不下遗林邑，用得马首前驱，抵维扬之任。

既去数越月，邑民思不能置，谋所以永公之德，录公之爱实诸硨磲，朝斯夕斯，常目在之，如公之未尝去斯土也。乃咨于张万六胡缉山两学师，走力丐序于余。余闻之，曰有是哉？民之不能忘也，非甚盛德，曷克臻此？夫今之歌德政列条项几如兰亭贻本，人得而有之，居尊挟势，常及其事权未去而力致之，逮不旋踵而唾之骂之，或勒碑而仆之。向倚口为碑者，且转而为訾詈。公独胡能得此于民心乎哉？总由为民牧者，徒知位莫予尊，势莫予重，用得好恶，惟予行止，惟予如是而已耳。乌知恺悌君子，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其必有保赤诚求性命，与共之要道存焉，非苟焉已也。夫豺狼虎豹与人无涉，驱除之惟恐不速也。龙凤之属，饮食招之，而不我蓄也。芝秀之茎，艺晦而俟之，而不一产也。神君慈父，久食其德，如家人父子而欲听，其悠然去也，欲不惓惓能遽适然乎？

夫石碑之不若口碑，口碑之不若心碑也，亦明甚矣。故吾于林人之爱公，略其迹不录，而谨录斯人无已之心以传之，其将有目此为心碑者乎？

葆璞堂文集卷四

杂著

策问二道

问：六经皆载道之书，而《周易》其大本也。《周易》止卦爻之设，而图书其大原也。顾图出于河，其数^①自一至十。书出于洛，其数自一至九。或全或不全之故，其亦有可言者欤？朱子曰“河图对待而不移，洛书流行而不息”，其亦必有确乎可征者欤？《系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则其数欤？则其理欤？乃先儒之说，至有析河图之数以比量先天八卦而配之者，是尚得为则图画卦欤？否欤？孔安国、刘歆咸谓伏羲时龙马负图，因则其文以画卦，大禹时神龟出洛，因叙之而作《范》。蔡元定爻有《洪范》之作，朱子亦深然之，而王之充独以为洛书非《洪范》，因摘其不可信者有六，伊何说之从乎？孔子之翼《易》也，明谓伏羲兼则图书，是图书并出于伏羲也审矣。岂《周易》传于孔子，而考核犹有未当者乎？如使《周易》之外不能无《范》，则是圣人犹有《易》外之道，而伏羲所画亦不足以该圣道之全矣，其必然欤？其不尽然欤？方今圣天子聪明天纵，好古敏求，上契危微精一之传，中符博文约礼之要，下该濂洛关闽之秘，而犹且旁搜子史，兼综理数。尔多士幸当文明大启，圣道日昌之会，其必有究心经学，留意图书，惟圣道之为兢兢者矣，尚其悉言无隐。

问：帝王敬天勤民莫重于授时，易俗移风莫先于知乐。声音之道通于性情，象纬之垂极于昭格，则律历之见重于天下，自古维昭

^① “数”，原本作“书”。

矣。顾律之与历，异用亦异学也。汉书以下，乃取律历合为一志，其必有相同者存矣。理欤？数欤？果何所据而云然欤？论乐律者，五音六律之损益，相循无端，而必托始于黄钟。论历元者，二曜五星之经纬，迟疾异候，而必建元于冬至。岂以子半之令为健行者之所不能违，而度数声音遂莫之有外乎？抑以宫吕之变极于三百六十，而遂与周天之三百六十合一而不分乎？梁沈重《钟律议》曰：“《易》以三百六十策当期之日，此历律之数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则是其数之相符也审矣。而数中之理亦有可言者欤？之二道者，托始于子半固矣，乃律之衍也。黄钟之数究无定衡，历之衍也。相沿之久，每有岁差，其故何欤？班固以为九寸，史迁以为八寸七分一，《吕览》以为三寸九分，果何适之从欤？上古悉求积年，大衍更用易数授时，至今更用日晷，其疏密亦有可言者欤？我皇上盛德崇巍，大化覃敷，既已天下和平，日星顺轨，唐虞至今，宜未有若斯之盛矣。犹且广集英才，宏开乐局，又本钦若之心制为量天尺，使永久遵行，胥无讹舛。则所以衍升平于有永，垂圣道于无疆者，于律历二端已足见规模之宏远矣。尔多士学古有年，其有能言其所以然者，何勿摅忱以献？

西园记

彰郡之署有槐堂焉，郡守郭公放衙后休憩其中。园之西也，据堂而西之也。自堂右折，三曲其径，有室数椽，内宽裕而外闲敞。户外有池，其鳞可俯而窥也。池上有山，其阜可仰而陟也。平者其麓，卓者其峰，微偃微倭，则其培塿也。回旋者，道路之曲折。突兀者，石蹬之参差也。亭台之制或方或圆，因地形而俯仰之，或丹碧之四映，或节茨之不剪，则又华与实各臻妙，文与质各异趣也。繁荫密蕊，夕露晨霞，万卉争芳，四时异气，各不相同，而幽襟逸兴，则罔不同也。又或有时启北窗度南薰，一目了然。唯亭与山妙极自然，绝不类人工所布置，此又我公之目营心画，隐然呈露一斑者也。

西园距槐堂两界相属，则柿叶斋属焉。斋制狭小，务极精密极

谨严，盖将以供几案储笔墨，为濡毫染翰之地，知非微妙固密，则与专精致柔之心不合，故阔不如隘，放不如敛，亢不如抑也。轩前不数武，旋置短垣，中设月窗，以通出入。又前有花台，形方正而高平，端拱其外，有若案然，内蒔牡丹数本。春花烂熳时，由月窗睨视之，如艺丹葩月桂于广寒之宫，芳香馥郁，不嗅自至。轩后有檐，宛若嵒岬，又或有似于厂，因厂之而颜以也足。厂言其形，足言其志也，知止之义于兹见矣。与厂相对，又复垒石为山。正视之如壁，仰视之如岩，而穷幽极奥。旁视之，亦复如洞。由洞而入，盘行委折，旋转而上，则又俨然台也。蹑台之巅，周遭四望，若前所历亭阁之轩轻，池沼之深浚，山石之崒嶭，峰峦之秀拔，以及堂之壶奥，园之幽邃，花木藤蔓之芳馨蓊翳，靡不为台所有。乃复上临翘然拔出之槐，若抚厥台而有之，故凡为园之所植，上者槐揖之，下者槐履之，远者槐瞰之，近者槐抚之，即或渺不相及，亦莫不有槐影流布，随日月朝暮倾侧而扫之拂之。夫西园之嘉植，未始不繁园，不与堂争槐，而槐固与园争台池亭沼，则广狭大小高卑之体绝而势殊也。卑匪高不覆，小匪大不容，举首所戴，无疆之覆，不愈渺乎？不可极乎？

夫人之俯仰一世，胸罗万有，前挹往古，后接来今。至于德被生民，庆流穷谷，此岂狭小浅近之规模也？我公遇事能断，识见极高明，经猷极阔大，而纤悉微渺之境，悉恢恢乎在所该括，则胸次之阔落灏瀚，豁达潇洒，亦断可识矣。如或以为不然，请即以予言告诸石，其必有点头而会意者乎？盍记之。

重修太平桥记^①

人之情，莫不恶艰阻而趋平易。然地势有险夷燥湿、山泽高卑之不同，故水陆舟车异用，亦各与地利相准。光山冈阜多而平陆少，山高水迅，由高山而注溪壑，故其暴涨也易盈，而骤退也易涸。而沟

^① 此文原未收入《葆璞堂文集》，是一篇佚文。今据清乾隆五十一年《光山县志》点校补入。

狭岸陡，又挟易盈易涸之势，桥梁之设，诚不可以已乎。邑西南距城三十里，有文殊一镇，亦邑中四达之衢也。镇北有渠，即岸狭沟深，水涨则盈，水消则涸者也。前此有石梁三空，空各三板，下虽去水稍远，而上不至岸。今夏暴涨，其梁为水所摧，往来者忧之。镇人魏风与黄朱私计曰：“岸高沟狭，而桥卑且小，宜非水之御也，盍新之？且得五梁五空，升与路平，庶免水患乎？”其时，同志者咸愿合力成之。自七月始，至十二月而工毕，爰请记于余。余谓是举也，合于君子之道三焉。君子之图工也，贵在乘时，急则伤迫，而渗漏或不能无；缓则近迂，而怠废在所不免，故功不可图。君子之任财也，贵在分任，专则易竭，而常有所伤；散则难聚，而常有所缺，故财不敷用。君子之任事也，贵在一志；徇众则常隳于道谋，信独则常碍于胶执。去兹三蠹，斯成三美矣。今观数子之经营计画，诚可以延百祀，使相循于永久矣。合志襄事者，咸得列名焉，因刻诸别石，以为将来之劝。时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七日。

槐堂序

彰城府治后老槐一株，大可数围，黄花满地，虬干苍皮，宛如偃盖。值晴明则日月助其光华，历晦冥则风雨增其噉号。枝梢四荫，屈曲纠盘，首丰而尾瘠。如群龙争食，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有自左右四旁而趋赴者，两首相聚则如斗，两身相缪则如嬉，摆荡其尾，飏飏有声，则如怒如吼。夜静籁息，天高气清，疑有鬼神凭附其间，令人森悚。孔子云物老则精，依之理或然也。一日虬仙降笔，乃有跨鹤槐堂之句，意若槐之灵爽然乎？既以槐属之堂，则是以堂予槐也。

抑吾观古之名堂者，必将于义乎有取焉，非直以为名也。如魏公诸堂现存府治，非乐其事业之有成，志愿之已遂，而为是名乎？此外有即其事而为之名者，如世采含盖景韩遂初之类是也。又有即其志而为之名者，如勉耘戏采之类是也。若槐者，奚所事而奚所志乎？《易》曰远取诸物，即槐而论，干挺而枝荣，可以达本，花繁

而实茂，可以遂仁，垂荫有广厦之覆，乔柯储栋梁之材。贤太守晨夕周旋，抚摩其下，而志可知矣，而事可想矣。察槐之理，体槐之德，所以保合太和，希贤敬学勤民立政者，胥在此焉。其可以无述，遂为之序，以质之贤太守云。

曹履灿寿序

兰生幽谷而目为国香，珠蕴广渊而出为照乘，名与实称，曷可诬也？风俗之敝，士不古处。其始歆于所艳，则浮饰虚张，巧趋而捷赴，久假而不归，而幽植者鲜芳，暗藏者无色矣。不能恢扩眼界，旷览古今，将以登匠氏者悉榱桷，而植诸岩谷者悉樗散乎？移鲍鱼于芝室，而谬袭其馨。混砒砒于赵璧，而以为光彩殊绝。真贋固自判如也。

煦于酉岁，秉铎于彰，心仪笃行砥德之士，得数君子，而曹先生履灿其最也。少习举子业，嫌于近名，弃去。筑书室于洹湄，卷帖炉香外，别无长物。倦馥则较晴雨，课农桑。惟是崇先祀，敦友谊。又能恤孤独，赈乏绝，同里乐道而亟称之，駸駸乎古修士之行哉。其教子也，以静镇入理，以谨信敦行，以恬淡遂志。君令嗣领乡荐，视之曾无喜愠，惟勉其逊志时敏而已。夫不矜于世，则世莫之残。不眩于物，则物莫之侮。其得诸天而保其朴穆者，有由然矣。

今兹某月日，先生年八秩生辰，戚里思得一言以侑觞，走价乞序于予。予曰允哉，予固乐得其人，以为奔趋浮饰者树之坊也，因援笔而为之序。

邓鼎新寿叙

客有问于予曰：仁者寿，信乎？曰信。奚信？信之于道。何谓也？曰天地之德，动静而已矣。动辟而静翕，动见而静隐，动周溥而静专一。静者其体，动者其用。其用至变，而其体不变也，其于物也亦然。动者易敝，而静者不敝，此其征也。夫山石之崒嶭，亘万古而确然镇定者，静焉而已。仁智不相袭，故人之所以立体，亦各有本事

存焉。不劳其体，可以养形。不役其志，可以颐神。不纷于事，可以一志。贞于形，则物莫之伤也。凝于神，则物莫之荡也。定于志，则物莫之撼也。端然宁谧，本固而藩密，是不拔之基也。

鼎新邓君，抱大有用之材，而沉潜恬适，静气迎人，绝去圭角，故人亦适然安之。至其措而为用，莫不有浑厚敦笃之气行乎其中，盖静之至矣。夫资始之德，蕴于元而通于亨，静以蓄之，动以散之，而生生不息之机，太和保合之妙，由此肇焉，故圣人赞乾而谓为资始。彼资之者，皆后焉者也。不知其先，安穷其后？不测其量，安究其涯？道挈乎莫罄莫殚之原，神周乎有象有形之后。以之立身，则静而正。以之作事，则缮以宁。以之交人，则平而恕。以之寿国，以之寿民，奚往而不可哉？予与邓君共事久，因同志之请，而漫为序。

寿徐师鲁文

今天下之所谓寿者，将归诸饵术采芝飞升而遐举者乎？是寿其所寿，而其实非也。庸人好诞而贵耳，衡以所见，则惝恍无凭，臆焉而已。独是羲皇尧舜之道至今未泯，禹汤文武之德历千百禩而莫之或艾也。兹其绵历，岂繄可以久暂衡修短论乎？故自开辟迄今，其能为寿者不一而足。敦伦者以孝弟寿，笃修者以德行寿，曲学者以技艺寿，至于博涉经史服古明义者以学术寿，以文藻寿，以著作寿。又或达而在上，兵刑礼乐，古创而今，仍法度纪纲，上行而下效，则以典章寿，以制作寿。虽出处贵贱小大偏全不等，等寿也。

其有擅体用之全，兼文章政事之美，炳耀今昔，垂光奕叶者，其惟我师鲁徐公乎？公起家昆山，尊先生昆季，文学冠天下，以雄才亮节致身公辅。公幼循家学，凡一切诋谟硕画，赞助之力居多。及成进士，人以为史垣清秩非公莫任。公曰否否，不亲民社无以宏德而广惠，士固有志，未可以恒例拘也。识者于此，有以知公伟负矣。

夫县令之难也，君责其忠，长责其敬，同僚责其谅，百姓责其仁。又况安邑当往来要冲，驿递之烦，交接之数，日不暇给，求胜任愉快且难，谓能宣上德达下情，垂芳永誉，诎有当乎？乃我观于公，而知

王道之易易也。公谓帝王之治，端由教化，风俗之美，始自学宫。爰是谨庠序，申礼义，建义学，时课程规模既定，而士奋于学矣。征输之令，与时消息，事不烦而民不扰。至于私派火耗之禁严，隐瞒偏累之害除，勒索留难之奸去，销镕扣刻之弊绝，而农恬于野矣。工役驱使不忘作劳，行户价值以时给发，而工休于肆，商悦于市矣。他如不苟听断，不略细故，不私请谒，悉其聪明，致其爱敬，而讼庭清矣。蒞任未半载，利兴弊除，不可殫究。非本之学问，征为政教，章宪考度，垂来型而永无疆者哉？

汉士之言曰：文章缘饰吏治。夫文者，言乎其著也；治者，言乎其加诸人也；德，言乎其蕴也。文以德而久其光，治以德而久其惠，程子以济民为金丹，其若之谓乎？夫有基者无坏，源远流长，本在故耳。语曰“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本之操也。松柏之性，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其精固，其质坚也。君子观于松柏，而知日新富有之业，不徒取偿于外也。是能操寿之基，握寿之柄，而山阜冈陵日升月恒之并茂者也。彼飞升而遐举者，怪矣诞矣，奚寿之足云？

寿熊母魏节妇文

或曰天道远，人道近。或曰天高听卑。远乎近乎？高乎卑乎？何适之从乎？曰此易辨也，辨之于人可耳。夫人之心思智虑，亦极灵妙矣。耳以之聪，目以之明，手以之持，足以之履，犹粗也。可以缩远而使近，而千里万里之无所隔也。可以展促而使舒，而千岁万岁之靡有极也。求其所以致此之故，则天实畀之。性，天和也。能，天才也。耳聪目明，手持足履，皆天之鼓舞动荡，而使之有作有为，以发扬于穆流行之蕴者也。故天无所靳于人，人无所隔于天。违而逆之，则天若制之矣。顺而承之，则天若导之矣。《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书》曰惠迪吉，《诗》曰自求多福，是皆顺而承之之义也。此其说，吾征之于熊母魏节妇矣。

节妇之以节著，盖三十余年矣。方节妇之归于熊也，以妇道为子道，妇道子道皆顺道，皆人道也，常然耳，乌足异？而其得于天也，有异

焉。夫火之烈也，燎原而焚山，城鱼之殃，玉石之碎，奚择乎？康熙三十七年值祝融肆虐于楚，高垣巨室罔不灰烬，及草庐而止，察之则节妇之居也。夫贞静之德不逾户庭，乃天若故扬之，使知节妇之为顺德也。又使知天道之彰瘡赏罚，适如其顺之逆之者以报，而的然其不爽也。夫天之为道，健行不息，贞元迭运，极终古而不敝者也。人必有千百年不移之远志，而后有千百年不敝之伟功。然必有千百年不迁之定守，而后有千百年不移之远志。节妇之志不远乎？节妇之守不定乎？重于乡，达于朝，型于奕禩，皆天之所以笃之而不倦者也。其为寿岂有量耶？楚人士以节妇之寿索序于予，且告予以其得天之实，予职太史氏，阐幽光发潜德，固其所也，用撮其实而序之。

侯母太夫人寿文

世皆归其福于命，而不知征于德。故其视福，常在可得不可得之间，而其视德，亦在可然不必然之际，是皆未达于天人之故也。夫命，天之制也。德，天之充也。人性其天性，德其天德，亦遂能其天能，非取假于外而借资者也。率其各正之秉彝，而自封植之，自恢扩之，自招致之，非天而天德之流莫之禁，非天而天才之塞莫之遏也。善承天者，莫如地顺而已矣，简而已矣，贞而已矣。顺则无戾，简则不扰，贞则常安。闺门之德肖之，肖其无戾不扰常安者而已。

侯母太夫人派出名家，少嫻姆训，先曾祖以部属起家，勋庸炳若，人臣大节，于兹为盛。夫妇人之道，固无成代终，得主有常者也。太夫人习聆家训，守厥典常，非朝夕之故矣。又其禀性明达而慈仁，勤慎而宽裕，于归之后，凡承先德，相夫子，裕后昆，协和妯娌，交接亲邻，罔不各协于极。二十孀居，抚其幼孤，综其家政，历五十三年，而今且七十有三矣。令子学成名立，取高科抚专城，何莫非太夫人之教哉？

夫声色不动，而条理井然，坤之顺也。巨细毕该，小大咸贯，坤之简也。定诸一时，而千世莫之能外，坤之贞也。纲张目举，无侮无拂，惟顺之能也。百凡就理，不渎不烦，惟简之能也。安定千固，敬

直内而义方外，惟贞之能也。以此为德，是为天德。以此名才，是为天才。人但以为福之命于天者然也，未知福，未知天也。夫桴落而响应，形立而影随，准于自然之符也。水将至而气寒，火将然而气暖，通于性命之故也。故人以为福，而予直以为德。人以为人，而予直以为天也。盖征诸侯太夫人也益信。

祭李琦生先生文

呜呼！以圣贤有用之学，而检束性情，宜身之无弗修也；以国家有用之才，而经纪家政，宜事之无弗治也。身修而事治，虽巨细异情，广狭异量，远近异规，出处异势，而探本穷源，归于至一，惟其所操之具为不可诬耳。

琦生先生少任侠负气，不循轨度，识者观之，恒谓动多而静少，武有馀而文不足也。迨长，娴习于父兄之教，强悍之性易而循柔，浮动之情易而镇静，高亢之气易而卑牧。学所以变化气质，不信然乎？夫人莫不有希圣希贤之具，如淘金然，去其沙土而真纯者露矣；如治玉然，须其琢磨而温良者出矣。

夫宽以居之，学以辨之，智以察之，恕以行之，可以持大纲而综览无遗也，可以周细目而纤微悉备也。以之事上，则尊长之情怡。以之率下，则卑幼之惠浹。以之敬宗，则亲姻之率服者广。以之睦邻，则乡里之被泽者长。故可以理烦，可以肩巨，可以治国，可以齐家，率无有逾此者也。所宜天假以年，得志而大有为，准此而推行之，夫复何难？胡天不吊，而遽致典型之既远耶？

煦等忝居渭南夫子之门，固常接先生之休光，被先生之徽懿，叹逝悼亡，情不自禁，敬致清酌以代生刍，惟神有灵，庶其尚飨。

祭高菴园文

呜呼，世间魁伟非常之士，其居恒，深沉静穆，了不与俗人异。及其乘云气，摩青天，如海鲲健鹖，不可正视。亦复如雷霆，如迅风，如皎日，使人森然动容，悠然起敬，雍然乐与之亲也。凛凛生气，昭

灼万古，垂照将来，此何如之显赫乎？

菴园高先生以卓绝之姿，学圣贤之道，文章见赏于当事诸名公，取科名，拾青紫，自旁人视之极眩赫，而先生曾不介意。先生立身和毅，事亲恭顺，处下宽仁，临民则慈而严，事上则恪而义。其任龙阳也，黎庶视之如获慈父。其去龙阳也，黎庶挽之如失慈母。即均屯赋一节，咸欲攀辕卧辙，夺情留任也宜矣。逮于再补东莞，上官廉其才守，调繁茂名，莞人留之与龙阳等。既署信宜，又护理高郡，兼综三符，非素重于中丞，乌克有是？迨于内召，始授西曹，继晋户垣，旋升兵科都谏。不受请托，不畏强御，弹章初上，朝士为之缩舌，而先生泊如也。管理街道一年，以才能受知圣上，因有再管二年之命。旋因窒误，致陷西曹，其卒蒙原宥者，是平日之忠诚谅直见原于圣主故也。

呜呼，先生逝矣。迹其立心制行，有若泰山乔岳，屹峙千古，彼萤光电影，又乌克竞修短于尺寸也。煦等佩先生之德辉，敬摭一言，以告诸灵輶，先生有知，其来格乎。

公祭李澄园先生文（讳暄亨）

道在天地间，与时消息者也。然而人存与存，人亡与亡，邃古以来，莫之或易。犹忆弱冠，耳征君、逸庵、潜庵先生之名，心窃向往之。嗣闻司冠敏果先生复于北地倡明正学，其所推重则李澄园先生，实唯首称。

盖由先生之学，以格致诚正为宗，早能湛精理窟，根极道要，厥后驰声翰苑，秉笔西清，海内之士翕然望风采，而先生曾不介意，唯日与父子兄弟探索程朱，研精孔孟，则先生之心目中，岂尝一日忘斯道哉。煦等闻先生之风，嘉先生之志，恒愿仰瞻道范，跻覲无阶，今春始受知于老师之门，老师固先生之兄子也。函丈追随之暇，庶得请业先生之侧，疑与析而惑与解乎。乃以先生方请告在里，末由亲炙，及岁行将尽，而先生溘然长逝矣。

夫人之于物，未有所缘而感兴者也。磁针芥珀，以气类相征引，犹且不爽毫发，况诸有情有所触而念为之生，有所感而神为之

系，人孰无情，能遣此乎？独念先生之行脍炙人口，如躬明发笃友于睦族恤邻，微显阐幽，诸大事所在，多有乡里感激，皆能称道其所以然。至其所著，若率言《图南航趋庭日记》《槐省杂记》诸篇，皆大有裨于世道人心，而与斯道相始终，是则哲人之所由以不萎，而老成典型之藉以俱永者乎？先生有知，其庶歆此一奠。

祭宫定山先生文

呜呼！祥麟威风，孰耀其光。浑金璞玉，孰抉其藏。灵精秘固，肩钥焉起。英华外茂，机缄曷徙。山川出云，有开必先。贤杰挺生，何独不然？嗟嗟夫子，德比甫申。大宝不琢，希世所珍。饮以沆瀣，濯以江汉。奉道秉志，端古立干。炜炜明霞，昭昭朗月。光霁四达，讵口所说。艺苑蜚声，文章华国。谏垣著美，邦之司直。惠流全豫，恩施三楚。玉尺平挥，曲成齐鲁。巍巍建节，闽峤风生。民怀吏畏，激浊扬清。好古敏求，博综坟典。穷幽极深，靡所不闻。博学鸿文，生花妙笔。目已空前，世安有匹。文坛树帜，锦夺龙标。循良茂绩，功奠神鳌。声华滂沛，远届鸡林。雷轰电掣，罔不倾心。厚德深仁，沦肌浹髓。仰戴帡幪，莫知其委。泰山北斗，白鹤朱霞。光霁肆布，函盖无涯。物无全用，太璞斯坚。卷舒潜见，取法于天。功成名遂，矢志岩阿。亦已有年，乐也如何。春暮赴都，登朝称祝。甫及夏仲，归神返朴。嗟嗟夫子，所留实多。瞻之仰之，其奈思何。云谁之思，思寄岳渎。峻德深情，山高水绿。云谁之思，思寄星文。含芒蔽斗，出匣干云。云谁之思，思寄草木。矫节松贞，芳心兰馥。云谁之思，思寄庙廊。夔乎鸾鹤，炳矣圭璋。哲人之萎，人孰无情。生刍一束，尚鉴微诚。

释弹

射义之论射也，曰持弓矢审固。审固者，射之义也，而审为尤难。孟子之所谓巧智，盖言审也。审非目不为功，人之视物，两目出光，及物而一。夫世之偏盲者，未有不以为一物者也。两目而一目

之用，则未知分光之法矣。又其视物，目之精神，悉于物注，光之所起，与其所历，虽有蚊虻横过其中，皆不能察，以其专注在此物耳。如人之凝视，而他物若弗睹，专听而疾呼，若罔闻者然也。然飞卫之教射，令其悬虱于窗，视之三年，大如车轮，是遵何道欤？

盖人具两目，其光无所不照，但知一视而不知分视，但知凝注而不知神留，皆非能善用其光者也。今竖一指，离鼻数寸，各以左右目轮视之，闭右开左，指必在右，闭左开右，指必在左。夫物非有两，而左右各殊者，在左者，右目之偏视，在右者，左目之偏视也。夫二目之各视其物，必有所偏，则二目之分视其物，亦必有两。一物而两形，则神之合也。在右者，左光之神照。在左者，右光之神照。二照悉空其中，有交叉之神影存焉，审之审之，的将在是矣。然而留光之法，亦即在是，不着于物，斯能不滞于物，而物有神照，各用其光，斯能浑同其光，而光有神影，不一之用而两之用，所以尽其才也。不目之用而神之用，所以充其量也。如是以为审，则惟有坚定凝确，使无摇撼而已，所由谓为审而固也。

夫道之为用，屡迁而不恒，而人固滞之。心之为用，善变而不居，而人固执之。如目之一视而不分，亦其概矣。君子善变，必先审几，孔子所由称时中哉。中之为义，出于《周易》二五之爻，吉多而凶少，中故也。初三四上，凶多而吉少，不中故也。今挂直线于壁，不左不右，知必有中道在也。而目之视弓弩也，亦必有不左不右之中也。

代彰德郡守祈雨文

时康熙四十九年之秋，亢暘不雨，春种未布，百姓惴惴焉。惧麦秋之无冀，岁歉民贫，流离困苦，将在其后，太守忧之，斋心涤虑三昼夜，祷于神勿应意者，太守之勿虔耶？同寅罔或协恭耶？百执事玩愒废弃习为，故常不谨飭，不勤敏耶？冤抑未尽伸，过误罪戾未尽释耶？抑亦有宜沛之膏，中阻而未下耶？

夫神与太守共理此土，一民饥孰饥之，一民寒孰寒之，必有执其咎者。太守皇然不敢自安，谓神安之耶？生民之命悬于食，仲夏之

敛始于秋，及此不种，将无以食，凉神亦心伤之矣。即曰阴阳异途，职司殊轨，太守独任其责，万不敢辞。但与人共居此土，共治此人，而神之力又可以上达天帝，下及穷泉。太守惓惓之心，藉手而为百姓请命，当亦神之鼓舞奋迅，乐于从事相与有成者也。

闻宋高南祷雨于奉新，有愿减十年寿，乞为三日霖之句，太守深然之。期与神共明此意，敬修其衣冠，斋其心志，益省其愆，益明其德，倘克有济，蠢蠢百族，恃以无恐，即明惩暗夺，唯神左右之，太守将俯以听命。

月璐轩词小引

逸者不豪，不免穷酸气；豪者不逸，不免富贵气。兼是二者，渺无尘滓入其胸臆，乃能出脱卑庸，别具手眼。古惟麻鞋见天子，歌姬院乞食者，其旷怀高致，差可仿佛，非寻常蹊径所能束缚范围者也。夫胸无函盖一切之见，目无空阔一切之光，手无扫除一切之力，欲不戚戚于境遇，不役役于泥涂，而能免左顾右盼，滞后瞻前，盖亦鲜矣。

余来博平，初晤渭公先生，磊落亢爽之致，勃勃袭人眉宇。及聆其言论，瞻其丰采，逸致豪情，吞云梦八九于胸中，而曾不芥蒂也。观所撰《月璐轩词》近若干首，大率皆其本领抱负之所发舒，忽而骚，忽而雅，忽而秋蛩吟砌，忽而孤鹤唳天，忽而冷若寒冰，俏如深夜，忽而疾如奔马，响若轩车，忽而缠联万缕，语嫩歌轻，忽而号令千军，矛横槊转。想其纵笔所如，固将回山岳如弹丸，走烟云于笔阵，岂复有洼泽行潦，培塿邱陵之在意中哉？

我欲持此卷向万仞峰头，当云散天高风清月朗时，以铜琵琶铁绰板按节而歌之，使我胸中块垒随风飘堕，未必不化为玉屑，洒作甘霖，杳然飞去也。先生倘颺予言，应作苏门一啸。

凝翠轩跋

翠非天不明，非山不征，非林不合，非露不滴，非水不浮，而明

之，而征之，而合之，而滴之，而浮之，而翠于是乎凝。凝也者，无上下，无远近，亦无古今，以碧落为色而浩乎？其与目接也，以太虚为体，而混乎其与身适也。以不息为用，而恬乎其于心游也。故可觴也，而翠为之流。可吟也，而翠为之韵。可琴也，而翠为之音。可钜也，而翠为之馨。与翠狎者，翠亦朝斯夕斯无之而不与俱也。故往来于翠中者，翠若迎之逆之。坐卧于翠中者，翠若茵之褥之。讽诵于翠中者，翠若唱之和之。

某子有得于此，亦遂楹之轩之，偃仰之，进退之。又宁独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为能取不禁而用不竭哉。

柴愚山尊人《望韩居诗集》跋

南华曰：孙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夫委之蛻之，必有能委能蛻者在焉，然后可委其所委，蛻其所蛻也。是殆与天地同其根蒂，先天地而莫知其始，后天地而莫究其终者也。其在人也，目得之而为明，耳得之而为聪，心得之而为思，何委何蛻之有乎？藏天下之万有而未见其盈也，应天下之万有而出之不穷也。萃诗书六籍之繁纳而融之，若五金之销铄，而未始有凝合之迹也。出之为语言，韵之为声歌，陶铸之为文章，为篇什，条分缕晰，星罗棋布，而未始有判别之形也。其原于不睹不闻之中也，其取资于不匮不竭之府也，是灵源之呈露也。其覆焉载焉者，若有大小而非有大小也。其继之承之者，若有先后而非有先后也。无适而不然，无物而不然也。故从乎其委之蛻之者，则皆其委之蛻之者也。从乎其不委不蛻者，则皆其不委不蛻者也。而卒何委也？而卒何蛻也？

柴子愚山以其尊人《望韩居诗》，索序于予，此非已委已蛻者之能也。不委不蛻者倡之，而不得竟谓之倡也。不委不蛻者承之，而不得竟谓之承也。何有始终？何有大小？何有先后也？是灵源之苞孕，而非第一气之凝承也。柴子知之否？是则非其已委者也，非其已蛻者也。

公举安阳李生妻刘氏节孝呈

为孝节可风人情，允协恳乞详请表扬，以阐幽芳事。闻之立德显亲者，男子之心。守贞不移者，妇人之节。在天下固教化之大端，而门内亦家人之至瑞。乃有已故生员李某妻刘氏，至性凜若冰霜，谅节坚如金石。论处常，则相夫子，宜室家，事长上，抚卑幼，曲致周详。语处变，则事病姑，移翁柩，抚妾子，继后嗣，备尝艰苦。乃于归未久，遽丧所天。奉药饵于八载之遥，形神尽瘁。逆灵輶于万里之外，簪珥皆空。且为翁置妾，妇道兼子道之全。又继事承先，事亡如事存，之慕孑身，而忧劳百出，在烈丈夫犹且难言。暮年而志节弥芳，即贤闺阁詎易臻此。他如恤邻以仁，睦族以义，或亦人情所能至。其匪转如石，百炼如金，真成妇德之无忝。秉彝之好，常在人心。贤淑之称，协于舆论。

箴

性箴

人所禀受，真淳静一。太和内涵，四达无极。天视天听，总在人心。触者天动，觉者天明。孔子系彖，乾元用九。子思继之，中和纠缪。孟子私淑，一丝不走。后世杂糅，各私其有。太和宁谧，端然正定。悦以视听，遂失其正。树不自摇，水不自波。风力所感，非外而何。视听外援，言动内宣。妄根掘除，复其故然。维真与妄，势不两立。妄来真隐，真存妄灭。真妄之心，尚不两存。奚有一性，善恶可分。气须有形，质须有体。上拟虚灵，安有是理。义理气质，原自相违。质之思孟，孰是孰非。

习箴

习以性成，亦以习差。正如百工，各成专家。初执绳墨，手生腕涩。习久入神，变化莫测。公输临炉，欧冶操斤。非其所习，各不相能。百工技艺，愈习愈精。何况人心，至虚至灵。

改过箴

圣贤之学，最重改过。畏怯不前，急流反舵。惮于改过，积顺成恶。奔流颶瀚，孰堪止遏。积恶虽盈，一改便尽。青黄赤白，各归其分。譬若行路，一向差误。才觉回头，便非故步。美玉纯粹，瑚琏斯贵。星星瑕玷，全璧之累。防微杜渐，莫如初念。积累之势，顺而且便。松柏初芽，一指可摘。百尺干霄，撼摇不得。凡百伪妄，爰伏而生。爰种不尽，到底留根。闻见内伏，结固成已。种子不换，见猎心喜。嗜欲内起，纷华外污。旋拔旋生，滋蔓难图。耳目所经，因时加励。将兴省志，将寐省事。

本箴

江海浩博，始于泉源。厥本不裕，厥流不绵。善恶应感，各归其类。菰不薰香，薰无菰味。善积福臻，恶盈祸至。水寒火煊，自然之势。富贵福泽，天命自然。谓我能为，早已违天。无基结构，常至速败。福泽之膺，基隆乃大。花枝插瓶，暂可美观。毕竟无根，逾时不鲜。

虚受箴

人而自用，其愚实甚。众口铄金，独力不胜。人而自是，必无精进。先有止心，安云后劲。广狭浅深，随器任受。君子之学，宜知所就。浅狭之器，量止所受。稍溢一分，便成渗漏。久而弥鲜，暗藏者多。常时暴露，光彩消磨。

三益箴

观人则明，观己则暗。借人自观，善否立辨。勿矜己长，勿揭人短。自家有病，护惜过半。言以通志，不能无异。巧伪邪正，各归其类。昧者逐言，易为所炫。明者定志，当几立判。贤与不肖，均有得失。从违既别，皆能获益。蛇虎有毒，不可抵触。避勿与较，自全之术。是非有定，不可偏执。慎择厥中，无逾正直。

葆璞堂文集跋一

古之六经，古之文章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通经则未有不文者。舍经而言文，书仓说铃耳矣。自分经与文为二，治经者或不工文；工于文矣，词又或诡于经。汉儒补缀六艺，建元元狩间，文章烂然，而马迁相如、扬雄之徒，或病其驰骋有馀，而不足于道。至唐韩愈氏始能因文以见道，宋古文盛行，乃刘子澄谓宋朝只有四篇文字，而欧苏不及。虽亦言者之过，要之作文之旨归，从可识矣。

光山胡少宗伯沧晓先生，湛深经学，尤邃于《易》，晚岁受知圣祖朝，三接澹宁居，继绘循环太极诸图进说御前，上有“真苦心读书人”之目。自后历跻卿贰，侍读青宫，未尝一日废学。所著有《周易函书》《韵玉函书》《文集》《诗集》，不下数百卷。今皇上右文稽古，特旨征取先生遗书，且谓“究心理学，素所深知”，眷顾之重不隔三朝。海内震其荣遇，而不知先生之深于经，用功深者，收名远也。

廉使云坡先生追绍先绪，重辑遗编，《函书》已有成刻，兹将刊《葆璞堂文集》，命泰校阅。泰谨奉全集读之，根极理要，涵泳圣涯，玉洁而珠光，云飞而川泳。其大篇则伦物象数礼乐幽明之故，罔不旁推交通而一准于理之至当。其集著亦咸抒写性情，自胸中流出，渊然粹然，淳泓演迤，大远于玩物丧志者之所为。盖经与文之同原，自汉以后，离而为二者，得先生而合而一之。读先生之文者，当从布帛菽粟中知先农先蚕之辛苦，而有以窥其所自来也。

昔李汉序《昌黎集》，谓“文者，贯道之器”。夫文何为贯道？不知道者，则因文以求道；而深于道者，其文自道中传出。先生邃于《易》，又旁通推步五行家言，其真观天文以为人文，洋洋洒洒，独有心得，而无愧古人者乎。

乾隆壬辰嘉平既望，门下晚学顾宗泰谨识。

葆璞堂文集跋二

先宗伯潜心经学，尤精于《易》。康熙壬辰年馆选时，蒙圣祖仁皇帝三接澹宁居，讲问《周易》，又于乾清宫画图呈览，仰荷玉音，有“苦心读书”之目。后益编摩，自少至老，十数易稿，纂成《周易函书》，分刊行世，海内穷经之士莫不仰而宗之。近复蒙我皇上特旨征取，许以究心理学。是先宗伯之著述已足羽翼圣经，津梁后学，原不在诗文之有无，与文学士较富丽争工拙也。

夫诗以道性情，文以载道。在剽窃陈言徒矜藻采者，虽珠零锦粲，无裨实用，曷贵焉？若根柢六经，弼中彪外，风雅所遗，得温厚和平之旨，仁义之言，阐道德性命之原，是所关者甚巨，而为教甚远也。先宗伯学《易》馀暇，间或形诸歌咏，发为文章，悉本经术之腴，而得之易理者尤多。通德类情，语语见道，独标心得，不尚词华，实有不敢以轻心掉之，怠心易之者。惟是一生专精于《易》，无暇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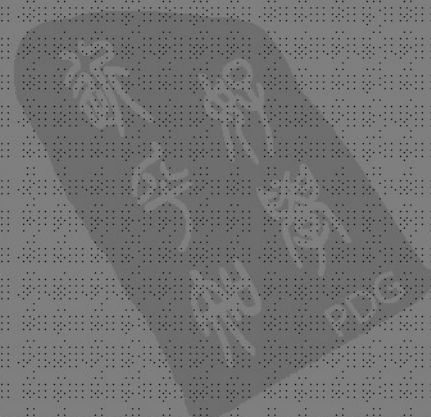
捐馆时，堂方童稚，未足仰承严命，而家世单传，又无期功近亲可以委托，残编剩简几至散佚。堂自服官后，留心搜辑，或从先世故交得见手泽，或于名贤文集获有馀篇。随时录存，汇成草册，特以校订未遑，时为惴惴。往岁在甘肃，曾与秋帆毕修撰序次其诗，未竟，适调江苏，公馀出草册与顾孝廉星桥编次其目。时大司马彭芝庭先生悬车里门，与先宗伯有师生之谊。嘉兴宫傅钱香树先生予告在籍，与先宗伯乃同馆之交。因录呈鉴定，两先生俱乐为之序，星桥孝廉亦跋其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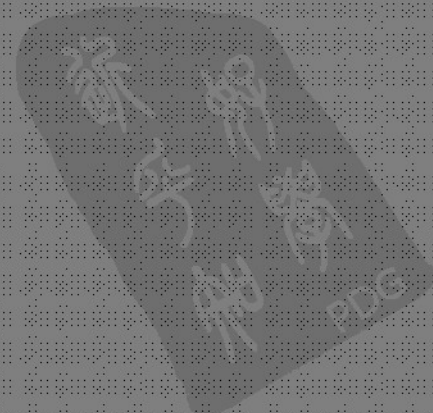
噫，堂少失庭训，未尝学问，兹幸蒙恩，陈臬三吴，得近两先生之里居，就而请序。俾先宗伯遗集与《周易函书》并传不朽，是则堂之厚幸也。因集成而述其颠末云。

时乾隆三十七年冬十二月，男季堂谨识。

附 编 四

召 对 录





澹宁三接始末^①

翰林院庶吉士臣胡煦恭纪。煦草茅贱臣，一旦谬膺圣主之知，三接澹宁居，召问《周易》原委。圣学高深，上传尧舜羲文之道，下悉孔孟程朱之理，深极图书未启之先，妙契天地有形之外。臣煦愚昧，何能殚究精微？伏承明问，十不悉一。但以遇非恒有，谨将问对之辞，恭纪其实云尔。

壬辰会试三月十五日，礼部放榜后五日，至二十日，皇上覆试诸进士于西苑，有御制西苑试士诗。其日一赐坡梨，两赐饭，五赐茶。四月初二日，殿试，一赐梨，一赐饭。初五日，御太和殿传胪。传胪之后八日，至四月十三，引见于澹宁居，诸进士以次奏对。

至臣煦奏曰：“臣胡煦，河南汝宁府光山县人，年五十八岁，见任彰德府安阳县儒学教谕，乡试第二名，会试第五名，殿试第三甲二十五名。臣有《周易函书》注释二十卷，内有说图一卷，发明伏羲先天八卦圆图之理，未蒙圣训，不敢自信。”

皇上问曰：“你知《周易》么？”

臣对曰：“圣人之道尽在《周易》，臣学之四十年，每以易理深奥，不能殚究精微，但于伏羲先天八卦圆图，似微有一隙之明，因体立图之意，改为循环太极图。”

上又问：“河图洛书中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是何道理？”

臣对曰：“一、二、三、四、五，生数也。六、七、八、九、十，成数也。一、三、五、七、九，奇数也。二、四、六、八、十，偶数也。”

^① 据清道光二十八年周荫甫抄本点校。

又问：“河图洛书如何作《易》？”

臣对曰：“河图洛书中，无过奇阳而偶阴，圣人究奇偶之妙，明连断之理，得加一倍之法，因则之以作《易》。《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是也。”

又问：“二、四、六、八是如何？”

臣对曰：“河图以相生为序，洛书以相克为序。洛书之金火易位，与河图不同者，盖因金火虽有相克之义，而金实生于火，故金从所畏而易其位，火以大亨过于分而易其位。”

上顾左班曰：“他解相生相克五行之理。”又问：“河图之数十，洛书之数九，何也？”

臣对曰：“河图者，先天也。此时有五性之理，而无五性之质，所以生成之数合一而不分。比之人心，正是未发之中。故喜怒哀乐全具而无缺，不倚于一偏。今河图生以始之，成以终之，浑然会于一处，故全也。全，故其数十。洛书者，后天也。此时五行各有其质，而理寓其中，故各居其方，守于一隅而不动。比之人心，正是已发之和。当其为喜，则不能兼怒。此所以各一其性，而不能全也。不能全，故其数九也。且洛书虽止九数，而十数亦在其中，特分而不合耳。如北一南九而为十，东三西七而为十是也。河图五十有五者，自一至十之积数也。洛书四十有五者，自一至九之积数也。《周易》三百八十四爻，即河图之数，一而一之，二而二之，以至十而十之，既乘之，复积之者也。河图五十居中者，五中之一，则太极也，是万化之本也。其外四点指正四行，即肆应不穷之象也。其十之为数，一五在北、一五在南者，是水火之位，明水火代阴阳而宣化，故各具五者之德也。此所以不别立太极，而但以水一火二，相衍而及也。”

又问一、三、五、七，二、四、六、八之说。

臣愚不能对。

又问：“大衍之数五十，你知道么？”

臣对曰：“五十者，河图之中数也。万物皆生于土，成于土。五，土之生数也。十，土之成数也。以生数乘成数，故得五十。”

又问五十之说。

臣对曰：“大衍止于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盖因每卦六爻，八卦共得四十八爻，而此外所馀之二爻，则一阴一阳也。阴静而止，故返之于桡^①，以象其不动。阳动而有为，故随四十八爻而行于八卦之中，此所以一用一不用也。”

上曰：“这等道理，人皆知之，毕竟如何？”

臣对曰：“河图之数由一至十，积之而得五十有五。洛书之数由一至九，积之而得四十有五。并两数而损益之，便成五十。”

又问：“五十之说，毕竟如何？”

臣对曰：“义理精深，非臣所能知。”

问：“邵子你学过来么？”

臣对曰：“邵子先天四图，臣熟玩之，略知其意。”

问：“你知邵子之数么？”

臣对曰：“臣学理不学数。邵子之数，臣不能知。”

又问：“《皇极经世》数，你知道么？”

臣对曰：“《皇极经世》数，邵子准一岁之节令而扩之，为一元之气候者也。元，拟岁者也。会，拟月者也。运，拟日者也。世，拟时者也。一元十二会，即一岁十二月也。一会三十运，即一月三十日也。一运十二世，即一日十二时也。至一世三十年，则又以准时中之刻也。至其所以行数之妙，唯邵子自作之，唯邵子自知之。后世失其传，故臣不能知。”

又问：“邵子之数学于何人？”

臣对曰：“邵子先天之学，学于李之才挺之，李之才挺之学于穆修伯长，穆修伯长学于华山陈希夷。朱子又言周子太极之学，亦是学于希夷。是《周易》中一理一数，皆由希夷出也。但先天八卦一图，从无人讲说。臣熟玩之，知其中具有无穷之妙，因将此图初爻拆作初爻，二爻拆作二爻，而得加一倍之法。又将一阳二阳三阳，一阴

① “桡”，原本作“柜”。

二阴三阴之卦，皆连属之。去连断之文，而别为黑白二象，改为循环太极图，以发明先天圆图之理。”

又问先天之说。

臣对曰：“邵子先天四图，唯圆图为最妙，横图止以列始终之象，辨多寡之数耳。《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地道无成而代有终’，是始终之义也。数也者，乾一兑二离三者是也。其在《周易》，有离者多言三，临卦有坤而言八，可以见矣。又六十四卦圆图，纯乾之卦便居第一，纯兑之卦便居第二，纯离之卦便居第三，所以谓之乾一兑二离三云云也，是多寡之义也。然横图之设，实为圆图而起。盖因横图虽有加一倍之象，而无太极之象。若圆图之虚中便是太极，其初加之爻，东阳而西阴，则两仪也。再加之爻，南阳而北阴，则四象也。三加之爻，亦是南阳北阴，只因一阳之上各加一阳一阴，一阴之上各加一阳一阴，遂成八卦耳。”

上色喜，命翰林臣掖臣入右班。有间，上命掌院学士召臣出，跪丹墀下。上曰：“叫他上来。”乃跪于阶上，复命还上来，遂跪近御座前槛外。上曰：“《连山》《归藏》，你知道么？”

臣对曰：“《连山》，夏易。《归藏》，商易。连山者，艮也。夏易首艮，故曰《连山》。归藏者，坤也。商易首坤，故曰《归藏》。夏易何以首艮？盖因天下万事万物皆由静中而起，比之人身，先有未发之中，而后有已发之和。艮卦‘思不出位’，若‘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皆静中之象也。此正由定、静、安、虑，而后至于能得之意也，故夏易首之。商易如何首坤？盖因坤为万物之大母，万物之生，其气虽赋于天，其质则具于地。顾气不可见，而露质成形，莫非坤德之胞孕。即其可见者而归其功于坤，所以谓之归藏，故商易首之。若《周易》首乾坤，便以两卦居首，诚以乾坤为万物之大父母，成始成终，皆其所统。又一阴一阳之谓道，此所以与《连山》《归藏》止用一卦居首者不同也。”

又问：“《连山》《归藏》，你见书么？”

臣对曰：“不曾见书，曾闻古人有言《参同契》准《连山》而作。

卫氏《元包》首坤，或以为准《归藏》而作，然无实据。《连山》《归藏》当是另为一书。”

又问：“杨子之书，你见么？”

臣对曰：“杨子云之书，臣虽见过，但其为数由三而九，由九而二十七，由二十七而八十一，纯以奇数起卦。若《周易》生生化化、无有穷极者，实由阴阳配合而然。今子云之书纯用奇数，则是纯阳。纯阳则动而不息，行而不止，全无驻足托迹之地，故不能如《周易》之生生化化、无有穷极也。但子云书中之辞全拟周公之爻辞而作，后世传之，徒以其文似《易》耳。天下无二道，谅不能有两《周易》也。”

又问：“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你去了那四卦？”

臣对曰：“古人之说不一，有去坎离震兑者，有去乾坤坎离者。盖以坎离震兑分主四时，故不与。其余六十卦分配日月。然即先天六十四卦圆图看来，彼震离兑俱在东，其卦在冬至之后。独坎在西，其卦在夏至之后。如以六十卦分配一年，是冬至之后少两卦，而夏至之后多两卦矣。所配不均，故去坎离震兑者不可宗。至于去乾坤坎离者，盖以乾坤为万物之大父母，定位于上下，静镇而无为^①，故不与六子分配日月。至于坎离，乃乾坤之即交，含胞孕育，代乾坤而宣化。此乾坤二用之外，唯坎得独言时用，而他卦不与者，盖以坎之一卦即乾坤二卦之交，而天地间生生不息之理，莫不由水火而起，此河图所以谓为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也。今观乾坤之初爻皆由水始，而况于他乎？《上经》始于水而终于水火，《下经》始于水而终于水火，则是六十卦皆水火之拨换，故坎离虽不分配，而坎离之用已自行于六十卦中。所以除去乾坤坎离四卦者，为当也。”

又问河图之数十，洛书之数九。

臣对曰：“伏羲先天即河图也，文王后天即洛书也。”

又问九、十之义。

臣对曰：“皇上圣学高深，臣愚不能尽知。”

① “无为”，原本作“为无”。

又问《繁露》。

臣对曰：“《繁露》乃董子之书，所言皆《春秋》中天人合一之机，感应之理。”

上又命掖人右班，钦点庶吉士毕，鱼贯而出。澹宁居之左掖门有掌院学士揆叙于众中，宣上谕曰皇上复召臣煦，因再至澹宁居，仍命臣跪于槛外。时阁臣李光地后至，上命李曰：“你试问他。”李若有所思。上曰：“你问他读何书？”

臣对曰：“自汉魏晋以下诸儒之书所见甚少，然于其中有能解者，略知大意。其不能解者，亦复不少。”

李问曰：“你于先儒，独取何人？”

对曰：“各有所长，不专一家。若明之来知德，其言象者，亦颇有可观。”

李又问曰：“你说来知德何如？”

对曰：“其言象当理者尽好，然悖谬者亦多。”

李唯唯点首。

上曰：“元人书你见么？”

臣对曰：“元人之书，臣一种也未曾见。不独元人，便是宋儒之书，臣所见亦甚少。臣本草茅贱士，家贫无力买书，故所见甚少。臣见河图洛书，先儒穷究者甚多。而先天八卦，先儒独未有解说。臣将此图悬之于壁，玩之多年，见其图虽列八卦，而其中由一阳二阳以至于三阳，由一阴二阴以至于三阴，其气本相连属，不当徒作八卦看。又见其中有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地定位之理。有天气下交，地气上跻，两相交通之理。有东阳西阴，南阳北阴之理。有初微中盛末衰之理。有阴阳之生皆在于内，及其既盛，乃始出外之理。有阴附于阳，阳附于阴，两不相离之理。有阳根于阴，阴根于阳，自相依附之理。有三男附坤而始有其象，三女附乾而始有其象之理。又有阳进则阴退，阴进则阳退之理。又有阳有进退，阴无进退，以阳之进为退，以阳之退为进，地道无成代终之理。又有阳之初末皆交至于坤，阴之初末皆交至于乾之理。”

又问河图洛书。

臣对曰：“河图洛书是《周易》之大原本，精微奥妙，莫过于此，臣愚不敢妄对。圣人观河图洛书而画先天八卦，是臣所言先天八卦已在图书之后。”

上顾左班曰：“河图洛书果是《周易》大本原。”又问：“你的声音不似河南。”

臣对曰：“臣居光山县，与湖广紧相接壤。”

上左顾阁臣学彭曰：“彼居光山县，与湖广江南皆相近。”上又顾阁臣李曰：“你问他知卦变么？”

臣对曰：“卦变之说，先儒言之，不止一家，亦互有出入。唯朱子之《启蒙》究极精微，无以复加。盖一阴一阳之卦从一阴一阳之卦变来，二阴二阳之卦从二阴二阳之卦变来，故能独领其妙。”

上欣然顾谓李曰：“朕先问他一、三、五、七，二、四、六、八之说，他竟不知道。”

少间，命掌院学士导之出。



乾清宫召对始末^①

翰林院检讨臣胡煦恭纪。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初六日奉旨，召原任翰林院侍讲臣杨名时同翰林院检讨臣煦入南书房，赐克食并鹿尾。即日引见于乾清宫，皇上问杨名时：“你学过《周易》么？”其问答之词，名时另有序记。

次问臣煦曰：“你还学《周易》么？”

臣煦对曰：“臣自蒙我皇上教训，逐日学习，并不敢忘。”

上问曰：“坎之一卦如何独曰习坎？”

臣对曰：“习坎者，重坎也。盖因水之为性，有一上坎，其流也如是，其注也如是。又有一下坎，其流也亦复如是，其注也亦复如是，有似于学习上坎者然也。所以孔子《彖》曰：‘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以此谓之习坎。”

又问曰：“离卦何以不曰习离？”

臣对曰：“盖因二火相合并为一光，二火同室，亦无异照，所以不曰习离。”

又问曰：“坎何以谓之陷也？”

臣对曰：“此坎之德也，与乾健坤顺之德相同。”

又问曰：“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何以用九独曰无首？”

臣对曰：“盖因乾元一亨，便为万物之所资始，所以乾彖独云首出庶物。然而健行之德日出不穷，于穆之理流行不已，如循连环，莫能指定一处为首，此所以谓之无首。又以乾元既具首出庶物之理，今用九一变而为坤，则向之首出者，必将退处无为之地，故曰无首。”

又问曰：“既已无首，何以曰吉？”

① 据清道光二十八年周荫甫抄本点校。

臣对曰：“正惟无首，乃是乾元之日亨而不息，此正普美利于不言，万物咸得而资之，所以曰吉。”

上顾名时，曰：“《周易》中还有一个无首。”

名时对曰：“还有比之无首。”

上因与名时问答。

次又问臣煦曰：“乾之无首何以独吉，比之无首何以独凶？”

臣对曰：“盖因乾道首出庶物，故为万物之所资，唯其无首，乃是乾道之日亨，而品物之所以流行，性命之所以各正，皆赖如此，故吉。乾坤而外六十二卦莫非乾坤之所生，若比之为卦，已在有象之后，是资乾以生者，安得上比于乾德？所以比之无首则凶也。”

又问曰：“你学的是何人？”

臣对曰：“臣处僻陋，自来未得师友，唯求得古之易书，断不敢轻易放过。”

又问曰：“你在先儒中，学的是何人？”

臣对曰：“臣学的是程朱道理。”

又问曰：“《周易》道理还有出于程朱之外者否？”

臣对曰：“亦或有之。盖缘道理虽不外程朱，而先儒议论亦间有不同处。”

又问曰：“《周易》中哪几卦是出于程朱的道理？”

臣对曰：“即如坤之一卦，朱子以先迷后得为句，主利为句，先儒有先迷后得主为句者。又如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虞仲翔之说指月而言。”

又问曰：“坤卦如何言月？”

臣对曰：“《易》皆以象告者也。盖因月之生明，初见一阳之震象，必在西南坤位，由此而历二阳之兑象，三阳之乾象，乃转而就消。又为二阳之巽象，一阳之艮象，而阳光始尽。后天之艮居于东北，所以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也。不曰明而曰朋，明止言其光辉之著，朋则兼言其气类之合也。”

又问曰：“何以不言坤而言月？”

臣对曰：“日为太阳，至尊而无对，故阳之数奇。若月与地同为一隅之阴，故阴之数偶。月既与地同为一偶，是言月即是言坤。又以人处地上，阳光之出入于地面，人不得而见之。其阳光之隐显进退、多寡微盛，见于月轮中者，固皆有象可指，所以言月即言地也。又以先天八卦图纯坤之后，一阳初生谓之震，是即西南得朋时也。由此而二阳三阳，至于艮之末爻，外阳始尽，而复为纯坤，此正东北丧朋之时。一得一丧，总以明阳之始终皆必交至于坤耳，故其中间所拱者恰是纯坤之象。盖因朋之不散，则后不成其为坤体。朋之不得，则前此亦不知其为坤体也。”

又问曰：“比朱子何如？”

臣对曰：“道理与朱子大概相同，只是所见有不同耳。”

又问曰：“你所看何书？”

臣对曰：“臣未得师友，凡所见先儒之言，有与《周易》道理相发明者，皆抄而集之，成《周易函书》五十卷，其首十卷有循环太极图，是臣体贴河图并伏羲先天八卦图所成，正所以发明此二图者也。臣见八卦图，一阳初生于内，二阳盛于内，三阳极盛而始出于外，然后二阳消于外，一阳尽于外。其阴之生于内也亦然。又见河图，一奇始于北之内，三奇在东之内，七奇始出于外，然后九奇尽于外。其偶之生于南内也亦然。是先天八卦实所以比象河图，而发此流行不息之理也。臣因仿之作为循环太极图，以发明此二图之妙。”

又问曰：“你所看者究竟是何书？”

臣对曰：“如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所集有荀爽《九家易》，侯果、何晏、王弼、郑康成之言皆在其内。又如明人来知德，其言象者亦尽有可采。”

又问曰：“《周易》道理，朱子亦有不解者否？”

臣对曰：“有之。”

又问曰：“何处见得？”

臣对曰：“即如需之上六，象曰‘虽不当位，未大失也’，朱子注云‘以阴居上，本为当位，今曰不当位，未详’。”

又问曰：“你知道么？”

臣对曰：“据臣看来，古者四圣之《易》各自为书，非如后来之《易》一卦一爻，而四圣之《易》皆备也。只缘孔子十翼另为一书，故《小象》皆连类而及今。观需之九五，《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这个中正便是当位了。至于上六则不能如九五之中正，所以曰‘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又问：“河图洛书，朱子如何说？”

臣对曰：“朱子云河图对待而不移者也，洛书流行而不息者也。”

又问：“河图为先天，洛书为后天，是何道理？”

臣对曰：“河图生成之数，合一而不分，正如《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盖因此时，原无喜怒哀乐可言，而喜怒哀乐之理则已全具而无缺。今河图中虽有自一至十之数，然毕竟在合而未分之际，故生成之数各不相离。若洛书，则离南坎北，震东兑西，各有其方，各司其事，不能强同矣。此正如已发之后，当其为喜，必不能兼怒；当其为怒，必不能兼喜。所以一为先天，一为后天也。”

又问曰：“如何震必在东，巽必在东南，离必在正南，与河图不同何也？”

臣对曰：“此正所谓各有其方，各司其事也。然臣观伏羲先天图，阳之生也，始于震而终于艮。文王后天图虽以乾坎艮震为序，而孔子《说卦传》则始之以帝出乎震，而终之以成言乎艮，仍是以震始以艮终，可见《周易》之旨全是贵阳，而先后天之理未尝不合也。”

又问：“理象数分与不分？”

臣对曰：“圣人画卦原不过即象以明理耳，初未尝分也。又况伏羲未画之前，河图初出之际，止有自一至十之数，而伏羲衍之，全部《周易》即出于此，可知无理则象数无所与立，无象数则理亦无所与寄也。安得谓理象数有殊旨哉？”

又问曰：“你知揲筮么？”

臣对曰：“臣见朱子筮仪，因学朱子揲筮之法。”

又问：“你知数么？”

臣对曰：“臣学理不学数，故不知数。”

又问曰：“大衍之数五十者，何也？”

臣对曰：“河图之数五十有五，洛书之数四十有五，合先后天之数共成一百，兼河图之数折半而用之，所以只用五十。”

又问曰：“河图之数五十有五，何以止用五十？”

臣对曰：“先儒亦有专以河图之总数言者。盖以五数为五行之生数，比象于太极，故除去不用，而止用成数之五十也。”

又问曰：“五行生数如何比得太极？”

臣对曰：“非谓五数即太极也。盖因万物之生，先有其气，而后始成形。一二三四五，固气之生焉者也，所以曰生数。六七八九十，形之成焉者也，所以曰成数。则是生数固成数之所由起也。试观卦画未起，先有河图，亦不过自一至十之数耳，所以五行生数可以比象太极。”

又问曰：“五十之中，除一以象太极，其用四十有九者，何也？”

臣对曰：“盖因八卦每卦六爻，六八共得四十八爻。顾此四十八爻，莫非阴阳之所成。是所馀之二数，一阴一阳，故一动一静，一用一不用也。”

上回顾跪班者曰：“他竟暗合了。”

因曰：“他真是苦心读书人。”

又顾跪班者曰：“你们说他如何？”

跪班者对曰：“好。”

上乃命导之出，谕曰：“明日复来。”

初七日复进南书房，时阁臣李光地先已在座，稟揖之后，因问煦曰：“皇上命我问你易学。”因问曰：“你所读何书？”

煦对曰：“煦本荒僻固陋，又不曾得师友，唯见先儒之论可采者，从而集为《易注》，成书四十卷，其首十卷，有原图、原卦、原爻、原古四种，其原图五卷则煦所作循环太极图，非煦之意为之也。因见河图之数一奇生于北方之内，而三而七而九，其自内而外，气之相联也如是。二偶生于南方之内，而四而六而八，其自内而外，气之相联也

如是。又见先天八卦，自一阳生于纯坤之内，而二阳而三阳而始出外，然后由三阳二阳一阳而尽于外。自一阴生于纯乾之内，而二阴而三阴而始出外，然后由三阴二阴一阴而尽于外。是先天一图所以发河图之秘，而煦此一图又所以发先天之秘也。”

阁臣李光地曰：“甚好。”又问河图洛书。

煦对曰：“先天一图，阳之生也，震始而艮终。后天八卦次序，疑若与之绝不相类，然观孔子《说卦》亦是‘帝出乎震’而终于‘成言乎艮’，仍与震始艮终无异，可知先后二天非有殊旨，都在阳气之始终上发挥。又可知《周易》一书，虽列阴阳两象，而所贵者唯阳，若阴不过借器而已。”

阁臣李光地曰：“甚好。”

午刻，阁臣李奏对罢，复召臣名时、臣煦至乾清宫，先问臣杨名时，其所问对，名时另有序记。

次问臣煦曰：“你实在多大年纪？”

臣煦对曰：“臣年纪实是六十岁。皇上之前，臣不敢欺。臣须虽白，亦不敢乌。”

又问：“你眼花么？”

臣对曰：“臣已用眼镜。”

又问曰：“你离江南远近？”

臣对曰：“臣离交界地方不过百有馀里。”

又问：“离江南何处最近？”

臣对曰：“离六安州最近。”

又问曰：“还离何处近？”

臣对曰：“臣汝宁府与江南凤阳府接壤。”

上曰：“朕御极五十馀年，逐日引见天下官员，故十六省乡语，朕皆知之。这个地方做官的人甚少，故声音略觉不同，且河南省往西一带系古者建都之地，所以说话甚官。”

因又问曰：“你河南亦有多乡语否？”

臣煦对曰：“土音字或亦有之。”

又见臣跪久，因命跪班者曰：“你叫他蹲一蹲。”

又问曰：“闻你画有太极图很好，你画与朕看。”

臣对曰：“臣恐其对御草率，不敢轻易进呈。”

上曰：“不妨，你只管画来，给笔砚与他。”

臣因画循环太极图，上书六卦，恭呈御览。

上曰：“这是个甚么道理？”

臣对曰：“臣见河图中奇偶之象，及先天图中阴阳之象，全在气之流行联贯处，自具无穷妙理。其中有初末微盛之旨，有内外出入之几，有根阴根阳之妙，有终始相循之秘，有天地定位之奇，非联而属之，图中之蕴蓄不可得而知也，臣因画循环太极图以发明之。”

上问曰：“先天圆图本系八卦，如何少了两卦？”

臣对曰：“臣之此图若内外以三分为率，则可以配三画之六卦，亦可以配三画之八卦。若内外以六分为率，则可以配升阳升阴之十二卦，亦可以配先天之六十四卦。”

又问曰：“你这图中只有六卦，为何去了坎离两卦？”

臣对曰：“盖因十二辟卦，其升阳之六卦，内三卦止有震兑乾，外三卦亦止有震兑乾，是内外六卦俱无离也。其升阴之六卦，内三卦止有巽艮坤，外三卦亦止有巽艮坤，是内外六卦俱无坎也。又因先儒以六十四卦分配三百六十日，除去乾坤坎离二十四爻，则是坎离原在除去之中。”

上曰：“此是杨子云《太玄经》分配一岁之法，朱子曾说不宜除去此四卦。”

因取《本义》中六十四卦横图，为臣指示加一倍之法，并生阴生阳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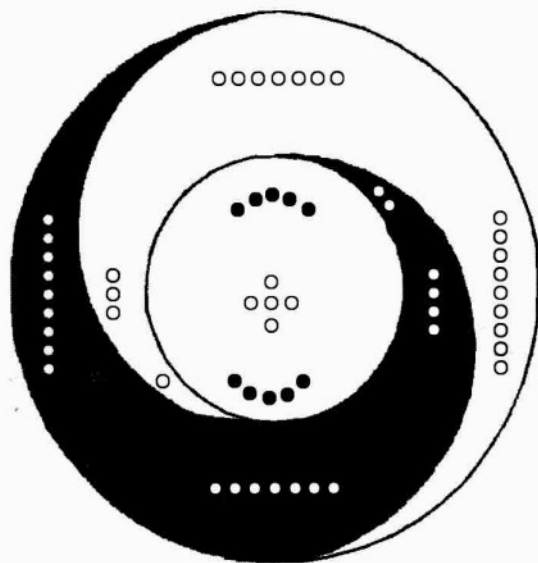
又曰：“《周易》之道唯阴阳相配，始有生化之理。如两偶之合固为偶数，即两奇之合亦为偶数，唯一奇一偶始成奇数。可知一阴一阳之谓道，而参天两地亦是此旨。”

又曰：“《周易》之数无往不合，风水家取之，便合乎风水之数，律吕家取之，便合乎律吕之数，可知数之为用至广。”

臣既恭聆圣训毕，乃令跪班者导之出。至初九日奉旨：臣名时、臣煦俱留职南书房。

后附图

循环太极配河图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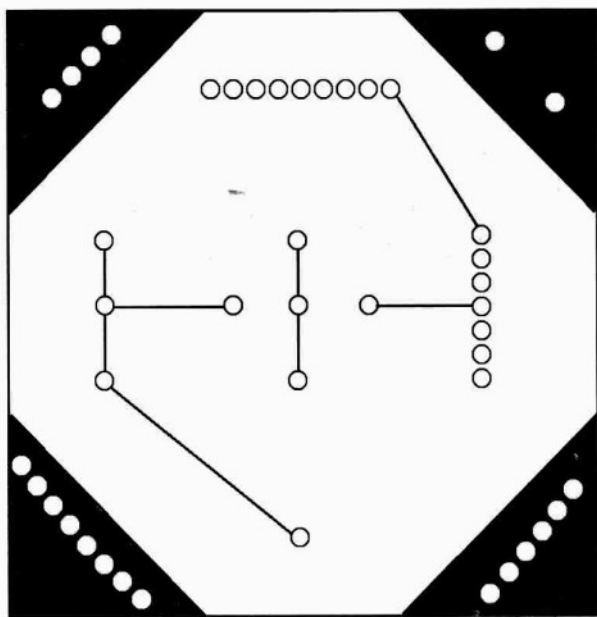


一三五七九，阳奇之数也。二四六八十，阴偶之数也。《系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河洛二图即画卦作《易》之本。二图同出伏羲时，断不可谓洛书出禹，用为作《范》之具也。只因河洛相倚之妙，未有的解，遂谓洛书肇起《洪范》，而易旨乃大晦矣。今作循环太极以释之。何尝非一三七九相连而及也，何尝非二四六八相连而及也，何尝非一内而六外，三内而八外，二内而七外，四内而九外也。何尝非生者内而成者外也，何尝非盛阳盛阴各正其位，初生者微而极盛者终也。止缘河图奇偶，其气本相连属，后人未得其解，遂各纷纷其说。又或配以卦爻，终与实义无当也。

其奇偶环抱，即循环图阴阳纠缪，太极未分之象也。至与洛书相倚而出，则一体一用，两不相离也。故体中有用，用中有体。生，

体也。成，用也。其成数附^①于生数，则即体含用之义也。又初微者，体之立也。极盛而就衰者，用之行也。河图即体而含用，正如太极无体而即含阴阳是也。洛书既为用数，故止于九而缺其十，体全而用偏也。故书之成数散布四方四隅，明既用而已。然河图中一九六四成十于西北，三七二八成十于东南，皆斜倚而居，明此非既成之时，与散布对待者不同。所由阳为阴间，阴为阳间也。然而相交之用，已于此见矣。

循环太极配洛书之义



其阳奇之数浑沦于中，以次相连，其阴偶之数分布四隅，为阳所间，各不相通，阴阳之分义然也。盖健阳之性，自乾元一亨而始，回环往复，如循连环，终无间断。而阴之为德，止以形受，阳德一施，则开张而纳之处而为二。殆于生化化，千千万万，各不同形，故其体分不相连贯，非如阳体混合无间，此循环图中阴阳各居，原不相混之义也。

① “附”，原本作“付”。

文王开图作《易》，其阳连阴断，即由此图阳合阴分之义而起。伏羲则河洛画出先天四图，其横图方图率是以气用者居内，以形用者居外，此阳气阴形之义，皆由洛书出也。风雷以气用，山泽以形用，水火半气半形之用也。万物之有体者，莫不形外而气内，此之故也。

其循环太极与洛书同义何也？阳南阴北，阳东阴西，天地不易之定分。洛书既为用数，天地之用原无间断，则循环不息之义存焉。阳位居左，自左而迁，则必向右，所以谓为天道左旋。左旋云者，自左而旋，非向左而旋也。今洛书中奇阳初起，自北一而趋东三，非左旋乎？至于七九易位，此正与河图合德，莫非循环太极之义也。

盖七数之在河图，本为极盛之阳数，阳数既盛，则趋右而下降。降，阴性也。右，阴位也。阴道尚逆，故盛阳至此将复就衰，亦随阴趋下而从逆，此七九之数既盛而就衰，所由从阴趋下而逆，因各易其位，非复从前升阳之顺矣。然阳德既盛，必怀初微之阴，故七九之数亦含初阴之二数于中，仍与河图同旨。此即循环图中阳德既盛，必趋而逆降，与二四之阴居右而逆行者同也。阴本居右，自右而迁，则必向左，所以谓为地道右转。右转云者，自右而转，非向右而转也。左旋者为升，则右转者自为降。左旋者为顺，则右转者自为逆。此阴阳升降顺逆之定则也。天地之气止有升降，特以阴阳分左右耳。今洛书中偶阴初起，自南二而走西四，非右转乎？至于六八易位，此正与河图合德，莫非循环太极之义也。

盖六数之在河图，本为极盛之阴数，阴数既盛，则趋左而上升。升，阳性也。左，阳位也。阳道尚顺，故盛阴至此将复就衰，亦随阳趋上而从顺，此六八之既盛而就衰，所由从阳趋上而顺，因各易其位，非复从前降阴之逆也。然阴德既盛，必怀初微之阳，故六八之数亦含初阳之一数于中，仍与河图同旨，此即循环图中阴德既盛必趋而顺升，与一三之阳居左而顺行者同也。先儒于七九易位之说晓晓不休，至六八易位之故，均未之察。所由于《周易》中往顺来逆之故，卒未得其解也。然必极盛乃始变易其性，而盛阳又复含阴，盛阴又复含阳者，此阴阳循环不息，生生不已之故也。河图如是，洛书如

是,先天四图亦复如是,故煦作循环太极以拟之。

阴阳之义两相倚,亦两资。阴不得阳,则蠢而不灵,而无由生化。阳不得阴,则终归散逸,而无可效灵万物之体。阳内而阴外,气内而形外。阳乐阴之镇静甘为所箝,因得成保合之功。洛书者,天地之用数也,其在《系辞》“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盖言用也。参伍者,十五也。十五者,九六之合也。九,老阳。六,老阴也。阴阳合而大用以行,故曰参伍以变。因九六之合,参差不齐,故既以为变,而又以为错综也。今观洛书纵之横之,何非参伍,何非九六之合乎?即如东列三奇内矣,而四八之阴合之于外,非一九六乎?不错综乎?然阳内而阴外矣。又如南列九奇内矣,而二四之阴合之于外,非一九六乎?不错综乎?然阳内而阴外矣。以至东西之错,上下之综,更及斜交,莫不皆然,此天地之大用,自然之参伍,自然之错综也。伏羲本以画卦,其气内而形外,莫不由是。

太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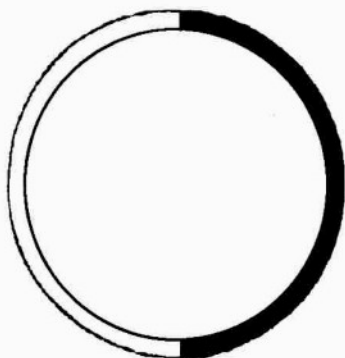


此八卦圆图,所处之中,在《系传》则为太极,在乾卦则为乾元,在复卦则为天心,在《彖辞》则为来处。孔孟之所谓性,周子之无极,邵子之天根,《中庸》未发之中,皆谓此也。此元而未亨,阴阳未肇之域也。

万物之理莫不由中而出外,殆其返也,复归于中,亦莫不自无而趋有。殆其返也,究归于无,《系传》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朱子所云“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邵子“人从心上起经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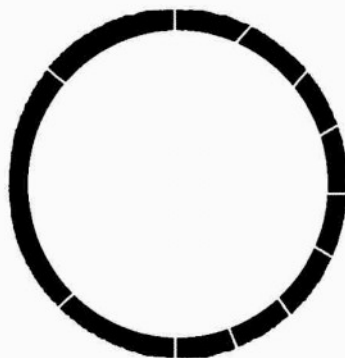
皆谓此也。伏羲创画此图，正圣人传授心法之始。

伏羲初画之两仪



伏羲初画卦时，东置一阳，西置一阴，处其中以象太极，明阴阳未起之先，必有所自来也。自两仪兆形以至化生万物，莫非阴阳二气之转运，故孔子以为形上之道。既名两仪，其画数应止于两画，如以卦爻连断而论，则当为十二画，非两仪之义矣。且伏羲初画时，但命为图，何得以卦画之连断论哉？故煦补立伏羲之图，以别于文王开卦作《易》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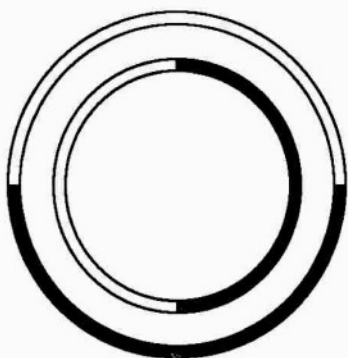
文王开伏羲之两仪



《下系》第六章夫易彰往一段，所以分别羲图文卦者也。其彰往八字全言图也，彰往察来分图之内外而言，微显阐幽合内于外、合外于内而言。其当名八字则全言易也，当名辨物即卦象而言，正言决辞指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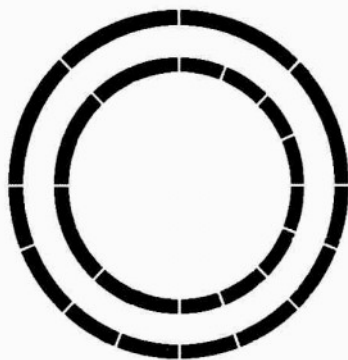
文而言。然于其中独用一开字，则可知伏羲之图，虽经《连山》《归藏》作《易》后，而本图固未开也。文王开之，乃始有八卦十六卦之分。故煦谓文王既开之图，必不同于伏羲未开之图，而因补伏羲初画之本图。

伏羲初画之四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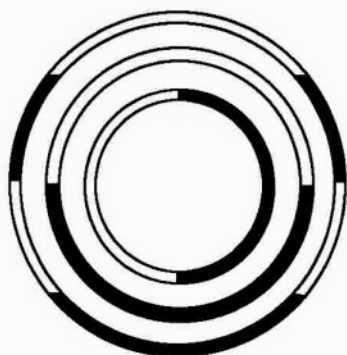
此阴阳之上又复各加一阴一阳，遂称四象，而与两仪迥然各别。自此叠加，莫非一阴一阳，所由称一阴一阳之谓道也。总缘阴阳由太极而出，从此相衍至于无穷，莫非此阴阳之交，故伏羲遂以叠加而不已者象之。

文王开伏羲之四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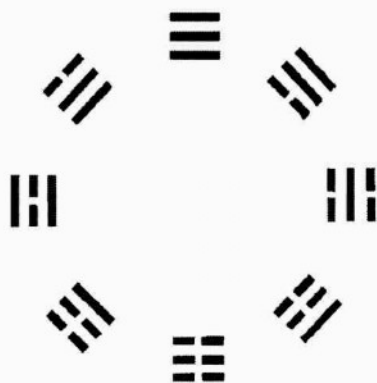
此文王举伏羲之四象，开为初二两爻，阴阳之爻既有定体，而其中联贯之气，则当于右图观之。故欲实明《周易》正理，非先知有伏羲本图不可。今人但知《周易》一书为文王疏明卦理，而不知皆文王称说羲图之妙耳。

伏羲初画之八卦



伏羲初画时,不过阴阳两象,由此递加,遂有两仪四象八卦,重仪重象重卦之殊。原其本始,止是阴阳相交而已。故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者,未之交也。今两仪之形,首尾相接而不断,象其交而已矣。即至四象以后,凡有所加,莫非两仪之交。故阴阳在两仪后者,亦皆悉无断续,此伏羲未开之图所由必连而不断者,此也。后世圣人合三画以观,觉有八卦,乃始以八卦名图,非伏羲本图便可以八卦论也。论伏羲之图,当止说图中之奥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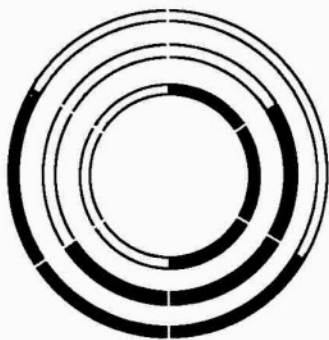
文王开为八卦小圆图



伏羲初画,既欲以两画为两仪,四画为四象,则不得不以二色各别阴阳者,势也。文王开图作卦,既欲以一色分别卦爻,则不得不以连断别阴阳者,亦势也。总欲以明阴阳各得之分义,与交易变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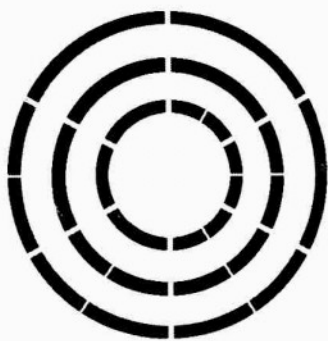
妙耳，不可遂执卦象以观，而竟忘图象也。

伏羲八卦小圆图



伏羲八卦共为小图，兹减去坎离二象，止存六象者，盖图非图也，所寓皆阴阳升降往来循环不息之妙用也。今观岁令共十二月，阴阳之升降各六。其升阳也，在内则有震兑乾而无离，在外亦震兑乾而无离。其降阴也，在内则有巽艮坤而无坎，在外亦巽艮坤而无坎。盖坎离即寒暑，而十二辟卦则寒暑之进退，往来始终微盛之旨也。又观月令，其升阳之三象，有震^①兑乾而无离，其降阴之三象，有巽艮坤而无坎。盖坎离即日月，其震兑乾巽艮坤，则日月之进退往来始终微盛之象也。

文王八卦小圆图



① “震”，原本作“震震”。



自有伏羲初画之小图，而文王八卦图中一阳二阳三阳之进，一阴二阴三阴之退，乃始可得而观矣。因文王开图为卦，其中相连之气未易窥测，故于右方先列先天六卦之图援为证据，而上面循环一图乃知非臆为者矣。后人因不知伏羲初画之图虽有八卦之象，实无八卦之名，未开故也。缘其本意，一加则两之，再加则四之，三加则八之，又重之而至于六加，总欲由造化开辟之始，推求出絪縕化醇，构精化生之妙谛而已。故当图作图观，卦作卦论也。

新拟循环太极图配先天八卦之图



此即先天八卦小图，观其流行不息之气，比拟其妙，联而属之，以象其立图之妙也。此图之妙，以阴阳分奇偶，则可配河图。以逆顺观升降，则可配洛书。内外以六分为率，则可配六十四卦大圆图。内外以三分为率，则可配八卦小圆图。今试以三分分之，其东北之内一阳、外二阴者，震也。东南之内二阴、外一阴者，兑也。正南之内三阳者，乾也。西南之内一阴、外二阳者，巽也。西北之内二阴、外一阳者，艮也。正北之内三阴者，坤也。然止六卦而不及坎离者，何也？圣人设为卦象，非止作卦象看也。不过借其形象，以拟

议天地间运转交会之阴阳,内外出入上下往来之妙义而已。盖天地自太极资始以来,凡无形有形之生化,莫非阴阳之运,而阴阳之所居各有定位,南北是也。其升降亦有定位,东阳升、西阴降是也。其初生也,阳露形于至阴而升,阴露形于至阳而降,明互根而不相离也。外阳尽于极阴而内阳旋生,外阴尽于极阳而内阴旋生,明循环而不相竭也。阳以升为进而降为退,阴以降为进而升为退,其分然也。今六卦而即具八卦之义者,东为阳升之位,而阴升其中,则离之义存矣。西为阴降之位,而阳降其中,则坎之义存矣。故善观图者,必不执有形有象以论图也。



澹宁三接、乾清宫召对跋^①

《澹宁居三接》，先大人壬辰馆选时，于圣祖御前，亲承顾问讲《易》，纪知遇之恩也。先大人积学嗜古，生平著述不下数百卷，而《周易》一书尤一生心力所萃。纪内所载《函书注释》，久已刊刻行世。是纪与《纪恩诗》《乾清宫召对》二^②书汇为^③一编，阅今六十年矣。板久漫漶，而季堂^④又宦游四方，奔走无少暇，思重新之未遑也。辛卯春，由甘肃陈臬调任江苏。越明年，公事少就理，乃翻阅旧编^⑤，摘《纪恩诗》归诸《葆璞堂诗集》，从其类也，方《乾清宫召对》也。圣祖学贯天人，举《周易》中寓^⑥义逐条垂问，自朝^⑦至昃，先大人原原本本从容口对，悉当圣意。玉音有“真苦心读书人”之目，并特赐笔札，于御前画^⑧循环太极等^⑨图，遂留直南书房。先大人恭纪其实，故言皆质而无文。季堂^⑩伏思循环太极图，当日曾经绘呈御览。先大人因另刻各图四大幅，与《函书》并行，故《召对》编中不复载入。览是编者，左图右书，苦一时无所考证。爰取大幅易图如式摹绘，缩

① 据清乾隆五十一年《光山县志》（县志本）、胡季堂《培荫轩文集》（简称培本）点校。

② “二”，培本作“三”。

③ “汇为”，培本作“另汇”。

④ “季堂”，培本作“堂”。

⑤ “编”，培本作“编中”。

⑥ “寓”，培本作“奥”。

⑦ “朝”，培本作“辰”。

⑧ “画”，县志作“书”。

⑨ “等”，培本无。

⑩ “季堂”，培本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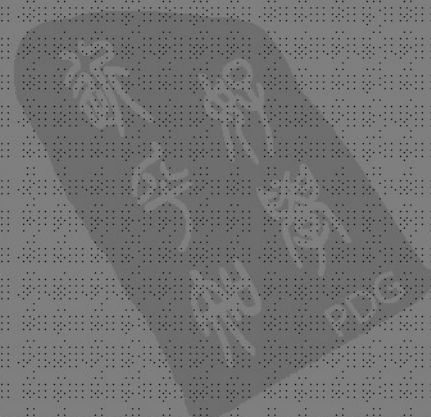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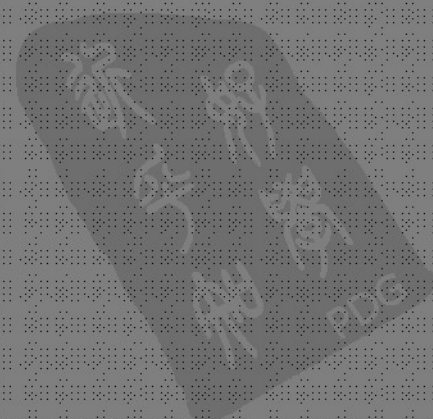
为小页,附于卷尾,命梓人^①重刻之。既以见圣祖优礼文学之臣,堂廉浹洽,为臣子希有之遇;又以见先大人一生穷经析理,所以上契主知者,其荣宠有自来也。刻既成,敬备书之,用垂后人相传勿替云。

^① “人”,培本无。



附 录





胡煦传^①

清·李桓

胡煦，河南光山人，初任安阳县教谕。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五十二年授检讨。五十三年正月召见于乾清宫，画图讲《易》，奏对称旨，命直南书房，同大学士李光地分纂《周易折中》。五十四年正月在蒙养斋行走。五十六年正月与修《卜筮精蕴》，六月充湖北乡试正考官。五十七年三月迁司经局洗马，八月与修《卜筮汇义》，十二月迁鸿胪寺少卿。六十一年三月迁光禄寺少卿，十二月迁鸿胪寺卿。

雍正元年正月擢内阁学士，八月命前往盛京审理私刨人参各案，同刑部侍郎马晋泰录囚百五十八人，论罪如律。谕曰：“刑部禁止私刨人参，旧例不论已得未得，俱送刑部，往返拖累，故于盛京刑部监禁，每年差官前往审理。朕思伊等俱系图利穷民，春夏被获，监至九月十月方得审结，延挨日月，身受寒暑，甚属可怜。宁古塔有将军办事御史，盛京有将军刑部并副都御史永福，嗣后各地方所获者即审理速结，年底汇奏，将审理偷刨人参之部院堂官停其遣往。”二年正月命祭告少昊等陵，四月充顺天武乡试副考官。五年三月擢兵部右侍郎，九月充武会试知贡举，十月兼署户部侍郎。六年协理副都御史事，二月教习庶吉士，十月协办礼部侍郎事。七年九月充顺天武乡试正考官。八年六月上书房行走，充《明史》总裁官，会试知贡举。九年正月授礼部左^②侍郎，六月以年老衰庸革职。

① 据清国史馆编《汉名臣传》卷三十二、清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七十一
点校。

② “左”，原本作“右”。

十年六月河东总督田文镜劾煦长子孟基本邱姓子，冒胡姓，中式举人，部议斥革。

乾隆元年八月，煦诣阙召见，谕曰：“原任侍郎胡煦，年逾八旬，服官年久，着赏给原衔回籍，其继子胡孟基复还举人，幼子胡季堂赏给荫生入监读书，以示朕眷念旧臣至意。”九月卒。谕曰：“胡煦在京病故，赏给银五百两经理丧事，其应得恤典，察例具奏。”赐祭葬如例。二十五年河南巡抚胡宝瑑疏请入祀乡贤祠。三十七年诏征天下遗书，河南巡抚何焯以所购书目进呈。谕曰：“何焯奏覆购访遗书一折，并将购得书籍目录开单进呈，因忆籍隶该省原任侍郎胡煦平素究心理学，曾有著述，朕所深知，今单内并不见其姓名，传谕何焯再悉心搜求，汇单具奏。”季堂时官江苏按察使，奏请以其父所著《周易函书》约存十八卷，约注十八卷，别集十六卷，卜法详考四卷，校定由原籍汇奏。季堂见官刑部尚书。

右国史馆本传。



胡文良公事略^①(附子庄敏公季堂传)

清·李元度

乾隆三十八年,上下诏求遗书。依古暨今,耆硕撰著,后先并出。更谕河南抚臣,以故礼部侍郎胡煦究心理学,所著《周易函书》独不在列,命续举以进。五十九年十一月,复下诏曰:“礼部侍郎胡煦苦心读书,为绩学之臣,所著《周易函书》已收入四库,从前因其官止侍郎,例不予谥。第念曾在上书房行走,今其子季堂官刑部尚书,煦已得尚书封,可加恩补谥,以示眷念耆旧至意。”赐谥曰文良。于是海内之士咸颂圣天子褒崇古学,发微阐幽,光昭文治于无穷也。

公字沧晓,号紫弦,河南光山人。祖母喻,殉流寇之难,焚楼以死。父之杞,敦尚节行,多隐德。公少学能文章,康熙二十三年举于乡,官教谕。五十一年成进士,年五十八矣。居常究心《周易》,得图书一贯之旨。牖传后,引见澹宁居,即自陈所学,圣祖叩以河洛理数,公条对甚悉,选庶吉士。自后屡召见,问卦爻中疑义,命画图以讲,圣祖曰:“真苦心读书人也。”旋以检讨直南书房。五十四年,分校会试,又明年典湖广乡试,迁洗马,再迁鸿臚少卿,擢本寺卿。雍正元年,授内阁学士。五年授兵部侍郎,调户部,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明年协理左副都御史,摄刑部右侍郎。八年充《明史》总裁,入直上书房,以兵部侍郎知贡举。九年转礼部左侍郎,六月罢职归。

公为人正直忠厚,所建白必以教化为先务,尤愿朝廷重农桑,缓刑罚,先仁义而后功利。其请博举孝弟也,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爱亲敬长,不虑而知。彼生员举监外,其有能竭力奉养,无忤于二亲

^① 据清李元度撰《清朝先正事略》卷十五点校。

者,称为孝子宜也。有能公于财,和于室,累世不析居者,称为悌弟宜也。臣请每州县岁举孝子悌弟各一人,敕下督抚,额其门闾,免其徭役,见长官如生员礼。如此则化行俗美,人知自爱。”又请责成州县,劝课农桑,或别设农官,专司劝课之任。又言:“近见督抚于命盗狱隐伏难明者,止用自行招认四字援以定讞。夫奸黠之徒有抵死而不伏者,愚懦之夫有畏刑而自诬者,然则有罪者幸免,而无辜者受祸矣。臣请凡于命盗案,必证据确然,然后付法司阅实,有弗当,旋即驳正,庶得慎刑之意。”

时方严创参之禁,故事每岁秋遣廷臣一人,往讯于盛京。自春徂冬,羈候日久,瘐死者多。公至,录囚百五十人,其疾病者至五十余人,毙者三人。乃请继自今创参之狱,专归盛京刑部及将军府尹,随时定讞,俾情轻者得早予末减,以广好生之德。得旨俞行,著为例。摄户部时,阅漕项行追案自数百两至万馀两不等,公言:“所追之案远者五十年,近者三十四五,使其人尚存,必已家业荡然,或既亡,独复行追,必且累累其妻孥,遏绝其生计,徒有行追之名,无补实用,臣愚以为免之便。”

其它请广言路,裕积储,汰浮粮,省冗官,平权量,多切于时务。人以是覩公之实用也。会河南荒,公据实以奏,时上已别有所闻,特遣侍郎王国栋往赈,切责总督田文镜。文镜衔公甚,旋奏公嗣子孟基本异姓,不当冒官卷中选,公至是罢归。乾隆元年,公入覲,高宗命复原官,荫子入监读书。会疾作,卒于京师,年八十有二。赐金五百两治丧,赐祭葬如典礼。

公所为《周易函书》,列四总例,曰《原图》,曰《原卦》,曰《原爻》,曰《原占》,凡五十卷。又释经文四十九卷,为《正集》。外有《约图》三卷、《孔朱辨异》三卷、《易学须知》三卷、《篝灯约旨》十卷、《续约旨》二卷、《卜法详考》四卷为《别集》。又《约注》十八卷,《续集》十六卷,总一百五十八卷。自昔言象数者,未能若是其详也。又著有《葆璞堂文集》。

子四,其三皆早卒。次季堂,生七岁而孤,抚于长嫂甘氏。其后

季堂贵,疏请赐封兄嫂,天下称美谈焉。

季堂,字升夫,号云坡。由荫生补顺天府通判,调刑部员外郎,迁郎中。乾隆三十一年,知庆阳府,擢冀宁道,迁甘肃按察使。三十六年,调江苏,署按察使^①。奏定罪犯闻拏投首之例。又奏凡继嗣者,应专定一人,以息讼端。均得旨优奖。三十九年,擢刑部右侍郎,兼管顺天府尹。四十二年,命往兴化,会同江督高晋谳漕书虞景山之狱,究出唆讼之钟至刚治之。复命往山东勘章邱辛存义、诸城陈静文二狱,究出唆讼之张元璞治之。途次复命往河南勘狱,并察出苏丕显唆讼各情。四十三年,命往河南,讯山西民张九锡控河南各官派累工料一案,察其诬,治之。明年擢刑部尚书,赐紫禁城骑马。五十五年,往滨州案事,命暂署山东巡抚,奏賑恤事宜,请截存漕米十二万一千九百馀石,酌济被灾州县,上报可,还朝加太子少保,考绩优叙。五十八年,命往乐陵谳狱。明年命偕大学士福康安、侍郎松筠,往吉林察审副都统秀林劾将军恒秀等亏库苛敛一案,又命偕松筠往成安,查勘劣监胡发等抗粮殴官一案,反命皆称旨。六十年,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事。嘉庆三年,授直隶总督,赏戴孔雀翎,疏请清查直属常平仓谷,其因公动用者,分限买补,以裕民食,从之。寻偕侍郎特克慎,往建昌朝阳二县鞠狱。四年春,晋太子太保。当是时仁宗观政,公首劾大学士和珅二十罪,寻伏诛,籍其家人呼什图,计米麦杂粮得万一千六百馀石。诏以八成拨给文安县,二成拨给大成县被水村民,从公请也。会近郊长新店被盗,有诏切责。逾月,公奏歼毙长新店首盗张标,系内黄令陶象炳之力,谕嘉公据实陈奏,不存邀功之念。是月,续获长新店盗伙,并沧州逸盗韩四等,得旨赏还翎顶。又陈川楚军务事宜,力主紧扼要隘,派兵防守,俾匪众无路可奔。又令筑堡清野,俾无可掠,然后剿抚兼施,不至东驰西突。手敕报曰:“所论极是,与朕近日谕旨字字相同,总之能堵

^① “按察使”,原本作“布政使”。

方能剿，能剿方能抚，大端不外此矣。”五年十月薨，年七十有二。温旨悼惜，赠太子太傅，赏陀罗经被，派御前侍卫公丰伸济伦带侍卫十人往奠，寻赐祭葬，赠谥曰庄敏。

公承文良公家学，居恒无戏豫，无疾言遽色，子弟定省或馈食，必肃衣冠，慎容止，仆隶皆敬畏。虽通下士刺无惰容，治官事纤悉皆手定。上至神明，每有所记问，公对如流。前后政令皆划一，领外台如领部务。每晨起理案牍，至日晡退食。手执卷如诸生，撰《古今任子录》以自勉。集诸史列传，各为之论赞。好杜氏《通典》，司马氏《通鉴》。故遇大事有断制，尤有知人识，不偏听，不轻任，爱人而知其所短，或试之小事，以观其所忽，以是所荐拔，皆有声于时。子钰，乾隆丁未进士，由庶常改部，累官清河道。璘由任子，官湖南监法道。



胡煦传^①(附胡季堂传)

胡煦,字沧晓,河南光山人。初以举人官安阳教谕。治《周易》,有所撰述。康熙五十一年,成进士,散馆授检讨。圣祖闻煦通易理,召对乾清宫,问河、洛理数及卦爻中疑义。煦绘图进讲,圣祖赏之,曰:“真苦心读书人也。”五十三年,命直南书房。上方纂《周易折中》,大学士李光地为总裁,命煦分纂。寻命直蒙养斋,与修《卜筮精蕴》。五十七年,迁洗马,与修《卜筮汇义》。转鸿胪寺少卿。六十一年,迁光禄寺少卿,再迁鸿胪寺卿。雍正元年,擢内阁学士,命与刑部侍郎马晋泰如盛京按鞫私刨人参,录囚百五十八人,论罪如律。煦还奏:“刨参俱贫民,羈候按鞫,自春夏至九、十月,往往瘐毙。请归盛京刑部及将军、府尹,以时定讞。”上如所请,命嗣后停遣部院堂官按鞫。五年,擢兵部侍郎,兼署户部。时诸部院每于员外增置佐正员治事,煦协理副都御史,又协办礼部侍郎。八年,命直上书房,充《明史》总裁。九年,授礼部侍郎,旋以衰老夺官。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劾煦长子孟基本邱氏子,冒姓,以官卷得乡举,下部议黜。乾隆元年,煦诣阙召见,命还原衔,复孟基举人,赐其幼子季堂荫生。煦疾作,卒于京师,赀银五百治丧,赐祭葬。

煦正直忠厚,所建白必归本于教化。尝奏:“请敕州县岁举孝子悌弟,督抚旌其门,免徭役,见长官如诸生。其有慈惠廉节,笃于交友,下逮仆婢,行有可称,皆得申请奖劝,庶化行俗美,人知自爱。”又请敕州县劝农桑,或别设农官以专其任。又言:“督抚于命、盗重案,每用自行招认四字,援以定罪。夫民奸黠者抵死不服,愚懦者畏刑自诬。请嗣后必证据确然,然后付法司阅实。一有不当,旋即驳正,

^① 据《清史稿》卷二九〇、三二四点校。

庶得慎刑之意。”他所陈奏，如广言语，裕积储，汰浮粮，省冗官，平权量，多切于世务。乾隆间，高宗诏求遗书，征煦著述。时季堂官江苏按察使，以煦著《周易函书》进。五十九年，特命追谥，谥文良。季堂自有传。

胡季堂，河南光山人，侍郎煦子。初以荫生授顺天府通判，改刑部员外郎，迁郎中。出为甘肃庆阳知府，再迁甘肃按察使，调江苏。江苏按察使移驻苏州，而狱犹在江宁，季堂请更置，报可。乾隆三十九年，擢刑部侍郎。四十四年，迁尚书。季堂屡奉使诸省谳狱，直隶、吉林、江苏皆一至，山东四至，河南再至。察得唆讼者严治之；有诬诉，论如律，不稍贷。初使河南按商丘狱，上谕之曰：“季堂河南人，按本省事尤当秉公持正。勿以事涉大吏，虑将来报复，稍为瞻顾。”商丘民汤秉五迫孀妇刘为妻，刘绝食死。其狱已题旌，刘父犹陈诉，并及顺刀神拳会民事，察得唆讼者罪之。使山东按平度狱，州民罗有良与人斗，误蹴其母死。莱州知府徐大榕原勘无误，乃坐是夺官，当平反，得旨嘉奖。再使山东，暂署巡抚。山东灾，请截本省漕米治赈。还京师，加太子少保，再兼署兵部尚书。

嘉庆三年，授直隶总督，赐孔雀翎。四年，仁宗亲政，季堂疏发和珅罪状。寻请以籍没其仆呼什图米麦万馀石，分借文安、大城被水村民。长新店盗发，上责季堂废弛，削太子太保，夺孔雀翎。下吏部议，夺官，去顶带留任。河南内黄知县陶象炳获长新店首盗，季堂奏闻。上嘉季堂不邀功，还顶带。又获从犯，还孔雀翎。是时川、楚、陕教匪为乱，五年，季堂奏：“教匪稽诛，臣闻经略额勒登保、参赞德楞泰等由川而楚而陕而甘，数千百里穷追，接战辄胜。是教匪所恃，不在势众而在得间能逃也。川、楚、陕连界，崇山峻岭，断涧深沟，在在险阻，教匪鼠匿其间，劫掠而食，不烦裹粮；迫民前驱，不烦召集。官兵至，辄翻山越涧而逃。官兵必先运粮，又须探路，诸费周章。即道路可通，候粮可继，而日夜追蹶奔走，其势必疲。是教匪逸而兵劳也。臣愚以为当先严守要隘，俾教匪无路可奔，乃宣上德意，

散其胁从,然后临之以兵,分道进剿。教匪途穷食尽,计日可平。闻陕省有团练乡勇,或一二村,或数村,联合筑堡为声援。川、楚可推而行之,令各守本境,俾自护其田庐妇子。则教匪虽多,骤难肆扰。官兵剿抚兼施,无顾此失彼之虑。”上谕曰:“所论极是。总之能堵方能剿,能剿方能抚,大端不外乎此。”

寻以病乞解任,还太子太保。卒,赠太子太傅,遣御前侍卫丰仲济伦奠醊,谥庄敏。子钰,进士,直隶清河道;麟,湖南监法道。



胡 煦^①

胡煦，字沧晓，号紫弦。其先自江西迁湖广麻城，再迁光山。五世祖靖，举乡试，为辽阳通判。祖演，诸生，早卒；妻喻氏守节鞠子，遭寇殉节。父之杞，工诗画，以节行著。

煦少笃志儒先之学，读书求经世实用。八岁见太极图有阴阳纠缠循环之势，思之寝食俱捐。比长，工诗古文辞，淹通经义，尤深于《易》。康熙二十三年举于乡，四十二年授安阳教谕，山东戊子乡试为同考官。五十一年登进士，年已五十八矣。改庶吉士，授检讨，直南书房。五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五十六年典湖广乡试，转司经局洗马，迁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转鸿胪寺卿。雍正元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明年，典顺天武乡试。四年，升兵部侍郎，摄户部侍郎，阅会试回避卷，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五年，协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摄刑部右侍郎。七年，典顺天武乡试。八年，充《明史》总裁官，直上书房，以兵部侍郎知贡举，又知武贡举。九年，转礼部左侍郎。

煦清直忠厚，平生精力萃于易学。凡古人解《易》之书，纵观密览，抉其精要，以求合于四圣之旨。心所独得，多儒先所未及。胪传时即以所著《周易函书》陈奏，曰：“圣人之道尽在《周易》。臣学之四十余年，于伏羲先天圆图似有体会。”圣祖举河洛作《易》理数，反复条问，奏对甚悉。特命掖入右班，时馆选者居右也。有间复召问：“卦爻分配三百六十日，去何四卦？”煦奏曰：“古人之说，有去坎、离、震、兑者，有去乾、坤、坎、离者。盖以坎、离、震、兑分主四时，故不与分配日月之数。然按先天圆图，震、离、兑俱在东，其卦在冬至之后；

^① 据清乾隆五十一年《光山县志》卷二十七点校。

坎独在西,其卦在夏至之后。如以六十卦分配一年,则多少不均;若乾父坤母,定位于上下,镇静无为,故不与分配日月。今观上下经俱始于水,而终于水火,则六十四卦皆水火之拨换。故坎离虽不分配,而其用已自行于六十四卦之中。所以除去乾、坤、坎、离为当。”煦奏毕既出左掖门,复召入,命大学士李光地问煦《易》义。光地易学,廷臣无出其右者,煦所言无以难也。后复时召见乾清宫,画图讲《易》,问答数千言。上顾侍臣曰:“真苦心读书人也。”自是深受圣眷。是时试官命九卿保举,至煦典试,圣祖问左右,知为李旭升所保。谕曰:“朕止信得此人。”由是廷议引重。六十一年赐宴老臣,年六十以上皆许乘輿至景运门,宴坐乾清宫月台,煦与焉。

雍正元年进《耕藉诗》《河清赋》,世宗亟赏之。自为教官登第跻卿贰,所历务施其素学,以厚俗敦化为先。在安阳为诸生阐明圣学,文行兼勸。俗侈丧事,辄倾其家,有停棺至十馀年未葬者。煦言于有司,察邑中士庶一千五百馀柩,限日入葬;并婚嫁毋许过费,俗因渐革。立朝未专言责,而因时陈事,多所建白。时奉天等处创参之犯故事,岁遣廷臣一人赴讯,羁候日久,多致殍死。煦奉使往录囚^①百五十人,其病者五十馀人,毙二人。煦疏请,嗣后创参案专归盛京刑部及将军府尹,随时定讞,俾情轻者旋予末减,以广好生之德。得谕旨,著为例。会河南北灾,煦据实陈奏。时上已别有所闻,遣侍郎王国栋往赈,责总督田文镜讳灾。煦寻以年老罢归。乾隆元年,煦入覲召见,复原衔,荫一子入监读书。是岁九月,卒于京师,年八十有二,赐赙祭有加礼。

所著《周易函书》一百十八卷,首释伏羲之《易》,为原图八卷;释文王之《易》,为原卦三卷;释周公之《易》,为原爻三卷;集先儒论说,为原占三十六卷;其诠释经文四十九卷,凡九十九卷为正集。其《函书约》三卷,《易学须知》三卷,《易解辨异》三卷,《篝灯约旨》十卷,凡十九卷为别集。又以正集帙繁,取诠释经文约为十八卷,曰《函书

^① “囚”,县志作“四”。

约注》。又约《原图》《原卦》《原爻》《原占》为十六卷，附以《续约旨》二卷，曰续集。又有《卜法详考》四卷，备著古今占法，附《函书》以行。自昔解《易》，未有若是其详者。其持论，以为科举之学守一家言，《传》《义》而外，虽有真《易》至论合乎四圣之旨，悉在所屏，《易》之晦，实学《易》者晦之。故于汉宋诸儒博采其说，而参以心所独得。尚书钱陈群以谓其书博无涯涘，而深造自得不蹈先儒臼科者也。其他著撰，别有《韵玉函书》五卷，《农田要务》十卷，《葆璞堂文集》四卷，《诗集》四卷，并行于世。二十五年，豫抚胡宝瑑题请入祀乡贤祠。

按胡侍郎《周易函书》，《别集》先已刊行。《正集》原本，门人李学裕欲为校刊，携其稿去，会病卒遂散佚。后别、续集版并漫漶，其子刑部尚书季堂为江苏臬使时，重加校订，以《正集》未刊，《续集》之名无所缘起。且《续集》之《原图》《原卦》《原爻》《原占》，即删取《正集》中要语，非别有所增，而《别集》之《函书》三卷，即《正集》之《原图》《原卦》《原爻》《原占》，摄其大义，遂编《续集》为十五卷，取《函书约》三卷弁首，合十八卷名《约存》。又以《续约旨》二卷依《篝灯约旨》原目散附各篇之内，合《易学须知》《易解辨异》，仍为《别集》，合十六卷。其诠释经文十八卷仍名《约注》，共为五十二卷。

又按乾隆三十七年购访遗书，奉上谕“原任侍郎胡煦平素究心理学，曾有著述，朕所深知，钦此”，已定千古公论。《光州志》立传，于其措之事业，垂诸著撰，胥本圣贤之学者，尚未赅备。兹故合墓志、墓表及崇祀录综次成传，以俟史氏之采云。



诰授通议大夫晋赠资政大夫 礼部左侍郎胡公神道碑^①

清·钱陈群

光山宗伯胡紫弦先生，歿三十餘年，少子季堂以荫蒙恩，由顺天通守历剧郡，荐擢观察，秉臬江苏，遇国大庆，既已赠封其亲。念先生及德配陈^②夫人合窆青龙河阡，亦已二十四年矣。臬使以孤露孱弱，克自树立，宦迹所至，以循良著。三吴道冲土沃，狱讼滋繁，而刑政端平明允，属吏承流化，亦大洽。会诏求遗书^③，上习知先生为中州理学醇儒，尤邃于《易》，命豫中大吏即家录上。适臬使属序先生所著书，悉校以进，因并请予补为碑文，论撰其美而明揭诸阡，昭恩荣，教来孝，礼也。

先生讳煦，字沧晓，号紫弦，先世自豫章迁楚迁豫，占籍光山，代有闻人。父之杞，工诗画，善岐黄术，有阴德，以先生贵赠通议大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母高氏，赠淑人。先生生有异禀，知嗜学，多深沉之思。幼读太极图，见有阴阳纠纽、循环回抱之势，创为一图，与图书卦章相为经纬表里。年十八，志益奋，功益专，凡古人说《易》之书，靡不甄综以求融合乎四圣之旨，遂以易学终其身。康熙甲子登贤书，授安阳教谕。戊子分校山左，迨壬辰始成进士。馆选时自陈能通《周易》。时，大学士李文贞公易理精详，廷臣未有出其右者，圣祖命与先生讲《易》，无以难也。屡蒙召问，三接于澹宁居。甲午

① 据清乾隆五十一年《光山县志》（县志本）卷十九，钱陈群《香树斋文集续抄》（香本）卷五点校。两本有一些出入，可能后人有所改动。

② “陈”，香本作“张”。

③ “诏求遗书”，香本无。

同杨公名时召见乾清宫，画图讲《易》，问答数千言，有“苦心读书人”之褒，载先生所记《召对录》甚备。是岁入直南书房，命纂修《周易折中》^①。乙未充会试同考官。丁酉典湖广乡试。先是试官命九卿保举，至先生，圣祖问左右，知为李旭升所保，谕曰：“朕止信得此人。”由是廷议引重。不数年，由坊局迁卿寺。壬寅赐宴老臣，奉旨年六十以上许乘輿至景运门，宴坐乾清宫月台，先生与焉。寻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典甲辰顺天武乡试。丁未进《耕藉诗》《河清赋》，世宗亟赏之，升兵部侍郎，署户部侍郎，阅会试回避卷，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次年协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署刑部右侍郎，再典己酉顺天武乡试。庚戌命在上书房行走，两知文武贡举，充《明史》总裁官。辛亥转礼部左侍郎，罢职归。今上御极之元年，先生入覲阙廷，诏给原衔回籍。疾卒京邸，赐赉、赐祭，恩礼有加。

盖先生骑箕时年八十有二，三子俱早歿无嗣，季即臬使，才八岁，蓄无长物，亲无期功，手泽遗书未有所付托。先生之宗佑且不绝如线，卒赖先生冢子长堂妻节孝，甘茹荼集蓼，鞠之育之，榘就衰之门绪，启未坠之家声，论者谓天之所以报绩学善人者如此其不爽，於戏！^② 可以为世劝矣。

先生立朝，风节俱见，所存奏疏，皆有裨国计民生。其他著述推阐易学，出其绪馀，皆卓然可传。顾治《易》尤深，博无涯涘，今所存《函书》多至百十卷，往往深造自得，不屑屑^③蹈先儒臼科。我朝经学昌明，宗工辈出，一洗前代纂修大全废注疏不采，专攘宋元人成书之陋。御纂钦定诸经，以次程式艺林。而国初说经之家，如孙退谷少宰抄周藩灌甫遗籍，成《五经翼》二十卷；纳兰容若侍卫取温陵曾氏、隆山陈氏一十八家《易》义，合订成书八十卷，较之先生，其所诣浅深必有能辨之者。

① “命纂修《周易折中》”，香本无。

② “於戏”，香本作“呜呼”。

③ “屑屑”，县志本作“屑”。

予后先生数年入词馆，辱先生有忘年之契。又五十余年，得见令子臬使季堂，能读父书，善承先志，将必益大其施，以仰副九重眷倚。用推原所以章显先生之学者，皆足征圣朝孝治之隆，俾其^①子孙世世仰之。而系之诗曰：

伊洛渊源，苞符奥秘。经师人师，道隆圣代。维岳降神，闾父之裔。国重老成，乡称早慧。独抱韦编，敦心默识。静观彖材，日思爻系。自汉以来，郑王同异。二百十三，部分宋志。其在于今，十存一二。上溯故微，下该传义。以象串理，久而融会。月窟天根，周情孔思。晋有阿蒙，形诸梦吃。唐则遁叟，恍传符契。五音九弄，六甲八节。妙悟天然，引伸触类。甲子将周，才登上第。论易殿中，画图瑶砌。圣祖颌之，相臣面试。眷注有由，向用不次。入簪月卿，出奉星使。玉尺是持，枢衡是畀。皤然生平，出处一致。卅载公车，十年卿贰。始教安阳，以经造土。晚佐秩宗，寅清著美。天咫如环，赏延于世。薪续将爝，俾尔昌炽。孝妇令子，显扬终遂。物蒙必亨，道屯必泰。我作诗辞，更申易旨。世禄之家，劝善无怠。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嘉平月^②。

① “其”，县志本作“臬使”。

②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嘉平月”，香本无。



资政大夫礼部左侍郎胡公墓志铭^①

清·彭启丰

乾隆三十八年，皇帝下诏求遗书。依古暨今，耆硕著撰，后先^②并出。更谕河南抚臣，以前礼部侍郎胡煦究心理学，所著《周易函书》独不在列，命续举以进。于是海内之士，咸仰圣天子褒崇古学，发微阐幽，光昭文治于无穷也。其时胡公子季堂方官江南按察使，既辑^③公之遗文行世，属启丰为之序，复以公前葬时墓志之文阙焉，更属次公之行事而为之铭。启丰故以廷试辱公知，在翰林时又隶公教习，夙公之德不忘于心，遂不敢以不文辞。

谨按公讳煦，字沧晓，号紫弦，河南光山人。其先自江西迁湖广之麻城，后由麻城迁河南之光山。五世祖讳靖，前明嘉靖乙卯科举人，官辽阳通判，笃于行谊。子敏，即公之高祖也。曾祖讳遵化，县诸生。祖讳演，亦诸生，早卒。妣喻氏抚子二，一先卒，一即公父讳之杞。崇祯十四年，遭张献忠乱，喻氏诫其子曰：“五世宗传，于汝是赖。若有变，吾义不辱，汝善图之。”城陷，喻氏挈其子偕仆胡家和出走，仓卒遇贼相失。喻归依母党，居喻家园，又遇土寇劫掠，乃闭楼固守。贼焚楼，楼中人俱死，其事载《府志》中。之杞既失母，为贼所掠，已而逃归喻家园，遇仆胡，始知母遭难状。捡遗^④骨弗获，哀痛泣血，饮恨终身^⑤。

① 据清彭启丰《芝庭文稿》（芝本）卷六，乾隆五十一年《光山县志》（县志本）卷二十三点校。两本有较大出入，可能后人有所改动，其差异近百处，择善而从，故未全部出校记。

② “后先”，县志本无。

③ “辑”，芝本作“刻”。

④ “遗”，县志本无。

⑤ “饮恨终身”，芝本无。

生平敦尚节行，多阴德，赠通政大夫；妣高氏，赠淑人。

公少而好学，能文章。康熙二十三年举于乡，官安阳教谕。五十一年成进士，时年五十八矣。居常究心《周易》，得图书一贯之旨。臚传时引见澹宁居，即自陈所学。圣祖叩以河洛理数，公条对甚悉，选庶吉士。自后屡召见，问卦爻中疑义，命画图以讲，圣祖曰“真苦心读书人也。”旋以检讨直南书房。五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五十六年典湖广乡试，寻转司经局洗马，迁鸿臚寺少卿，转光禄寺少卿，再迁鸿臚寺卿。雍正元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明年典顺天武乡试，五年授兵部侍郎，摄户部侍郎，阅会试回避卷，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明年协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摄刑部右侍郎。七年典顺天武乡试。八年充《明史》总裁官，直上书房，以兵部侍郎特旨知贡举，是秋又知武贡举。九年转礼部左侍郎，六月罢职归。

公为人正直忠厚，其所建白，必以教化为先务。尤愿朝廷重农桑，缓刑罚，先仁义而后功利。其请博举孝弟也，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爱亲敬长，谁则无情？彼生员举监外，其有能竭力奉养，无忤于二亲者乎？称为孝子宜也。有能公于财，和于室，五代不析居者乎？称为悌弟宜也。臣请每一州县岁举孝子、悌弟一人，敕下督抚，给之匾额，免其徭役，得见官长如生员礼。其或笃于交友，敦慈惠，厉廉节，下逮仆婢之贱，行有可称，亦令州县随时申请，量加奖励。如此则化行俗美，人知自爱矣。”又请责成州县劝课农桑，或别设农官专司劝课之任。又言：“近见督抚于命、盗两案隐伏难明者，止用自行招认四字援以定讞。夫奸黠之徒有抵死而不伏者，愚懦之夫有畏刑而自诬者，然则有罪者幸免，而无辜者受祸矣。臣请命盗两案，必证据确然，然后付法司阅实，一有不当，旋即驳正，庶得慎刑之意。”

时方严创参之禁，故事每岁秋遣廷臣一人，往讯于盛京。自春徂冬，羁候日久，瘐死者众。公至，录囚百五十人，其疾病者至五十余人，毙者二人。乃请继自今创参之案，专归盛京刑部及将军府尹，随时定案，俾情轻者便予末减，以广好生之德。得旨允行，著为例。

其摄户部时,阅漕项行追案自数百两至万馀两不等,公言“所追之案远者五十年,近者三十四、五年,使其人尚存,必已家业荡然,或其人既亡,独复行追,必且系累其妻孥,使不得为谋生计,徒有行追之虚名,究鲜国家之实用,臣愚以为免之便。”

其它请广言路,裕积储,汰浮粮,省冗官,平权量,多切于世务,人以是覩公之用心也。会河南荒,公据实以奏,时上已别有所闻,特遣刑部侍郎王国栋驰往赈济,切责总督田文镜。文镜旋奏公嗣子孟基本异姓,不当冒官卷中式,公至是罢归^①。上即位元年,公入觐,上怜公老,诏复原官致仕,荫一子入监读书。会疾作,卒于京师,赐金五百两,祭葬如礼。

公所为《周易函书》,列四大门,曰《原图》、曰《原卦》、曰《原爻》、曰《原占》,凡五十卷,又释经文四十九卷,为正集。外有约图三卷,《孔朱辨异》三卷,《易学须知》三卷,《篝灯约旨》十卷,《续约旨》二卷,《卜法详考》四卷为别集。又《约注》十八卷,《续集》十六卷,总一百五十八卷。自昔言象数者,未能若是其详也^②。

公之善《易》,世固多知之,独其施于家国政事之大者,其言或不

① “文镜旋奏公嗣子孟基本异姓,不当冒官卷中式,公至是罢归”,县志本作“公寻以年老罢归”。

② 此节芝本如此,与县志本差异甚大,说明了《周易函书》版本的变迁。县志本作:“公所著《周易函书》,曰《原图》、曰《原卦》、曰《原爻》、曰《原占》,凡五十卷为首传,又诠释经文四十九卷,共九十九卷,为《函书》正集。外有《函书约》三卷,《易学须知》三卷,《易解辨异》三卷,《篝灯约旨》十卷,为别集。别集先已刊板。正集因卷帙浩繁,乃取诠释经文约为十八卷,名曰《约注》。又取首传内《原图》《原卦》《原爻》《原占》约为十六卷,附以《续约旨》二卷,名曰《续集》,皆公所手订也。正集原本为门人李学裕携去,会学裕病卒遂散佚。今奉旨征取遗书,公子季堂重为校订。因正集未刊,续集之名无所缘起,且续集之《原图》《原卦》《原爻》《原占》即删取正集之要语,非别有所增,未可目之以续。而别集内之《函书约》三卷,亦即正集之《原图》《原卦》《原爻》《原占》撮其大义,更不可附入别集,遂以续集编为十五卷,取《函书约》三卷弁首,共十八卷名为《约存》,盖以正集既佚,其大义仅存于是也。又以《续约旨》二卷依《篝灯约旨》,原目散附各篇之内,合《易学须知》三卷、《易解辨异》三卷,仍为别集。其诠释经文之十八卷,仍名《约注》,共为五十二卷。自昔阐易理者,未有若是其详也。”显系后人所增改。

尽闻于时，能传道之者鲜矣。启丰谨备论之，使人知公之所以为善《易》者，于是乎在，故能邀三朝圣主之知，至没身而不替，宁独以其训诂章句之业而已？

公卒以元年九月十三日，年八十有二。妻陈氏，封淑人，赠夫人，以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于清龙河之原^①。子四，长^②长堂，县庠生；次次堂，廪生；次仲垒，举人，俱早没。次季堂，八岁而孤^③，抚于长嫂甘氏，以荫起家顺天府^④通判至今官。上嘉其才，特迁刑部侍郎，是能继公之业以施于天下者，公于是可无憾矣。

铭曰：《易》有三极经中尊，乾元长善为之门。俗儒训诂滋纷纭，太清点缀滓浮云。河洛未启谁探根，时行物生天不言。惟公读书师斫轮，得心应手韦编温。立朝侃侃敷经纶，体仁合礼志所敦。地天交泰方氤氲，翩翩失实嗟其邻。王言如日昭乾坤，潜德有耀贻后昆。青山万古名弥芬，有求遗躅寻斯文。

① “原”，芝本作“源”。

② “长”。芝本无。

③ “八岁而孤”，芝本作“生七岁而公卒”。

④ “府”。芝本无。



墓补志^①

清·彭元瑞

光山胡公之葬也，志有阙。越二十五年，其孤季堂官江苏，以长洲彭芝庭先生旧从公游，请为志。又二十六年，犹未纳诸窆，盖其慎也。彭元瑞曰：“王文公为知常州李馥庆志墓，在既葬之二十三年。苏文忠之祖序葬以庆历八年，越熙宁元年，请曾南丰为之志，上距葬时二十年。况王止仲墓铭举例谓志石埋墓前数尺，固无妨幽宅也。礼有改题神主之文，神主可改题，志石亦可补纳也。”季堂曰诺，则以嘉庆二年行事。按前志公所著《周易函书》一百五十八卷，时初敕征，校刊未卒事，盖公书始以授门人李学裕，失其稿，公贫不能全镌，粗举其约，又岁久漫漶。至是季堂仍就公手定本镌为五十二卷上之，今藏七阁者是也，详见《四库全书提要》。后之读公书者，毋以志疑之。公以苦心经学，上承眷知。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奉特旨追赐易名之典，内阁议，上予谥文良。盖溯公卒时六十年矣，圣情念旧，下及泉壤。公以正学阅久弥耀，后之人保世滋大，克承荣宠，皆宜书，而事在前志后。按《柳河东集》崔祐甫志荣泽尉周君之葬，明年祐甫卒，而河东复志其终事，谓之续志，敢用此例，以饯诸石之阴。右墓补志彭元瑞撰。

^① 据清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七十一校。



《周易函书》提要^①

臣等谨案：《周易函书约存》十八卷^②、《约注》十八卷、《别集》十六卷^③，国朝胡煦撰。煦，字沧晓，光山人，康熙壬辰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是书原本一百十八卷，其诠释经文者四十九卷，冠以《原图》八卷，用解伏羲之《易》，《原卦》三卷，用解文王之《易》，《原爻》三卷，用解周公之《易》。又取先儒论说，集为《原古》三十六卷，谓之《首传》，共九十九卷，为《周易函书正集》。外有《函书约》三卷，《易学须知》三卷，《易解辨异》三卷，《篝灯约旨》十卷，共十九卷，为《别集》。《别集》先已刊板，《正集》因卷帙浩繁，艰于剖劂，乃取诠释经文之四十九卷，约为十八卷，名曰《函书约注》。又取首传五十卷，约为十六卷，附以《续约旨》二卷，共十八卷，刊之名曰《续集》。皆煦所手订也。

其《正集》原本，煦门人李学裕欲为校刊，携其稿去，会学裕病卒，遂散佚。后《别集》《续集》板并漫漶，其子季堂重为校订，因《正集》未刊，《续集》之名无所缘起，且《续集》之《原图》《原卦》《原爻》《原古》，即删取《正集》之要语，非别有所增，未可目之以续。而《别集》内之《函书约》三卷，亦即《正集》之《原图》《原卦》《原爻》撮其大义，更不可附入《别集》。遂以《续集》编为十五卷，取《函书约》三卷弁首，共十八卷，名为《约存》。盖以《正集》既佚，其大义仅存于是也。又以《续约旨》二卷，依《篝灯约旨》原目，散附各篇之内，合《易学须知》三卷，《易解辨异》三卷，仍为《别集》。其释经文之十八卷，

① 据《四库全书》（四库本）第48册，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目本）卷六点校。

② “十八卷”，总目本作“二十四卷”。

③ “十六卷”，总目本作“八卷”。

仍名《约注》。共为五十二卷,即此本也。

煦研思易理,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其持论酌于汉学宋学之间,与朱子颇有异同。然考朱子《语录》,有曰:“某作《易本义》,欲将文王卦词大概略说,至其所以然之故,于孔《彖》词中发之,如此乃不失文王本意,但未暇整顿尔云云。”是朱子于《本义》,盖欲有所改定而未能,则后人辨订,亦未始非朱子之志也。陆游《渭南集》有朱氏《易传跋》,曰:“易道广大,非一人所能尽,坚守一家之说,未为得也。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为说,亦已大异,读者当自知之。”斯可谓天下之通论矣。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卜法详考》提要^①

臣等谨按：《卜法详考》四卷^②，国朝胡煦撰。煦有《周易函书》^③，已著录。考古者大事多用卜，故《尚书》言龟者居多。《汉书·艺文志》载：《龟书》五十二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则汉时其书犹多。汉文帝“大横之兆”即其繇词，褚少孙补《龟策传》所述，即其占法也。《隋书·经籍志》仅载《龟经》一卷，注晋掌卜大夫史苏撰。又《龟卜五兆动摇诀》一卷，不注姓名，则《汉志》所录已亡矣。《旧唐书·经籍志》绝不载及龟卜，《新唐书·艺文志》乃载孙思邈《龟经》一卷，又《五兆算经》一卷，《龟卜五兆动摇经诀》一卷，已多于前。《宋史·艺文志》又顿增史苏以下十九部，其为辗转依托可以概见，今其书亦率不传。传于世者，惟元陆森《玉灵聚义》最著，然其书芜杂，殊乏雅驯。

煦辑此编^④，首列《周礼》《尚书》之文，本经训也。次列《史记·龟策传》，以其犹近古也。次列《古龟经》（按：此经不著名氏，盖亦出自后人，非史苏、孙思邈书也），次列《全赐三图》，次列杨时乔《龟卜辨》，次列《龟繇词》，皆参考以求^⑤古义也。次列《玉灵秘本》，次列《古法汇选》，皆近代术士之所传，旁稽以尽其变也。盖古占法之传于今，与今占法之不悖于理者，大略已具于此。虽非《周官·太卜》

① 据《四库全书》（四库本）第808册，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目本）卷一百零九点校。

② “四卷”，四库本作“八卷”。

③ “《周易函书》”，四库本、总目本皆作“《周易函书约注》”。

④ “辑此编”，四库本作“集此篇”。

⑤ “求”，四库本无。

之旧,然较之卜肆鄙俚之本,则具有条理。其驳唐李华、明季本、杨时乔卜用生龟之说,亦极为明析。存此一家,亦可以见古人钻灼之梗概也。旧附所纂《周易函书》中,考其所说^①,与解《易》之书究为不类,今别著录于术数家焉。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① “说”,四库本作“言”。



沧晓学案^①

清·徐世昌

沧晓覃精易学四十余年，其持论酌于汉学宋学之间，与朱子颇有异同。然易道广大，非一人所能尽。朱子作《本义》，尝欲有所改定，而自言未暇整顿。则后人辨订，亦未始非朱子之志也。述沧晓学案。

胡先生煦

胡煦字沧晓，号紫弦，光山人。康熙壬辰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直南书房，尝与修《周易折中》《卜筮精蕴》诸书，官至礼部左侍郎，以事罢职。乾隆元年诣阙召见，赏给原衔，是年九月卒于京师，年八十二。三十八年，四库馆开，高宗命河南抚臣搜录遗书，续举以进。五十九年，追谥文良。先生少学能文，初官安阳县教谕，至成进士时，年已五十八矣。居常究心《周易》，得图书一贯之旨。牖传后引见，即自陈所学，圣祖叩以河洛理数，条对甚悉。自后屡召见，问卦爻疑义，命画图以讲，圣祖曰：“真苦心读书人也。”

所著《周易函书》原分《正集》《续集》《别集》诸名，卷帙烦富，后手自修订，复经先生子季堂重加编校。其总论易说者为《原图约》一卷、《原卦约》一卷、《原爻约》一卷、《原图》四卷、《原卦》一卷、《原古》十卷，合成《函书约存》十八卷。其注解经文者为《上经》六卷、《下经》六卷、上下《系辞传》四卷、《说卦传》一卷、《序卦》《杂卦》一卷，合成《函书约注》十八卷。又有《易学须知》三卷、《易解辨异》三卷、《篝灯约旨》十卷，合成《函书别集》十六卷。

大旨言象则取证于虞、荀、侯、郑及来氏诸儒，言数则更附以左、

① 据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四十七点校，有删节。

国、史、子诸集，至于爻象，别有会心，则详辨于各卦各爻中。言必有据，不执己见，不曲徇，不故违也。其他所著，尚有《卜法详考》四卷，《葆璞堂文集》四卷。

子季堂，字升夫，号云坡，由荫生官至刑部尚书，出为直隶总督，嘉庆五年卒，谥庄敏，克承家学，著有《读史任子自镜录》及《培荫轩诗文集》。（参史传、彭启丰撰墓志铭、《周易函书》李去侈序、《四库全书提要》）

附录(略)^①

《原图》分子目，曰河洛，曰先天后天，曰拟卦图，曰配洛书，曰拟八卦，曰拟卦象，曰拟月窟，曰附论日月。《原卦》子目，曰二用图解。《原古》分子目，曰蓍法，曰变占。又分先儒易说，曰《释象》，曰《玩辞》，曰《三易考》。又分先儒易派，曰《乾凿度》，曰《易林》，曰《京房》，曰《太玄》，曰《洞极》，曰《元包》，曰《潜虚》，曰《皇极经世书》，曰《洪范》，曰《正易心法》。又分冒道分派，曰九章皆勾股，曰异乘同除三率，曰尺算，曰筹算，曰乐律，曰运气，曰等韵，曰医方，曰地理，曰纳音。又分流异派，曰卫平占法，曰六壬，曰遁甲，曰太乙，曰衡运。（本书）

沧晓交游

冉先生觐祖，别见《敬庵学案》。张先生伯行，别为《敬庵学案》。

沧晓私淑

冯先生昌临。冯昌临，字与肩，嘉兴人。尝著《易学参说》二卷，凡分内外二编。内编自先天八卦图以至八卦纳甲，为说六篇。外编自天干化气五行以至七政四馀，亦为说六篇。盖从事汉学者。沧晓序其书，谓内编言五行之原所由起，外编究五行之用所由行，言精理邃，颇引为同志云。（参《易学参说》胡序、《四库全书提要》）

^① 《清儒学案》于此处附录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易函书》，因前面已录（见本书第1477—1478页），故略去。

胡少宗伯《韵玉函书》序^①

清·钱陈群

上古无韵书，声成文而韵生焉。不斤斤于反切通转，谓之天籁，盖本轩辕氏感凤鸣，命伶伦截取嶰谷之竹为筒，凡十二，以应雌雄各六，而阴阳律吕相生不已，为韵学鼻祖。六经中固多韵语，独《易》与《诗》纯以韵纂组成之，而《易》为尤古，其用韵多后人所不能通。唐元宗改《洪范》“无颇”为“陂”，引《易》“无平不陂”为据，不知《易·鼎》^②象义与何叶也。自是范谔昌改陆为逵，孙奕改诛为昧，斯其人，恐未足与言《易》，又何足与论《诗》之韵乎？

光山宗伯沧晓胡先生邃于《易》，以其余力成《韵玉函书》五卷，辨字之阴阳，即《易》之卦画奇偶也。别音之刚柔太少，即《易》之九六老少也。阴阳判而刚柔分，立天之道、立地之道备于此矣。刚柔分而太少见，两仪生四象之序有所循矣。标以三十六字母，即《易》之重为六十四卦也。分系诸一百六部，即《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也。每部计若干字，即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所谓孳生之谓字，同于生生之谓易也。腭、舌、唇、齿、喉，以配角之腭音居首，即《易》之复卦之一阳始于冬至子半，而万物棣通族出于寅，必属乾之九三也。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而切韵领于各标，故必依吴棫《韵补》次以字母，不嫌于更置旧文也。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而所引音略字牖诸家。凡古音之通叶，更不必字标各母也。昔释处忠纽字之图，五音为圆，九弄为方，以拟《易》图

① 据清钱陈群《香树斋文集续抄》卷四点校。

② “鼎”，疑为“泰”，泰卦有“无平不陂”句。

之先后天。观先生所排列，善学者衍为图，即前人等韵切韵各图，皆其荟萃，洵非善《易》者不能有此会通。先生得《易》之蕴，此非其绪馀欤？

令子云坡臬使善承先志，既为刊《易学函书》，复出此编，属予发凡起例，且乞一言。予惟《韵书》行世，至赜不可倭指，大率泥古者不能越孙愐、陈彭年之臼科，徇时者又不悟神珙阳宁公之反纽。欲求审音考字，宜古宜今，邵氏韵略而外，鲜矣。顾邵氏考核精博，而于切韵之学未暇兼及。《通志》谓：“韵图之类，释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识起例，以其源流出自西域耳。”又云：“梵有无穷之音，华有无穷之字。梵人长于音，所得从闻入；华人长于文，所得从见入。”得先生之书，俾字与音各有统系，相为比附，州次部居而不可紊，亦绳联丝贯而不可纷。正律吕，则万宝常、李嗣真之以人声为主，而笙镛丝管可以取协也。通象数，则李之才、邵康节之以声起数，以数发占也。要皆从易理涵泳咀嚙，汨汨乎其来，琅琅然其吐。《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其若此哉。

我朝圣祖纂修《佩文韵府》，程式多士，复钦定《音韵阐微》一书，为律为度，度越古今。皇上圣制诗辞声谐韶濩，近复敕纂《音韵述微》，行且布为官韵，嘉惠方来。云坡持先公遗书以应，当宁旁求其于当世之和声而鸣盛者夫，岂小补也欤？



复胡云坡臬使书^①

清·钱陈群

久未奉覆者，非敢稽所委也。只以先集前后寄到，须手为翻阅，而诗文序中未便遗去易学。既言易学，则必核其宗旨。序中持论不主一家，而出其自得，不惜与先儒辨难，尝自云“吾有时背传而不敢背经”，此即不刊之论。至诗文须亦从源头上说，本立而文皆枝叶矣。朱子赞伊川文曰“布帛之文，菽粟之味”，可为切要。其余各体俱纯正，仁者之言蔼如，真不虚也。《函书》一部见委大，小儿删订，渠固不敢当然，却勉力尽心，前后费月馀工夫。据其所见拟定，尚可采取也。惟先生自为详酌，或与大小儿面析之可耳。令嫂甘夫人苦节懿行，已为德门孝妇，至抚鞠八龄幼孤之叔，顾复教诲饮食提携，视唐昌黎退之嫂郑氏驾而上之。读恳请赐封一疏，直与《陈情表》《十二郎文》《高妹妹碑》并垂不朽，弟每读必下泪，然又爱读之，读已垂涕，涕已复再读，亦不自知其情动也。因念周晬患痘不治，蒙先外王母抱归其家，百计救活，又患鼠疮者五六年，相依为命，后得成立。命名以陈，所以志母德也。官学士时，恭逢上御极之初，即具疏请封，蒙恩允准，并著为令。今读尊疏，事虽不同，而受恩思报之心则一也。且弟所沾恩典，在皇上诞登宝篆之初，去今所请相距三十六七年。弟承索诗纪事人生受恩之处，能无枵触耶？且拙诗中“雨施物滋浹族亲”一句，已将两家受恩之处对举并提，想详味之下，自能鉴作者之苦心耳。至拙书手卷，闻将合寿贞珉，俾读者起发孝弟之心，益钦服大圣孝治之隆，沾溉不又多乎？拙书虽劣，或足医学者寒俗杜撰之病也。

^① 据清钱陈群《香树斋文集续抄》卷四点校。

胡季堂奏折^①

清·胡季堂

其一

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原任礼部侍郎胡煦苦志读书，究心理学，著有《周易函书》，采入《四库全书》经部，尚为绩学之臣。从前因其官止侍郎，例不予谥，第念伊曾在上书房行走，今伊子胡季堂用至刑部尚书，胡煦已得尚书封典，著加恩补行赐谥，以示眷念耆旧，奖励儒臣至意，钦此。”

奏为恭谢天恩事：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云钦此，窃臣识惭樗昧，业愧箕裘，八岁而孤，曾父书之未读，三生多幸，忝臣识之恒疏。兹蒙皇上天恩，以臣父胡煦久依禁近，曾荷覃封，念殚绩学之劳，特予非常之典。伏念臣父家世寒微，遭逢隆遇，身列春卿之佐，心耽甲部之文，羲画周爻昔搜寻于退食，石渠天禄幸采摭夫遗书。复承眷旧之温言，特荷推恩之异数。太常议行亚卿，邀未有之荣。柱史垂光两字，节无穷之惠。臣跪聆天语，深切感衷数十年风木含情，乌私获慰。千百世子孙戴德清白，无忘所有。臣感激下忱，谨缮折叩谢天恩，伏祈圣鉴，谨奏。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奏。

本日奉旨：“知道了，钦此。”

礼部为知照事：祠祭司案呈准内阁，交出赠尚书原任礼部侍郎胡煦谥号，于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初六具奏，本日奉旨：“著用文良，钦此。”钦遵到部，相应抄录清、汉字样，移咨刑部查照可也，须

^① 据清乾隆六十年葆璞堂修补本《周易函书》扉页点校。

至咨者。

奏为恭谢天恩事：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初六日，内阁具奏臣父胡煦蒙恩补谥，拟字进呈，奉旨：“著用文良，钦此。”窃臣沾毕传家，颀蒙秉质，胤而孤露，业未习于庭趋，冠即叙铨恩幸，承夫门荫。愧未施于弩策，获洊陟于鸾封。敢沥乌私，竟俞鸿造。臣父胡煦一生朴学，五夜苦心，仕而逢辰，备卿员之陪绂。远犹眷旧，每笃念于遗，簪问《函书》，登列库之藏。俾细行重易名之典节，以台惠久且饰终。惟儒臣之起家必有文事，若古人之立志愿为良臣，实臣子所心仪。荷圣人之论定在当年之阶级，宁望邀荣？即曩日之诗书，敢云食报？总叨逾格倍万，恒情感幸，逮于子孙，衔结矢之，生世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恭谢天恩，谨奏。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奏。

本日奉旨：“知道了，钦此。”

附诗一首^①

钦承恩命巽重申，荣及先人逮后人。苦志读书邀睿鉴，究心理学荷温纶。在生已庆遭逢盛，没世犹沾化育仁。敢谓穷经今食报，仰蒙圣主念儒臣。身后易名诚令典，何缘特旨遂私情。文因著述归经部，良本醇修表壮行。两字饰终华袞重，三生多幸子孙荣。未能继志传家学，长戴隆恩感愧萦。书田绩学旧貽芳，六十年来荷宠光（先君丙辰年见背，今已届六十年）。争羨褒荣奕世美，感怀风木寸心伤。只惭固陋难称肖，惟励真诚勉继良。传语儿孙须努力，国恩家庆两毋忘。臣胡季堂恭纪。

其二

江苏按察使臣胡季堂跪奏为恭谢天恩事：窃臣接到河南抚臣何烱札，知承准廷寄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上谕：“何烱奏覆购访遗书一折，并将购得书籍目录开单进呈，因忆籍隶该省之原任侍郎胡煦平素究心理学，曾有著述，朕所深知，今单内并不见其姓

^① 此诗原无题，诗题为编者所加。

名,著传谕何焯,令其再行悉心搜採,即行汇单具奏,钦此。”钦遵录送到臣,臣跪聆之下,感激涕零。伏惟我皇上稽古右文,典籍务臻美备,广搜博采,汇集不厌精详。而臣父具有成书,仰邀特旨征取,尤属臣家逾格恩荣。虽捐糜顶踵,不足仰报高厚于万一也。臣谨虔设香案,望阙叩头,恭谢天恩。窃念臣父仰荷圣祖仁皇帝特达之知,世宗宪皇帝栽培之厚,拔置词垣,洊登卿贰,平日苦心读书,自少至老,未尝废学,曾著有《周易函书》五十二卷,《卜法详考》四卷。今春钦奉圣谕,采访遗书,臣即思汇辑遗编,由臣原籍恭呈乙览,固《周易函书》刊刻已久,板多漫漶,并有残缺,《韵玉函书》《诗文稿》均止草本,随经鸠工校缮,尚未完竣。兹蒙圣明睿照靡遗,眷念独厚书生遗籍。重叨天语之褒,先世残编荣入图书之府。臣父何修,邀兹异数?九原可作,觉生前之报效未遑;千载殊恩,在身后之子孙益励。臣自惭校订之迟,蹉跎有日。更念陈情之晚,跼蹐靡宁。除谨将各书大指目录卷数缮具清单,寄交河南抚臣何焯,先行覆奏,仍一面上紧校订成帙,一俟完竣,即赍送原籍听候汇奏外,所有现在办理缘由及微臣感激私忱,理合恭折奏谢。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奏。

三十八年二月十三四奉到,硃批:“览,钦此。”



祀乡贤疏^①

清·胡宝琮

为敬陈管见，仰祈睿鉴事：该臣看得光山县已故礼部侍郎胡煦，堪深经术，根本伦常，敦孝友于家庭，悉出过人至性；探精微于闾奥，共称当代纯修。是以远近从游，英才咸归乐育。用是清华特陟，论思克佐休明。十载卿班，群服儒臣之雅望；八旬耆老，更蒙圣主之隆恩。温纶既贲于生前，优赐复如于身后。荣增槐棘，允为郡国之光；慕切粉榆，永念诗书之泽。信乎躬行纯笃，一方常奉楷模。抑且著述沉潜，百世宜登俎豆。兹据布政使台柱查明，造具事实，册结详报，请祀乡贤前来。臣复核无异，所当据实，题请入祀，以光盛典者也。除册结送部外，臣谨会同学臣汤先甲合词具题，伏乞皇上睿鉴，敕部议复施行。谨题。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奉旨：该部议奏，钦此。

礼部题：为敬陈管见仰祈睿鉴事。该臣等议得河南巡抚胡宝琮疏，称“光山县已故礼部侍郎胡煦湛深经术，根本伦常，一方常奉楷模，百世宜登俎豆”等，因具题前来。查各省乡贤，凡有题请入祀者，奉旨著原举报之地方官，令其确查出结，保送在案。今河南举报光山县已故礼部侍郎胡煦，经该抚会同该学政查明事实，开具清册，据结保题前来。臣等查册开事实，议属公平，所举乡贤，学有本原，夙著卿班，硕望年臻耄耋，群推乡国仪型。既为彝好之同，宜附瞽宗之列，应准其入祠。俟命下之日，臣部行文该抚，照例遵行。谨题请旨。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奉旨：依议，钦此。

① 据清乾隆五十一年《光山县志》卷十九点校。

现存胡煦碑文考证

程 林

光山胡煦墓地现存墓碑一块,其碑文其它文献未载。我于2002年2月7日往胡煦墓地,见其墓碑仆倒在地,碑上文字顺序自上而下,自右而左,有阙字。今抄录如下:

第一行:府君姓胡氏,讳煦,字沧晓,号紫弦,廩膳生。康熙甲子科举人,任安阳县教谕。登壬辰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乙□(未)科会试房,官擢

第二行:检讨。丁酉科湖广乡试□(正)主考,升□(司)□(经)局洗马,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又升鸿胪寺正卿。雍正元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遇

第三行:覃恩,

第四行:诰□(授)通议大□(夫)。甲辰科北□(直)武乡试副主考。雍正五年升兵部右侍郎,协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典教□(习)翰林院庶吉士,历署户部右侍

第五行:郎,刑部左右侍郎,明史馆总□(裁)。□(丁)未科会试知贡举。己□(酉)科北□(直)武乡试正主考。雍正九年升礼部左侍郎。

第六行(大字):圣旨皇清诰授通议大夫、待赠通奉大夫、礼部左侍郎、显考沧晓府君,诰封淑人、待赠夫人、显妣陈太夫人之墓。

第七行:男甲辰科举人、候选知县孟基(系养子),荫生、候选内
部主政季堂。

第八行:孙:生员镐、铤、钰、铨。曾孙:绍濂、在洲、□□。

第九行:已故二男生员长堂、三男廩膳生次堂、四男癸卯科举人仲奎。

第十行:乾隆十四年岁次己巳十二月初十□□立。

以上为碑文原貌,括号内的字和标点为我所加。除第八行、第十行外,其余阙字皆可补出。今依次补出:第一行“未”,第二行“正、司、经”,第四行“授、夫、直、习”,第五行“裁、丁、酉、直”。据碑文记,此时胡季堂任候选内部主政。又据胡季堂《妣封兄嫂得请既恭纪七律四章紫阳书院掌教偕诸生美其事倡咏成帙又赋四十韵》谓:“己巳葬先君、先嫡母、先慈母于祖茔。”(诗载乾隆五十一年《光山县志》卷十八)可对证立碑时间为乾隆十四年(1749)。

又,2002年8月31日,我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庾潍诚博士前往河南省光山县老虎山胡煦墓地,意外发现了胡煦四世祖胡敏墓。墓碑上的文字为篆文,其照片经北京大学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辨认, he 说是“□庠士胡公行方之墓”,其中第一个字不能辨认(疑为“显”)。左行为“万历辛丑十月吉旦立”,右行为“男生员遵化”。可知此碑乃胡敏之子胡遵化在明朝万历辛丑(1601)十月初一立。

此两碑遗落荒野,字并漫漶,久恐失传,故记之以存文献。



胡煦沧晓先生年谱^①

庾潍诚

说明

一、本谱依人物活动时间顺序排列(人物岁数依虚龄)。事迹详略俱依文献,凡与胡煦相关之事迹一并收录。

二、本谱收录胡煦《葆璞堂诗文集》内大部分作品,因年代湮久等因素,许多作品确切著撰时间难考。据钱陈群《葆璞堂诗集序》谓“因并次其出处”,以及胡季堂《葆璞堂文集跋》亦谓“与秋帆毕修撰(毕沅)序次其诗”“与顾孝廉星桥编次其目”等记载,可知胡煦之作品似大体依年代先后排列。因而,若遇有年代不可考的作品,处理方法是,大体依据作品的“排序”年代推测,收录谱内。

三、胡煦年谱类著作,据笔者所查所知,前人无作。本编是“首始”,仅粗具规模,疏漏、错误多难免,敬请批评交流,以俟它日补正。

四、本谱引用记载胡煦活动事迹之文献,主要来源于下列文献,请读者自行参考。

作者	书名	简称	版本
胡煦	周易函书约存	约存	《中国古代易学丛书》卷四十三,中国书店,1998。
	周易函书约注	约注	
	周易函书别集	别集	
胡煦	葆璞堂文集	文集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八辑 25册,北京出版社,1997。按,此据乾隆三十七年刊本影印。
	葆璞堂诗集	诗集	

① 本谱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庾潍诚博士撰写,编入本书时,由编者重加修订。

续表

作者	书名	简称	版本
胡煦	澹宁三接始末 乾清宫召对始末	澹宁三接 乾清宫召对	道光二十八年周荫甫抄本。
胡季堂	培荫轩文集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培荫轩诗集		
	培荫轩杂记		
杨殿梓	光山县志 (乾隆五十一年)	县志	光山县史志委员会1986年重印本,据乾隆五十一年刊本点校重印。
彭启丰	胡煦墓志铭	墓志铭	清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七十一。台湾文友出版社,1966。
钱陈群	诰授通议大夫 晋赠资政大夫 礼部左侍郎胡 公神道碑	神道碑	《香树斋文集续钞》卷五。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李桓	国朝耆献类征 初编	国朝耆献	台湾文友出版社,1966。
李元度	国朝先正事略	先正事略	《四部备要》(史部)。中华书局,1935。

先祖

胡煦先祖自江西迁湖广麻城,复由麻城迁河南光山。胡氏在光山遂分四支:一居天塘畈,一居柴家山,一居钱胡寨,一居许家围。

五世祖

讳靖。明嘉靖乙卯(1555)举人。官辽阳通判,笃于行谊。

高祖

名敏,字行方。卒于明万历廿九年辛丑(1601)。

曾祖

讳遵化，县诸生。

祖父

名演，诸生，早卒。以曾孙胡季堂贵，晋赠光禄大夫、刑部左侍郎，加赠刑部尚书。妣喻氏，抚二子（一早卒）。喻氏守节鞠子，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遭寇殉节。

父母

父讳之杞，生平敦尚节行，工诗画，善医术，多隐德。以子煦贵，赠通议大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以孙季堂贵，晋赠光禄大夫、刑部左侍郎，加赠刑部尚书。母高氏，赠淑人。

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一岁。

胡煦生于河南光山。二弟乳名嵩山（康熙二十七年卒），三弟乳名衡山（康熙四十五年卒）。

康熙元年壬寅（1662），八岁。

见《太极图》有阴阳纠缠循环之势，思之，寢食俱捐。

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十八岁。

奋功向学，凡古人说《易》之书，靡不甄综，以求融合乎四圣之旨。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三十岁。

乡试中举（第二名）。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三十一岁。

撰《励志篇》《寿天一梁夫子》《碧沼》《月》《赠曹受可》。

冬，撰《乙丑冬，晤天植于西江，索诗归，祝仲复年伯》《忆书五首》《黄鹤楼》《华岩洞》《凭虚洞》《金达泛滩作》。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三十四岁。

二弟（乳名嵩山）卒。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三十五岁。

十一月二十九，父之杞卒。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三十六岁。

撰《维彼乔松颂陈愧辅》《赠陈愧辅》《赠陈明府踦翁》《又赠陈

愧辅》《题愧辅陈中尊攀辕录》。

十一月二十九,撰《庚午十一月廿九日先大人讳辰作》。

撰《先王母入邑志恭赋》《同祛候、次公、颢若、秉哲、攻玉登大观楼小饮》《重阳登紫水塔》《阳武杨孺人节烈诗》诸诗文。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三十九岁。

撰《嫠妇行》(为玉友李明府作)、《赠李明府玉友》。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四十一岁。

撰《乙亥元日步玉友李明府韵》《元夜李玉友署中看砖花》。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四十二岁。

以举人身份,参修《光山县志》,负责校梓工作。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四十四岁。

撰《戊寅偶成》《丛台》《初出都门见新柳》《卧龙岗》《又成断句三首》《园居杂咏八首》《纸钱》诸诗。

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四十七岁。

撰《送唐明府》《赠田肤功》《张黄授馆于邑之长潭,得八景,各系以诗,步韵和之》《见新历同理仲舅祖翁作》《书王体仁壁》《山行》《赠潘鸿儒》《寿姚明府太君》《美中袁明府画梓潼帝君像,为蔡仁趾预贺》《贺蔡仁趾》《赠袁美中》诸诗。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四十八岁。

十二月,撰《壬午十二月,有猾吏伪造邑尊过款八条,邑尊疑余所为,作此寄之》。

撰《步葵园周明府退食韵》《官臣哉游邯郸卢生祠,有断句云“点缀乾坤任有无,炊梁何必谓全诬。人人都向邯郸醒,宇宙撑持付梦乎?”步韵和之》。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四十九岁。

任河南安阳教谕。

撰《癸未初改授广文咏怀》《和阉子履韵》《都门行乐词》《酬彭修子》《璩受兹寓中与高荆襄谈诗》《送萧在丰南归》《石天一癸未登第后以忧归,作诗贻之》《咏月》《闻汪丈讣音,诗以挽之》《秋夜闻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五十五岁。

撰《己丑出都见新燕》《题汪明府茜老西湖卧游卷》《仲秋月下有感》《和李仲多韵》《赠李仲多》《九日委祭西史二公有作》《李韩右邀赏牡丹》《答张汝元》《赠长沙薛太守》《宋公南溪步祷得雨有赠》《洹河柳枝词八首》《题平沙落雁图》《题晚景寒鸦图》《观瀑》《赠黄武安》《题周阆客小影》《赠徐师鲁》《汪茜老祷雨汤阴,得八景诗,依韵和之》《祝汪茜老》诸诗。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0),五十六岁。

撰《沈备五暨张孺人合葬墓志铭》。

三月,作《循环太极图》。

八月,自序《周易函书》。

秋,撰《代彰德郡守祈雨文》《榷嗽轩》《呈汤学使》诸诗。

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五十七岁。

李去侈为《周易函书》撰序。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五十八岁。

三月十五日,会试(第五名)。

三月二十日,礼部放榜。皇上覆试诸进士于西苑,有御制西苑试士诗。

四月初二日,殿试(第三甲二十五名)。

四月初五日,康熙御太和殿,传胪。

四月十三日,引见于澹宁居,诸进士以次奏对。中进士,改庶吉士。康熙帝命与大学士李光地论《易》,光地无以难之。

撰《澹宁三接始末》《壬辰放榜后恭纪》《西苑覆试恭纪》《传胪日恭纪》《恩荣宴恭纪》《馆选日恭纪》《王昀田舍人墓志铭》《赠高公仪明府》《答黄涪叔南旋留别韵》《赠王际恒》《赠阳高郑守府》《嘉谷合颖》《树兰》《浑天仪》《赋得三十六宫都是春》《赋得中峰绕瑞烟》《南郊瑞雪》《红苗归化恭赋十八韵》《恭祝万寿诗》《和柯樞龄丁香原韵》《赋得清风与簟随》《赋得今月曾经照古人》《赋得清如玉壶冰》《禁中闻莺》《马缨花》《五穗瑞麦应制》《荷珠》《瓶荷》《恭和御温泉应候诗原韵》

《赋得御制一水涵天象》《赋得雨歇南山积翠来》《赋得风含翠篠娟娟净》《题邵甘来小照》《题王子搢崇祀乡贤录》《赋得江亭晚年静年芳》《恭和御制孝经衍义诗》《赋得冬日可爱》《送孟伯霖》《寄贵阳杨太守文铎》《与宋子春》《与仪封张孝先中丞》《送张良御南旋即用留别韵》《咏史》《送刘予修旋里》《题温相国遗像》《祝冉永光先生二首》《甘忠果公殉节诗》《送彭阁学给假旋里》诸诗文。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五十九岁。

散馆授检讨。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六十岁。

正月初六日,与杨明时同召见于乾清宫,康熙帝问以河洛理数及卦爻中疑义,煦绘图进讲。圣祖赏之,曰:“真苦心读书人也”。

正月初七日,复召杨名时、胡煦至乾清宫,画图讲《易》,问答数千言,皆能奏对称旨。

正月初九日,命直南书房,同大学士李光地分纂《周易折中》。

与张伯行同任职南书房,始相识,论《周易》。撰《与张仪封先生书》《与张仪封先生论周易书》。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六十一岁。

正月,在蒙养斋行走。

圣祖召对《周易》。任会试同考官,分校会试。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六十三岁。

圣祖召对《周易》。

与冉覲祖书,论《周易》。撰《与冉永光先生书》《又与冉永光先生书》。

正月,与修《卜筮精蕴》。撰《丁酉元日》。

六月,典湖广乡试,充湖北乡试正考官。康熙谕曰:“朕止信得此人。”由是廷议引重。撰《典试湖广道中作》《楚闾漫兴六首》。

告假归乡省墓。撰《楚闾事竣归里之作》《望祭先王母并序》《忆弟妹》。

撰《送友》《寿李晴崖夫子》《送蓼伊邓同年出使安南》《和许元

声思亲之作》诸诗。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六十四岁。

三月,迁司经局洗马。

八月,与修《卜筮汇义》。

十二月,转鸿胪寺少卿。

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六十七岁。

撰《万年风纪诗》《祝华亭王夫子寿》《赋得人安为国瑞》《赋得奥旨微言开画前》《为永城蒋贞媛作》诸诗。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1722),六十八岁。

正月初三,康熙帝赐宴老臣,旨准胡煦等臣乘輿至景运门,燕坐乾清宫月台。撰诗贺圣祖御极六十年。撰《壬寅正月初三日,赐燕老臣于乾清宫,臣煦时年六十八,得与恭纪》。

三月,迁光禄寺少卿。

十二月,迁鸿胪寺卿。

雍正元年癸卯(1723),六十九岁。

正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八月,命前往盛京审理私刨人参各案。同刑部侍郎马晋泰录囚百五十八人,论罪如律。撰《盛京道中》《请刨参人犯就近审理疏》。

三子胡仲奎中试举人,年十六。

雍正二年甲辰(1724),七十岁。

正月,命祭告少昊等陵。撰《遣祭尧陵》《遣祭阙里道中咏》《抵曲阜》《祭阙里得近宫墙作》。

三月,撰《皇帝躬耕藉田颂并序》《青海大捷凯歌十首》《恭和御制三月三日得雨》《早期》《赠漆馥来》。

四月,充顺天武乡试副考官。

秋,蔡衍铎为胡煦《篝灯约旨》作序。

养子胡孟基中榜举人。

撰《怀上官臣哉》《读白乐天诗》《题东坡履笠图》《与天足雪夜围炉作》《偶仿长吉体》诸诗。

雍正三年乙巳(1725),七十一岁。

长子胡长堂歿。撰《悼长男长堂四首》

三子仲垒卒,年十八。撰《哭三男仲垒》《送两男灵柩旋里》

雍正四年丙午(1726),七十二岁。

升兵部侍郎,摄户部侍郎,阅会试回避卷,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

撰《寄上官臣哉》《静坐》《寄王枢要炼士》《刘含万孝廉母田太孺人及曾祖母齐、伯祖母赵三世节孝颂》诸诗。

雍正五年丁未(1727),七十三岁。

三月,擢兵部右侍郎。

夏,撰《丁未夏杨太守自圆明园辞归粤东,予向伊索端石,率成绝句》。

九月,充武会试,知贡举。

十月,兼署户部侍郎。阅会试回避卷,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

协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摄刑部右侍郎。

撰《圣治光昭河清献瑞赋》,雍正帝极赏之。

雍正六年戊申(1728),七十四岁。

二月,教习庶吉士。

八月,《卜法详考》撰成。

十月,协办礼部侍郎事。

撰《题李渐盘小照》《祝李太夫子》《题扇头云山仙女》《哭二男次堂》《题范一揆小照》。

雍正七年己酉(1729),七十五岁。

八月,《约注》刊成。胡煦自序。

九月,充顺天武乡试正考官。

冬,对证《约注》讹字。

儿季堂生。季堂,字升夫,号云坡,后官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直隶总督。

雍正八年庚戌(1730),七十六岁。

奉皇子书房行走,为皇四子(乾隆帝)馆课。入侍内廷讲席,为皇子侍讲。

序皇四子《御制乐善堂文集》。

六月,官直上书房。充《明史》总裁官,以兵部侍郎知会试贡举。秋,知武贡举。

雍正九年辛亥(1731),七十七岁。

春,顾成天序《周易函书》。

正月,授礼部左侍郎。

正月初十,校定《农田要务稿》。

六月,年老衰庸,革职。返乡。撰《得旨还乡,感荷之余,信笔作此》《途中漫兴》。

七月,返乡。撰《抵家后口占》《家居漫兴六首》。

雍正十年壬子(1732),七十八岁。

六月十三日,河东总督田文镜劾煦子(胡)孟基,本丘姓子,冒胡姓,中试举人。部议斥革。

十二月初七,作《重修太平桥记》。

胡煦夫人陈氏、德配张淑人(季堂生母)卒。幼子季堂抚于兄嫂甘氏、庶母夏孺人。甘氏时年二十九。

撰《重修本邑文庙序》《普济堂碑文》。

乾隆元年丙辰(1736),八十二岁。

乾隆即位,公入覲。

八月,上悯公老,诏复原衔致仕,复孟基举人,赐幼子季堂荫生。

九月十三,疾作,卒于京师。乾隆命赙银五百治丧,赐祭葬,恩礼有加。

后 记

经过七年多的艰辛努力,《周易函书》终于点校整理完毕。进行这项工作,其因有三:一是著者胡煦是我同乡,他在家乡有很大的名气,有关他的传说流传甚广;二是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先生早年研究《周易》,对胡煦推崇备至,称胡煦为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这一点更引起了我的兴趣;三是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期间,我的导师李中华先生支持我对胡煦的研究,确定以胡煦易学思想研究作为我的毕业论文选题。诸多因缘,使我决心为胡煦研究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于是便勉为其难地开始了对这部清代易学名著的点校整理。

胡煦是清初的一位思想家,他继承了孙奇逢一派的思想体系,不仅兼综汉宋,而且折衷程朱陆王,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均有所批评,又有所继承,有很多独到的创见。由于乾嘉学风的转变,以及胡煦学术上的理学渊源,更由于他对朱熹易学的激烈批评,使得胡煦的思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他的易学著作《周易函书》体例庞大,思想精深,是清代不可多得的一部易学名著,并被收入《四库全书》中,但在其后的易学或学术史著作中很少有人提及,胡煦作为一位思想家也鲜为人知。因此,能够把他的这部距今约三百年前的著作整理出版,对于开拓清代思想研究的视野,确定胡煦在清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也许不无意义。

在从事这项工作中,先后得到了有关师友同仁的支持帮助。我的导师李中华先生自始至终关心和参与了这项工作,从查阅文献到选题规划,直至修改定稿,都是在他的全力指导下进行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老师提供各种善本借我参阅,服务热情周到。信阳师范学院李叔毅先生、光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李学明先生惠赠资料,使我获益良多。新加坡国立大学庾潍诚博士多次来信,与我相互切磋,共同解决了许多版本考证方面的疑难问题。中华书局冯宝志先生、贾元苏女士在出版方面给予了大力帮助,使本书得以顺利面世。在此谨致诚挚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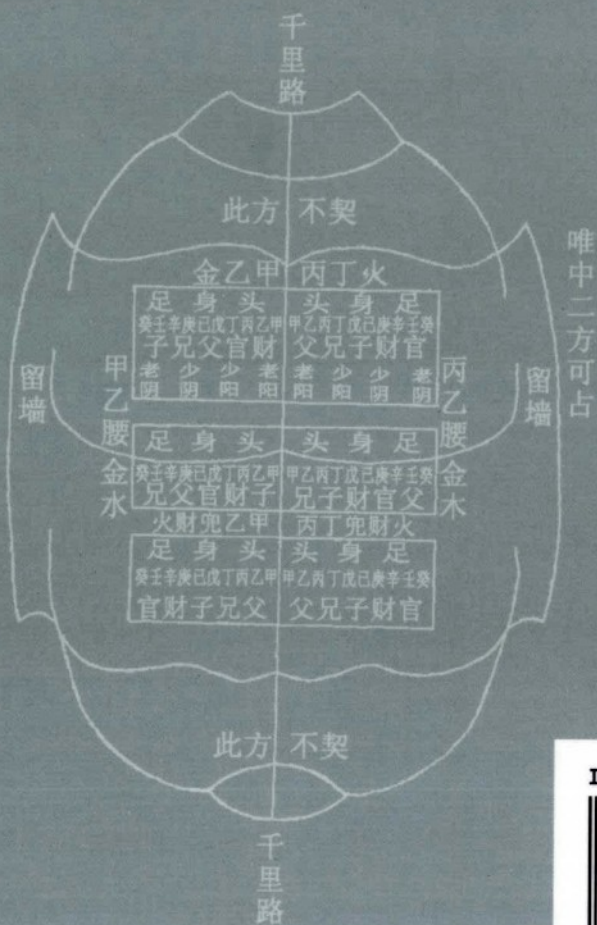
本书的整理出版先后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重点科研项目”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资助项目”,获得资助,亦致感谢。

本书虽然经整理者认真检校六遍,但仍会存在一些错误,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程 林

二〇〇七年十月于信阳师院谭山园





ISBN 978-7-101-06048-5



9 787101 060485

定价：128.00元（全四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提示页面

作者=

页数=

出版社=

出版日期=

SS号=

DX号= 000007516156

URL= 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516156&d=7EDE2AD13F1F1BE0DF1FED5A077DD3D6